

加里肋亞人的影子



加里肋亞人的影子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

Original title:

Der Schatten des Galiläers.

Historische Jesusforschung in erzählender Fo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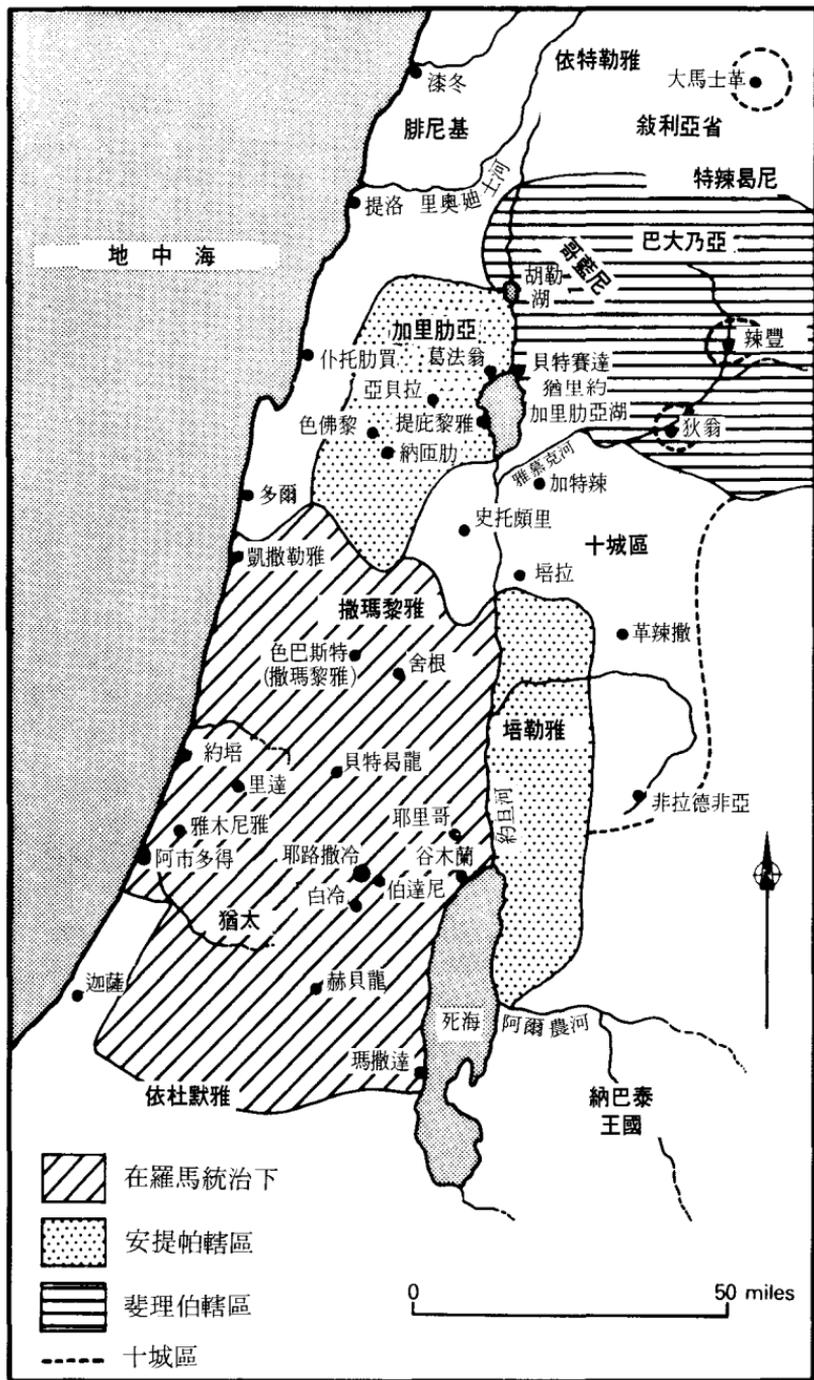
by Gerd Theissen

First published in 1986 by Christian Kaiser Verlag, Munich.

© Christian Kaiser Verlag 1986

目 錄

給同行的一封信（代序）	1
1 審訊	3
2 勒索	15
3 安棟思的決定	31
4 任務	41
5 在曠野的團體	56
6 一件謀殺案的分析	73
7 耶穌——安全的賭注？	89
8 查探納匝肋	107
9 亞貝拉的山洞	120
10 害怕或愛仇敵	135
11 在葛法翁的衝突	153
12 住在邊界的人們	173
13 一位女性的抗議	186
14 報導耶穌或裝扮耶穌	202
15 改革聖殿與社會	227
16 比拉多恐慌了	244
17 誰有罪？	259
18 這個人：一個夢想	274
後記	292
附錄：有關耶穌及他的時代的重要資料	294



給同行的一封信（代序）

列辛格教授大鑒：

多謝你不吝賜教。不錯，你所聽到的謠言是真的：我是在寫一本有關耶穌故事的書。你請我不要出版這部書。你對我在學術界的名譽以及新約注釋的聲譽非常關注。如果這部書所寫的耶穌生平，充滿幻想也不顧及歷史資料，但求效果而不惜犧牲真理，你的憂慮是有道理的。讓我向你保證：我最反對寫任何不根據資料的耶穌故事。在我這部書裡所寫的有關耶穌的一切，沒有一點不是我在大學裡所講授的。

當然整個故事的架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書中的主角安隸思是個虛構的人物，但在耶穌時代可能有他那樣的人活着。我在這個有關他的故事裡，用了不少歷史資料，而我所寫他的經驗，應該是那個時代，住在巴勒斯坦的人，經常感受到的。

你可能會問，當讀者讀到這一大堆巧妙地交織起來的真理與想像的資料，他們會不會信以為真，還是他們能分辨，何者是我想像的，何者是歷史資料。為了幫助讀者弄清這一點，我總是注明我的資料出處。當然，讀者不是非閱讀這些注不可。

你問此書的真正目的是甚麼。基本上說，我只關心

一件事：以故事的形式描繪一幅耶穌和他的時代的圖畫，同時兼顧現代的學術研究和可讀性。故事的組織，不只在陳述研究的結果，同時也要使讀者明白，研究是怎樣推展的。我選擇了故事的形式，目的是要使那些找不到途徑接觸歷史研究的讀者知道，學者所想的是甚麼，學者之間是怎樣辯論問題的。

我打算先把第一章寄給你，看你是否喜歡。如果你讀後對我的計劃感到樂觀，我就很高興了。

祝好

你的朋友

泰申上

1 審訊

小囚室內很黑。不久以前還有一堆人擁在我身邊怕得發抖。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的頭痛欲裂。四肢的傷口也在痛。士兵們混在人羣中，跟着羣衆叫囂示威，在他們抽出隱藏的棍棒來追打我們以前，誰都沒想到他們外表那副無害的樣子，竟是預先埋伏在人羣裡面的……。大多數人都逃了。有些人怕得要死，有些卻被士兵們擊倒。

我根本無需逃避，因為我和迪滿和馬谷只是路過而已。我對示威根本不感興趣。不過，我卻對其中一個示威者巴辣巴有興趣。當人羣開始驚慌逃跑時，我還想接近他，驟然間，情況大亂，一時之間尖叫、棍擊、哨子響聲和吆喝聲，拳打腳踢，和你擠我擁。等我回過神來，發覺自己被抓住了，迪滿也是。我不知道馬谷有沒有逃脫？

這就是我此刻盤坐在黑暗的囚室地板上的由來。我感到全身痠痛。倒也不只是擦傷和腳鐐的傷痛而已。還有別的，有些別的東西使我四肢的筋骨抽緊。那是屈辱，遭受這種粗暴待遇的屈辱，以及對可能受更大屈辱的恐懼。

守衛在外面來回巡行。我聽到一些響聲。有人開門進來，接着帶着腳鐐的我被拖出去接受審訊，大概是在羅馬駐耶路撒冷的總督府邸裡。有一個軍官坐在我對面，旁邊是記錄的書記。

「會講希臘話嗎？」第一個問題。

「這裡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會講希臘話。」我回答。

審問我的人輪廓清晰。他那雙機警的眼睛在審視着我，好像要把我看穿似的。在別的情況下，我可能會欣賞他那精明的眼神。

「叫甚麼名字？」

「安隸思，若望的兒子。」

「住在那裡？」

「加里肋亞的色佛黎 (Sepphoris)。」

「職業？」

「水果和五穀生意。」

軍官暫停等待書記把這一切用一管沙沙作響的筆記錄下來。

「你在耶路撒冷幹甚麼？」

「我是來過五旬節的。」

他抬起頭直視着我。「爲甚麼你示威反對比拉多？」

「我不是在示威。我只不過剛巧路過那裡。」

我是否應該說，我在示威羣衆中見到一個熟人？當然不！巴辣巴非常仇視羅馬。他很可能是在黑名單上。我不能和他有任何關聯。

「你說你沒有叫囂『不要向比拉多納稅』嗎？」

「我根本不知道當時發生了甚麼事。」我撒謊。

軍官嘲弄地笑起來。那時耶路撒冷每個人都知道，人們正爲了比拉多要動用聖殿庫房的錢建造耶路撒冷的

引水道^①而不滿。

「看見有人在暴亂，你還不避得遠遠嗎？」

「他們都沒有帶攻擊性的武器，而且直到士兵出面干涉以前，每個人都是這樣友善，」我反駁。

「但示威是反對羅馬人的。這種事情當然很可疑。你不是已經涉及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衝突嗎？我們不是已見過面嗎？」

「甚麼衝突？」

「我們這個城裡所發生的衝突，就是像你這種魯莽的青年搞的。他們開始只是做一些蠢事，後來終於演變成街頭打鬥，就像在凱撒勒雅^②那次一樣。」

「我的家鄉色佛黎很平靜。大多數的居民都是猶太人——他們都受過希臘教育。」

「你說色佛黎？那裡不是也有騷亂嗎？在大黑落德死後的暴動呢？你的家鄉是真正的恐怖分子的巢穴！」他向我大聲吼叫。

「那不是真的！三十三年前全巴勒斯坦掀起反羅馬人及黑落德黨的暴動。反動分子用詭計佔領了我們的城市，並強迫市民和羅馬人作戰。於是全城遭殃。羅馬將軍李黎諾瓦洛 (Quintilius Varus) 派大軍掃蕩，焚毀城牆，所有的居民不是被殺戮就是被拉去作奴隸。那是我們城裡的一次可怕的災難。」^③

我怎能使他不講這個話題？那時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被殺死。有些人的確逃脫了，巴辣巴的父親就是其中之一。巴辣巴不止一次和我講過當年他父親脫險的故事。他們會不會因為巴辣巴而審問我呢？但他們怎麼知道我

們是朋友？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把他從任何有關巴辣巴的話題引開。於是我又重申：

「所有的色佛黎居民都要為上次的暴亂行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即使瓦洛將軍不久也和他的三個軍團一同在日耳曼被殲滅了！」

「你們色佛黎人當然額手稱慶啦！」軍官講話的聲音聽來還是既響亮又憤怒。

「根本也沒有人有命留下來慶幸。他們都死的死，做奴隸的做奴隸去了。整座城變成了一堆瓦礫。大黑落德的兒子黑落德安提帕重建色佛黎城。他把擁護羅馬的猶太人安頓下來。我的父親就在那個時候來到色佛黎城的。我們有了一座新城。你可以問問我們的近鄰加里肋亞的居民。我們的城市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一座與羅馬人友善的城市。我就是從那裡來的。」^④

「這點我們會調查。現在，另一個問題。你的家庭在城裡有甚麼地位？」

「我父親是議會成員。」

我們的城市組織像一座希臘城市。有公民大會，有議會，選舉和市政官員。我特別提到這一點因為我知道，羅馬人支持共和體制的城市以及城市的有錢人。

「你父親既然是議員他一定相當富有吧！他是做甚麼職業的？」

「和我一樣，從事五穀生意的。」

「他與甚麼人做生意？」

「加里肋亞人，他為地中海沿岸一帶的城市如：凱撒勒雅、多爾、什托肋買、提洛、漆冬等供應農產品。」

我負責供應凱撒勒雅的羅馬軍團的穀物軍糧。」

「我們會調查的。你和黑落德安提帕有生意來往嗎？」

「當然有。他在加里肋亞有最大的農場。他過去是住在色佛黎的。我常和他的管家接洽。」

我注意到審訊官對黑落德安提帕很有興趣。

「你對於黑落德安提帕住在色佛黎城有甚麼意見呢？」

「在城裡，他對我們市民可以放心。但城外的人對黑落德黨就很有保留了。」

長官拿起一張紙。他似乎很迅速地看了一遍，帶着詢問的眼光瞄了我一眼，繼續問：

「這是我們審問你的奴隸迪滿的記錄。有些和你所說的大有出入。你是真心地擁護和支持黑落德安提帕的嗎？」

我發抖了。他們已經審問了迪滿。審問奴隸的同時是用刑的。迪滿可說任何對我和我的家庭不利的話。我感到血向上湧，一時之間竟氣得全身發抖。

「回答我！你對黑落德安提帕有甚麼不滿？」

「我們支持他的統治。所有在色佛黎以及提庇黎雅有身分的人都支持他的統治。」我肯定地說。

「那麼爲甚麼你家裡的人這樣嘲笑他？」

「你是甚麼意思？」

「你的奴隸說，你說他是一個失勢的君王，是一根隨風倒的蘆葦，是一隻狐狸！」

我放心地笑了。

「他一度是大黑落德的承繼人。但大黑落德常改遺囑。現在安提帕既承繼不到君王的名或王國，他所分得的土地，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好的，他只得到四分之一，即加里肋亞和培勒雅兩地而已。」

「所以現在他日思夜想就是承繼他父親的全部土地嗎？」忽然室內一片寂靜。甚至連那個書記也停了書寫望着我。

「也許。他一直還夢想着這些土地。」我回答。

「那又爲甚麼說他是風中的蘆葦？」

我有一種很好的預感，覺得安提帕越來越比我重要。羅馬當局正在想辦法多方面收集有關他的資料嗎？我相當有信心地說：

「『風中的蘆葦』是人們給他的綽號。十年前當安提帕把他的首都從我們的城遷往提庇黎雅時已有人批評他了。提庇黎雅是他以光榮羅馬大帝爲名而建造的。當然我們色佛黎人對遷都的事不高興。生意在首都比在其他地方容易做。所以說，在色佛黎也有很多人批評安提帕。」

「但這和『風中的蘆葦』又有甚麼關係？」

「這個綽號是這樣來的：安提帕在他的新都鑄了錢幣。通常錢幣上刻着統治者的畫像，但猶太法律禁止描畫人或動物的像。因此，安提帕便選了一個無傷大雅的紋章，設計了一個用來象徵他在加里肋亞海邊的圖畫：蘆葦在風中搖曳——以代替他自己的畫像。因此，人們就譏笑他是『風中的蘆葦』。就是這樣了。」^⑤

「他在那兩面之間搖擺？」

「色佛黎與提庇黎雅之間。」

「只在城市與城市之間？」

「也在妻妾之間。」

「你是說他與黑落狄雅的曖昧關係？」

「是的，他在第一位妻子納巴特公主和黑落狄雅之間擺動。」

「他不是也在納巴特人和羅馬人之間擺動嗎？至少他娶了納巴特王的一個女兒。」

這就是羅馬人對搖擺不定的安提帕發生興趣的原因！我不動聲色地說——其實這也是真的：

「不！安提帕也和他的父親一樣，是完全忠於羅馬人的。」

「但你又說他是個守法的猶太人，甚至不願把自己的畫像刻在錢幣上，這不是矛盾嗎？」

「這是任何猶太人都不會做的事。」

「真的嗎？你的奴隸迪滿告訴我們，你在一間房裡放了一座彫像。」

「那是一位在生意上有來往的外邦朋友送的。我們不想拒絕他的禮物而令他難過。」我說，有點不知所措。

「這倒很有趣：你在家裡藏着其他的神像。」

「安提帕自己在宮裡還放動物的彫像呢！^⑥你知道，他的弟弟斐理伯甚至在他的錢幣上，刻了皇帝的畫像。」

「動物的彫像？真的嗎？」

「我自己沒有見過。他把彫像放在提庇黎雅新宮殿

裡。在守猶太法律方面，有錢人在家裡比在公共場合要隨使得多。」

「那麼，如果我們造謠言說安提帕秘密崇拜偶像，而在撒科利斯有些人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你以為怎樣？」

「彫像不是神祇。彫像是由工匠造的，就和其他任何東西一樣。我們有一個這樣的東西放在家裡，這個事實並不表示我們是崇拜偶像。」

「我不明白。全世界的人都是透過彫像崇拜神祇的。」

「我們永遠不能崇拜任何由人手造的東西。天主是無形無像的。我們不可塑造祂的形象。」

靜默了一會兒。軍官深思地看着我。我不是很愚蠢嗎？竟在這個時候說猶太人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這不也包括在我面前這位軍官嗎？最後他溫和地說：

「我聽過一個有關這位無形像的天主的故事，那是這樣的：很久以前，埃及發生大瘟疫，法郎便向太陽神阿蒙求賜神諭，他得到指示，把你們這些可咒的猶太人從他的王國趕走，這樣瘟疫就可解除。於是，所有猶太人便被趕到荒野，任由他們自生自滅。他們大多數人在荒野流浪，士氣低落。但你們之中有一個人，名叫梅瑟，竟然召集人羣，告訴他們，既不應等待神的干預，也不要夢想其他民族的幫助。既然，他們已遭受神祇所棄，他們就該相信自己，憑自己的力量，從困境中站起來^⑦。——當我聽到這個故事之後，我問自己說：到底你們相信神嗎？」

說這個諷刺聖經的故事的目的是甚麼？他想刺激我？還是他對我們的宗教發生興趣？這沒有甚麼可能。我應該怎樣回答他？說一些模稜兩可的話？說無形無像的天主是任何人，包括我和他，都不能了解和參透的？還是說些別的話以避免談論這些大問題？但我又想到，如果我能引他和我辯論這些人生基本問題，我就能把他帶離巴辣巴的問題更遠了。所以我聽到自己這樣固執地爭辯：

「天主和其他國家所信的神不一樣。無形無像的天主並沒有和有權勢的人周旋，而是照顧被趕到沙漠去的被社會所遺棄的人們。」

我看着軍官在退縮。

「你懷疑衆神不站在羅馬帝國這一邊嗎？它怎能散佈得這樣快？一個小小的城市，怎麼會變成一個世界的王國？」

「所有的國家都相信衆神是在勝利者那一邊的。但我們知道無形無像的天主會站在失敗者這一邊。」

軍官有點憂慮地注視着我。他的聲音有點沙啞。

「在你的信仰裡有一些東西是反叛世俗的權柄的。但你們也和其他民族一樣，在羅馬帝國之內找到一席位。但我們有責任，在這一區和全世界，為世界的和平帶來一些秩序，寬恕被征服的民族，對抗反叛者。」^⑧

停了一會兒，他接着說：「你的案子還需要一些時日。我們要審查你說過的一切，然後決定要不要起訴你。」

然後我被送回囚室。現在我只好等待。他們還要審

問我多久呢？基本上我是有信心的。我出身於富有家庭，和羅馬人的關係一向良好。不過也有令人不安的時刻。到底迪滿說了些甚麼？他有沒有提到巴辣巴呢？他從來沒有見過他，但可能從我們的談話中，聽到過巴辣巴的名字。如果我與巴辣巴的關係能遮掩起來，就不會有甚麼事了——如果！

然後我有一個不愉快的預感：我覺得我的命運好像是做我們整個民族的憂苦命運的先驅。猶太人與羅馬人之間的張力，最後導致與比拉多對抗的可能性似乎越來越大了——甚至到公開反叛羅馬人的地步。不可名狀的憂苦。戰爭和被壓抑，將要臨到我們身上，落在我們的國土上^④。我的被捕與這個不幸相比，無疑是小巫見大巫。但這總是不能叫人釋懷。在比拉多黑暗的囚室內，等待的時刻好像無止境。這對我真是一個最壞的時期。

第一章

註：

1. 參閱若瑟夫著「猶太戰爭」[(Josephus, *De Bello Judaico*, 2,175-7 (II,9,4))]: 「在這之後，他(比拉多)又動用屬於聖殿的一筆稱為『科爾班』(Corban)的錢建了一條引水道；這引起更大的公憤，當他巡視耶路撒冷時，羣衆包圍了法院高叫拉他下台。但他預料到這次的騷動，預先使士兵喬裝平民，混在暴民中，並命令他們不能用劍只用木棍打那些鬧事的人。他高坐在法庭上發號施令。猶太人出其不意，都被拳打腳踢，很多人在這次突擊中被打死，也有不少被逃避的羣衆踏死。那些遭殃的人們的命運使羣衆嚇怕了，一時之間，暴動平靜下來。」
2. 若瑟夫記錄了猶太戰爭(公元六六年)爆發以前不久發生在凱撒勒雅(見 BJ 2,284-292=II,14,4ff)的騷亂。這個城市是由一

位猶太人黑落德 Herod 建立的，但他讓異教人在城裡起了許多異教廟宇。在公元五十年間，有證據顯示，城裡有因為公民權而引起的爭執（參閱猶太戰爭 BJ 2,266-70=II,13,7），其實爭執的根源可能還要追溯到更早的年代。

3. 有關色佛黎的叛亂，可參閱若瑟夫著猶太戰爭 BJ 2,56 (II,4,1)，有關瓦洛入侵，焚城殺民的事見 BJ 2,68 (II,5,1)。
4. 幾乎與所有加里肋亞居民相反，色佛黎人在猶太戰爭中表現得很擁護羅馬；參閱若瑟夫生平 346(=65)。
5. 在紀念提庇黎雅建立的錢幣上，的確刻有蘆葦作為安提帕的紋章。
6. 在猶太戰爭開始時，黑落德安提帕宮裡的動物彫像被叛亂者破壞。那是一個公開的羞辱：耶路撒冷投命若瑟夫去拆除，不過當他抵達時，提庇黎雅另一些叛亂者已把彫像毀掉了（見若瑟夫生平 65f. = 12）。
7. 這個有關以色列離開埃及的故事，是反閃族的，有好幾個不同的說法。以上所說的這一個是根據 Tacitus, *Histories* V.3。
8. 這些句子是取自羅馬詩人 Virgil (70-19 BC)，是描寫羅馬帝國的歷史任務的詩句 (*Aeneid* VI, 852f.)。
9. 其實戰爭的陰影一直籠罩着整個巴勒斯坦：在公元四十年，當加里古拉大帝要在聖殿裡，安置他自己的彫像時，許多猶太人以武力反抗。幸好公元四十一年正月羅馬大帝暴斃，才避免了那場一觸即發的戰爭。終於在公元六十一年，爆發一次大規模的反叛。在兩次小規模地反叛敘利亞成功後，這一次，羅馬出動由 Vespasian 和 Titus 指揮的兩隊大軍鎮壓。耶路撒冷在公元七〇年被佔，而公元七三年，叛軍的最後據點：瑪撒達堡也失守。若瑟夫曾參與這場戰爭，開始是叛軍這方面的猶太將軍，被羅馬軍俘虜後，投靠羅馬軍。他在他的鉅著 *De Bello Judaico* 記錄了這件事。

列辛格教授大鑒：

多謝你對第一章的批評。你說在這一章裡，你找不到任何指向耶穌的東西。請耐心一點。以描述耶穌的時代背景開始，我不過是在盡一個歷史家的責任，按當時的情況，解釋一個歷史現象。在耶穌的個案來說，當時的情況，就是猶太教世界的社會和宗教情況。

福音給我們的是一個只有一面的圖畫。福音是在公元七十至一百年之間寫成，這時，在猶太教內這個以耶穌為中心的革新運動，正逐漸演變成為一個脫離猶太教，且與它的母教競爭的分離宗教。這些福音著作所給我們的，常是猶太教低劣的一面。因此，聖經的讀者都很不清楚，耶穌是如何深的植根於猶太教之內。

福音也表示，那時耶穌是巴勒斯坦歷史的焦點。不過，從一個歷史的透視點來看，他是一個邊緣的現象。當我們觀察公元一世紀的巴勒斯坦時，我們不能立刻就見到他的事蹟。我們應該把歷史家的經驗，傳達給讀者。

我可以大膽地假定，你在下最後的判斷以前，還想閱讀我的書其他的章節。就讓我擅作主張，把其餘的部分，一章一章地寄給你好嗎？我剛完成了第二章，請批閱。

此祝

安好

你的朋友

泰申上

2 勒索

最糟的是沒有人可以和我討論當時的情況。到底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呢？我的父母猜到我在那裡嗎？馬谷回到家了嗎？迪滿是否躺在這座黑暗的監倉的另一個角落？不愉快的圖畫在我腦子裡盤旋。有多少猶太人被捕下獄呢？有多少人受過酷刑，多少人被殺？多少人只是失蹤了，以後就沒有下文？我又會變成怎樣呢？

在這個洞裡，沒有陽光可以照進來，除了守衛的脚步聲之外，沒有別的聲音，我完全失去時間觀念。囚室就像一個棺材，我被活埋在裡面。死亡的恐懼，塞滿了又冷又濕的空氣。在絕望中，我祈禱。

主、我們的天主，請替我申冤，
因為我是無辜的。
我一直信賴祢。
試驗我。
考驗我。
祢比我自己更了解我。
在他們的法庭前，請為我辯護。
在假證人和譏諷下，請為我申冤。
護衛我，使我免遭他們秘密警察的陰謀陷害。
我不屑與權貴串謀，
我不恥與輕視人類生命的人為伍，
那拒絕生命的，

那把我們關進監獄的，
那羞辱和虐待我們的，我卑視。
不要讓我在他們手上毀滅，
他們的手已沾滿鮮血。
他們靠賄賂以致富，
他們用強制以弄權。
批評他們的，消失在監倉裡；
反抗他們的，從他們眼前除去。
天主啊，讓我再見祢聖所一眼，
那裡有祢的光榮留駐；
把我從這些強盜手中釋放。
我要在民衆面前讚美光榮祢。①

我靠定時從外面塞進來的少得可憐的食物配給計算日子。第一週過去了。甚麼事都沒有發生。第二週也過去了。好像過了漫長的一年。最後，在第三週，我被帶出來。

他們會釋放我嗎？我的希望升起來。首先我們走過像迷宮一樣的長廊。然後我被推進一個大房間裡。我站着，眨着被從窗口射過來的陽光刺痛的眼睛。慢慢地，我適應了房裡的光線，開始看清房裡的一切。在我前面是法官席，在一座高數級的木壇上，坐着一個身材短小的男人。他身上穿着一件有紫色條紋的名貴官服。手指的金戒指在閃光——表示他的羅馬騎士的身分。帶我進來的士兵就在我身邊低聲地說：「總督。」哦，這是比拉多，猶太和撒瑪黎雅的總督！②

最高層的審訊。我的案件一定是到了解決的階段了。只要不牽連到巴辣巴身上，一切都好辦！

我進去時比拉多正在批閱一個卷軸。他左右兩邊有兩名侍衛站着，應該是他的保鏢。有一個書記在記錄。比拉多頭也不抬地說：「安隸思，若望的兒子。我看過了你的審問記錄。你聲稱，你只不過無意中被牽連在反叛我的示威裡。現在，我們收集到更多有關你的資料。我們掌握了很多資料。爲甚麼你向我們隱瞞這些重要的資料？」

「我想不出還有甚麼特別重要的資料我沒有說。」我遲疑的說。

「是很重要的。」

他毫無表情地看着我，繼續用平板的聲調說：

「有關你的事業的重要資料你沒有說出來。」

「我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羅馬當局會有興趣知道的。」

「你在希臘學校畢業後到那裡去了？」^③

這就是了！有人曾對我說，對政府的警察說實話時，要盡量少說。因此我說：「我和一位苦行主義者在曠野住了一年。這人的名字叫班奴斯。」

「只是做苦行者嗎？」

「我要尋找通向真實生命的道路。我也研讀我們的天主的法律。」

「爲甚麼第一次問你時你不說出來？」

「爲甚麼我應該提到那特別的一年？這是一件純宗教的事。」

「這件『純宗教的事』也可作其他解釋的。第一，你消失一年去和一個反動戰士在一起。第二，你是在一次反對羅馬總督的示威中被捕的。第三，這次的示威行動是由一些地下煽動分子組織的。」

「那就把我看作這些煽動和滋事分子之一嗎？簡直是廢話！」

「但這是可能的。」

「我到曠野去隱修和默想。不是每個從日常生活中退隱一個時期的人都是滋事分子。我是爲了追求和平。」

「你不把在沙漠這一段時間講出來。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我開始流汗了。我的頭髮黏在額上。我的衣服酸臭。我三星期不曾換衣服了。他們也不准我洗澡。表面看來，我一定是一幅可憐兮兮的樣子。我內心卻混亂無比。和許多人一樣，我真是爲了宗教的理由而到曠野去，獨自在一個綠洲裡潛思冥想和尋求上主的旨意^④。但我就在那裡認識巴辣巴的。比拉多到底知道這件事嗎？他只是重複：「那是可疑的。」

「如果你用不信任的眼光來看，當然是可疑的。我只是偶然撞入示威的人羣裡。因爲我良心平安，所以當時沒有像其他人一樣逃跑。」

比拉多仍然一無所動。他到底想向我要甚麼？

「我可以制定訴訟的程序，」停了一會兒，他說。

「那就可以宣告我無罪了！」

「也許。不過，我可以把你押送到羅馬作進一步審

訊。」

「就是在那裡他們也會宣告我無罪。」

「那至少要兩年。那你就要在監獄裡關兩年了！」
他看着我，饒有深意地笑了。

比拉多到底想要甚麼？他不可能把每個疑犯都往羅馬送。如果他真是這樣做，他豈不是要送走半個巴勒斯坦的人嗎？另一方面，無論他能證明我有罪與否，他的確能損害我，這點是很清楚了。他繼續說：

「我給你一個公平交易。只要你答應向我們提供境內某些宗教運動的資料，你可以馬上得到自由。」

「這是勒索！」

我簡直憤怒和厭惡到極點，恨不得向比拉多的臉上吐唾沫。這個人竟這樣無恥地勒索我，而他竟有臉說公平交易。

「讓我們說這事對我們彼此都有益。」

「我絕不做偵查的工作。」

「讓我們不要在这种情況下用這個字眼。讓我們說，這是『調查研究』。你不會涉及指控任何人或出賣任何人的。」

比拉多說話狡猾！好像他不知道向羅馬侵佔勢力當局提供與他們站在不同線上的任何一羣人的想法或消息，等於出賣他們。我振作起來，盡量平和地說：

「我的同胞不會看得出偵查和調查有甚麼分別的。」

「我們會給你一個名銜……」比拉多想了一會；然後他似乎找到一個適當的名稱了，叫你做『宗教事務顧

問]好了。」

我沉默。

「隨便你。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對你開始進行訴訟程序，並把你在沙漠——或者你停留的其他地方——那段時間，放在顯微鏡下！」

「所以這是勒索！」

比拉多找到我與巴辣巴之間的連繫了嗎？他到底能做些甚麼？那些有關他的壞謠言，那些他虐待和暴戾的謠言，他會不會只是使我失蹤了事？他會不會隨時製造假證據誣告我！他會不會用嚴刑逼供，強迫我說他我要說的東西？如果我屈服了又怎樣？我極力抗拒這種思想。

「安隸思，你很不安。這點我是了解的。你仍然年輕。我自己活了這一把年紀，我很明白，我們很難使人自發自動地發揮效用的。你必須幫他們一把。」

他的聲音仍然是像我們開始時一樣的超然，仿佛只是在擺事實而已。我覺得他對我的命運根本不關心。在他來說，我是否接受他的提議，基本上他是不在乎的。這使我更擔心。

「說這是勒索也好，這對我來說根本無所謂。但試試從我的立場來看事情。我對這個國家的法律和秩序，要負全部責任。這是一份苦差。爲甚麼？因爲我們羅馬人不斷地觸傷你們敏感的宗教感受，雖然我們不是有心的，我們也不想這樣做。就以這個引水道爲例。我的意思是希望最後能使到耶路撒冷有足夠的水供應。我用最好的測量師和工程師來做這件工程。但沒有足夠的錢來

支付全部費用。專家向我保證聖殿的收入，部分可用在為耶路撒冷供水的事上^⑤。聖殿的庫房有足夠的金錢可供調動，每個猶太人每年都必須納聖殿稅。因此，我向聖殿的負責人建議，由他們來支付建造供水的費用。這完全符合你們的法律的。結果怎樣？幾個虔誠的宗教狂熱者敏感地認為這是不幸的事。他們竟說：『不要把錢給不神聖的比拉多。不能從聖殿的財富裡取一分錢給比拉多！』好像這些錢是用在不神聖的目標上一樣！他們根本不想想，事實上這些錢是用來建引水道，聖殿和全耶路撒冷都會得益。現在我們羅馬人又再被你們說成專橫的當權者，不尊重你們的宗教法律——甚至要謀取聖殿的財富！』

這就是他的引水道故事。他想改善他的形象，但這個企圖完全誤發了。現在要我幫他做更有效的宣傳？當他接着說下去時，剛才從他聲音裡透露的一絲緊張的語氣，馬上又消失無踪了。

「整件事是一個挫折。即使有更多的挫折，我們仍然盡一切可能維持這塊土地的和平。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我的信心是基於以下兩個考慮：

「一、基於經過驗證的羅馬對待附庸國的政策。我們明白成功的秘訣就是把敵人變成朋友。因為除了她最頑固的敵人之外，羅馬還能從何處找到她最忠心的盟友呢？如果不是有遠見的人團結勝利者和戰敗者，帝國怎會有今天？^⑥ 猶太人不常是我們的敵人。相反，做了我們的盟友，你們可以擺脫敘利亞君王^⑦的統治！那時在我們的支持下，你們成功地保存了你們自己的宗教與文

化。只是在後來，當你們的鄰國要求我們保護以抵抗你們的武力侵佔，你們才在我們的統治之下——而且我們來得正是時候，因為我們能幫助你們，及時解除了為你們的國家帶來巨創的內戰^⑧。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不干擾你們的宗教。因此，我們今後的政策會繼續尊重你們的宗教、你們的天主、風俗和感受。我們甚至尊重與我們疏離的種種。但我們也希望你們尊重我們視為神聖的一切，注意我們的士兵對於我們帝王的尊敬，並准許各人在各處崇拜他們的神祇。尊重必須有一個互惠的基礎。

「二、我從你們司祭長的談話中知道，你們原則上也接受我們的統治。天主從遠古以來已准許其他民族統治你們：你們曾經容忍過巴比倫人、波斯人和希臘人——為甚麼不能容忍羅馬人呢？她比世上所有其他的王國對待附庸國更寬大。你們說，世上所發生的一切，都由人們在耶路撒冷所朝拜的那唯一的天主所控制。」他稍停一會兒，似乎要讓我有時間反省。「既然是這樣，你也應該承認，祂要我們羅馬人建立我們的世界王國。祂要你們在我們手上失去我們過去幫助你們從敘利亞贏得的獨立^⑨。猶太人是沒有理由不承認我們是世界的統治者——特別是因為我們了解，你們不能像東方任何民族一樣，崇拜他們的國王為神。

「所以，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在實行上，我們有很大的困難。首先，你們的司祭長對我們說的那一套，不能打動人們的心。最近，你們的宗教好像有很大的改變。人們之間也有騷動。新的思想和運動，不斷產

生。先知和傳道者走遍全國。我們很難掌握這些新運動的觸覺是甚麼。你們的司祭長也幫不了甚麼。他們已失去對這個民族某些團體的精神領導功能了。但是，這塊土地的穩定卻全靠這幾個團體，所以我們必須得到有關他們的資料。我們實在很願意盡可能尊重你們的宗教感受，盡量避免不必要地違反你們的風俗習慣。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知道在人們之中到底發生了甚麼。我們有不少研究官式猶太教的專家。我們需要的是更接近羣衆的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更多的資料，在衝突出現以前就先把它們壓制下來。」

「但爲甚麼找上我？爲甚麼你們認爲我是適當的人選呢？」

「你是受過教育的。你會講我們的話也會講你們的母語。你對於猶太教和我們的宗教的事務，有廣泛的資料。你出身於一個與羅馬人有廣泛接觸的家庭。你又不是一個宗教狂熱者。你愛好和平。你在偏廳裡放了一座偶像這個事實，增加了你對我們的吸引力。我們一直在物色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你是最適合的人選。」

「但我不要做！」

我實在不要牽涉在裡面。這是在玩雙面遊戲，我受不了。我怎能把我與巴辣巴的友誼與我爲羅馬人的工作調和起來？我是多麼容易陷於弄到兩面落空的下場啊！但比拉多溫和地說：

「想想：即使你被宣告無罪，你還是有些把柄落在我們手裡。我只要說我懷疑你在凱撒勒雅與恐怖分子有來往。這對你的生意不會有甚麼好處。它還可能毀了你

——和你的父親。」

這是要脅，是勒索！我從心底感到一陣蔑視，在這些有權勢的人之間，一切都是戰術、手段。他們全部都在計算。他們的真正感受和態度，永遠是隱藏起來的。唯一確定的事是：他們要保持他們的權力。比拉多好像看透我的心思，他接着說：

「你找吧！在這個國家裡有誰肯為我們做事而不用勒索手段的！你可能覺得我是一個很可怕的人，正如其他人認為我沒有人性一樣。最近我聽到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人形容我的統治時期是一個一連串的賄賂、暴力、搶劫、虐待、冒犯、迫害或法律訴訟，是一個不能忍受的殘酷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的時期^⑩。我保證我願意為和平而做一件好事。其實，我不是這樣沒有人性的。」

他露齒而笑了。他可能注意到他這些話不是這樣使人信服。但，也許這也是他的戰術。我要盡量拖延時間。

「我怎能接近這些宗教運動？」無論如何，我不想造成一種印象，我和他們已有接觸。

「沒有問題。你還要在監獄裡呆一個短時期。你會得到好待遇的。你要甚麼都可給你。我們會把謠言散佈出去，叫每個人都知道羅馬人抓住一個青年人，他是個忠於猶太教的優秀分子，立場非常堅定。情勢對他非常不利。但他仍公開地指責羅馬人非法佔領這塊只屬於天主的土地。總之，我們會給你做一個光圈。然後我們才放你出去。這樣所有的虔敬團體都信任你了。你所要做

的只是在全國各地走一圈，然後寫一份關於這些人的宗教情緒的報告給我們。任何可能危及這個地方的政治穩定的任何事或人，任何使我們的統治有問題的東西，我們都有興趣知道。我的助手、麥迪魯，你已見過了，會仔細向你解釋你的工作。他會向你提供我們已經掌握的資料。你同意嗎？」

「我想多考慮一下。」

「很好。明天答覆我，記住，雖然有這許多有關我的謠言，其實我不是這樣沒有人性的。」

他臉上再出現露齒的笑容。談話結束了嗎？不。比拉多又對我說：

「我讀到一份報告，說到安提帕宮廷內的一些彫像。你有見過這些彫像嗎？」

「那個偽君子！他自己把動物的彫像放在家裡，卻反對我在耶路撒冷寓所裡掛刻着大帝名字的盾牌^①。他說這一類的東西是違反你們猶太法律的。」

「到處都是偽善！人們對於我在錢幣上刻着無害的犧牲品的象徵^②，大不以為然，但你們只能用提洛(Tyre)的錢幣繳納聖殿稅！但這些錢幣上面刻的是甚麼？麥赫爾(Melkart)神的像——一個偶像！^③在聖殿的前院所兌換的，全部都是這些偶像錢幣。我偶然經過前院見到這種情形，連我都想一下子把這些兌換錢幣的商人的桌子推倒！但沒有任何人對這種情形起反感！可是竟有這樣多人對我那些無害的銅錢表示不滿！不過我們不要談這個了。」

比拉多很氣憤地說。他似乎已忘了我還在房間裡

面。但一說完，他又轉向我。他的聲音又變得平板和一派事實如此的語氣。這使我不安。

「仔細考慮你的決定。同時不要忘記，我不是他們所認為的那樣沒有人性。我只不過是一個羅馬的總督，一心要維持他的轄地的秩序而已。」

我被帶出去，又回到我黑暗的囚室內。他們給我指出了一條出路，但這條路是一條死路。我踏入一個陷阱裡。我真希望我從來沒有走近那個地方。在無助中，我又轉向我祖先的天主^⑭。

天主，請把我們從這些無賴手中救出來！
世間再沒有誠實的人了，
全人類都已消失。
有權勢的人以宣傳包圍我們，
他們把我們玩弄於股掌之上。
花言巧語出自他們口中，
但他們的思想是壓迫。
他們聲言和平卻用武器威脅；
他們高談容忍卻濫用權術。
讓他們自食其果，
讓那些企圖剝我們的皮，折我們的骨的官腔，
讓他們這些花言巧語的毒素，
回流到他們身上。
毀滅他們傲慢的權勢，
和他們譏諷蔑視人民的統治。
主，請發言。

「爲了受壓迫的人，
爲了被囚禁的人，
我要起來，
我要拯救：
那些爲自由而悲嘆的人！」
天主，請祢保存、請祢護佑。
以免我們落在罪犯和獨裁者的手！
請祢作我們的支柱，
使我們能面對無神聖意識的人。
卑鄙在人羣中散播，
但祢的言是可信賴的，
它是黑暗中的明燈。

第二章

註：

1. 禱文取材自詠26。
2. 在凱撒勒雅找到的比拉多的一幅彫刻中顯示，他的官階是地方總督而不是地方的稅吏。我們通常發現騎士的代表是兼有兩種官階的。騎士是一個擁有四十萬銀幣資產的市民，在騎士之上是議員，至少有一百萬銀幣的資產。以上的數字是根據一世紀的計算法。
3. Gymnasia 是希臘式的學校，在所有希臘城市和巴勒斯坦都可找到。大黑落德自己也在什托肋買開辦了一間 (BJ 1,422 = 1,21,11)。在色佛黎是否有一間希臘式的學校就不得而知。不過這座城市後來建了一間劇院，這是與希臘教育很相近的另一種制度。那時在耶路撒冷一定已有猶太教的法律學校了。可能加

馬利亞 (Gamaliel) 的兒子、大司祭耶穌，大約在公元六十三至六十五年期間，曾對猶太學校進行過革新工作。

4. 若瑟夫本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那時一些富裕的猶太人子弟，喜歡退隱到曠野去學習有關宗教的東西。在他的生平裡，若瑟夫告訴我們，他研究猶太教的幾個派別，成績不如理想，於是便跑到曠野去追隨一位名叫班奴斯的隱士三年。這位隱士平日靠野生植物為生，經常替人施行宗教洗禮（可能是在約旦河。見「生平」11f. = 2）。
5. 在巴比倫法典有關聖殿稅收的使用方面，有明顯規定用聖殿稅收所支付的工程費用中，包括供水工程的費用在內（見 Shekalim IV, 2）。
6. 以上兩行是取自羅馬哲學家 Seneca (c.4 BC — AD 65) 「論憤怒」II,34,4。
7. 猶大瑪加伯，反抗敘利亞的領袖，在公元前一六一年與羅馬聯盟（加上 8；若瑟夫 *Antiquities* 12,414-19 = XII,10,6）聯盟後來在息孟執政時履新 (c. 139 BC: 加上14:16ff; 15:15ff)。
8. 馬加伯的後人，特別是亞歷山大雅乃烏斯（公元前103-76）曾征服了鄰近的、在猶太（及加里肋亞）區的非猶太城市。公元前六三年由於阿黎斯托步羅二世與依爾卡諾二世，爭奪王位的承繼權而給羅馬大將龐培一個大好的機會，輕易地佔領了整個猶太國，「解放」了猶太區的非猶太城市。
9. 這是若瑟夫所持的觀點（猶太人在公元66—70年戰敗之後）。他把這種觀點，由黑落德安提帕二世在猶太戰爭開始時，對那些叛軍領袖所作的長篇講話時講出來（見 *BJ* 2,345-401 = II,16,4）。
10. 這是取自斐洛 (Philo, *Legatio ad Gaium* = *The Delegation to Gaius*, 302.) 斐洛是耶穌同時代的人，他住在亞歷山大里亞。
11. 斐洛描寫這個故事和比拉多的抗議，見 *Legatio ad Gaium* 299-305。

12. 比拉多是第一個敢在他的錢幣上刻上異教象徵：占卜的用具及祭酒壺的猶太總督。在他以前甚至以後的行政官都小心避免用與崇拜偶像有關的異教的象徵，以免傷害猶太人的宗教感受。
13. 參閱 A. Ben-David, *Jerusalem und Tyros*, 1969 的附圖。
14. 取材自詠12。

列辛格教授大鑒：

你很驚訝，我竟敢製造有關比拉多的故事。但這些對話提到的他那些行動背景，是我在講授新約的客觀環境時所作的分析。歷史的主題，不只是個別的事件，同時也是當時典型的矛盾與結構。這兩點是我以下所寫的幻想故事必定遵守的規則。

如果用我們學術界的術語來說，我認為，這些「故事釋經」的假設，就是像我在此書所寫的一樣——這是從歷史的事件到結構的歷史的一步。故事釋經 (*narrative exegesis*) 的基本結構包括對行為的模式、矛盾與張力作歷史性的重組，而它的上層架構卻包括假想事件，是以詩的形式把歷史的資料，鋪陳出來。這個故事釋經的定義，在我看來不免有點矯飾。但你知道，如果要得到學術界的接納，就得把事情弄得複雜一點。

此外，在故事釋經裡，運用資料時可以忽略年代。即使是在耶穌死後的事件，也可以解釋他在生時所發生的事件的構成條件。例如，苦行主義者班奴斯是在五十年代，在約旦曠野一帶很活躍，我把他提前差不多二十五年，我不會有甚麼良心譴責。你曾批評我這種做法是時代顛倒。但學者也常這樣把年代顛倒。如果一篇學位論文沒有指出班奴斯與若翰洗者是最相似的一類，我們不是有理由批評它嗎？

我很想知道你對下一章的意見。

祝

文安

你的朋友

泰申上

3 安棣思的決定

安棣思——比拉多的間諜？絕不！我整個存在都抗拒這一點。雖然比拉多可能把我關在這個洞裡許多年，我也不會把任何人出賣給羅馬人！就算羅馬人曾給我們的國家帶來和平與安寧。但是要靠壓抑與勒索得來的和平，算是甚麼和平？人們在高壓之下緘默，這又是怎樣的一種安寧？這些思想在我腦海裡盤旋。

但我應該怎樣做呢？如果我拒絕又會怎樣呢？比拉多嚴刑逼供，逼我把我的朋友、家庭、甚至巴辣巴的消息供出來？他會不會暗地裡把我除掉，以免他人知道他曾企圖勒索我？或者，他會不會把我看作一個障礙而把我當衆釘死？或者，他會不會把我們家的生意整個毀滅？迪滿會有甚麼遭遇呢？比拉多最後一句話又在我耳邊響起：「我不是像人們所說的那樣無人性！」這不是一個很明顯的暗示嗎？他的意思會不會是：「小心，也許我真像人們所說的那樣無人性？」

我能逃過這次的浩劫嗎？有沒有一個任何勒索都達不到我的地方？有沒有一個沒有人發佈命令、沒有人威脅他人的地方？在那裡，我內心所有折磨我的聲音都靜默，一切都停止的地方？

我渴望死亡。不是有一位哲學家^①說過，即使最壞的情況也有一條出路嗎？有一扇門，死亡之門，永遠開着。穿過這扇門，我們可以逃避最殘忍的暴虐。但自殺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嗎？羅馬人敬仰加度和普度斯，他們

都是在絕望的情況下自殺的，這種態度在猶太人之中也可找到。不過，原則上我們有不同的想法。天主給了我們生存的責任，我們不能在遇到極大的困難時就把生命交還給祂。因為有誰知道天主還為我們預定了甚麼計劃——這位給予失落和被遺棄者勇氣的天主。我們的祖先也曾在各方面遭受遺棄——被世界所崇拜的神和所有人所遺棄。他們曾在曠野中流浪，既沒有希望又面臨絕境。但他們不曾放棄。當梅瑟告訴他們，天主為他們預定了一項職務，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放棄，他們相信了。

要是我有在曠野流浪的自由多好！於是有一個思想在我腦海裡出現：為甚麼我不假裝接受比拉多的提議——然後在曠野中消失？我已學會如何在曠野中求生存了。班奴斯教會了我。我可以去找他。也許我現在更能了解他的教導。那時，他的教導與我格格不入。

到底那時是甚麼驅使我去找他的？我曾經有一個時期焦慮不安，我也講不出來是怎麼一回事。我從小在一個很開放的家庭長大。我們是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猶太人的風俗和信仰的。我父親一直都說，聖經所表達的是希臘哲學家的思想。記得有一次我們滿懷好奇地觀看日出。我們爬上一座山峯，等待旭日東升。只見一輪紅日，突破晨霧，冉冉上升，附近的景色，立刻幻化成一片五光十色的彩圖。我父親讚嘆：「現在我明白為甚麼外邦人崇拜太陽。其實它只不過是真天主的一道光芒而已，雖然透過它的光芒，它直接透射天主。不過，他們雖然把創造主和祂的受造物相混，但他們對這個世界也

掌握了一分美感。」^②

他喜歡美麗的東西。這是爲甚麼，有一位客人送給我們一座小小的神的彫像。對我的父親來說，這不過是一個英俊的男人的彫像而已。他把它放在偏廳。他深信，天主無可比擬這個思想一旦在人的腦子裡生根，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都可以入畫，根本不怕有崇拜偶像的嫌疑^③。

這就是我長大的背景。不過我發現，不是每個人都像我父母這樣想的。我遇見過一些純樸的人，他們的信仰的價值，是不必拿來和希臘哲學的價值比較的。他們認爲信仰天主的獨特性是理所當然的，根本不需要證明或辯駁的。在他們看來，最重要的是人應該實行天主的旨意和在日常生活中嚴守祂的誡命。我發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

那時，我極渴望徹底了解我的猶太信仰。我要參透它——全面投身於它。我渴望明確與果斷。就在這時，我聽到班奴斯的名字。他竟在曠野中施教——遠離日常生活，這個事實非常吸引我。他也認爲我們猶太人應該有一個嶄新的開始：正如我們從埃及穿過曠野來到這塊土地一樣，我們也該回到曠野。我們必須再度在曠野聆聽曾在燃燒的荊棘中宣稱「我是自有者」的那一位。

班奴斯的觀點很極端。他認爲不只是猶太人，甚至全世界都要從頭再來。這個瘋狂的世界出了毛病。這是一個充滿不正義和壓迫，剝削和焦慮的世界。它將因爲自己違抗天主而在神聖的審判中毀滅。但另一個新的世界跟着出現，我幾乎還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於是天主要為全人類、興起永恆的國度，
這是過去賜予人法律的天主。
所有人都要朝拜這位天主和奔向祂的聖殿。
那時將只有一座聖殿，
天下的道路都導向它。
所有的山峯都可輕易攀登，
一切江河都可順利航行。
人人生活在和平之中。
武器消失、紛爭平息。
財富公平分享，
天主居於人們之中。
山坡上，豺狼與綿羊共處，都以青草為主食。
野豹與童稚嬉戲，
大熊與小牛共眠。
獅子要像公牛一樣在牛欄裡嚼青草，
兒童要用細繩拴着牠們，像拴他們的寵物一般。
蛇蠍要做嬰兒的褓母，
因為天主的手會在牠們之上^④。

這些都是美麗的夢境，是逃避到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的美麗夢境！不比我逃避到曠野的夢想好多少！但這是多麼不實際啊！羅馬人知道我在沙漠呆過一個時期。他們派搜索隊到處搜查我。我會連累班奴斯。這樣一來，他們更容易追查到巴辣巴的踪跡。

當巴辣巴來找我們時，我已和班奴斯相處了一段時間。他也是加里肋亞人，是從色佛黎來的。他的父母剛

結婚不久就遇上我們城裡的大災難，幸好他們都安然度過，不過除了能保存生命之外，其他身外物完全失去了。現在他們住在加里肋亞北部的基沙拉，過着相當困苦的生活。他們從色佛黎逃難，以及該城市所遭受到的野蠻的對待，這種種都給這個新的小家庭留下烙印。他們抗拒羅馬人——和黑落德家族的衆王子，他們認為這家人都是被羅馬人操縱的木偶。他們不是爲拒絕外國人而拒絕外國人。他們抗拒外國人因爲外國人帶來壓迫和奴役。

巴辣巴在曠野裡尋找甚麼？他要躲避羅馬人嗎？他觸犯了羅馬人的法律嗎？我不知道。只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當我打算在廣闊的猶太教世界裡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家時，他已經作了他的選擇。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家，而且打定主意要在這個充滿誘惑的羅馬希臘世界穩固它。他流露着肯定。這一點吸引了我。他知道甚麼對他的生命有意義，找到了生命的內容。我仍在尋找。

我們對於班奴斯的教導、反應各有不同。一個新世界的訊息不能從根本上打動我的心。我從小的家庭教育是要愛這個世界，而巴辣巴卻學會輕視它。他熱烈地歡迎這個新世界的思想。他與班奴斯只有一點不同。他說這個新世界不會自己走來的。我們必須用武力去把它帶來^⑤。從埃及逃出來的猶太人也進入一個新世界。但那不是白白送給他們的。他們必須經歷許多痛苦，他們必須抵抗外侮和內敵。

雖然我很贊同巴辣巴的看法，但他要用武力把新世界帶來，這種想法使我退縮。武力會衰退、強力也會腐

化。不過我發覺我和他意氣相投，他要做一點東西。他不想再等待了。他深信，儘管世界充滿邪惡，但機會仍然有。但我不相信他所要從事的工作會成功。我覺得他的想法不實際。羅馬人太强了。

在眼前的處境下，我更能了解我的朋友。班奴斯不要與這個勒索、壓迫的世界扯上任何關係。他把它拋在身後，到約旦河去把它的塵土和瘋狂洗淨不好嗎？不錯，它該滅絕。如果我有力量，我一定要從天上召來大火，把比拉多和他的軍隊吞滅。

我也可以了解巴辣巴。我們不是應該做點甚麼以對抗羅馬人嗎？真的，人不應該自衛嗎？但公開反叛不是以卵擊石的拼命做法嗎？

於是我有一種新的想法。對比拉多這種人，為甚麼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如果比拉多用勒索的手段，那麼他應該受欺騙。為甚麼我不接受他的建議，而給他一些我們猶太人可以從中賺取利益的資訊？我不可以隱藏其他的資訊嗎？的確，我不能從羅馬人那裡智取一些對我的族人有利的訊息嗎？不錯，這是一個狡計，是一個欺騙和狡詐的把戲。我能參加嗎？在非常情況下，欺騙是准許的嗎？

亞巴郎怎樣？他不也曾偽稱是他的妻子的哥哥，好使法郎不能因為他是她的丈夫而把他殺死^⑥。亞巴郎說了謊。雅各伯不是用狡計和欺騙的手段得到祝福嗎^⑦？達味不也曾在培肋舍特做過雇傭兵嗎^⑧？——然而他終於成了猶太人最偉大的君王。我的民族歷史不是顯示了，不只行事高貴的人蒙受祝福，就是平凡的人、被迫

害的人，他們爲求生存尚且來不及，更無暇顧及榮譽，但他們也蒙受天主的降福。我個人的命運不就是我的民族常面臨的遭遇嗎？放棄高超的理想以求生存和逃生？我、安棣思不也是亡命之徒亞巴郎、受迫害的雅各伯和土匪頭子達味的影子嗎？

把我的遭遇、對照着我們祖先的遭遇來看，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我感到很平安。忽然，我明白了，如果接受了比拉多的勒索，我也不算背叛我的民族。因爲我的民族的命運，又再一次在我身上重演了。

我躺在那裡，久久不能入睡。當我終於入睡後，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比拉多穿着他那件紫色條紋的官服站在我面前。他不停地說：「我不是沒有人性，我不是禽獸。」他忽然變成一個漫畫人物。露着巨大的牙齒，雙手緊握。他戴着戒指的手像爪。他全身隆起像一隻野獸，一隻全身毛髮豎張的怪獸。他站在我面前，張牙舞爪，怪叫着「我不是無人性，我不是禽獸。」

我想逃走，但我的腿不能動，完全不能移動。然而，怪獸卻一步步向我逼近，並在我的腳下亂咬。它的爪伸到我的膝蓋了，接着它跳起來捏着我的喉部。但忽然，它退縮了，抖成一團，漸漸縮小，啾啾地叫着在地上打滾。他所有的光榮和驕傲都消失了，好像被我身後一種無形的力量擊敗，倒臥在我面前。

我轉過身去，看見我身後果然站着一個人。有許多人圍着他。他們手上拿着書。書上都寫着這隻野獸的罪狀，而且不只是比拉多一人的，還有整個羅馬帝國的。有人把罪狀一條條讀出來——每讀一項，那隻野獸就啾

叫、在地上打滾。最後，宣佈判決，把野獸拉出去殺死。那人與他的隨從控制了整個局面。

我醒了。我不是曾在一部書上讀過類似這夢境的一幕嗎？現在我想起了，那是達尼爾夢見四隻怪獸從海上出來^⑨。但在我的夢裡，我只見到最後一隻。我有點困惑。因為四隻怪獸通常解釋為：巴比倫、米底亞、波斯和希臘四個王國。達尼爾的夢境說，這四個野獸的王國、沒有一個可以長存。它們全都要被這個人——這個從天上來而像人一般的神秘的形體——的王國殲滅。

有人解釋說，達尼爾的夢境已經實現了。希臘王國崩潰後，羅馬帝國興起。它結束了過去的毀滅與戰爭，帶來了和平。它是人性的王國。

我的夢境所顯示的卻相反，羅馬帝國是最後的怪獸。這個王國也是獸性的王國，一個真正的人性的王國還未來臨。

我仍然在野獸的控制之下。但我現在知道，這隻野獸是可以征服的。還有比牠更强的東西存在。現在，這野獸仍然控制着我，牠對我的身體有控制力，我被囚禁着。但牠對我內在的「人」——那個產生夢境的王國——已失去了控制力。用狡計把現在這個王國推翻不是我的工作嗎？

第二天，我給比拉多送訊，我接受他的提議，條件是立刻釋放我和迪滿。

第三章

註：

1. 禁欲主義哲學在羅馬帝國的上層知識分子之間，散佈很廣。這套哲學教人克己和盡責。自殺被視為合法的選擇，在絕望的情況下，它建議人以自殺逃避。在猶太人之中也有類似的想法：猶太戰爭期間，猶太人被圍困在瑪撒達堡壘時，他們在公元七三年（或七四年）絕望的情況下，彼此殺死對方，以免活着落在羅馬人手上。根據若瑟夫的統計 (*BJ* 7,400 = VII,9,2), 約有九六〇男女老少，死於那次的戰役。
2. 這一連串的思想可見於撒羅滿的智慧書13：6-9，這部集子寫成的時間可倒退至公元前第一或第二世紀。它源自猶太移民區或埃及。
3. 在公元一世紀，有一種無視猶太教極端禁止畫像的藝術大行其道。在幼發拉底河沿岸的猶羅浦 (*Dura Europos*) 會堂的壁畫是其中的代表。
4. 取自 *Sibylline Oracles III*, 767-95。這部書的猶太文化部分在古代流傳得很廣。例如這部書的第三冊全部，可能是在公元前二世紀寫成。文中所引這些預言大約可追溯到依11：1-3。
5. 在此巴辣巴是代表加里肋亞的猶太的哲學，他痛恨羅馬人，認為他們連累了色佛黎。若瑟夫在他的著作中有詳細的記錄。見 *Antiquities* (= *Antt.*) XVIII. 1ff. ; *BJ* 2,117ff. = II,8,1. 以下一句是這種哲學的典型：「如果人們積極參與爭取自由的計劃，神才會為這個計劃的成功，加一把勁。」——見 (*Antt.* 18.5 = XVIII, 1,1)。
6. 參閱創12：10-20。
7. 參閱創27。
8. 參閱撒上27。
9. 參閱達7。

列辛格教授大鑒：

謝謝你的來信。我很願意遵照你的提議，修改一些細節。我考慮過你的建議：整個故事不要用第一人稱的寫法。當主角被監禁時，這種格式的限制性就很明顯了：講者和讀者都同時被關起來。一個知道整個故事發展的敘述者，如果以第三人稱講述，他便可以不受區域所限。就像一位史學家一般自由敘述。

不過，我還是決定維持第一人稱。當然，這一定會使整個敘述，與歷史記錄，有根本的差別。但歷史家常忘記他所調查研究的資料，是個人由生到死期間所做或所經驗的事件。所有的歷史都是人在一個有限的透視點上塑造和經驗的。根本沒有所謂歷史本身這回事；只有從一個透視點而理解的歷史。歷史家的觀點只是許多透視點之一，在此，歷史的一面只能從第一人稱的角度敘述，也許不能照顧到歷史的全面。

雖然違反你的觀點，我還是想維持第一人稱的寫法。不過，你的意見很有價值。讓我也把第四章寄給你好嗎？

祝

好！

你的朋友

泰申上

4 任 務

我終於自由了。有一天，他們把我釋放了，但留下迪滿。我留在拘留所的最後幾天是可以忍受的。不錯，我還得回到原來那間黑暗的囚室，但至少我可以洗澡。我吃的食物和士兵的一樣，在出獄前甚至還有新衣服換。但要使一個破碎的囚犯再成爲一個我可以稱爲我自己的人以前，必須先有自由。我穿過耶路撒冷狹窄的街道，享受着那些熟悉的嘈雜聲和陣陣從市場飄過來的氣味，隨着人羣你擠我擁地穿過小巷。這裡有各色各樣的人：朝聖的人、商人、農夫、司祭、士兵，形成了這個城市特有的格調。

能再見到太陽真是太好了！我可以感到陽光暖暖地瀉滿我全身。它流過我的臉孔和雙手。它在空隙間跳動，造成顏色和陰影的圖案。它像一道暖流從地面流過。在我看來，所有的東西裡面，都透放着無言的喜悅，等待着人把它表達出來。我幾乎不自主地低聲唱：

主、我們的天主，
諸天反映祢的美，
大地是祢的回音，
每一片塵土都是祢的居所，
每一個日子都是祢的慶節。
祢造一切美與善，
祢的語言是沒有文字的。

一切以聽不見的聲音讚美祢。
太陽在行星圍繞中升起，
以富麗的彩色疼愛大地，
一切在陽光下無所遁形^①。

第二天，我就必須面對現實了。我爲了再見到太陽而讓自己涉足一個危險的交易。當我面對那個審訊我的軍官時，這危險猶如當頭棒喝，直敲入我的意識裡。他就是麥迪魯。

「安棣思，我很高興你願意和我們合作。」他說。「讓我們先把事情講清楚。我們要關於一些怪異的人的訊息。他們自稱爲厄色尼派(Essenes)，他們是住在曠野裡的。」他在桌上把一幅地圖攤開，指着死海的東北角對我說。

「你對這一區熟悉嗎？」

我裝得很含糊。我曾在離死海不遠處與班奴斯住了一年，但我要裝糊塗。也許我以後可以出賣一些我早已知道的訊息，而假裝是花了不少力氣才找到的。因此我只說：

「我只有概括性的知識。」

「這裡有一個綠洲，這些厄色尼人就以此爲根據地。我們手上的資料都是從羅馬的遊客來的。根據他們的說法，這些厄色尼人住在一起，沒有女人，也沒有後代，更沒有私人財產。他們就住在死海沿岸，四面都是棕櫚樹。聽說常有厭倦正常生活的人或是屢遭厄運而失望的人去參加他們的團體^②。你調查一下這羣神聖的子

民。他們據說是爲和平的，不用武力，不發誓詛咒，反對奴役和嚴守一切宗教誡命^③。我們想知道這些拋下正常生活的，是怎樣的人。是甚麼驅使他們走到曠野去？他們真是命運的犧牲品嗎？他們對生活厭倦？還是有些人犯了罪，到那裡去藏起來，以躲過我們的耳目？我們能相信那些說他們是和平主義者的報告嗎？你的任務就是去收集這種資料。」

「這是不可能的。厄色尼人根本不肯把任何資料給外人。他們發過誓要保守有關團體的一切的秘密^④。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甚至我們猶太人對他們的事所知也不多。」

「所以，去查探他們的資料就更加重要了。誰知道他們保守了一些甚麼秘密？可能不只是宗教上的秘密呢。」

「很難接觸他們的。」

「我們知道，除了在死海沿岸之外，還有些厄色尼人散佈在國內其他地方。也許我們可從這些人那裡探聽到一些資料。」^⑤

「我會試試看。不過你們要明白，住在外面的厄色尼人可能不知道他們團體的秘密。」

「我們總能從他們那裡得到一些消息。我們現在也知道一些。耶路撒冷的司祭告訴我們，厄色尼人拒絕承認現在聖殿所行的禮儀，也不接受舉行禮儀的司祭。他們說事情是這樣的：大約兩百年前，有一位大司祭是出自匝多克(Zadok)族的，他被一個叛教者撤職。爲了自衛，他逃到曠野去，他在那裡找到一些外人，於是他們

便組成了厄色尼人的團體——以代替他再也不能回去的聖殿^⑥。這一點我們最有興趣。這種反聖殿的情緒有多強？在那裡建立的司祭職又有多強？它能得到一般人的支持嗎？或者，在有衝突出現時，他們會不會站在官方的司祭這一邊？

「我們也知道厄色尼人支持黑落德。有一位厄色尼派的先知叫曼耐寒，在還未有君王以前已經預言過黑落德將得到統治權^⑦。黑落德不斷重述他的預言。他不是出身於皇族。預言使他的王權合法化。

「我很懷疑，厄色尼人支持黑落德是因為他減縮了大司祭——他們的反對者的權力。他們對黑落德黨諸王子的觀感如何？我們可以不可以假定，他們利用預言鼓勵現在其中一個黑落德王子，說他有一天會成為君王？我們非常需要這方面的資訊。

「說到『預言』這兩個字又挑起了我一連串的問題。我們要知道一個可能與厄色尼人有聯繫的先知的資料。他也和他們一樣住在曠野，而且只在他們北面幾哩。」

馬上有一股恐懼從我心底升起。羅馬人要把我和班奴斯聯起來嗎？我小心地問：

「你們對他有甚麼興趣？」

「我們對他有興趣，不只是因為他基本上是反對社會，同時也反對安提帕。」

這可能是班奴斯嗎？反對社會——這點很配合。但他與安提帕有甚麼瓜葛？我又小心翼翼地問：

「反對安提帕甚麼？」

麥迪魯擺手，好像在說：「說來話長，」然後繼續

他的話題：

「也許你知道比拉多和加里肋亞和培勒雅的分封侯黑落德安提帕的關係不算太好^⑧。在大黑落德死後，巴勒斯坦由他三個兒子瓜分；阿爾赫勞 (Archelaus) 分得最大的一份，猶太和撒瑪黎雅。十年之後他被革職，而由一位羅馬總督代替。當然大黑落德另外兩個兒子安提帕和斐理伯希望取得阿爾赫勞的統治權。安提帕有一個時期希望繼承他父親的全部統治權，但失望了。從那時開始，他就抓住每一個機會顯示，羅馬總督對當地的管治很差，換了他一定會管得很好，因為他熟悉猶太人的風俗習慣和感受。他常向羅馬大帝報告一切對比拉多有害的消息。

「比拉多已經聽到風聲了。你一定聽過他們對於把皇帝的名字刻在盾牌上的衝突了。比拉多把盾牌帶回耶路撒冷掛在安多尼堡上，這是軍團的駐紮地。說這是違犯崇拜偶像或皇帝的禁令，實在很難說得通。然而還是有人抗議——由黑落德安提帕煽動的，他揚言要盡力捍衛猶太信仰。人們竟然大膽地聲稱這極明顯地違犯猶太法律。這又一次顯示比拉多對猶太宗教的了解不夠深。安提帕向大帝呈上一份正式的指責。比拉多得到上面的命令，把盾牌除下來^⑨。他永遠不能原諒安提帕這樣告了他一狀，尤其是現在又聽見你暗示，安提帕自己也不是特別嚴格地遵守法律，這使我想起他在提庇黎雅的那些動物彫像。還有更大的，他竟在他哥哥仍然在生時娶了他的妻子，這是另一件觸犯你們的法律的事。有人批評他。這個安提帕怎樣呢？他竟把這個批評他的人，這

個名叫若翰的聖者關在監獄裡。這人是位先知，在約旦河沿岸一帶的曠野活動。即使我們羅馬人也還未做到這個地步。據說這位若翰有很多追隨者。但我們只有關於他的一般性的報告而已，我唸給你聽：

若翰，人稱為洗者，是一個模範型的人。他教導猶太人應該學習行善，就是說對人要公正和朝拜天主。基於此，人們應該聚集起來接受洗禮。照他的教導，洗禮的人，應該先實行正義，內心得到淨化後，他的洗禮在天主眼中才有價值。洗禮只能使肉身淨化，但不能免除犯罪的可能^⑩。

老實說，這樣含糊的說明對我們是沒有甚麼用處的。這種說法，可以應用在任何一个聖者身上。我們需要更詳細的資料。我們發現黑落德安提帕囚禁若翰是因為怕有叛亂發生^⑪。我們的問題是：一個對人無害的聖者怎會發動一次叛亂呢？我肯定我剛剛唸給你聽的那一段描述，省略了最重要的事實。至少有三個問題必須解答：

「第一，為甚麼若翰入獄以前在曠野活動？他為甚麼要像厄色尼人一樣從正常的世界退隱？為甚麼輕視人類？最重要的，他與你們南方的納巴特人有甚麼聯繫？

「第二，若翰的支持者在他被拘禁後到那裡去了？他是不是有一個有組織的團體？他們是否已經覺得在黑落德安提帕的管轄區風頭火勢太大而移到猶太來活動了？我們應否提防他們可能造成的不安？

「第三，黑落德的態度是甚麼？他會一直把若翰關在監獄裡？若翰所挑起的對立會危及他的統治嗎？當然我們很有興趣掌握任何可以控告安提帕的資料。他絕對不放過任何向羅馬譏諷我們的機會。我們必須找出一些對策。也許我們可以利用一下這位聖者入獄的故事。黑落德安提帕很自負地認為自己在處理與猶太人有關的、複雜的宗教問題很高明。

「就是這樣了。作為一個經營五穀的商人，你可以在全國各地來往。你一得到甚麼消息，立刻透過羅馬的軍事通訊發送給我們。否則，我們希望你在兩個月之後到耶路撒冷向我們報告。」

我剛要站起來離開，麥迪魯又開始另一個話題：

「自從我們上次的談話以後，我一直在想着有關你們的宗教的問題。最近在收集有關厄色尼人的資料時，我忽然有一個思想。這一羣人是否正表現了你們民族的一個典型的特性？他們從社會退隱到曠野，就好像以前整個民族離開埃及到曠野一樣。這是否表示輕視人類，排斥外族和其他的人，其實是排斥猶太人以外的一般人？」

麥迪魯的話正中我的要害。聽到他重述別人對我們猶太人的這些偏見，我很難過。因為麥迪魯是一個能幹的羅馬軍官，也許他的前途無可限量呢！他似乎不很體諒我們，可以看得出，他博覽羣書，而且很想了解我們的宗教。無論如何，他這樣批評我們神聖的傳統是太不老練了。我埋怨地說：

「說我們厭惡人類，這是一個可惡的誹謗。我們的

法律教導我們，在一切事上尋找天主的形象。」

麥迪魯爲自己辯護：

「但爲甚麼我們最好的歷史家之一說你們自己人非常團結一致，互相幫助，但是很排斥外族人^⑫？他爲甚麼會有這種印象？這就是我所要了解的。因此我問，這是否和你們過去逃離埃及的歷史有關。也許這個事件給你們的民族留下很深的病根^⑬，恐懼你們可能在各處被社會逼成非法之徒而被驅逐？」

麥迪魯把地圖捲起，放在一個皮筒裡。他的動作流露着絕望。我解釋：

「離開埃及的確在我們心靈上留下一個很深的記號。它代表解脫被奴役和受壓迫的束縛。我們常提醒自己這件事，不是要遠離他人，而是要避免把我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不公平地加諸他人身上。」

「在實際的行動上這表示甚麼？」他問，一方面用一條細皮繩把皮筒綁好。

「表示我們對待在我們國內的外國人情同手足。這就是梅瑟所教導我們的：『若外方人在你們的地域內，與你住在一起，不可欺壓他；對與你們住在一起的外方人，應看作你們中的一個同鄉，愛他如愛你自己，因爲你們在埃及地也做過外方人。』」^⑭

「但是，你們爲甚麼這樣憎恨在你們國內的羅馬人？」

我們的談話顯然各懷目的。

「法律說：『不可欺壓外方人。』我們有欺壓外方人嗎？到底是誰在欺壓誰？」

我這種攻擊性的語氣使他很不耐煩。他舉起手，瞪着我說：

「我們不是欺壓；我們是在締造和平。你們的立法者梅瑟與我們的觀點相去不遠。我們也認為，在我們的帝國範圍內的外方人，應該得到法律的保障。」

我懷疑地看着麥迪魯。他正想把裝着地圖的皮筒放入牆上的箱子裡。他忽然停下來，走到我身邊，用一隻手搭在我肩上說：

「自從我們第一次交談之後，我就開始閱讀有關梅瑟的資料。我發現你們族人離開埃及的另一個記錄^⑮。根據這些記錄，梅瑟本來是一位埃及司祭，因為不滿埃及的宗教而帶着一羣追隨者移居到猶太來。據說他曾批評埃及人把他們的神畫成動物的形式，而希臘人卻把他們的神畫成男人和女人。他認為涵蓋一切、陸地和海洋、天地和一切存在的神是不可見的，也不能與任何可見的東西相比。不應該製造他的任何形象。因此他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個沒有形象的宗教，並教人怎樣崇拜這位神。但他的承繼人是一些迷信的司祭，他們鼓勵人們與其他民族隔離——藉着食物的禁忌和割損。梅瑟沒有形象的崇拜這偉大的構想，便被這些風俗妨礙了。我覺得這個記錄很有趣。我認為猶太人和希臘人可以同意，崇拜一位不能用任何圖形描繪的神。有些希臘哲學家也認為，以動物或人的形象描繪神是一件荒謬的事。你以為怎樣？」

「這些哲學家有沒有教導希臘人放棄他們的諸神的彫像？他們有沒有勸任何人不要同時崇拜許多神？沒有

——他們沒有勇氣以唯一的神的概念對抗流行的宗教。只有梅瑟有這份勇氣。我們猶太人只是從他的洞見中抽取精髓而已。」^{①⑥}

麥迪魯退後一步，他的聲音裡透着激動。「但，安棟思，這就是問題之所在了！站在他人的立場設想。想想你們的宗教在他人看來是怎樣的。你們崇拜唯一的神。他無父無母，在諸神中也無子女。他沒有親戚，也沒有家庭！他在其他神之中是如此孤立，就像你們在國際之間是如此孤立一樣。如果各國的神不能形成一個家庭，各國又怎能組成一個家庭呢？和平又怎能在國際之間維持下去呢？」

我反對：「你們的諸神並不組成一個和諧的家庭。他們彼此鬥爭，互相猜忌。只有人們都崇拜唯一的神，世上才有和平。」

「真的！那些反對其他的神的人，像你們這樣，不也反對崇拜這些神的人嗎？那些宣揚一神的人們，不是也追求唯我族獨尊嗎？你能明白這對於他人是一種威脅嗎？」

「如果不可見的天主不是在統治者的那一邊而在失敗者、弱者的那一邊，祂對誰是一個威脅？」

「猶太人不常是弱者。他們增建立了威武的王朝。」

「但現在我們的人民已被征服。我們威脅誰？既然我們已落在你們手裡，我們對於誰是一個危險？」

麥迪魯退縮了。

「不錯，你們是被管制的民族。但羅馬帝國的政策

是把受制者變成朋友。我要在這方面對這個國家作出貢獻。這就是我研究你們的宗教原因。今天我學了不少。我明白爲甚麼許多人都說，猶太人是一個哲學家的民族^{①7}。哲學家有一個困難的時期。他們很容易被視爲無神主義者和滋事分子。亞拿薩哥拉 (Anaxagoras, 500? — 428, B.C.) 被驅逐，而蘇格拉底卻被迫飲毒藥。爲甚麼？因爲他們有一套新而不同的思想。你們猶太人也有一套新而不同的思想：信仰唯一的神，這神幫助弱者。這是一個偉大的思想，但與它一齊來的是一個沉重的包袱：與衆不同。」

「一直都是一個負擔。但爲生活的天主作證，一直到所有人都承認祂爲止，這是一個偉大的聖召。」

分手以前我要求他釋放迪滿。麥迪魯說第二天就釋放他。我堅持立刻給他自由。麥迪魯遲疑。但我逼他，就如梅瑟逼法郎那樣：「讓我們走。我們可以今天開始工作。」他終於同意了。

第四章

註：

1. 取材自詠19的主題。
2. 厄色尼派的人居住在死海沿岸的說法見於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V, 73. 在死海附近（谷木蘭遺址）挖掘的成果，給我們不少有關這個厄色尼人居住的區域的資料。此外，在附近的巖洞裡，考古學家也發現不少厄色尼人的著作，因此，我們掌握了不少有關這個住在曠野裡的團體的資料。
3. 根據斐洛著 *Quod omnis probus liber sit* (= On the Freedom

of the Virtuous，論有德者的自由)，75-87：「你不能在他們之中，找到任何鑄造箭、槍、矛、匕首、盔、護胸甲和盾牌的工匠，或任何製造兵器的、軍械的匠人，甚至沒有任何製造對戰爭有用的物件的工人。」（78）「在他們之中根本沒有奴隸、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都為彼此服務。他們輕視養奴隸的主人，認為這些人不只因為違反平等的法則而不合乎正義，同時也因為他們破壞自然律而不敬畏神。大自然平等賦予一切生命，像母親一樣，以同一的方式，養育萬物，不只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使一切成為兄弟姐妹。」（79）這是在古代文獻中，清楚地講到反對奴隸制度且認為是不合乎正義的其中兩段。

4. 參閱若瑟夫 *BJ* 2,141 = II,8,7。
5. 與住在死海沿岸（谷木蘭）過着獨身生活的厄色尼人相反，住在國內其他地方的厄色尼人是有結婚的（參閱 *BJ* 2,160,161 = II,8,13）。
6. 被驅逐的大司祭就是那個所謂「正義的教師」，根據在谷木蘭發現的厄色尼文獻，他組織了一個厄色尼團體，並確立了團體形式。在谷木蘭的文獻中，有一位「狡猾」的司祭與他為敵；很明顯，他是一位猶太大司祭，不過問題是，他是那一位大司祭。可能是約納堂 (Jonathan)，他在公元前一百五十二年成為大司祭，或者是他的承繼人西滿 (143-135 BC)。
7. 參閱若瑟夫 *Antt.* 15,373-4 = XV,10,5。
8. 參閱路23：12。
9. 在 *Legatio ad Gaium*, 299-305，斐洛記錄了這件事。羅馬人企圖把上面刻着獻給皇帝等字樣（無畫像）的盾牌，掛在安多尼堡上。
10. 這一段幾乎是直接錄自若瑟夫的 *Antt.* 18,117 = XVIII,5,2。若瑟夫這樣描述若翰，目的是讓他的希臘和羅馬讀者都能了解。

11. 若瑟夫很詳細列出拘禁若翰的原因（見 *Annt.* 18,118 = XVIII,5,2）。
12. 見 Tacitus, *Histories* V,5,1f。至於「猶太人憎恨人類」這項批評在其他的文獻中也可見到。甚至保祿的作品中也提到猶太人這種傾向，他把他自己的民族這種傾向和反猶太的偏見相聯。見得上 2：15。
13. Hecataeus of Abdera (c. 300 BC) 他對猶太人抱着樂觀的看法，也認為他們「不合羣的生活方式和不歡迎陌生人的態度」，來自他們被逐出埃及的經驗（見於 Diodore XL,3,4）。
14. 肋 19：33-34；亦參閱申 10：18,19。
15. 這個記錄見於 Strabo of Amaseia（生於 64/63 BC）著：*Geographica* (XVI,2,35-37）。
16. 哲學家對唯一的神有真知識，但他們不像梅瑟，有勇氣抽取這思想的結果。有關這方面的辯論見若瑟夫著 *c. Apionem* 2,168-171 = II,16。
17. 公元前三七二至二八八、七年的亞利士多德派的哲學及博物學者認為猶太人是一個「哲學家的民族」（見於 Porphyry, *De abstinentia* II,16）。猶太作家 Aristobulus 認為，猶太人也是一間「哲學的學校」（見於 Eusebius, *Praeparatio Evangelica* XIII,12,8）。

列辛格教授大鑒：

閱讀過前一章，你帶着諷刺的語氣問我，不如乾脆把這本書題名：「猶太教辯論」而不用現在的書名：「加里肋亞人的影子」。問題是，基督神學辯論歷史耶穌的問題時，必須同時辯論歷史耶穌的猶太根源。如果對歷史耶穌沒有興趣，就會壓制有關根源的問題。

如果我們要使現代人了解我們對耶穌的宣講，我們需要介紹猶太信仰。我們對唯一的天主的信仰，借助於猶太教之處不少，而我們一向不知感恩，反而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現在它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已。我們應該再把它挖掘出來——既然它是宣揚耶穌一個最重要的歷史上和資料上的假設。

基督信仰的猶太根源對我們是很有幫助的。基督徒的天主信仰常因為與權勢和統治糾纏不清而徹底妥協。猶太人，作為一個被逼害的少數，多少世紀以來，都證明了聖經的天主不是站在強權和統治者那一方面的。

你在信中暗示，我對猶太教的評估，反映出避免全面犧牲 (*the holocaust*) 的痛苦的心態。當然你是對的！當然我有一「特別的遠景」，一如你所說。但同情不比純然的敵視和憎恨好嗎？也許我們應該少辯論我們的「遠景」，多談我們從這遠景所見到的東西。也許這些遠景會向我們顯示一些，有關歷史耶穌的新東西。

以下的一章也是意圖把耶穌時代的猶太宗教世界，
帶到現代生活中。我渴望知道你對這一章的批評。

此祝

幸運

你的朋友

泰申上

5 在曠野的團體

我們三個人又聚在一起了。迪滿被釋放的當晚，我們立刻尋找馬谷。我們在耶路撒冷找到他時，他正和一班朋友在一起。現在我們正在前往死海那一帶的約旦曠野途中。我們是前去找厄色尼人。我們能否找到他們實在是一個未知數。因為我們如何能接觸到他們？如何能克服他們對外人的不信任？我一路上都沉緬在這些問題之中。

我們可否帶一份禮物去？金錢可以打開許多門戶。為甚麼谷木蘭的團體會排外呢？但他們是屬於輕視金錢和私有財產的一羣。我曾聽說這個團體相當富有。厄色尼人從事耕種、造陶和抄寫。他們養魚，並從死海採取鹽和柏油出售^①。他們有自己的收入，這使他們對於金錢沒有很大的需求。

我應否假裝想加入他們的團體？這樣他們就會把他們的秘密告訴我嗎？但我想他們從我身上擷取的資料可能比我從他們那裡取得的更多。至少我知道，收錄的過程要經過好幾年^②。要取得他們的信任需時更長。

也許我可以透過班奴斯接觸他們。他們可能基於相同的神修而願意接納一個在曠野修行的苦行主義者。但我怎樣遊說班奴斯與我一同到谷木蘭去呢？我應該先找到他才行。即使我找到了他，我也還未克服全部的障礙。班奴斯會把我看作一個背教者嗎？

看來要接觸厄色尼人，似乎沒有甚麼可行的辦法。

這條路經過一段像死海一樣荒涼的地帶：荒蕪的沙丘阻擋了人的視線，使人的視線不能越過數百碼以外。四周沒有一棵樹，也沒有小灌木叢。在約旦河旁邊，有一列伸展的稠密叢林。我和班奴斯就是在約旦河與曠野之間的地方，住過一段時期，不過是在更遠一點，在約旦河谷的北部。

我們的座騎疾馳過這一片死寂地帶。然後——那是甚麼？一個人？還是一團騙人的黑影而已？不過，現在不會看錯了。有一個黑色的形體正在遠處的某地移動。他，迷了路嗎？他既沒有馬也沒有驢。

當我們逐漸走近時，我發現那個形體移動緩慢。終於倒在地上。我們加鞭趕上前，希望可以幫助他。

但爲甚麼那人舉起雙手？他要向我們示警嗎？看去好像他要趕我們走。現在我們已相當接近他，可以看清楚眼前的情況了。不錯是一個筋疲力竭的人跌坐在地上。很明顯，他是需要幫助的。可是他卻舉起雙手要把我們趕走！

他把我們當作是敵人？當作要搶劫和毒打他的強盜？我下馬獨自站在一邊，一面高舉手中的水囊，以表示我並沒有惡意。然後我小心地向前走。

那人仍然用手勢叫我走開。我可以聽到他向我叫嚷：「不！不！」

我開始猶疑了。他真的有幻覺嗎？還是附魔，在他身上的魔鬼把他趕到曠野來？這樣的人在這裡只有悲劇下場，除非有人把他帶到有人住的地方，至少在那裡他們可以靠行乞度日。

當我一步步走近他，這個人企圖逃走。他蹣跚地站起來，使盡最後一分力向相反的方向挪去。我很快就趕上了他。

「祝你平安，」我說：「我是安棟思，若望的兒子。」

那人保持緘默。

「你要一些食物和水嗎？」

他搖頭。「我不能要。」他低聲說。

我不解地看着他。「你似乎極需要水和食物。」

「不，我不能要。我發過誓。這是禁止的。」

「我不明白。」

「沒有人會明白。請你走吧。任由我的命運安排我。你走吧。這樣對我們大家都好。」

我覺得很不安。他是附魔的嗎？有一個魔鬼在他身上，逼他殘酷地毀滅自己？他是那種人，堅持禁食到有意識的邊緣，希望藉此而見到異像，獲得天堂的奧秘？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又餓又渴。他為甚麼不讓人幫助他？我改變策略。

「我們迷了路，」我帶着懇求的語氣說：「你能幫助我們嗎？」

陌生人忽然靜下來。我摸着門路了。很多性情中人，只有在別人讓他扮演助人的角色時才肯讓別人幫助他們。

「你們要到那裡去？」陌生人問。

「去找厄色尼人。」

他震驚起來。

「你可以帶我們去找他們嗎？」

他搖頭。不過他說：「我可以告訴你怎麼去。但我不和你一同去。讓我問你一件事。你可以替我帶訊給他們嗎？」

「當然可以。你要我告訴他們甚麼？」

「對厄色尼人說：『我，巴祿克，比齊哈的兒子，祝我所有的弟兄平安。我求你們收回我。我已到了生命的邊緣，我不能再活多久了。』」^③

「原來你是厄色尼人！他們把你趕出來嗎？把你趕到荒野來？」

「是的。」

「既然是這樣，爲甚麼你在這個荒蕪的地區流浪而不直接到耶里哥或耶路撒冷去？」

「任何被逐出團體的人都不能與他人聯繫。他不能接受他人的一點食物或一滴水。否則他就沒有機會再被團體收回了。」

「但這是不合人性的！」我叫起來。「你犯了甚麼罪他們要這樣對待你？」

「當我們加入團體時我們發誓保持緘默。」^④

巴祿克是一個罪犯嗎？不，不可能。一個罪犯怎麼會堅守誓言？他不怕有最悲慘的事降臨他身上嗎？這團體有甚麼神秘的力量使這個青年情願受盡折磨死去也不願和團體分離？這種力量就像魔鬼一般支配着他，因此，他認爲他唯一的選擇就是回到團體或死在曠野裡。如果我知道怎樣說服他接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就好了！

忽然我想到一個辦法。

「如果有一個在曠野修行的苦行主義者經過，他也像你一樣，在曠野中期待上主——你會讓他幫助你嗎？」

巴祿克搖頭。「所有不屬於團體的人都是黑暗之子。」

面對着這種團體精神我真是一籌莫展。但我仍然不肯放棄。

「好吧。你可不必從人的手裡接受食物和水。但你拒絕上主的手嗎？是祂自己使這些果實和植物生長的，人可沒有干預。你不吃祂的食物嗎？」

「但這裡並不生長任何東西。」

「來，我帶你去取不是由人手預備的食物。」班奴斯曾教我如何靠採摘植物、捉蚱蜢、搗野蜂蜜爲生。這種生活技能是他從遊牧的阿拉伯人^⑤那裡學來的。

我看到巴祿克的反應，我知道我成功了。我們輪流讓他騎我們的馬，向着約旦河的方向走去。不久我們來到那一系列長長穿過曠野的叢林，這一片青蔥油綠的顏色，簡直就好像不可毀滅的生命的總集。我們把巴祿克帶到河岸邊。他跪下，把整個臉浸在約旦河裡。河水流入他口中，他大口大口地喝着。我和迪滿和馬谷開始在附近一帶搜索食物：我們收集了不少蔬菜、果實和蚱蜢。用火烤過的蚱蜢又香又脆，味道好極了。巴祿克吃了。他吃了這些自然自動供應的食物。他吃了也喝了。看着他令人喜悅。就好像見到生命戰勝了死亡一樣。

我們在一些樹蔭下紮營。在我們前面是一望無際的曠野，好像一場史前的災禍遺留下來的片廢墟，在我

們後面就是約旦河谷。這些植物、灌木和樹木能在這一片土地上生長起來真是一個奇蹟。只是一點水，就足以把一片墳地變成一座花園。在我看來，所有的生命都在死亡的最前線繁榮滋長。森林變成荒野，活水流入死海裡，光凝固在酷熱裡。

很明顯，我們不能把巴祿克留在曠野裡。他會被消滅。下一步是甚麼？我們應否替他送訊？我們應否幫他回到團體裡？我的理智阻撓這種做法。這個團體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一種驅使人走向死亡的力量。也許這種力量包含着隱蔽的生命，但它是多麼快就變成毀滅和空無啊！

我也問自己，團體肯收回他嗎？他究竟做了甚麼？也許做了一些真正可怕的事！但即使是這樣——無論如何，巴祿克對我可能很有用。他可以給我所要的一切有關厄色尼人的資料——他脫離團體的程度越大，他就越肯把他們的一切告訴我。但他究竟做了甚麼？我必須想法子探聽出來。

他回答我的問題時總是盡量迴避：「我不能說，因為這樣會洩露團體內團員必須嚴守的秘密。」

我不是這樣容易就放棄：「為甚麼你們要在每一件事上蒙上一個神秘的網？」

「任何到我們團體來的人都已決定永遠放棄正常的生活了。他看到全人類正盲目地衝向滅亡——所以不再與他們有任何友誼。他們會把他引上迷途，使他離開他所選擇的道路。他必須切斷所有的後路，停止一切連繫。加入團體時他宣誓只愛他自己團體的團員，並且憎

恨所有黑暗的子孫——同時不向外人洩露團體任何秘密。」⑥

「那麼你們發誓憎恨所有的外人是嗎？」

「是的。」

迪滿和馬谷一面嚐試我們所採摘的果子，一面很留心聽我們的對話。他們特別喜愛一種仙人掌的果實，但完全不動那些烤蚱蜢。迪滿忽然插言：「你真的憎恨我們嗎？」

巴祿克搖頭。

「我恨那些干犯上主的誠命的黑暗之子，」他喃喃而言。

馬谷也插言：「你真的要回到你的團體那裡？」

「除此之外我還能做甚麼？」

「你不能回到你的家鄉嗎？」

「我已放棄了一切。我賣了我所承繼的產業，把所得的錢都獻給我的團體。現在我必須完全依靠團體了。」

「你的父母還在嗎？還有親戚嗎？」

「我與家庭脫離關係。我是沒有回頭的路可走了。我如果不回到團體裡，就必須在曠野中生活。」

他低下頭再不說話了。迪滿和馬谷也沉默無言。

我們的靜默，被曠野無邊的寂靜包容了。最後我說：

「巴祿克，我有一個時期也像你一樣脫離正常的生活。我到曠野去跟隨一位苦行主義者。我是尋求真實的生命。我回來了。我發現即使在曠野，你也不能逃避生

命的矛盾。我建議你加入我們的行列。我們可以幫助你重新開始。」

巴祿克立刻反對：「我們不能信任在團體以外的任何人。」

「但是，巴祿克，你已經信任了。」我反駁他。

他迷惘地說：「也許你是對的。」

我繼續逼他：「你真信任厄色尼人嗎？」

「煩惱就在這裡了。」他慨嘆說：「我要的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團體。」

忽然間，他把內心隱藏的一切都傾倒出來。他告訴我們他是怎樣被趕走的。他的話常常斷斷續續，因為情緒激動。不過漸漸地，我們開始摸清楚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加入團體的任何人都必須把所有的財產交出來。因此團員自稱是「神貧者」。財富是朝向毀滅的一步。但在他們初學的時期，會員在嚴守秘密的誓言下，得知團體有一些神秘的銅碟^⑦是只有團體的監督者才有資格見到的。這些銅碟上面刻着有關一個不可想像的寶藏的詳細資料：它埋藏的正確地點、它的數量和金屬的種類等等。從來沒有人見過這個寶藏。但每個人都相信它是存在的。

巴祿克認為團體在放棄財富這件事上，應該態度和行動一致。人怎能一面自稱貧窮，一面又擁有比整個猶太、加里肋亞和巴勒斯坦收入的總和更大的財富呢？這個寶藏應該用來救濟窮人。

這在團體中引起激烈的辯論。在辯論的過程中，巴

祿克像着了魔似的認為這個寶藏根本不存在。也許他們告訴初學生這個謊言，目的只在使他們更容易交出他們的全部財產。這樣他們可以深信他們的生活所需是非常有保障的。他不願見到他們的團體生活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礎上。他認為，團體或者向他們證明這寶藏真正存在，或者就根本不要再提起它。

「可能被騙」這個疑慮，引起大部分人的怨言，巴祿克便在危害團體平安的罪名下被無限期的逐出團體。

我問他有關被逐的詳細規則。巴祿克講了其中的一些。

「在加入團體時虛報財產的數目，懲罰是被逐一年，生活配給減少四分之一。向其他團員撒謊、發怒或在團體內赤裸，處罰期是六個月。在團體聚會時不守紀律、無故缺席、聚會時隨地吐痰、大聲喧笑，處罰期是一個月。在會議中瞌睡或不停地揮動左手^⑧，處罰期是十日。」

「嚴厲的懲罰。你真的要回到這個團體去嗎？爲甚麼你對它這樣依依不捨？爲甚麼你會加入？」我問。

「我聽到有關厄色尼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們反對奴隸制度，因爲這是觸犯人性平等的。他們說這是違反自然律的，大自然平等地養育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大自然的子女，因此人人都是兄弟姐妹。富有的人把人領上歧途，把信任變成不信任，友誼變成敵對^⑨。我簡直對它着魔了。那裡還能找到另一個反對奴隸的團體？沒有。」

「但你豈不是用被人奴役換取被嚴厲的法律所奴役嗎？」

「我們的團體反對普通的生活方式。任何特別的團體都必須和世界隔離。我們的法律必須嚴厲。」

停了一會，他又接着說：

「你只見到我們生活嚴厲的一面。你見不到其他的。能脫離一個人們互相壓迫、剝削、折磨的世界是一個很大的喜悅。我們是在等待世界奇蹟地轉化。而我們是已經生活在一個新世界裡的人們了。」

「我們以美妙的歌曲歌頌這個新世界。以下是我們的創始人給我們留下的一首歌^⑩：

上主，我讚美祢，
把我從死亡的魔掌中搶回來。
祢把我從地獄裡釋放出來，
使我屬於這個新世界。
我將與祢的新世界和諧共處。
儘管我是用塵土捏成，
我知道希望就擺在眼前。
因為祢把我從一切錯謬中救出，
使我能加入神聖的人們的團體。

我們有時在進餐時唱這些讚美歌^⑪。我們都渴望進餐時間來臨。全體都洗滌乾淨。很多人都是沐浴後直接進餐廳的，大家都除去工作服，換上清潔的衣服。負責烘烤的師傅把麵包拿進來，廚師為每個人分配食物。司祭祝福所有的食物。然後一片肅靜。外人也許不覺得怎樣，但在我們看來，這種團體聚餐就是預嘗將來的聚餐。在

新的世界裡，默西亞會和我們一同進餐。但正如我剛才說過，這種感受，外人是無法體會的，我也很難向沒有加入的人解釋。只有團員才能感受到這份喜悅。」

我打斷他的話：「我也感受到你和我們一同進食的喜悅。」

巴祿克很驚訝地注視着我。我慢慢地從我們的行囊中取出一些棗送給他。迪滿、馬谷和我都緊張地望着他。他肯要嗎？他遲疑着。沒有人說一句話。四周一片死寂。緊張在我們之間的空氣中顫動。我的手一直拿着棗子在他面前伸着。最後，巴祿克終於把手伸過來了。

「謝謝，」他說。他接過棗子，取了，傳給其他人。我們笑了。吃了。巴祿克是我們之中的一員。

同一天，我們從曠野的生活回到耶里哥的現實來。巴祿克與我們住在一齊。在一次很長的談話中，我得到了許多有關厄色尼人的資料，比我所希望的更多。我也對這個團體着魔，雖然它對我還是一個猜不透的玄秘。在耶里哥的旅舍裡，我在紙草紙上寫下了有關他們的第一份報告。我找到一個安靜的地方來做這件事。在旅舍裡，那些旅客，通常是趕着小型的篷車的商人，都聚集在旅舍的屋蔭下。我把自己關在一間小房間裡疾書。以下是我的報告：

厄色尼人

厄色尼人是一個紀律性很高的團體，專注宗教事務。他們遠離人羣住到曠野去，因為他們認為在普通的生活

中，他們不能實踐上主的誠命。他們與其他的猶太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們有自己的曆法：他們的慶節按陽曆計算，而其他的猶太人卻用陰曆法。因此他們不能參與聖殿的禮儀。在有特別神聖的慶典時，他們卻過平常的生活。當他們舉行慶典時，其他人卻過平常的日子^⑫。

他們與耶路撒冷司祭的關係似乎逐漸緩和。不錯，他們不參與犧牲的祭祀，但把禮物送到聖殿來。

他們對國家不會構成危險。入團時所有團員都必須發誓絕不涉及搶劫（這包括攻擊羅馬人）的壞事中。他們也沒有私藏軍火。不過，每個人都有一把劍，是用來自衛^⑬。

厄色尼人對我們的婚姻法的解釋是很嚴格的。他們反對一夫多妻制，他們說上主造人是一男一女——因此不是一男兩女。他們堅持婚姻法應該同時用在丈夫和妻子兩人身上。如果做妻子的只能有一個丈夫，那麼做丈夫的也只能有一個妻子。同理，他們說，如果一個男子不能娶他的姑母或姨母，一個女子也不能嫁她的叔父或舅父。他們也反對離婚^⑭。既然他們對婚姻法的解釋是這樣嚴格，對於我們的黑落德黨領袖們的家庭生活，不免有所批評。大黑落德王有許多妻妾。他的兒子們常娶他們的姪甥女。毫無疑問，厄色尼人一定反對黑落德安提帕娶他的嫂嫂為妻。

不過，我沒有寫厄色尼人憎恨羅馬人。他們此刻的確不贊成武力反叛，但夢想着在末日會出現大規模的戰爭。那時，聯同所有的光明之子，他們必定征服和毀滅所有

的黑暗之子。問題是他們覺得末日甚麼時候來臨呢？到那時，他們就可能帶來危險^⑮。

我也沒有報告他們團體對於財富和權力的批評。任何——像他們這樣，以事實證明人沒有私人產業仍然可以生存的人，在當權者看來，一定代表一種危險，而且一定要盡快除去。

我也沒有提到他們熱切地期待各種事物的內在改變，等待一位新的默西亞式的大司祭來臨。政治家對於改變一切的預言總是很敏感，常認為這是危險的訊號。有些帝王甚至禁止一切預言。

我正在沉思厄色尼人的問題時，忽然從旅舍外傳來一陣嘈雜聲。一定有事情發生了。我留心傾聽，但只能聽到一些聲音，好像甚麼人在甚麼地方被殺。最後是緊張、激動的聲浪，接着是沉痛、模糊的低語。我正想跑出去，巴祿克就迎面而來。

「你聽到消息嗎？他們把他殺了！」

「殺誰？」

「先知若翰。」

第五章

註：

1. 考古學家曾在谷木蘭遺址上發現一座製陶工場和一間抄寫室。大概這個團體出售聖經抄本。至於他們在死海開採鹽和柏油之說則由來已久。他們很可能也耕種。
2. 根據若瑟夫，一個新會員必須在團體之外（可能在曠野裡）學習遵守他們的生活方式一年；然後才獲准作備修生兩年。經過這三年的煅煉後才能正式收錄，成為正式團員（見 BJ 2,137-39 = II,8,7）。

3. 若瑟夫這樣寫厄色尼人：「觸犯重要的罪行的男子必須被逐出團體。而被逐出者往往會遭受到最悲慘的下場；因為他深受團體的誓言和風俗所束縛，離開之後，不能適應團體以外的食物，結果不得以吃野草為生。最後終不免餓死。愛心逼使他們在冒犯者瀕留之際收回他們，因為他們相信，人受刑到死亡的邊緣，已足以補償他們所犯的罪過。」(BJ 2,143-4 = II,8,8)
4. 參閱若瑟夫 BJ 2,141 = II,8,7。
5. 若瑟夫提到班奴斯（見生平11），說他以自然生長的東西維持生命。可比較若翰洗者的食物，見谷1：6。
6. 參閱 1QS 1.9-11: 根據這份文件，厄色尼人加入團體，「按照所有光明之子在神聖的團體之內的本分去愛他們，同時也按照上主對黑暗之子的懲罰去憎恨他們。」
7. 其實有三個銅碟，稱為銅卷軸，是在其中一個谷木蘭岩洞（= 3Q 15）中發現。這些銅碟上刻着用希伯來文寫的有關寶藏的數量和地點的資料。然而從來沒有人發掘到這個寶藏。這或是厄色尼人或聖殿的寶藏，或是根本不存在的，想像的寶藏。
8. 這些處罰的規則可見於「團體規則」（= 1QS; cf. 1QS VI,24-VII,25）。
9. 這一段意譯斐洛的文章：「論有德者的自由」，79。其實厄色尼人也反對佔有他人，這種最不合人性的佔有方式。但這一個思想在已發現的谷木蘭文獻中並不普遍；在這個沙漠團體內是沒有奴隸的。
10. 讚美歌（Hodayot，縮寫 1QH）在谷木蘭發現的。裡面收集了大量優美的宗教詩，全部是按舊約聖詠的形式寫的。其中有些詩歌可以追溯到「正直的導師」。此處引的一段是 1QH III, 19-21 的意譯。
11. 若瑟夫告訴我們厄色尼人進食的情形，見 BJ 2,129-133 = II,8,5. 與默西亞的特別聚餐在「團體規則」內有詳細的描寫，(1QSa II, 11-21)。

12. 採用陽曆的原因可從哈諾客 (Enoch) 書卷一裡的「天文學書」中找到 (哈諾客書卷一72-82)，這書也可在谷木蘭內找到。不過，這部書 (以及其他按陽曆計算法的著作) 也在谷木蘭團體之外流傳。
13. 根據若瑟夫 (*BJ* 2,142 = II,8,7) 厄色尼人必須發誓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搶劫。根據 *BJ* 2,125 = II,8,5 的記載，他們出門時，除了為自衛和為免遭強盜所害所帶的武器之外，不帶其他武器，他們希望各地的厄色尼人會歡迎他們。
14. 這些婚姻法可從「大馬士革文獻」中找到 (*CD* IV.20-V.2, V.7-11.)。
15. 在谷木蘭岩洞中發現的一份文獻：「戰爭卷軸」 (= 1QM) 中有關於末日之戰的描寫。

列辛格教授大鑒：

厄色尼人的事使你想起現代青少年宗教運動吧。一定的。寫這一章時，我不斷地想起小教派成員的特殊經驗。但這是否表示，我在這一章裡，把現代的經驗，投射到過去的歷史上？

首先，是原則的問題。如果我們只從過去的歷史中尋找符合我們自己經驗的東西，漸漸我們對它會失去興趣。如果我們只尋找與我們的經驗相反的東西，過去就會變得不可理解。異於我的東西是最有趣，當我們把它與我們所熟悉的聯繫起來，它們就變得容易理解。

現在，讓我們來看第五章。厄色尼人不是現代的青少年運動。他們不是權威性地支持“路向不肯定”的自由氣候。儘管他們與社會分離，但他們仍植根於一個共同的信念：上主藉法律給予人有效的的生活指南。有關法律的解釋可能有爭議，但法律的確實性是無可爭論的。不過，應該保衛法律，以免它受到希臘化的異教文化侵襲。

在那個時代，最大的問題是一個人是否能切合既有的架構。只有很少數人真心認為人可以選擇一種異教的希臘化生活方式。相反，現代的青年卻在問，他們安身立命之處在那裡？雖然厄色尼人使我們想起現代青少年宗教，但他們是很不同的。

歷史研究對人類的價值，是根據現代而把過去分門別類，或倒過來，按過去把現代分門別類。我們對過去生活的認識，往往啓發我們對現代的了解。

最後，讓我再三向你保證，你對我的批評是多麼重要。我希望你能抽空替我看看這一章，並把你寶貴的意見告訴我。

祝

安 好

你的朋友

秦申上

6 一件謀殺案的分析

巴祿克喘氣如牛。「黑落德安提帕把若翰洗者處死。現在全城的謠言滿天飛。」

我整個人都被震撼了。另一個恐怖事件。我必須對這件事作深入的了解。這對於比拉多是一個好機會。現在他可以抓住安提帕的把柄了。安提帕竟然把一個聖人處死。

一羣人聚集在旅舍前面的空地上。把這個可怕的消息傳來的青年站在當中，正在扯着脖子盡量回答像潮水一般湧向他的問題。我擠進人羣中，直到我能聽清楚他講的每一個字為止。青年一面用雙手做手勢，一面說：「是他的新太太黑落狄雅在背後主使的。她明知違反我們全部的法律，仍然要嫁給他。因此她必須先與安提帕的同父異母兄弟離婚^①。這個婦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她應該對這位先知的死負責任。她要禁止人們批評她的新婚姻。」

人羣中傳出附和之聲。有人插言道：「黑落狄雅很機狡。安提帕也太容易動搖了。他說他和洗者沒有甚麼過不去。下令把洗者處死是違反他的意願的。在他情緒好的時候，他竟讓這個妻子誘惑他，許下諾言要滿足她任何願望——於是她便向他要若翰洗者的頭。」

「一個女人自己不能做這種事情，」有一個人說：「是有兩個人的：黑落狄雅和她的女兒撒羅默。那天宴請加里肋亞和培勒雅的顯要。酒過三巡，安提帕也喝得

差不多了。撒羅默便來到他們面前獻舞。人人看得如痴如醉。安提帕便誇下海口，答應無論撒羅默想要甚麼都可以給她——甚至要他半個王國也可以。他也許以為她所提出的，不外是一些無傷大雅的要求，就好像時下所有女孩子的要求一樣。誰知撒羅默卻讓母親替她出主意：她要了若翰洗者的頭。」

我很清楚這是宮廷的謠言^②。如果它像這樣流傳下去，最後可能會傳說撒羅默引誘她的繼父安提帕。所有這些宮廷的謠言都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總是有一個宮廷的陰謀，有兩老於世故的女子、一個慷慨的統治者、美色的犧牲品、衝口而出的許諾、等等。這不是整個故事的真象。我轉向第一次講話的青年。他的故事沒有這樣多誇大煊染之辭。

「你從那裡聽到這個消息？」

「安提帕有些隨員在耶里哥開會。」

「他們仍在那裡嗎？」

「他們在黑落德的冬季的行宮裡有寓所。」^③

「你知道他們的名字嗎？」

「我想其中有一個叫雇撒。他是安提帕的衆多管家之一。」

這是好消息。我和雇撒很熟。在很多種穀類的買賣他都是我的商業合伙人。沒有人比他更熟知安提帕宮內的情況。我立刻派迪滿送信到黑落德的宮廷裡給雇撒，說我在耶里哥，希望和他見見面。雇撒立刻回話說很想念我。他正回提庇黎雅途中，不知我可否與他們夫婦共進晚餐？

雇撒與他的太太約安納在一間豪華的餐室接待我。像所有羅馬式別墅的餐室一樣，室內有一張小桌，有三張長沙發圍着。地面是美麗的鑲嵌細工的圖畫，圖形都是植物^④。在牆上是一貫的模式：淺紅和藍色大理石。也許那些大理石只是畫上去的？我們都坐下進食。奴隸給每個人送上涼拌蔬菜、火腿、雞蛋、碎米拌蜜糖、橄欖、芒果、小胡瓜和洋蔥^⑤。還配了上好的葡萄酒。自從入獄後，我還未嚐過這樣好的食物。美酒佳餚，我必須盡量節制才不致於失禮。我們用的一隻酒杯上面刻着一行希臘字：

你爲何而來？
盡歡吧！^⑥

這一隻杯和雇撒的作風很相配：他最喜歡引的名句之一是訓道篇上的：「你倒不如去快快樂樂地吃你的飯，開懷暢飲你的酒。」^⑦他喜歡撒羅滿所有的著作：他的箴言、詩歌和智慧書，雇撒是屬於撒杜塞派^⑧的——是我們的上層階級的信仰傳統。他的座右銘就是：享受人生。他也真做到這一點——與他年青的太太一齊享受生活。

我們的談話最初是圍繞着一些無關重要的事。當然，我們兩人都想談當天的新聞。不過，首先還是有關其他的事，雇撒是消息靈通人士。

「比拉多在耶路撒冷又遇到辣手的問題了，你知道詳情嗎？」

我嚇了一跳。他已知道我曾牽涉在這些事件裡面嗎？我應該把事情告訴他嗎？他很可能在早些時候已聽聞這件事了。因此我說：「在一次反對他的示威中，有五個人被他的警察殺死。我剛巧在附近經過，也被抓去關了一個短時期。」然後我把整個故事告訴他。我注意到雇撒對這件事很關切。作為安提帕的支持者，他很樂意聽到比拉多的壞消息。我正處於進退兩難的情況下。我怎樣在不危及自己的情況下批評比拉多呢？我對他的批評可能傳回他耳中。因此我懇求雇撒：

「看在上主份上，不要告訴任何人是我告訴你的。比拉多可以變得蠻不講理的。絕不能把我告訴你的一切對他說。」

雇撒點頭，接着說：「除此之外，他又做了新的殘暴事件。我聽說他殺了幾個加里肋亞的朝聖者——連他們要奉獻的牲畜也宰了。」^⑨

「甚麼，他想弄得全國都反抗他嗎？」

「時機已成熟。只要一點小事就會釀成大禍。無論如何，這些人是加里肋亞人，安提帕對他們有責任。我們會抗議。」

約安納插言：「不要以為這對你們絕對有利！安提帕處死一位先知，比拉多殺幾個加里肋亞人。這些事也不過大家扯平吧了。任何一方面都有把柄在大帝或敘利亞總督面前講對方的壞話。一隻烏鴉竟去啄另一隻的眼睛。真是！」

雇撒反駁：「就算是吧。但比拉多有麻煩總是對我們有利。這個若翰洗者的故事確會給我們帶來許多煩惱。」

「你認識他嗎？」我問。

「當然。是那種怪異型。只是他的衣着就怪誕了！一條皮帶和駱駝皮——就是這麼多。長頭髮，留鬍子，吃素。」

「有些這一類的怪異分子是無害的。」我想到班奴斯。「有時一個好人是藏在分散人注意的外表內。你覺得若翰怎樣？他吸引你嗎？」

「有一點點吧。作為一個撒杜塞派人，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這些先知要宣佈世界末日。第一，實在太多這樣的人了。第二，世界還未結束。不過有一點好處。你知道我在宗教問題上是很開通的。因此，我們那些高級的宗教人物不喜歡我，而我更不喜歡他們。在他們眼中我們是二等猶太人。若翰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這一點。他宣揚上主並不分別虔誠或不虔誠的人。如果那些虔誠的人，要逃避審判的話，他們就如一窩蛇和小毒蛇一樣狡猾。其實，無論是誰，虔誠或不虔誠的，都必須徹底改變他們的行為。每個人都要受這個殘酷無情的審判的威脅！」

「為甚麼安提帕要殺死他？到底這件事的真正原因是甚麼？人們都在說那是黑落狄雅的過失。」

約安納抗議：「當然，甚麼事都責怪女人。」

雇撒笑了。「我太太對這一點非常敏感。你知道安提帕本來是娶了一位納巴特公主，阿勒塔王四世 (King Aretas IV) 的女兒。從外交上說，這是很聰明的一步。阿勒塔在我們南部，常想向北伸展，使人不很愉快。締婚的目的是監視他：他總不致於向女婿開戰和佔領他的土

地吧。因此，羅馬人也同意這段婚姻，雖然他們對於附庸國的王子和獨立的小王國之間的接觸，總是非常不信任。然後，黑落狄雅的事件發生了。」

「那是一見鍾情嗎？」

「這裡當然有愛的成份，」約安納說。「否則安提帕怎麼甘心承受這段婚姻為他所帶來的，一切政治上的不利？」

雇撒說：「當然也不只是愛情這麼簡單，這裡還有政治的原因。這兩個人相處得這樣好，因為他們都有相同的政治野心。你知道黑落德多次改寫遺囑。每一次就指定一個不同的人承繼一切。有一個時期，安提帕也是承繼一切的人，但是他所承繼的封地卻被攤分了，他只承繼分封侯的名份。黑落狄雅的第一任丈夫是安提帕的兄弟，她嫁給他是因為他可以承繼全部封地，誰知最後的結果是他甚麼也沒有。黑落狄雅的母親是阿斯摩乃 (Hasmonaean) 王朝後裔。她是真正的公主。與她相比，黑落德家族只不過是暴發戶而已。一個真正的公主要做甚麼？當然是要做皇后。嫁了第一任丈夫後，她做皇后的希望就完全落空了，但如果嫁一個王子就不同了。安提帕到羅馬時，他們兩人就已好得不得了——有謠言說他總是希望能承繼總督格辣托 (Valerius Gratus) 的地位，成為猶太和撒瑪黎雅王。他們兩人都有很大的野心。」

「但從政治來說，這段婚姻對於安提帕是一個徹底的失敗。」約安納說。

雇撒解釋：「有一個妨礙。第一，安提帕所娶的是他的弟兄的妻子。第二，採取主動的是黑落狄雅。她是

主動力。這是違反猶太風俗的^⑩。第三，黑落狄雅要安提帕把第一任妻子休了——雖然根據猶太法律，他可以和幾位太太同住。這樣多種冒犯法律的行為足以引起人民的騷動。若翰洗者自封為猶太反對者的代言人。」

對於這一點，約安納的興趣來了。她說：「你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件事。黑落狄雅聲稱她有羅馬帝國內任何婦女的權利。在羅馬，已婚婦女可以申請離婚，然而在我們猶太人中，到現在為止，只有男人可以休妻。這是不公平的。如果是離婚，雙方應該有同等權利。這是黑落狄雅所爭取的一切。最後這一點也同樣可以應用在男人身上。在羅馬，一個丈夫不能同時有幾個太太。我想這是進步。這是說明妻子與丈夫有同樣價值的唯一辦法。黑落狄雅不肯做安提帕的姨太太，她是對的。黑落狄雅是要使我們落後的國家有一點進步。結果怎樣呢？一個山野先知阻擋了進步的道路。我不認為若翰是人們所說的這樣偉大的聖人。」

雇撒深思地點頭。「無論這件事有甚麼道德意義，從政治的立場來說，安提帕是低估了人們的情緒。」

我同意。「在這一點，人們有很強的傳統精神。他們想到很古老的故事，例如厄里亞，他當年極力抗拒依則貝耳的異教影響。若翰洗者反對黑落狄雅也有類似的作用。有謠言說他是厄里亞的復生。這使安提帕完全處於錯誤的地位。」

雇撒又繼續說：「這在國外也造成非常不良的影響。安提帕的納巴特妻子聽到要休她的風聲，便在事情還未發生前逃到她父親那裡^⑪。從那時起，我們在南方

就多了一個強勁的敵人。安提帕的處境是危險的。他隨時都有被外人攻打的危險，因為他的岳父永遠不能原諒他這樣羞辱自己的女兒，尤其是這又是我們的法律不容許的事。在國內又有毫無自制力的宗教狂热主義者在背後支持這強大的反對力量。」

「這種反對的力量能給他帶來甚麼麻煩？單獨一個先知能做甚麼？」

「你試想想阿爾赫勞的遭遇就好了^⑫。差不多二十五年前他失去王位，當然有許多原因，但其中一個無疑是因為他與加菲拉 (Glaphyra) 不幸的婚姻。這段婚姻在很多方面與安提帕和黑落狄雅雅^⑬的婚姻很相似。更重要的是，加菲拉的第一任丈夫是阿爾赫勞的同父異母兄弟亞歷山大——是被大黑落德處死的黑落德諸子中的一個。因此，這就是嫁自己丈夫的兄弟的一個例子。在我們的法律裡，只有在兄弟死後又無子女留下，其他的異母兄弟方可娶他的遺孀^⑭。但現在的情形不是這樣。加菲拉和亞歷山大生育了兒女。按法律阿爾赫勞是不能娶她的。這段不合法的婚姻為他帶來很大的傷害。他在族人中聲譽下降。他的對手成功地在凱撒面前指摘他。他被革職。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故事。現在，如果安提帕也締結一段和他的兄弟一樣的婚姻——這是他在國內的對手剷除他的好機會。」

「但你自己是否也怕若翰洗者會煽動暴力叛亂或與外敵聯盟？」^⑮

「根本沒有這種危險。但國內的反對勢力與某一外敵，可能有某種聯盟，但這也不一定與有計劃的叛亂有

關。若翰最喜歡引用的一段話取自依撒意亞先知^⑮：

「曠野中有呼號者的聲音：
你們當預備上主的道路，
修直他的途徑。」

「你可以想像，阿勒塔 (Aretas) 帶着一支軍隊從曠野開來，配合着若翰的宣講：「預備上主的道路」。當然若翰是指天主。祂的道路是在曠野預備的。但想想我們那些迷信的羣衆是很可能把這個口號與阿勒塔連起來，而把他看作神對於安提帕的審判。這個口號可以使任何一支猶太軍隊士氣低落。可能出現叛離。我們就會遭到被殲滅^⑯的打擊。

「但危險不是仍然不能解除嗎？安提帕殺了若翰洗者又添了新的敵人。」

雇撒同意：「形勢仍然很緊張。安提帕指望對他的婚姻的批評會沉寂下來。」

「你想他的希望能實現嗎？」

雇撒聳聳肩。「也許能，也許不能。」

安提帕的恐懼是有根據的。他與黑落狄雅的婚姻的確給他帶來災禍。他的前任岳父很快就侵入南方的邊界。兩人於是開戰。安提帕受到幾乎被殲滅的攻擊。他有些士兵叛離他。於是所有人都說那次的被擊敗，是天主對他害死若翰洗者的懲罰。羅馬人必須出面干預以抵禦南方納巴特人的侵犯^⑰。但安提帕開始暗中儲備軍械，以應付一場新的戰爭。

這也證明是一個災禍。安提帕受了黑落狄雅的慫恿，到羅馬向皇帝要求王位，這樣一來，他的敵人，特別是他的姪兒，便在羅馬散佈他秘密儲備軍械的謠言。安提帕不能否認。皇帝懷疑安提帕謀反，於是將他革職，並把他充軍到法國的里昂。黑落狄雅得到特赦可以回加里肋亞。但她選擇了隨夫充軍，她顯示了她是個相當有性格和重視愛情的人。這一切當然是十年以後才發生的¹⁸。不過現在我們是坐在耶里哥。約安納又為黑落狄雅辯護：

「讓我澄清一點。黑落狄雅對於若翰洗者的被處死是不必負責任的。安提帕自己應負全部的责任。他是基於政治的理由而下令處決若翰的——因為若翰吸引了許多宗教狂熱者。我告訴你，甚至若翰被關在監獄裡，安提帕斯還常找他談話，希望說服若翰對他的婚姻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當然他失敗了。而現在，卻歸咎於黑落狄雅。」

「也許這個故事很快就會被人遺忘，當然，這就看他的追隨者了。他有門徒嗎？」我問。

約安納點頭。「我認識其中的一個。我和他討論過，在我們之中，男人可以遺棄他的太太，但做太太的卻不能遺棄她的丈夫，這樣是對的嗎？你知道他怎樣回答我嗎？

誰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姦淫，辜負妻子；若妻子離棄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姦淫¹⁹。

「我喜歡這種說法，至少兩方面都有平等的權利。」

雇撒有點驚訝地注視他的妻子。「但這不是比若翰洗者更極端嗎？若翰堅持遵守傳統的法律，而他的門徒竟要改變這些法律，而且是朝向一個不實際的方向發展。禁止離婚是絕對不實際的。」

約安納爲自己辯護說：「任何離婚都是不好的。兩個人分開總是一件令人傷心的事。」

雇撒仍然反對說：「我想若翰這個門徒也是一個狂人，夠了，我們有太多這種人了。」

我看見約安納有點退縮。我忽然在想，他們兩個人會不會有問題呢。我最好不要再提離婚這個話題了。於是我說：

「若翰洗者這個門徒叫甚麼名字？」

「是納匝肋耶穌吧，我想。」

「他住在那裡？」

「他在加里肋亞一帶走動。」

雇撒嘆了一口氣說：「就是我們住的這一區。他不能到猶太去散佈他的新思想嗎？這樣，比拉多就不得不和他打交道了。」

「如果他是居無定所的話，也許他會到猶太去。」

雇撒忽然有一個想法：「如果我們替他製造一些緊張氣氛，到處散佈謠言說安提帕想殺他，怎樣？同時我們又小心暗示，他可能會離境²⁰。這樣我們就可以把他趕走。你也幫幫忙好嗎？」他轉過頭來對我說。「納匝肋離色佛黎只有六哩路。你應該熟悉這個地區。」

我害怕起來。這是一個陷阱。如果比拉多知道我給他一個先知使他增加許多麻煩……這是行不通的。我抗議：

「應該找一個這個耶穌信得過的人告訴他，他應該自動消失。納匝肋是一個小鄉村。我們都市人和鄉下人是沒有甚麼來往的。在他們看來，我們是有錢人，受希臘教育，與黑落德黨人和羅馬人合作。」

雇撒沉思：「我們應該找一些虔誠的人去和他說。或者找一兩個法利塞人。耶穌一定會聽他們的警告的。」

我又有另一個想法：「他在猶太不是比在加里肋亞給安提帕更多麻煩嗎？你想想吧：比拉多可能用他作藉口攻擊安提帕。有甚麼比令全體猶太人得知安提帕拋棄傳統的法律對他更有利呢？」

雇撒笑起來：「爲甚麼一個殺害加里肋亞朝聖者的人，不也會殺死一個加里肋亞先知呢？再說，先知是不需要羅馬人的幫助來推翻我們的。你不了解我們的先知！」

我們又談了一會兒，喝了一些酒，又吃了一些東西。最後，雇撒拿起他的古琴，唱起他最喜歡的情歌：撒羅滿的情歌來了。他把這首情歌獻給約安納的：

我的愛卿，你多麼美麗！
你的雙眼隱在面紗後，
有如鴿子的雙眼……^②

約安納真是一個很美麗的女子。

第六章

註：

1. 肋18：16「你兄弟妻子的下體，你不可揭露；那是你兄弟的下體。」黑落狄雅第一次是嫁給大黑落德的兒子小黑落德。
2. 我們可以從谷6：17-29讀到這所謂「宮廷謠言」的後果，它不但流傳到普通的老百姓之間，同時加添了許多枝節：這是巴勒斯坦一般人對於導致若翰洗者死亡的事件的看法。若瑟夫卻認為導致洗者之死的真正原因是黑落德安提帕怕若翰引起一次叛亂，他這種說法可能最接近事實（若瑟夫 *Antt.* 18,118 = XVIII,5,2）。
3. 黑落德王在耶里哥建有一座冬季的行宮；考古學家曾發掘出來。
4. 黑落德宮廷內所有的鑲嵌細工畫都是用植物圖形的。黑落德很明顯是遵守禁止在宮中繪畫動物圖像的法律。根據歷史的考據，黑落德把宮中的牆壁，畫成真大理石一樣；任何人只要參觀過死海沿岸的瑪撒達就可見到這種牆壁了。這是他有設防的避難所之一。
5. 這個餐單是根據羅馬學者 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I, 15) 所列。
6. 刻上這一句話的杯子可在一世紀時代的敘利亞找到。參閱 A. Deissma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East*, Hodder and Stoughton 1927, 129。
7. 訓9：7。
8. 根據若瑟夫 (*Antt.* 13,293 = XIII,10,6) 撒杜塞派的成員多數是富裕的人，他們都不相信命運 (*Antt.* 13.173 = XIII,5,8)，也不相信死後的生命。 (*BJ* 2,165 = II,8,14; 亦參閱谷 12:18-27; 宗 23:8)，他們只承認梅瑟五書是聖經。
9. 參閱路13：1-3。
10. 黑落狄雅的作風和黑落德家族其他的妻子一樣；撒羅默、黑落

德一世的妹妹和杜茜麗都曾離婚，若瑟夫指出，這是違反猶太法律的（參閱 *Antt.* 15,259 = XV,7,10; *Antt.* 20,143 = XX,7,2）。若瑟夫明白地說，黑落狄雅因離婚而違反了祖先的法律（*Antt.* 18,136 = XVIII,5,4）。他這樣寫好像黑落狄雅明知她這樣做的根本意義是甚麼。可能，她不只遵守希臘羅馬法律傳統，同時也遵守亞拉美傳統：有證據顯示，公元前五世紀，在埃及的殖民地厄弗汀（Elephantine），婦女有權申請離婚。也有證據顯示，在巴克巴（Bar Kochba）叛亂期間（公元一三二至一三五年），巴勒斯坦也有這樣的法律。

11. 照若瑟夫的記述。見 *Antt.* 18,111f. = XVIII,5,1。
12. 參閱若瑟夫 *Antt.* 17,349-353 = XVII,13,4。
13. 有關嫁丈夫兄弟的婚姻，參閱申25：5-10。
14. 根據若瑟夫，安提帕處決若翰洗者是因為怕他叛亂（見 *Antt.* 18,118 = XVIII,5,2）。這可能有歷史根據，但也不與新約的傳統衝突，根據傳說，若翰洗者被處決，因為他批評安提帕的婚姻。婚姻本身和對婚姻的批評，毫無疑問，是主要的政治因素。
15. 依40：3（參閱谷1：3）。
16. 安提帕因為士兵叛離而遭受他的前任岳父殲滅性的攻擊。見若瑟夫 *Antt.* 18,114 = XVIII,5,1。
17. 有關安提帕與阿勒塔之戰，參閱若瑟夫 *Antt.* 18,113-5 = XVIII,5,1。敘利亞總督威特里約（Vitellius）必須派兵干預（18,120ff. = XVIII,5,3）。後來因為公元三七年，羅馬大帝提庇留駕崩，一場更大的戰爭才得以避免。
18. 此處所記述的有關安提帕的失敗和被充軍，主要參照若瑟夫 *Antt.* 18,240-256 = XVIII,7,1-2。
19. 谷10：11-12。
20. 可能真的有這樣的事實，參閱路13：31-33。
21. 歌4：1。

列辛格教授大鑒：

你說如果有機會的話，這個學期你會開一門研究若翰洗者的課，你很想用前面這一章作教材。不過你又覺得我的故事——省略費力的資料分析——不免有把詩和小說的材料，當作歷史知識之嫌。

我覺得你的憂慮是不必要的。當我在寫這本書的對話時，我才開始發現，本書所反映的學術討論比一篇學術論文所反映的更精確。在論文中，提出了許多正反兩方面的理由之後，作者得到一個盡可能合理的結論——而從思想到成爲文字的過程中，它變得比原來更合理。相反，一段敘事的對話卻可以一直保留開放，不必得到最後的結論。到底那一方面所說的是真理就沒有定論了。

這種沒有定論的作風其實和學術研究確實的過程很配合的。因爲如果不是不斷地相信沒有人可以對歷史作任何結論的話，怎能稱得上是歷史學術研究呢？學術研究與故事中的對話相反，它必須遵守嚴格的規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歷史方法。這代表一種協議；根據長期的經驗使我們可以達到協議，那種辯論可以接受，那種不可以。例如價值判斷在重組歷史情況時是不能算作一種論證的。我可以引用一些聖經異文 (*Variant text*)，但這並不等於原文。

藉着在一連串對話所描繪的事件，安棟思無疑是在反映着一個歷史調查的過程，然而又不必受歷史的方法所約束。對他這段對話的反思，使我對於學術工作，得到不少新的概念，我已經收集好一篇新的論文的資料了。

也許在學期結束以前，你仍然可以和學生一同讀一讀這一章。

祝

順利

你的朋友

秦申上

7 耶穌—安全的賭注？

我回耶路撒冷向麥迪魯提出報告。既然若翰洗者已死，我認為我的任務已完成。我希望不久，我可以再以普通的穀物批發商的身分，和迪滿及馬谷在全巴勒斯坦往返。

通向耶路撒冷的路是相當陡的，一直向上沒入一帶小丘陵中。離開富饒的耶里哥綠洲，我們開始進入一座荒蕪的山丘。碎裂的巖石阻擋着我們的視野。酷熱更使任何行動變得困難。越接近山頂時，生命的徵兆越多，溪谷的綠色植物越增。羊腸小徑在原野間蜿蜒，顯示着人類活動的痕跡。輕風剪去了熱浪的邊緣。層層的希望一直伸向遠處的地平線：你期待那堆丘陵後面的另一片土地。

事實正是如此。你可以望見那座城了。聖殿的塔頂聳立在縱橫交錯的小巷和屋頂之上。塔上的碎石有陽光折射。一個巨大的平台托起了它上面的建築物。一列柱廊勾勒出平台的輪廓，圍繞着一個巨大的廣場，異民庭院是對每個人開放的。在廣場中是聖殿的內院，只准猶太人進入。聖殿的正殿就在這裡，只有司祭才能進去，但即使是他們，也不能進入至聖所。這裡只有大司祭每年進去一次，替人民與天主修和。不過，每天都有數不清的思念，飛越一切阻隔，直接入內，因為這裡有天主的臨在。這裡有一種無形的力量，直接指導着千萬顆心靈，使它們朝向人永遠見不到、聽不見、經驗或感受不

到的、不可知的中心。

我停下來。每當見到耶路撒冷，我就有回家的感覺。我輕輕哼着一首我們的祖先在充軍期間寫的小詩。他們當年的巴比倫，猶如我們今日的羅馬，他們充軍的痛苦，現在壓迫着我們全國^①。

在巴比倫河邊，
我們默坐流淚，
想起了我們的熙雍。
我們的古琴，
一隻隻，垂掛柳樹上。
壓迫我們的人們，
他們要我們唱美麗的歌，
在流亡的歲月，
我們怎能唱清歌妙曲？
如果我忘記你、耶路撒冷，
就讓我的唇乾舌裂！
你、耶路撒冷，
豈不比一切歡樂、種種慶節，
更令我心怡！
巴比倫，壓抑者，
爲了你對我們所作所爲，
願爲此前來查究的那一位蒙受祝福；
將你的子孫拋地粉碎的人，
願他蒙受恩寵。

我的命運，一天仍然操縱在羅馬人手中，我就一天仍被囚禁在自己的國土內。但我有信心，不久，這一切糾紛都會停止。無論如何，我已順利完成了任務。多虧巴祿克和雇撒，我分別從他們那裡，打聽到不少有關厄色尼人及若翰洗者的門徒的消息，甚至比我所希望得到的更多。要向羅馬人報告多少消息，當然完全操諸在我。我有信心我能作適當的選擇。絕不會有任何對我們的國家有損害的東西從我的口流出來。我就是帶着這種心情去見麥迪魯的。

麥迪魯已得到若翰洗者被處決的消息。他似乎比我上次見他時更緊張。

「安棟思，你來得正好！情況很壞。黑落德安提帕已經正式通知我，爲了避免一次叛亂，他已把若翰洗者處死了。」

我告訴麥迪魯有關這個處決的一些背景。他很留心地聽着。然後說：

「最令我們擔心的是，與若翰洗者被處決很巧合地發生的事件，這似乎在暗示着反抗分子的活動正在逐漸加強。

「不久以前是你被捕的那次反對比拉多的示威。在你走後不久，在耶路撒冷附近，又有第二次的事件。羅馬軍的一個支隊在一次對朝聖者的例行檢查中，發現這些朝聖者是武裝的，可能他們根本就是恐怖分子。雙方打起來，結果打死了幾個朝聖者——可能是在這羣人之中的不知情的無辜老百姓。現在人們都在對我們憤怒叫罵——反而不是對那些恐怖分子。」^②

麥迪魯在室內踱來踱去。接着說：「好像這還不夠，最近，大帝有一個奴隸爲一件重要的公事出差，竟在凱撒勒雅與耶路撒冷之間被恐怖分子攻擊和劫掠^③。那個奴隸和同伴雖然逃脫，但大量錢財就被劫去了。我們馬上派一隊兵到該區去。但恐怖分子已逃去無踪。我們根本不能從那裡的村民處得到任何線索。沒有人看見甚麼，也不曾風聞甚麼。我們的士兵着慌了，一把火把附近一帶的村莊燒掉，以便阻止事態更進一步的惡化。這是以殺一儆百，告訴全國的人民，以後遇上恐怖分子的侵襲，他們如果不舉報就是……」

麥迪魯並沒有說完這句話。不過很明顯，他認爲羅馬人這種報復的行動令人非常不愉快，這是一個知覺敏銳的政府所不齒的。他清清喉，總結地說：

「這所有的報告都顯示，恐怖分子在計劃進行一些事情。他們搶劫金錢，搬運軍械，可能會利用現在的不穩定，計劃以後的行動。我們很擔心。」

麥迪魯是說對了。這塊土地的表層下面，一切都已經開始沸騰了。

「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應該知道怎樣評估若翰洗者的支持者：他們會和恐怖分子結盟嗎？還是他們在羣龍無首之下四散消失？」

羅馬人很明顯是怕各個不同的團體聯合起來，在羣衆的支持下對抗他們。他們無法估計實際的情勢。他們的焦慮可能導致更強硬的措施——這樣可能促成更大的反抗。因此，我盡量使事情和緩：

「就厄色尼人和若翰洗者的追隨者而言，我肯定他

們不會與恐怖分子聯合起來的。他們都是宗教運動，目的是鼓勵人們按照天主的誠命生活。他們不是致力於政治改革。」

「但他們不是懷着美麗的憧憬，期待偉大的改變來臨嗎？」麥迪魯反駁。

「他們自己永遠不會去造成這個改變。他們只是等待天主來改變一切。」

「但如果現在有人大聲疾呼，天主要帶來一個很大的改變——人們不會相信羅馬人的統治已經過去嗎？」

麥迪魯是對的。我必須把他的注意力從這一點引開。我必須再三使他確信不會有事。我耐心地解釋種種使厄色尼人及若翰洗者的追隨者看來無害的因素。麥迪魯仍然很疑慮。他有他自己的情報。

「還有一件事使我們疑心。爲甚麼這些人要退隱到曠野去？你走後，我又再細心閱讀你們的聖書。」見我困惑地看着他，他便解釋說：「不是讀希伯來原文，而是讀希臘文譯本，七十賢士本^④。照這些經文，曠野是有特殊意義的：天主領你們的祖先穿過曠野，進入這塊土地，並爲他們把敵人趕走。達味做君王以前也住在曠野，做過強盜的領袖，給撒烏爾王製造許多麻煩。一些神聖的以色列人在曠野發動戰爭，反抗敘利亞君王的統治，成功地把他們趕走。總之，任何人，如要造反，就回到曠野去，等待天主來替他把敵人驅逐出境。我們甚至可以說，你們的天主就是曠野的天主。祂常住在西乃山。」

我反對說：「有一個古老先知的的神諭：『上主在曠野

修直道路。』若翰的門徒和厄色尼人所指的是這個意思。厄色尼人對修道路的解釋是研究法律。若翰洗者卻說，人應以懺悔、在約旦河受洗和革新個人的生活來修直上主的道路^⑤。這些運動怎樣也不會對羅馬人造成危險。』^⑥

麥迪魯很固執。他仍然不信任若翰洗者，又問：

「安提帕聲稱這個曠野的傳道者若翰是一個危險的反動者而把他處死，他不是做得很對嗎？」

「安提帕常以防止叛亂的藉口來向羅馬人證明他對人民的壓迫是合理的。但他把若翰洗者處死的理由是騙人的，真正的理由是私人的理由，是由安提帕的婚姻所引起的。若翰洗者的門徒也強調這一點。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認為離婚是向人性的弱點讓步，但在原則上他是反對離婚的。」

「你和這個門徒討論過嗎？」

「沒有，不過我從極可靠的消息來源聽說。」

「他叫甚麼名字？」

「納匝人耶穌。」

麥迪魯沉思着。

「從來沒聽過這個名字。納匝肋在那裡？」

「在加里肋亞，離色佛黎不遠。」

「加里肋亞，」麥迪魯跳起來。「我們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那些恐怖分子躲藏在加里肋亞，並以此作為他們的基地。」

「恐怖分子對於婚姻法沒有興趣。這個耶穌似乎是一個很正常的猶太教師。我們的辣比經常討論與人的社

會生活有關的各種問題。」

「你錯了。現在這些恐怖分子可能對婚姻問題很有興趣，如果他們真打算對安提帕和我們發動一次叛亂的話，他們必須使羣衆不歡迎安提帕。有甚麼比攻擊他的婚姻更容易達到這個目的！」

「但正因為這個理由，耶穌不可能是一個恐怖分子。」

「當然不是。不過他來自加里肋亞這個事實令人疑心。你就想想吧，最近有些恐怖分子混在朝聖者羣中從加里肋亞前來。」

「但如果加里肋亞人被懷疑是恐怖分子，躲藏在加里肋亞人羣中不是很不智嗎？」

麥迪魯不理我的反駁。

「第一次反叛羅馬人的是由一個加里肋亞人猶達領導的^⑦。你會知道他的事。你知道他在那裡第一次公開露面嗎？在色佛黎！現在，又有這個耶穌，一個因為叛亂而被處死的先知的門徒，又是出身於色佛黎附近的小村民。」他稍停，然後轉向我說：「我現在給你一項新的任務，馬上就開始。你去調查耶穌，看他到底是不是國家安全的賭注？他與那些武力抵抗分子有沒有聯繫？」

我潰散了。我原希望這之後能回復我的正常工作。現在落到我身上的事比叫我查探厄色尼人和若翰洗者更糟，現在涉及武力抵抗分子。我抗議說：

「在加里肋亞，我的家庭一直被視為擁護羅馬人的。我怎能夠取得這些反抗羅馬人的武力抵抗分子的信任？」

「這不會有問題的。我們散佈謠言說你是在一次反羅馬人的示威中被捕的。」

「他們不信任任何有資產的上層階級人士。」

「相反。很多富家子弟都支持這些武力抵抗者。我知道他們有些領袖是富家子弟。」^⑧

他說得對：巴辣巴雖然出身於窮家，但他根本上是屬於我的階級的。現在我竟要偵查他和他的弟兄的情報。這可能危害我的生命。當一個負債纍纍的農夫逃到山上去，他的動機是明顯不過了；但如果一個上層階級人士逃到武力抵抗分子那裡，他不是被他們看成敵人，就是被尊為有潛力的領袖——或出賣他們的人。除非我公開宣稱我站在他們那一邊，否則他們一定很懷疑我，但我又不能這樣做。我忽然有一個想法。「如果我向這些人透露政府要對付他們的一個計劃，你以為怎樣？這樣我不是可以使他們相信，我是同情他們的嗎？」

「但我不能把我們的計劃洩露出去。」

「不需要。這可以是一個假動作。例如加緊仆托肋買 (Ptolemais) 和加里肋亞之間的控制。我可以先去警告他們，如果真有此事，他們就會信任我了。」

「主意不錯，」麥迪魯說。「如果我們在三週之內執行這個措施你以為怎樣？」

「很好。但在這之前我必須先和這些人聯絡上。但這不很容易，因為他們住在很難找到的岩洞裡。好不好在六週之內開始這些假控制？」

「當然不可以。第一次行動就夠了。如果那是如期發生，而且是故意失敗的，這樣那些武力抵抗分子就會

過分自信和魯莽起來了。這對我們更有利。」

我明白了。如果麥迪魯提到第一次行動，第二次行動必定已經計劃好了。而這第二次行動必會在六週之內。

此時，麥迪魯站起來，拿起一張紙草紙，上面寫滿了字。「讓我告訴你我們對這些恐怖分子所掌握的重要資料：

「二十五年前當黑落德的兒子阿爾赫勞被革職時，猶太和撒瑪黎雅由羅馬政府直接統轄。這個行政上的轉移也包括爲了稅收評估而在兩地進行的人口調查，這是我們在各省的一貫做法。這個任務就落在敘利亞總督季黎諾身上。按過去的經驗，這種評估和戶口登記常會導致不安定，例如在魯西達尼亞 (Lusitania) 和達耳瑪提雅 (Dalmatia) 就是這樣。猶太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主要的肇事者就是來自加里肋亞的猶達^⑨，他在阿爾赫勞開始統治時已在色佛黎製造過騷亂了。他出身於強盜世家，他們有一個很長的傳統。他的父親希匝加雅 (Hezekiah) 是個很突出的強盜，給黑落德王製造了數不盡的麻煩。他和一個猶太經師則棟 (Zadok) 合作，宣傳向羅馬人納稅違反猶太宗教的第一條誡命。任何向大帝納稅的人等於承認，在上主之外還有第二個統治者。但這塊土地是屬於上主的，只有祂有權接受，人們透過向聖殿奉獻

土地的出產而獻給祂的禮品。這一羣反抗分子有時亦稱為奮銳黨 (Zealots)。他們很熱心遵守上主和猶太的法律，然而他們對這些法律的解釋卻很極端。他們的叛亂經過血腥的鎮壓後終於平靜下來。猶達大約就在這次叛亂中喪命^⑩。可能他的幾個兒子仍在秘密地反抗政府。」^⑪

麥迪魯手中仍拿着那份記錄，一面端詳着一面說：「到現在為止，我們管理這個國家已有四分之一世紀了，這裡仍然沒有真正的和平。表面看來它是平靜的。有些事我們是做錯了，但那是甚麼？安棟思，比拉多到底做錯了甚麼？」

我想不到應該怎樣回答他。他要問我怎樣才能更有效地壓抑我的同胞以便羞辱我嗎？他要知道我對比拉多的觀點嗎？要試探我對羅馬總督的忠心嗎？他對自己必須施行的政策是否真有懷疑呢？我必須提高警覺。

「我想比拉多所採取的路線是正確的，但他的方法有點偏差。」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就以他對鑄錢的政策來說吧。他以前所有的總督都避免在錢幣上刻異教的象徵。他們只用麥穗或棕櫚或其他無害的東西的圖案。但比拉多一開始執政就在錢幣上畫着一個祭酒瓶和占卜者的用具。」

「但黑落德王子斐理伯不也在他的錢幣上刻着一間異教徒的廟宇嗎？可是他一直受到人們很高的尊敬。」

「我們了解黑落德家族的意圖。但我們不了解比拉多，人們總是懷疑他在處心積累地引進一套異教的習慣和象徵。」

「他只希望非猶太教的象徵和異教風俗也能在這裡流行和得到這裡的人們容忍——別無他意。」

「那他為甚麼用這種充滿挑釁的態度去做？為甚麼偷偷地把這些皇帝的軍旗帶到耶路撒冷來？把一些形象帶到沒有形象的天主之城裡來？不錯，在我們抗議時已把它除下，但他曾從這件事得到教訓嗎？沒有。他又用同樣的詭計把大帝的名字刻在盾牌上。為甚麼他要這樣做？為甚麼他要一再干犯我們非常珍惜的東西？」麥迪魯似乎很了解我的論點。但他很固執。「為甚麼抗議用聖殿的錢來修建引水道？我們這樣做有錯嗎？」

「在正常的情況下，這個引水道的事件會很快的平息下來。但現在彼此之間有不信任的情緒，而且這種情緒正隨着每日在我們市面流通的錢幣而加強。這種不信任的情緒必須盡快消除。這是當前的要務。」

我不敢說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把比拉多調回羅馬。他破壞太多人們對羅馬的信任了。但我要把最後的結論留給麥迪魯自己去想。可是他卻從另一個角度再把問題提出來。

「如果我的觀察不錯，我們的問題都與聖殿有關。在許多猶太人看來，我們是干犯了聖殿的至聖者。但試從我們的立場來看事情。我們的確要尊重聖殿——就如我們尊重全世界的聖殿一樣。我們的做法是，一個地方的首長，常公開地向當地的神祇敬禮，參與他們的禮

儀。他是朝拜者的一分子。爲甚麼我們不能對你們做到這一點？爲甚麼你們只准許猶太人踏進聖殿？其他的神見到有人把供品放在他們的祭台上歡迎還來不及呢。只有你們的上主卻這樣不友善。」^⑫

「我們的上主要的不只是祭獻和供品而已。只有那些終身嚴守誡命的人才可以獻祭。我們的宗教與我們的生活方式很緊密地結合，這是很特別的。其他的國家的神祇並不要求他們的子民，終生在生活的各方面都遵守那些特別的誡命。他們接受每個人的祭獻。」

「但我看你自己也不能一貫地遵守你的上主的誡命。你家裡有一個小偶像。」

「我們知道我們永遠不能完全遵守全部誡命。這就是爲甚麼聖殿對我們這樣重要。每年一次，大司祭會進到至聖所裡，爲我們全體人們所觸犯的種種誡命，接受上主的恩寵。而且，不只是全體子民，每個人也可以在聖所裡藉着贖罪的獻禮，與上主修和。正因爲我們這樣重視天主的誡命，所以我們才這樣重視聖殿，沒有聖殿，修和就不可能了。」

「你們所有的學者都教導人這些道理嗎？」

「每個猶太人都同意我的說法。」

「包括若翰洗者？你不是告訴我，他呼籲人們到約旦河接受洗禮以獲罪的赦免嗎？這不是懷疑你們的宗教嗎？如果人可以不依賴聖殿而得到補贖，聖殿又怎樣呢？還有你們的厄色尼人呢？他們不是堅決不要參與聖殿的崇拜嗎？」

我必須稱讚麥迪魯。他是對的。這裡的確有矛盾。

麥迪魯於是振振有詞地說：「因此，一方面，你們有些人在暗中破壞聖殿的地位，而你們卻說他們是神聖的。另一方面，我們羅馬人因為一些笨拙的行動，冒犯了聖殿的神聖，但我們卻被指責是惡人。」

我反對他說：「我們沒有一個神聖的人會把一個異教的神像，帶近聖殿。這就是不同之處。」

「可能是吧，」麥迪魯說。他開始興奮地在室內踱來踱去。最後他大聲宣佈：「現在我知道為甚麼我們的政策總在有關聖殿的神聖問題上觸礁。你們自己對聖殿的問題根本就意見不一致。因為你們有爭論，所以外人一觸及這個問題你們就有歇斯底里的反應。你們用來對抗我們攻擊聖殿的那套狂熱的宗教主義，其實是直接針對你們自己的人們的。」

麥迪魯得意地說，好像他發現了一個新大陸。在我看來，他是低估了羅馬人所扮演的角色。

「也許我們是為聖殿而爭論不休，但這都在表示聖殿對我們的價值是無限的。正因為我們的上主是不可見的，祂要我們不靠任何形象崇拜祂，我們的心就定在世上一個祂答應過祂要臨在的地方。」

我們繼續長時間討論國內的宗教政治情況。麥迪魯是個很聰明的人。他很快就掌握我們的宗教的要素。有一點我是相信他的。他要盡可能以最少的壓力和流血，維持這個地方的法律與秩序。他的意向是好的。但他是為一個我在夢中見到的象徵野獸的制度服務，而這隻野獸仍用它的利爪緊緊地抓着我不放。今天我開始感到這爪的一些無情的力量了。在我希望可以逃脫的那一刻，

它又抓緊我。它要我再度出賣我的民族——這次甚至那些與我很親近的人。而這一切竟借和平與秩序之名！這是一種人性上的和平嗎？

在我的夢中，有一個「人」出現，他征服怪魔而把我從惡夢中釋放。但我現在完全沒有獲釋的感覺。我很高興又能回到我的住所與迪滿和馬谷在一起，能用閒談來分散我的注意力。我的思想不斷轉向我認識的巴辣巴，和我不認識的耶穌，這個我必須在以後兩星期內想法子查探的人。他到底是怎樣的人？像班奴斯，是一個苦行主義者？像若翰洗者，是一個先知？還是一個狂人？一個恐怖主義者？

第七章

註：

1. 照詠137的主題：「巴比倫」在那時是很流行的「羅馬」的代號（參閱默18；伯前5：13）。
2. 這個片段脫胎於路13：1-2。就是說，比拉多殺死朝聖者和他們所帶的動物犧牲品。
3. 皇室的奴隸被襲擊的事是在雇瑪諾 (Cumanus) (公元四八—五二年) 為王時發生的事。一羣強盜在貝特曷龍 (Bethoron) 大路猝然攻擊大帝的一個名叫斯德望的奴隸，搶去他的行李。鳩萬盧下令把附近幾條村莊的村民鎖上鐵鏈，押到他的總部，因為他們不曾出力追捕搶劫的強盜（若瑟夫 BJ 2,228f = II,12,2）。
4. 根據亞里斯帝亞士 Aristeas 的信，七十賢士本 (LXX) 是由埃及王 King Ptolemy II (283-246) 下令，從耶路撒冷請了七十二位經師到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城來，為皇家的圖書館在七十二日之內譯好的一部舊約。舊約這個譯本是為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

區的猶太人在禮儀上用的，因為這些人往往只懂希臘文而完全不懂希伯來文。

5. 先知的神諭是指依40：3。不只若翰洗者，甚至谷木蘭團體也引這一句（參閱谷1：3）。他們要藉嚴格地遵守法律而在曠野修直上主的道路（參閱 IQS VIII. 12-14）。
6. 四十年後在那次反羅馬人的大叛亂中，厄色尼人也參加了。在潭納 (Thamna) 省叛軍中的軍官名叫若望的，就是厄色尼人。他們可能相信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最後博鬥的日子已來臨，所以他們加入戰爭。從谷木蘭遺址的發掘，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死海沿岸的會址，就是在這個時期被摧毀的，當時有許多厄色尼人受到極殘暴的酷刑和被處死。他們誓死反對服從羅馬大帝。他們在忍受酷刑時表現驚人的勇氣和毅力（參閱若瑟夫 *BJ* 2,152 = II,8,10）。
7. 參閱若瑟夫 *BJ* 2,56 = II,4,1：「加里肋亞色佛黎人猶達是希匝加雅的儿子——一個強盜頭子，曾佔領全國，後被黑落德王所制服——糾集了相當大的勢力，搶劫君王的兵工廠，搶走了不少軍器，他把自己的追隨者全部武裝起來，攻擊其他爭奪權勢的人。」
8. 事實上，在公元六六年，是富家子弟與國內的反抗運動聯盟而導致猶太戰爭的爆發。
9. 參閱若瑟夫 *BJ* 2,118 = II,8,1：「在他（即奇頗尼的總督 Coponius，公元六至九年）統治期間，有一個名叫猶達的加里肋亞人企圖煽動當地的人民（即阿爾赫勞統治下的猶太和撒瑪黎雅）叛亂，說如果他們向羅馬人納稅，接受人做他們的主人，他們就是懦夫，因為他們一向只事奉天主的。」
10. 若瑟夫並沒有記錄加里肋亞人猶達在暴亂中喪生的事，但我們可從宗 5：37讀到這事。相信宗徒大事錄所記錄的是事實。
11. 加里肋亞人猶達的兩個兒子名叫雅各伯和西滿，是在提庇留亞歷山大總督（公元四六至四八年）統治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

若瑟夫 *Antt.* 20,102 = XX,5,2)。所以說，在他死後，反抗的行動，由他的家人繼續領導。他的孫兒在猶太戰爭（六六至七〇年）中也居於重要的領導地位，他們也是瑪撒達堡的保衛者。瑪撒達堡一直到公元七四年才被羅馬征服。

12. 外國人可以請人代他們在耶路撒冷的聖殿獻祭品；他們把祭獻的犧牲帶到聖殿，由司祭在他們不在場時，替他們舉行祭獻，因為他們不能進入聖殿內區。這個祭獻的制度在公元六六年變成了反叛羅馬人的標誌（參閱若瑟夫 *BJ* 2,409-410 = II,17,3）那時祭獻的規定也包括每天兩次為羅馬大帝及人民獻祭（參閱若瑟夫 *BJ* 2,197 = II,10,4）。大帝有一次命令為他獻祭，費用由他自己付（見斐洛 *Legatio ad Gaium* 157）。費用後來加給猶太人民（這事亦可由若瑟夫 *c.Apionem* 2,77 = II,6推知）。

列辛格教授大鑒：

你再次提出一個原則的問題：兩個世紀以來的歷史批評釋經學使我們懷疑，是否可能對我們的資料作歷史性的評估？我們知道這些資料是有目的和片面的，包含宗教的訊息比歷史的資料更多。你說我的故事沒有給人這種感覺，不過，你還是有一個問題：到底我們對比拉多知道得多少？

無疑，一切資料來自容易出錯的人類。然而，如果人沒有能力毫無錯誤地傳達歷史的真理，人也沒有能力重新塑造所有的資料，致使歷史的真理蕩然無存。以有局限的人類來說，我們在這兩方面都有局限。

容我作一些推測。假定公元一世紀，巴勒斯坦有一個專門誤導後世歷史學家的委員會，謀劃為後世留下一幅有關當代的不確實的圖畫——即使最強大的委員會也無法全面控制和重寫所有的資料。假定委員會可以說服每個寫作風格不同的作者或他們的抄寫員，把有關比拉多的資料，即我們現在從斐洛、若瑟夫、達西度等作者和福音上所找到的資料，加入他們的作品裡，委員會能不能走遍全巴勒斯坦，抽樣地把比拉多鑄造的銅幣藏起來？委員會有沒有製造一個紀念猶太總督般雀比拉多向提庇留皇帝獻金徽的石碑，而後來卻卑下地用它來作為凱撒勒雅劇院的石階，有沒有委員會會做這種事實以留傳後世呢？簡直不可能！

比拉多的資料與遺物不規則的分佈在各處，使我們深信的確有這個人。福音有關他的資料與其他的資料並不衝突，但肯定不是取自這些資料來源。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有關比拉多，福音是有歷史根據的。至於安提帕也一樣，我們也可以用新約以外的資料來測驗初期基督徒有關安提帕的說法，因此，我們是否可以用以此類推的方法結論說，福音之內的耶穌傳統，也有歷史的根據？這並不等於說這些資料，完全與歷史真理相同。你看我不像你這樣疑心大。因此，我不想失去你的批評。

此祝

平安

你的朋友

泰申上

8 查探納匝肋

我終於回到色佛黎的家了。我的家人聽到我被捕的消息，見我無恙回來大喜過望。我對於獲釋的代價，隻字不提。謹慎與羞愧都令我不敢透露半點風聲。我多麼希望這只是一時的錯誤，一切惡夢，一覺醒來就甚麼都消失無踪！但這不是一個夢；不是一時的錯誤；這是真實！

我們安排巴祿克和我們合伙做生意。他人聰明，會寫也會記賬，更好的是他從厄色尼人那裡學會了怎樣管理倉庫。他是一個很好的管理人。

但我第一件事是進行我的要務：查探耶穌這個人。首先應該做的，當然是到他的家鄉去走一趟。我認為那裡一定有他的家人或認識他的人。而且，我們常到納匝肋買橄欖。我們通常是在色佛黎把橄欖榨油，然後賣給敘利亞各城的猶太人，這樣可以得到很豐厚的利潤。我們的加里肋亞橄欖油以純淨出名，而且完全沒有外邦人接觸過，敘利亞的猶太人都喜歡買。其實他們情願出高價買我們「純淨」的橄欖油也不願意以較低的價錢買我們同業的油^①。我們當然歡迎。因此，我們的業務蒸蒸日上。

因此，我和迪滿及馬谷到納匝肋去。我們通常是向一家比較大規模的農場購買橄欖，但這一次我卻想多認識一些普通的老百姓。這一點也不難。有一個名叫多祿茂的農夫很願意把他的農作物直接賣給我。他和他的太

太蘇珊娜所住的農屋相當簡陋，兩人都五十多歲了，也不見有其他的人和他們同住。也許他們沒有子女？還是子女都長大了？我們用了很長的時間討價還價。我並沒有把多祿茂的價錢壓得太低，因為我想使他開心，盡量從他那裡打聽一些消息。買賣做成了以後，在迪滿與馬谷忙着搬貨時，我們便坐在他的屋前，與他和他的太太閒談起來，我們講天氣、講收成和橄欖的買賣。

多祿茂和蘇珊娜似乎很沮喪。「現在我們甚麼都要自己動手了。」他們埋怨着。

我用疑問的眼光望着他們。多祿茂於是解釋：

「我們有三個很強壯的兒子。現在沒有了。」

「很不幸——他們都去世了嗎？」

「不，都活着。但他們都逃走了。就這樣，長大了，走了，留下我們兩個老頭。」

「你們爭吵了？」

「沒有。我們一家人相處得很好。但現在有很多人都離家出走。」

「這也不能全怪這些青年人，」蘇珊娜插口說。「村裡最先失蹤的是我們的鄰居厄里撒 (Eleazar)。突然間，他走了，帶着妻兒所向無踪。」

「爲甚麼人們這樣突然間消失無踪呢？」

「厄里撒是個小農戶，只有一點點瘦田。前幾年我們連續幾年失收，爲免飢餓厄里撒只好連穀種都吃掉。但新穀因爲貨源不多當然很貴。有穀種存下來的，自然沒有問題，但窮的就越來越窮了。厄里撒負債越來越重，他無力償還。怎麼辦呢？他也像別的窮人那樣，把

子女帶到提洛市場上當作奴隸賣嗎？絕不。那麼全家人賣給一個有錢的猶太人，等服役七年^②期滿後才恢復自由？或者他就白白坐在家裡等債主上門抓他到法官面前，讓法官判他坐牢，然後看着他的太太一天一天的窮下去？厄里撒是一個很驕傲的人。他向災難反抗。於是他帶着一家大小，消失在山區裡。」

我知道那是甚麼意思。巴辣巴離開班奴斯以後也在山區消失。厄里撒加入了奮銳黨。每個加里肋亞人都知道那是甚麼意思。所以我說：

「幸好厄里撒消失時帶了家人。這表示沒有人可以因為他的緣故而對他的家人施壓力。我最近聽到一個在埃及^③的案子。有一個窮人無力還債便逃走以躲避懲罰。債主上門把他的妻子、子女、父母和親屬全部抓去。債主拷打和虐待他們，逼他們講出他的下落或替他償還債務。但他們甚麼也不能做，既不知道他逃到那裡，也和他一樣窮。但是債主還是不放他們走，繼續虐待他們，用殘忍的辦法殺死他們。債主用繩繫着一個盛滿沙的籃子，然後把這個沉重的籃子掛在他們的頸項上，把他們拉到市場的空地上拍賣。風吹日晒，羞辱加上他們頸上掛着重負使他們感到生不如死。他的目的在警告和恐嚇那些被逼做了旁觀者的人們。其實有些負債的人情願把自己刺死、毒死和吊死也不願落在債主的手裡受更殘酷的虐待而死。那些沒有自殺的人，就被一個一個地抓去，就好像為遺囑而發生爭執的情況一樣：先是至親，接着是叔伯堂表兄弟，直到最遠的親戚，親戚都抓完後輪到鄰居。這樣一來，全村和全鎮的居民都

走光了，因為每個人都躲藏起來了。」

兩夫婦很留心聽我講。「如果我們這裡也這樣，我們的村子很快就空了——就像埃及的某些地方一樣。那時會有更多人像厄里撒一樣消失無踪。」

我嘗試問另外一個問題：「你們的兒子也為同樣的理由失蹤嗎？」

「原因是不同的，」多祿茂解釋。「我們是窮，不過，還可以應付。我們的兒子可以不必走。但我們的鄰居厄里撒開了先例。他向村裡的每個人顯示，當你覺得一籌莫展時，還有另一條出路。」

蘇珊娜說：「沒有厄里撒的榜樣，也許我們的兒子可以忍受更多，因為開了這個例，他們明白，他們不必在一切事上都忍氣吞聲。」

多祿茂接着說：「最先走的是我們的長子斐理伯。和他一齊的還有村裡與一個大地主有租約的幾個農夫。照約定，他們必須把土地出產的一半繳給地主，其餘的一半就屬於他們。他們可以勉強維持下去。我應該提一提，地主是住在靠近地中海的什托肋買 (Ptolemais)，他在此地的產業是由一個監督管理的。每年他從什托肋買派一個代表來收那一半的收成，而每年地主與佃農之間都會發生爭執。地主不問收成好壞，總之就是要賺錢。如果他抓到一個好機會，搶先出貨，有時獲利會比他等到穀熟透時才推出大得多，因為到那時，市場上已有大量的穀物出售了。早收割的利潤的確大很多。對於佃農來說卻是相反，他們希望得到最大的收穫，因為他們就靠這些穀物維持生活了。他們要遲收割。因此，他

們總是讓第一批的代表空手而返。地主會另派兩個人，同時也帶來威脅：如果他們不盡快把他的一半收成給他，他就到法庭去告他們，一定要把他們毀滅為止。斐理伯和其他的佃農氣得不得了，便把那兩個代表打了一頓，趕他們出村子^④。這使他們的處境更惡劣。怎麼辦？仆托肋買的法庭可能偏護地主，尤其是這個案子是城裡的人要向鄉下人取公道。只有一個可能。他們在山區裡失蹤。」

「我也有朋友在山區裡失蹤的，」我說。我想到巴辣巴，他後來加入了奮銳黨——不過他是為理想而不是為生存的需要。

多祿茂感激地看着我，因為我不指責他的兒子。「很多人認為在山區的人都是強盜。但他們只是無路可走的一羣人。厄里撒和斐理伯都是好人。」

他的太太接上：「不是每個人都到山區裡去的。我們的老二再生 (Jason) 就不同。為了生存，除了種我們自己那塊地之外，在農忙時我們還得做一些幫工或平常做些散工。再生常到市場找短工的人們聚集的地方等^⑤。有些富農和管家會到這種地方去招請他們所需要的臨時工人。有時要等很久，甚至一整天也找不到工作——而他卻因此而被人指責，說他游手好閒。其實他最熱衷於工作。他們這些待業者聚在一起就講大城市，大家都說大城市的機會好。他們在此地越來越難找工作，他們就越夢想城市的機會。再生認為這裡沒有前途。他知道有一天他會承繼我們一半的土地——但要養一個家庭那不是太少了嗎？所以有一天，他收拾行李到亞歷山大里亞

去了。去年他寫信回來說一切順利。如果他發了財，他會回來看我們。但時候還未到。」

多祿茂點頭：「青年人總愛作白日夢；他們總講那些發了財和揚名國外的人。他們也不聽聽別的人。」

蘇珊娜又接口說：「無論如何，出國總比在此地弄得神經錯亂好些。你出村口就會遇見幾個乞丐，他們就是神經錯亂的漢子。他們以前不是也有一個家的嗎？遇上了困難不能解決，他們就神經錯亂起來了。他們是被魔鬼附身。現在他們到處閒蕩，從墳場走上大路，終日無所事事。這樣的人通常都不長命。終有一天，他們要過全靠村裡老朋友的施捨而了卻這悲慘的一生。感謝上主我們沒有一個兒子神經錯亂。但當我們最小的兒子也離開我們後，我自己卻幾乎瘋狂了。」

老婦人站在那裡，說着說着，一雙老眼就含滿淚水。我疑惑地望着多祿茂。他便對我解釋：

「最慘的是伯多祿茂也離開我們。我太太到現在還不明白爲甚麼。」

「但爲甚麼呢？兩個大的都走了，這塊小田也足夠養一個小家庭了。」

「這就是最令人難以了解，」蘇珊娜說。「其他的離家因爲他們不得不這樣做，但他們是處於絕望的情況，最後一個應該可以留下來。至少他們其中一個應該留下來陪伴父母親。」

多祿茂溫和地說：「他會回來的。他已經回來過一次了。他的走不只是出於必要。不過，他也是由某種需要所驅使。伯多祿茂是個很敏感的青年。他與我們的鄰

居厄里撒的兒子是好朋友。他永遠不明白爲甚麼他們必須成爲『強盜』。這件事使他很傷心。第二個打擊是他自己的兩個哥哥也離開我們。他對這個世界絕望，因爲管理太差。他知道事情不能這樣繼續下去。富人不能永遠壓迫窮人，法官不能老是偏幫有財有勢的人，外國人不能永遠佔據這塊土地。終有一天，一定會改變。受着不公平待遇的哀號已傳到天廷。天主看見也聽見一切。他不曾坐視不理的。祂會改變現況，要使每個人都得到他應得的待遇，青年能在世上佔一席位，富人必須放棄他們的財富，壓迫者要失勢。天主要自己控制一切。」

「很多人都在期待天主的國，」我說，「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應該離開父母。」

「很對，」多祿茂說。「伯多祿茂不是自己想到要這樣做的。我們村裡有人遊說他。這個人到處宣講天主的國已經開始了。我們不必再等很久，一切很快就會改變。偉大的改變已經開始了。這是世上最重要的事——比工作與家庭，父親與母親更重要。伯多祿茂上次回來看我們時，給我們引述了耶穌的這番話。他倒說得很好：

你們貧窮的是有福的，因爲天主的國是你們的。

你們現今飢餓的是有福的，因爲你們將得到飽飲。

你們現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因爲你們將要歡笑
⑥。

「耶穌到處宣講這些話，並對一些再也忍受不了現在的情勢的青年說：跟隨我。事情會改變的。貧窮的，不會再貧窮了；飢餓的，不會再飢餓了；哭泣的，再也不用哭泣了。」

蘇珊娜插進來，她顯得很煩擾：「這個耶穌真不好，把人領上迷途。他對青年人有很不好的影響。聽起來是很好的：你們現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將要歡笑。但他實際上做了甚麼？他使父母為失去的兒子而哭泣。他答應一切都會改變，但到底有甚麼改變了？家庭破裂，孩子們都離開父母走了。」

多祿茂坦護他的兒子：「他追隨這個耶穌不是比在山中消失更好嗎？他活在新的希望中不比神經失常更好嗎？他留在加里肋亞不是比出國更好嗎？他可以隨時回來。我還沒有失望。」

蘇珊娜反駁：「為甚麼他不能留在家裡？」多祿茂把視線移開。他不想在一個陌生人面前討論這個問題：但蘇珊娜鍥而不捨。她很激動地說：「他上次回家時，我就把話說清楚了。我對他說，你這樣做是不道德。我們越來越老了。辛辛苦苦把你養大。而你現在卻把我們丟下不管，眼看着我們陷於困境也不理。你知道他怎樣對我說：有人去找他的師傅說要追隨他，不過要先回家葬了已去世的父親才行。耶穌說：『任憑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⑦並要那人立刻追隨他。這不是沒有人性嗎！父母現在已經變得一文不值了嗎？我們做父母比動物的屍體還不如，根本就不必埋葬嗎？」

「然後他又引了耶穌另一段話，同樣叫人聽了生氣：

如果誰來就我而不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門徒！^⑧

「如果你不能依賴你的家人，活着還有甚麼價值呢？這些青年不管我們的死活，丟下我們就走，這已經夠慘了；他們竟用這些話來爲自己辯護，這不是更可怕嗎？」

「這個耶穌是你們村子裡的人。他的家人對他這些教導有甚麼意見呢？」我問。

蘇珊娜笑起來。「他們以爲他患神經病。他們有一天要用武力把他帶回家。但不能。他有太多的聽衆了。因此，他們托人帶口訊給他：說你的母親和弟兄來了要和你講話。你知道他怎樣回答？『誰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他問。然後他指着他的聽衆說：『誰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⑨

蘇珊娜忍不住哭了。多祿茂環抱着她的肩膀，輕撫着她的頭髮安慰她。他自己的眼裡也閃着淚花。

迪滿和馬谷把貨都搬好，說我們可以啓程了。我們要在太陽下山前趕回色佛黎，於是便向他們告別。

這個耶穌也有不吸引人之處！他有些地方使人想起厄色尼人。兩者對青年都有神秘的吸引力，都是與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和輕視財富。兩者都期待巨大的改變來臨！然而兩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耶穌背後，沒有一個組織完善和有寶藏的團體。他不提供一個家庭，也沒有安全感。他不提供任何東西。他甚至不走進曠野，他是

到處走。他似乎大部分時間都在革乃撒勒湖、葛法翁和貝特賽達一帶來往。我們臨走時，蘇珊娜叫我見到伯多祿茂時問候他。

我不能斷定耶穌是否是國家安全的賭注——但他肯定是納匝肋家庭的一個冒險。我想起一段古老的有關末日的先知神諭：「兒子要侮辱自己的父親，女兒要反抗自己的母親，兒媳要違抗自己的婆母：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家人。」¹⁰ 這番有關家庭分裂的話，已實現了嗎？

第八章

註：

1. 在猶太戰爭期間，基沙拉 (Gischala) 的叛軍領袖若望靠售買純油給敘利亞的猶太人而獲得豐厚的利潤。他的售價比原價高八倍 (若瑟夫 *BJ* 2,591f = II,21,2)。
2. 猶太奴隸，除非自願長期做奴隸，否則到了第七年就自動恢復自由 (參閱申15:12-14)。不能把他們賣給非猶太人，因為這樣他們就沒有希望獲釋。外邦人的奴隸卻是世代為奴，不過他們很多改信猶太教，於是享受到做猶太奴隸的特權。值得一提的是，大體而言，猶太教是極端反對奴隸制度的，這在古代是很奇特的。而且做奴隸有一定的年限，同時在這期間，法律規定，他們必須有一天休息，就是守安息日。
3. 以下的故事取自斐洛 *De specialibus legibus* II, 159-62。這個故事無疑是一個典型的埃及事件。從瑪5:25-26; 18:23-35顯示，即使在巴勒斯坦，人們負了債他們的情況也是很絕望的。這裡的負債假定與猶太法律無關。暗示猶太人是在外國法律的權限之下。
4. 這個例子反映了谷12:1-9惡園戶的比喻。我們從三世紀留存下來的一些寫在紙草紙上的信上，也讀到類似的情形。寫信的人

名叫辛奴，他屢次嘗試收債都不成功，他派去的人被人從村子裡趕出來。

5. 瑪20：1-16也假定了失業是當時的社會問題。
6. 參閱路6：20-21。瑪竇的版本是把「貧窮」的經濟意義轉為「神貧」的意義（瑪5：3）——很明顯是把原來有關各種真福的句子重組過了。
7. 瑪8：21-22。
8. 路14：26。
9. 參閱谷3：21, 31-35。耶穌生前與他的親戚關係緊張，這可能是一個歷史事實。不過，後來，家庭成員都加入基督徒團體（例如雅各伯，耶穌的兄弟，參閱迦1：19）。
10. 米7：6。路12：53假定米該亞書所寫的預言已在耶穌的宣講中實現了。

列辛格教授大鑒：

你又從基本的歷史懷疑論反對我的觀點，我認為耶穌是屬於下層階級，你認為我們所知太少，不足以對他的社會身分作任何說明。與比拉多的情形相反，除了聖經以外，只有少數古代作家，在他們的著作中約略提到耶穌的名字，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對了解耶穌完全沒有幫助。

我們都同意，若瑟夫書中那一大段有關耶穌的記述（見 *Antt.* 18,63f = *XVIII*,3,3）是經過一位基督徒修改，也許是竄改的。不過我認為若瑟夫記述有關雅各伯、主的兄弟在公元六二年被處死的事（*Antt.* 20,197-203 = *XX*,9,1），是無可置疑的，在這段記述中，若瑟夫提到有一位耶穌被稱為基督，這也是可靠的。同樣，*Tacitus* 提到那些 *Chrestiani*，尼路王指責他們參與公元六四年焚燒羅馬的事件。*Tacitus* 說他們的名稱：“*Chrestiani*”是從 *Christus* 這個人的名字伸引而來的，這個名叫 *Christus* 的人「是在提庇留皇帝統治時期，在羅馬總督般雀比拉多的命令下被處死的。」（*Annals XV*,44,3）

我們可以從這兩點推論出耶穌曾與統治階層發生衝突。他的死亡是由一個羅馬總督決定的。稍後，猶太有權勢的人處死不少他的追隨者。*Suetonius* (*Claudius*, 25) 和 *Pliny the Younger* (*Epistles X*, 96) 記述耶穌的追隨者與當權者的衝突時，也提到耶穌的名字。

這些資料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有意義的事嗎？這些資料使我們肯定，耶穌不屬於上層階級的猶太人，而且，他不是被一個猶太人而是被一個羅馬高官處死的。如果我們常常記住這兩件事，我們對基督信仰的歷史會有很不同的看法。這份古代的资料告訴我們不少有關耶穌的事——同時也有不少有關歷史批判的釋經學，儘管他們不太重視這些資料。

耶穌的社會地位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以後的敘述很重要。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爭取你同意我的觀點。

祝

文安

你的朋友

泰申上

9 亞貝拉的山洞

我盡快從色佛黎到貝特賽達猶里亞 (Bethsaida Julias) 去做一次買賣。我和迪滿和馬谷穿過厄梭齊 (Asochis) 平原朝着革乃撒勒湖去。我打算在回程時到提庇黎雅去拜訪雇撒和約安納。

我希望能 在湖的北岸某處遇見耶穌或至少找到一些有關他的線索。不過我絕不熱衷於結識他。我們可能彼此都不能忍受對方。我們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我家境屬於中上，生活在加里肋亞最現代化的城市；他出身中下家庭，住在一條不見經傳的小鄉村。多祿茂向我傳述的那些直率和不妥協的話又在我耳邊響起：

駱駝穿孔，比富有的人進天主的國還容易^①。

沒有人能事奉兩個主人，
他或是要恨這一個而愛那一個，
或是依附這一個而輕忽那一個。
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②。

你們富有的是有禍的，
因為你們已經獲得了你們的安慰^③。

這些話不是表示這裡的窮人對富有的城市人不滿嗎？如果你自己是有錢人，聽到這樣的話，你會有很複

雜的感受。耶穌就是那種利用簡樸的人們的需要，而製造不安的人嗎？是那些培養憎恨富人的心理的人嗎？是那些燃點不切實際的希望，宣傳只要除去富者的財富和權勢，一切都會改變的人嗎？青年人去追隨他以逃避壓迫他們的勢力和事件，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一面騎驢在前往貝特賽達途中疾走，一面陷入沉思中。那是一個晴朗的日子。綠色的原野在陽光下發亮。在丘陵上梯形的路，在陽光下形成許多平行的條紋。這裡那裡的果樹，在一片光亮間，投下一個個大斑點的陰影。加里肋亞是一片美妙的土地——一塊可以養育每個人的土地^④。這個地方不應該讓每個人都佔有嗎？在此，人不能真心真意地相信，痛苦與悲傷不是創造的一部分嗎？

世界的創造者，
祢是無限偉大的，
環繞在美麗中，
沐浴在光亮下。
奧妙的時間裡有祢的足跡，
浩瀚的空間裡有祢的步伐。
祢在世界的奇蹟顯耀，
在祢受造物的痛苦中流露。
祢在萬古的巖石裡沉睡，
在絕代的嬌花中做夢。
祢君臨於萬獸之中，
卻與人類平起平坐，

祢將光化爲生命
把雨轉爲生長力。
祢爲貧與富、黑與白、爲全人類
種植五穀釀製美酒。
主，大地屬於祢，
大地是祢賜予我們的樂園^⑤。

那實在是很美麗的一天。如果不是有人大喝一聲，打斷我的思潮，那仍然是最美麗的一天。事情的發生就像閃電一樣，迅速、突然而令人震撼。剎時間我們已被一羣大漢前後包圍着。我們根本沒有機會逃跑。在還未想到反抗以前，我們已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了。我們被推下驢，雙手反縛，蒙上眼，被人拉着上山。

我又開始焦慮了。我的心在狂跳好像要爆炸似的。冷汗從全身的每個毛孔滲滲而流，肌肉都抽緊了。這些強盜要怎樣對待我們呢？他們是普通的劫匪嗎？如果是，爲甚麼不把我們所有的財物搶去就放我們走呢？他們只以短促的呼喝彼此溝通，我們無法知道他們這次埋伏在路邊抓我們的目的是甚麼。我嘗試和他們談話但得不到回應。

我們在山裡走了大約三小時。我覺得我們快到山頂了。山徑石塊越來越多。我們忽然間停下來。有人說：「你們現在要沿着一條很窄的梯級路走下去，還要抓梯子。要小心：踏錯一步你們就沒命了！我們是沿着一個很陡峻的懸崖爬。」即使現在，他們仍不准我們把蒙着眼睛的布解開。我們沒有可能看到自己身處何方。向上

的部分是從石頭上鑿出來，部分卻用臨時的梯子。我們小心翼翼地走着。在特別難走的地方，押着我們的人就告訴我們落腳之點。我忽然想到，如果他們要除掉我豈不簡單，只要輕輕一推就解決了。

最後，我們的腳終於踩在結實的地上了。我們必須彎下身爬過一個很窄的進口。我們被分開了。我聽到迪滿、馬谷和押他們的人朝另一個方向走。我被人旋轉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我完全失去方向感為止。接着蒙着我雙眼的東西被除下。我站在一間很暗的房間裡，只有一盞很暗的油燈點着。四面都是石壁。我聽到人聲，表示還有人在附近的地方。不過，首先是我一個人留在房裡——不過不久就有人來把我雙腳綁起來。

我忽然靈光一閃：這是亞貝拉 (Arbela) 山洞！我可能就是這些山洞中的一個。這是反抗羅馬人的鬥士匿藏之地。我的父親常告訴我，當年他們怎樣在此和大黑落德王作戰。那是一個悲慘的故事。我到現在還能聽到父親講述這個故事^⑥的聲音。

「亞貝拉山洞位於幾乎是垂直的斜坡上，除了一條彎曲陡直和非常狹窄的小徑之外，四面都沒有別的路可上去。它的入口處就在那個懸崖下，懸崖一直伸入很深的峽谷。因此，多年來，黑落德都不知道怎樣管理這個棘手的區域。不過最後，他終於想出一個險着。他命令人用籬把他最強壯的壯丁，從懸崖吊下去。這樣他們可以走近那些山洞。他們向阻擋他們的人投擲火把，制服反抗他們的人和扣拿他們的家人。黑落德要放這些人一條生路，要他們投降。但沒有人願意投降。許多人情願

死也不願被囚禁。在那些反抗的鬥士中有一個老人，他有七個兒子。他的妻子和兒子懇求他放他們離洞，因為黑落德答應放他們一條生路。他用以下的方式把他們全部殺死：他守在洞口，命令他們一個個走出來，逐一把他們殺了。黑落德從遠處見到，大為不忍，遂向老人伸出右手，求他放過他的兒子。這些話不但不能打動老人的心，反而使他更輕視黑落德的低級出身，他不但把七個兒子殺死，連他的太太也殺了，把屍體全部拋落深淵，最後自己也跳下去。」

現在，我就在亞貝拉這些山洞裡。我們落在狂熱主義者手中。任何連自己的子女都可以犧牲的人，如果他深信必須殺某一個人的話，他不會有任何猶疑的。這個狂熱的老人不也是耶穌所說的這些話的信徒嗎？「任何人如果不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妻子、子女，不配做我的門徒。」這個耶穌，是不是也是奮銳黨人之一？只不過他不藏在山洞裡而公開施教，因此他的反叛訊息不是這樣清楚地表現出來。

我聽到腳步聲。幽暗的光在石牆上投下模糊的影子。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把一盞油燈舉在前面，使我看不清他的面貌。他宣佈：

「我們綁架了你，等你的家人付了贖金以後我們才能放你走。我們搜過你的行囊了。你是有錢人。我們要半個塔冷通（希伯來人最大的重量單位，一個塔冷通的重量約在三十四公斤至三十九公斤之間——見聖經辭典871頁）的銀子——在三十日之內付贖金放人。我們會派你的兩個奴隸送訊到你家去。你現在就寫一封信給你的

家人，說明我們的要求。」

我大膽地抗議：「如果我的家人不肯付贖金呢？半個塔冷通的銀子值不少錢。」

他靜靜地回答：「那你家裡還是要付出一筆錢，葬殮費也不少。由我們供應屍體。」

「如果我不寫這封信呢？」

「那就有三個殯葬。」

「爲了錢你們真會把我們殺死嗎？」

「我奉命不准和你討論任何事。寫那封信。有沒有好結果全看你自己。」

他這話像鞭子一樣鞭在我身上。我只能做一件事：以憎恨對抗綁架我的人們的冷酷。在這一刻，我已不把他們當作人看待了。他們變成了魔鬼和動物。只有回憶老人和他的七個兒子的故事，能平衡一點我對他們的憎恨。過去我仰慕這個老人是真英雄。但綁架我們的人有一絲英雄氣概嗎？想到這裡，我忍不住又問他：

「你們到底爲甚麼要這樣做？」

那個人喝止我：「住口！寫信。」

他一語不發地把我手上的束縛解開，把我推到一張小桌子前，給我紙草紙、筆和墨。當我坐下來準備寫信時，我的腦子轉得很快。我應該要求見巴辣巴嗎？我知道這些奮銳黨分裂成好幾派，而且互相敵對；如果巴辣巴恰好屬於另一派豈不更糟？如果他已脫離了奮銳黨甚至被視爲叛徒，那又怎麼辦？不，如果我太快把手上的少數幾張牌攤出來，我等於從油鍋跳出來又投入火裡。因此，我寫了那封信：

安棣思致父母親，謹致鈞安。

但願兩位老人家一切安好，孩兒無時不在念中。不幸孩兒此刻遭逢災禍。現在我被強盜綁架。他們要求在三十日之內付贖金半個塔冷通銀子才肯放人。他們威脅如果拿不到錢就把我們三個殺死。不過請放心：我既已逃過羅馬人的監獄，相信我也能逃過這次的大難。

問候巴祿克！

迪滿和馬谷會把這信帶給你們。

祝你們各人平安。

我想綁架我的人把我的信送出去以前一定仔細看過。他們一旦知道我最近曾被比拉多抓去，他們會對我有些好感。我把紙草紙交給看守我的人，他一直陰沉地坐在那裡。此刻拿了我的信，看也不看。他不認識字嗎？我有點失望。他臨走前仔細把我的手綁好。然後我聽到他的脚步消失在迷宮一樣的走道裡，又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在想：他們就是從加里肋亞失蹤的青年嗎？是那些像厄里撒和斐理伯那樣，受過不公平待遇的人嗎？他們現在不也在行不公平的事嗎？到底是甚麼使他們能這樣面不改容地以謀殺威脅另一個人呢？「奉上頭命令」，說得這樣冷靜，好像這是世上最自然不過的事。

前幾天，當我在多祿茂那裡時，我還很同情和體諒奮銳黨。任何反抗一個絕望的情況的人都值得我們尊重。但我現在明白，同情與尊重會怎樣一一剝落的。當你坐在他們的石洞裡，手脚被縛，生死未卜，你對這些

反抗鬥士的全部仰慕，都會消失無踪。仰慕會被憤怒所取代——就如對比拉多的憤怒一樣。這裡也有自己的生死落在某些人的手上，自己卻一籌莫展的焦慮。對於他們這樣無恥地非法榨取無助者的行爲，我感到怨恨：比拉多不也同樣勒索和威脅嗎？不過他的手法比較高明，或者他用更文明的手法。他不是也用同樣的方式榨取我的力量嗎？到底有甚麼不同？

我閉上眼睛：加里肋亞的景色又出現在腦際：清晰無比的山巒和幽谷——太陽高懸在晴朗的天空。那是多美麗的一天！但在太陽底下所發生的事情是多麼令人厭惡——人與人之間的剝削、壓迫、勒索、虐待和威脅。日出又日落，好像對這一切毫不關心。忽然想起訓道篇這一段：

我又轉目注視在太陽下所行的一切暴行：看，受壓迫者的眼淚汪流，卻無人安慰；壓迫人者手中只有權勢，卻無人加以援助。於是我聲稱那已死去的人，比現今還活着的人更有福；那還沒有出世的人，比這兩等人更有福；因為他們還沒有見到太陽下所行的惡事^⑦。

我幻想見到太陽。如真能再見到太陽，那真是太好了！

我不知道我注視着昏暗的油燈多久。那陶器的式樣是外國的，是提洛進口的。可能是由腓尼基陶匠造的，由加里肋亞商人帶到巴勒斯坦來。也許它也是被綁票的？現在這油燈是在亞貝拉山洞裡點着——而我的希望

與它那點小小但很穩定的光混和着。

又有腳步聲走近了。我的束縛被解開，並被帶到另一間房裡。有好幾個人圍成一個圓圈坐着。我看不清他們的臉孔。室內的燈光很暗，看去這像一間審問室。他們要審問我嗎？在我面前的人的座位稍微升高，可能是主席。他開口對我說：

「安棟思，若望的兒子，羅馬人逮捕過你，這事是真的嗎？」

我的計算沒有錯。我放心了。他們讀了我的信，上釣了。於是我詳細告訴他們反對比拉多的示威，而這示威最終的目的不是為比拉多的引水道。最重要的問題是錢：羅馬人透過稅制不公平地榨取這地方的資源。他們現在竟進一步，連合法的奉獻——聖殿的奉獻，也要據為己有。我們必須反抗他們。

主席轉向一個坐在附近的人說：「你也參加了那次示威，你可以證實他的話嗎？」

「是的，」那人說。他在示威中沒見過我，不過他聽說有兩個色佛黎青年無辜被捕。不是因為從他們身上找到甚麼證據，而是因為他們是有名的與羅馬人為敵的人。

「因為你反抗羅馬人，我們不提贖金的事。但我們需要證明你是否真站在我們這一邊。羅馬人不合理地向我們猶太人徵稅。我們要求你和你的家人，每年付給我們你付給羅馬人相等的穀物，作為交換，將來我們可以讓你的車隊和傳訊者，自由地來往而不傷害你們，這樣公平了吧！」實際上，這是勒索。但我有甚麼辦法？有

謠言整個加里肋亞境內都有這樣的安排。強盜和奮銳黨經常向商人收稅。這是減少被襲擊的唯一途徑。從他這個角度說，這個提議是所謂「商業措施」。但價目卻奇高無比。我開始討價還價：

「只有猶太人才被羅馬人不公正地徵稅，外邦人沒有。在色佛黎，我們有幾個外邦人的奴隸。他們並不算在內。」

我並沒有說迪滿是混血的奴隸。他是屬於我們所謂的「敬畏上主的人」那一族：他們信仰一位上主，也遵守十誡，參與會堂的崇拜——但他們不曾受割損。迪滿一日仍在他們這些人手上，這個秘密一日也不能說出來。據說奮銳黨如果疑心一個人不是猶太人，他們給他的唯一選擇就是接受割損，否則死路一條！

出我意料之外，奮銳黨接受我的理論。家中的一兩個外邦人不必算在內。我繼續：

「在加里肋亞，我們並不直接向羅馬人而是向黑落德安提帕納稅，由他交一部分給羅馬人。這也應該有折扣。黑落德安提帕是一個猶太人。他是我們合法的統治者。」

「他是厄東 (Idumaeen) 人，」有人說。「黑落德家族霸權。」

又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我答應隨時供應一些消息，他們又減了一個小數目。這樣一來，我就可以用一個很好的價錢，出售我那個短期內加緊控制仆托肋買與加里肋亞邊界的假消息。我注意到自己在談判的過程中，越來越自信。人一旦開始交易，你就很容易把他們測驗出

來了。應付一個邪惡的商人比應付一個狂熱的恐怖分子容易得多。

最後，那個主席滿意地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交易——一個基於彼此的利益的交易。」

我毫不放鬆地加上一句：「並基於你們將我綁到這些山洞來的事實。」

那主席笑起來。說：「你相信我，安棣思，根據我這一生的經驗，我發現我們很難說服他人自動做一些有用的事。有時你必須加把勁。」

就像比拉多所說的一樣。

他驟然轉變話題，嚴肅地對我說：「還有一件事。如果你不遵守我們的協定，我們會在凱撒勒雅和其他地方散佈謠言，說你有勾結恐怖分子的嫌疑。這對你的生意不會有甚麼好的影響。好吧！」然後，他又笑着說：「現在，讓我們吃喝！」

氣氛變得比較輕鬆了。迪滿和馬谷也來了。現在，房裡點了許多油燈，所以我可以看清楚各人的臉孔。大多數人年紀和我差不多。只是那個領袖很明顯是超過三十歲了。但站在那一邊的是誰？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那不是巴辣巴嗎？是的，果然是他。我正要伸出雙手抱着他的肩膀，但他竟轉過頭去，好像不認識我似的。我看錯人了嗎？我等機會再仔細看看這個人。不，毫無疑問，一定是他，巴辣巴。但他又轉過身去用背對着我。我忽然明白：他不要任何人知道我們是朋友。也許我還未脫離險境。我被搞糊塗了。但當他故作無知地問我問題時，我一點也沒有把困惑表示出來。

「你在那裡出生？你父親做甚麼？你有幾個兄弟姐妹？」

現在我肯定了。他要給人一個印象，他根本不認識我。他一定有他的理由。我就和他裝下去。當我們的眼睛相遇時，他向我微微眨眼，好像在表示他仍是我的朋友。我感到一陣暖流流過全身，知道在這羣強盜之中有一個自己的朋友，那種感覺是很好的。這之後肯定不會有問題了。

他們同意讓我們在洞內留宿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啟程。不久大家都去睡了。他們讓迪滿和馬谷和我三個人在一間房。不久我就聽到兩個青年的打鼾聲了。

第九章

註：

1. 谷10：25：這話說明富人不可能進天主的國。
2. 瑪6：24。
3. 路6：24。它背後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有他的一份幸福。富有的人已經得到了，因此，現在就輪到他們捱窮了。
4. 參閱若瑟夫有關加里肋亞的描寫：「整個地區都是種植穀物和飼養牲畜最好的區域，有很多各類的森林，因此，因為它的富饒，所以，即使最不傾向耕作的人也被吸引了，結果每一吋土地都被開發了，沒有一個角落是浪廢的。全區村鎮密佈，有賴富饒的天然資源，村莊的人口密集，最小的鄉村人口也超過一萬五千人。」(BJ 3,42-43 = II,3,2)。數字可能有點誇大。
5. 取材自詠104。
6. 以下的敘述，幾乎就是一字不漏節錄自若瑟夫的著作BJ I, 310-313 = I,16,4。亞貝拉山洞其實比敘述所暗示的小得多。不過，在猶太曠野裡有一系列的山洞是被反抗羅馬分子所佔據的。他們曾從這裡轉移陣地到加里肋亞。
7. 訓4：1-3。

列辛格教授大鑒：

在故事中，我把那個有錢商人寫成主角，而只從事實背後透視耶穌，你對我這種做法有點擔心。我的理由很簡單：這樣，我們可以和安棣思認同。他和耶穌的社會背景稍有出入。他不能完全接納耶穌的宗教系統。他從來沒有直接見過耶穌（至少到現在為止）。他是個「探究者」，追隨耶穌的足跡——很像一個從事歷史批評研究的人。

安棣思必須基於多個不同的傳統，重組耶穌的形象。他必須把言論組織起來，嚴格地評估其價值。當我們再也不隨便肯定：「事情就是這樣的」，而說「根據這個或那個資料——為取得更深入的洞見——我可以勾勒各個事件的輪廓」，歷史著作才算開始。

安棣思企圖說明當時的革新運動，因為歷來有不少人以歷史的推類法——就像歷史學家所做的一樣——把耶穌和這些運動相聯。他不斷地思考，比較耶穌和奮銳黨及那時巴勒斯坦的其他宗教的異同。

他發現一些不是很直接且不很明確的聯繫，例如：受經濟壓迫者、宗教不穩定者和政治對抗者之間的聯繫。他像歷史家一樣，逐步揭開這個制約與互相作用的大綱。

批判、類比和聯貫，都是歷史研究的基本範疇。這些範疇，在安棣思的探究中也出現。但這也不足以使他成爲一個學者。如果他是，他就必須報告一下他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了（就像我在這些信裡所做的一樣）。總之，他是歷史批判研究這個探險行動的現身說法。這也可以說是與他所研究的對象保持或遠或近距離的做法。對於他來說，這件不愉快的查探的臨時工作，變成了一次具體存在的接觸。探究員已被拉進他所探究的主題之內。

我下次會回答你提到的政治問題。接着這一章打開了一個新的視野。

祝

安好

你的朋友

泰申上

10 害怕或愛仇敵

我漸漸睡着了。我不知道是在做白日夢還是真做夢，前些日子所發生的事，像畫片一般不斷在腦海裡轉，亂成一片。一會兒，我是面對着一班奮銳黨人的審訊；一會兒，卻是比拉多在審我。再一刻是我騎驢走過加里肋亞風和日麗的平原，然後又是烏黑一片，我不知道自己是在耶路撒冷的監獄裡還是在亞貝拉的山洞裡。在黑暗，有些臉孔像大特寫鏡頭一般在我眼前出現：奮銳黨的領袖在向我露齒而笑。我又再聽到野獸的吼叫，再見到那排白森森的利齒，那一吋一吋地向我移近的毛茸茸的爪。我感到他們已搭在我臉上了……

我一下子驚醒了。有人觸摸過我。我的腦際忽然閃過一個念頭：他們要暗中把我幹掉。但我又聽見一個很熟悉的聲音輕輕地說：「噓！不要作聲。跟我來。」那是巴辣巴。

我們小心沿着通往洞外的小徑爬出去。在洞外，我們沿着岩石攀登，來到一個凹進去的地方才停下來。

「在這裡我們是安全的。」巴辣巴輕聲說。「今晚是我負責守夜。」

「巴辣巴！」我擁抱他。

我們坐下來，凝視着黑沉沉的夜色。那是一個清朗而多星的夜。月亮給四周的岩石投下一片暗淡的光，它的倒影印在革乃撒勒湖平靜無波的水面上。我們席地坐在岩石的陰影下。不會有人注意到我們在這裡的。巴辣

巴又低聲說：

「我今天不肯認你，現在我向你道歉。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們是朋友。否則他們必定想法子把你爭取過來——當然也用壓力和勒索。如果你不答應，我真不知道會有甚麼後果。」

我不作聲。

「是我提議把贖金變成一個長期的協定。」

「謝謝你。但我想問，如果我甚麼都不答應，他們會把我殺死嗎？」

巴辣巴沒有回答。我再問他：「他們真的會把我殺死嗎？」

他嘆了一口氣說：「我想你認為我們都是冷血兇手。我坦白告訴你，我真殺過人。第一個是追捕我的羅馬士兵。我不得不殺他，否則他就會殺我。第二個是一個富有的地主，是我們決定要殺死他的。他曾逼使一家人自殺。這家人欠了他的錢，但他們情願死也不情願坐牢。」

「但我從未威脅過任何人，也未追捕過任何人、壓迫過任何人，你們卻威脅要殺我。為甚麼？只是因為我出身於富有家庭。這是我唯一的罪。」我抗議。

巴辣巴把手指放在唇邊要我小聲點。我們必須很小心。遠處有一塊石頭擊落在深淵，發出悠長的聲音。我屏息等待。但一切都靜寂無聲。我們並沒有被人發現。

「我們也沒有殺了你。我們只要你的錢而已。也許你可以說這是搶劫，但我們只是從你們有錢人身上拿錢吧了。其實你們的錢，又何嘗不是從窮人那裡來的，不

過你們總會逃過法律的束縛。我們只是要確保，大地上的好東西得到它真正的主人。看我們這裡所有的人，他們大部分都是被逼離開家園的。他們來找上我們，因為除此之外他們便無路可走。我們是最後的一步，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但你自己卻有別的選擇。你的家境不算太壞。」

「我是一個例外。這也是我留在這裡的原因。我有很多東西可做。我的理想是，我們應該懲罰所有行為不公義的富人、所有不公義的法官和官員。這其實應該是國家做的，它不但不做，反而製訂傷害窮人的法律，增加不公義的事件。我們必須取代它的地位。我們應該執行公義。人們一旦知道他們的惡行再也不可能免受應得的懲罰，將來要剝削小市民時就會三思而行了。因此我必須留在這裡。我要監督這些走上絕路的人們，不會淪落到只知搶掠和謀殺，完全沒有理想。」

「你說威脅要殺死兩個青年奴隸是公義的行為嗎？迪滿和馬谷加害過誰呢？他們壓迫過誰？」

巴辣巴默不作聲。我繼續攻擊他：

「你以為這樣容易找出真正的罪犯嗎？任何富有的地主都是和父母、子女、工人和奴隸一同住的。如果你晚上去放火燒房子，你很可能誤殺無辜——不是富人、不是壓迫者或吸血鬼，而是那些被壓迫、欺詐和被剝削的人！如果你殺一個有錢人，你必須攻擊他身邊的奴隸並把他們殺死。如果你破壞他的收成，你就是破壞那些替他工作的工人和奴隸的主要食糧。我對我們那個階級的某些人的行為，非常看不順眼。但你恐嚇我們能改善

這種情形嗎？」

我們又靜默了一陣。然後巴辣巴說：「最近有人離開了我們。他所說的和你的一樣。我和他很談得來。」

「他現在做甚麼？」

「他追隨了一個很出色的先知，這是他過去為我們在加里肋亞海捕魚時認識的。」

「告訴我，這個先知名叫耶穌是嗎？」

「你認識他？」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但我聽過別人講他。我以為他自己也是一個奮銳黨成員。他所說有關富人的話倒和你的論調很像。」

「安棣思，你錯了。這個耶穌簡直瘋狂。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有這樣瘋狂的思想。」

「但他所說的甚麼，一個大轉變將要來臨，不是和你說的一樣嗎？他不也說天主再也不容忍不公義了嗎？他也說祂的王國終於來臨了，不是嗎？」

「但我們有很大的分別。我們都只要天主統治，不要羅馬人壓迫我們的國家。但我們（奮銳黨）深信天主只幫助那些把命運抓在自己手中的人^①。祂只幫助那些隨時準備反抗或用暴力對付敵人的人。但你知道這個耶穌說甚麼嗎？西滿對我講他所說的一個比喻：

天主的國好比一個人把種子撒在地裡，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種子發芽生長，至於怎樣，他卻不知道，因為土地自然生長果實：先發苗，後吐穗，最後穗上滿了麥粒。當果實成

熟的時候，便立刻派人以鐮刀收割，因為到了收穫的時期^②。

他把事情說得這樣平和。天主的國自己會來的，像從土裡長出來的幼苗一樣輕柔、一樣無聲無息。他有時又用很奧秘的詞語講天國，好像天國已來臨了，但任何人都可以見到，羅馬人仍統治着我們的國土。他是瘋狂的。西滿也是。」

「誰？」

「西滿是我的朋友，是離開了我們的那個成員。在耶穌的追隨者之中，人稱他為『熱誠者西滿』^③。西滿有一次問耶穌，我們是否應該反抗不公義。你知道耶穌怎樣回答？他說：

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卻對你們說：不要抵抗惡人；而且，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那願與你爭訟，拿你的內衣的，你連外衣也讓給他。若有人強迫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兩千步^④。

安棟思，你說吧，說這樣的話的人不是瘋狂嗎？我們說：『任何人打你，還手！任何人取去你的外衣，把他的房子燒掉！任何人給你施壓力，帶走他的子女，給他施壓力！』這是阻止不公義唯一的辦法。」

「但是，熱誠者西滿卻贊同耶穌所宣講的這些怪異

的思想。」

「『怪異』是溫和的說法。在一個程度上，我們可以忍受一個朋友對我們的不公義而不願傷害他——但忍受敵人的不義！我們不是有責任幫助朋友和對抗敵人嗎？當西滿問耶穌這點，他回答說：

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他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⑤。

有誰能對自己的敵人這樣大方？只有一個很強很獨立，敵人無法攻擊他的人才能做得到。可能那些偉大的長勝者、君王和皇帝做得到。但這個耶穌在我們這個被壓迫地區宣傳這種思想，要教誨普通人學習這種態度，這只是那些高層人士才有充足的保障可以這樣做，作為人生的一種點綴，但這是妨礙改革的做法。要促成改革，就必須團結所有受壓迫的人。」

「但他教人不問情由地順服權勢嗎？他對富人尖銳的批評卻在廣泛地流傳。」

「不錯，這是真的。他的確表達了人們對有權勢者的不滿。例如他說：

你們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為首領的，主宰他們，有大臣管轄他們；但你們中間，卻不可

這樣：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成爲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⑥。

人們喜歡聽這種話。他們以爲可以不用武力而解除被壓迫和被剝削。但這種壓迫是指甚麼？人們必須納稅，而他們又沒有錢還債，於是便失去他們的財產^⑦。

壓迫表示統治者斂取這個地方大量的出產，致使人們經常處於飢餓的狀態。這種壓迫會不斷地維持下去。納稅和奉獻的負擔是這樣重，以致全國的人民自然分成兩組：一方面是那些要維持現狀的人，而另一方面是大多數爲求生存而惶惶不可終日的人。這種憂慮腐蝕了他們嘗試求變的勇氣。這種僅僅足以活命的可能性告訴他們，即使事實如此，勤奮工作，加上一點好運，事情就可以應付過去了。任何不能應付的人，如果不是他自己的錯，就是他的運氣非常差。這就是此地普遍的受壓迫的情形。你可以看到納稅的問題是多麼重大。

「我們問耶穌他怎樣處理這種壓迫。我們問他向皇帝納稅是否合法？他叫人拿一個錢幣給他，然後問：『錢幣上刻的是甚麼人的像？所刻的字提到誰？』我們告訴他是皇帝的，他就說：

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⑧。

碰到一些特別的問題時，他常常推托。他要採取溫和的路線。」

「他說到處的統治者都在壓迫人民，但追隨他的人卻不能像他們這樣做。他這話真是這樣無害嗎？很多人都說政治必定離不開壓迫。但耶穌說：『即使所有的民族和社會，都擺脫不了壓迫，你們的做法也應該不一樣。你們的任務就是阻止把人分成受壓迫和壓迫者。』」

「耶穌的確講了一些我們的民族早年最優越的特點。我們所有的鄰國的國王和人們佔有土地，農夫的待遇卻和奴隸差不多。但我們從一開始就防止這種生活模式。我們會繼續抗拒這種模式。」

「天主不也曾准許我們被外族統治嗎？我們怎能反抗這一點呢？」

「天主准許我們在埃及做奴隸。但當祂把我們從奴役中釋放時，祂顯示了祂的真正意願。當我們來到這塊土地後，我們甚至有兩百年是過着自由的農夫生涯，根本沒有一個中央政府，我們只是彼此支持以對抗外敵而已。我們充分顯示了一個民族可以最低限度的政府組織而生活。」

「但我們必須接受統治者！我們也經驗過一個統治階級在君王政體下擴展的情形。」

「沒有君王我們可能要依賴其他的民族。但從一開始我們就小心預防我們的君王像法郎那樣統治人民。在君王政體之下先知出現了。當君王的權力太大時，先知就以天主的名義批評他們。當君王遭受失敗，我們的先知就認為，這是天主對他們在國內和國外誤用權力的懲罰。天主再次顯示祂不是站在君王這一邊。」

「但在這個時候，我們只好依賴巴比倫人、波斯人

和希臘人。」

「當我們被充軍到巴比倫時，天主派給我們新的統治者。祂答應一次新的出谷。祂利用波斯王居魯士征服了巴比倫而還我們自由。」

但波斯人從此就做了我們的統治者，而且這也是天主准許的。」

「波斯人准許我們按上主的誠命處理我們的生活。當我們的民族，由於貧窮和負債，逐漸形成了貧富懸殊的兩個階層時，波斯委任的猶大省長乃赫米雅以天主的名義，發動了一次偉大的改革。全部的債務都取消。全體以色列人都自由了。」^⑨

「乃赫米雅的改革豈不表示除了暴力之外，還有另一條路可走嗎？」

「在有利的形勢下，是的。但形勢不是常常有利。在希臘人和敘利亞人的統治下，形勢改變了。我們的希臘統治者奇怪我們竟有這樣多的小自耕農^⑩。但他們並不尊重我們的傳統。他們把所有征服的土地視為他們的財產，在土地上生存的一切，視為他們的囊中之物。只有在他們城市裡，他們才准許一小撮人有自由。他們要在我們的國內設立同樣的情況。有些有錢的猶太人准許他們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個自由的希臘城市。適應了希臘式的生活方式後，他們的信仰無形中混合了希臘的信仰。那時，我們的聖殿是奉獻給宙斯神的。後來國內便爆發了反抗這種情況的革命。信仰天主是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因此，任何威脅信仰的行動，都會危害許多小自耕農的自由和生活^⑪。自從那時開始，我們就體會

到，如果我們放棄信仰天主，我們就要失去防止國人陷於鄰國所處的苦役生活的保障。即使到了今天，也只有尊重我們的傳統，才能阻止羅馬人消滅我們的自由。這就是我們如此熱切地抵抗外人攻擊我們信仰的原因。」

「但這會不會是進行一次大改革的時機，就像乃赫米雅時代一樣？」

「我認爲這是幻想！沒有武力的壓力，在這塊土地上是甚麼也不能改變的。看看羅馬人是怎樣企圖日漸把我們的國家改編入他們的帝國之內。開始時，他們仍准許我們自己的統治者統治我們。然後，他們以黑落德黨人代替我們的王子，黑落德這伙人的權柄是仰賴羅馬人得來的。最後，他們取了猶太和撒瑪黎雅兩區的統治權。過去二十年來他們尊重我們的宗教，但現在，他們開始對聖殿的特殊地位提出質疑。他們鑄造了異教的錢幣。他們把大帝的彫像帶到耶路撒冷來。他們逐步把使我們與其他民族分開的東西帶進來。不久就沒有人可以說：『各處的統治者都在壓迫他們的人民，但在你們中不應該是這樣。』反而，有人會說：『羅馬人以施惠者的身分統治各地，對你們也一樣。』於是壓迫再也不被視爲壓迫，剝削也不是剝削了。因此，現在是武力反抗的時候了。現在再也不是乃赫米雅的時期了。現在也不是納匝肋耶穌的時代。」

「但耶穌也希望改革。」

「這是真的。他使人相信不必依靠抵抗和流血，情況也會有改變。他比那些叫人向一切講和的人更糟。他要改變同時也要和平，這是幻想。一個很危險的幻想。」

「但你們不也有幻想嗎？也許西滿覺得你們的方法也不見得高明，是嗎？他追隨耶穌是因為他認為那是離開這些岩洞最好的途徑？」

「西滿是一個問題。如果他的榜樣廣泛流傳，還有多人會離開我們。因此有些人提議把他當作叛徒一般處決了。」

「我的天！」

「我阻止了他們。」

巴辣巴平靜地說。但這使我很感動。感恩和同情蓋過了我這天晚上對他們的冷漠。一切似乎都在表示，宇宙對於挽救一條生命很有興趣。它是否也在暗示我把巴辣巴拉離這裡？

「巴辣巴——我求你。放棄這個岩洞的生涯。你也不必走西滿的路。還有別的。」

「不是這樣容易。如果我離開這裡，一定會有恐怖分子被殺的事件發生。換句話說，他們一定想法子把我殺死。他們甚至不必自己動手。他們只要向當局告密，說我曾殺死一個羅馬士兵和一個地主就行了。我不得不留在這裡。」

我們必須在天亮前回到岩洞裡。臨走前我低聲對巴辣巴說：「無論怎樣，我一定要幫助你。你可以在猶太人居住的其他地方消失無踪。你可以信賴我。我一定會幫助你，這點我可以答應。」

我們神不知不覺地爬回原處。我再度躺下，但怎樣也睡不着。混亂不相聯的畫面，又在我不能歇息片刻的思想裡出現。不過它們漸漸聚攏成形了。我的進退兩難

的情勢更明顯了。

這裡，我在為羅馬人而在國內到處走。但我個人對他們全無效忠的意念；我立意要把我自己民族的命運放在羅馬人的利益之前。現在，在這些洞裡，我找到一羣人，他們完全視民族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而他們對待我和羅馬人一樣壞。他們和比拉多又有甚麼不同？我只見到勒索和反勒索，壓迫和反壓迫、從上而下，從下而上的恐怖主義。

兩方面都有講理的人。麥迪魯不是無人性的人。像他這樣的羅馬軍官可以締造和平嗎？他們能否做到，至少在壓迫時盡可能避免痛苦？政治可否有更好的成就？麥迪魯只是一個例外嗎？

巴辣巴也是一個例外嗎？他在思想上是完全孤立的嗎？他不也要最低限度的以暴抗暴、最低限度的恐怖主義——然而他不能避免他所投身的宗旨所造成的不利後果。

我必須繼續在無人之地尋找安身立命之所。這兩個帳幕都不能使我感到安適。於是我對天主^⑫說：

上主我的天主，
我怎能對自己誠實呢？
無論趨向何方，
我都落在崎嶇的道路上。
如果我能與他人同流，
煩憂將遠離我。
他們聲稱世界根本如此，

只有暴力與壓迫能產生實效。
他們成功了，
他們獲享財富！
他們擁有權勢！
這不是愚蠢嗎？
我力求問心無愧地生活？
力求不與豺狼同嗥？
因此我被撕裂，
因此我不斷在痛苦中。
如果我與他人合污——
我豈不在背叛我全部的過去。
上主，我何去何從，
總不離你的臨在，
祢總是領我到我不願去之處，
但，是祢保全了我的榮耀，
是祢，回復我的尊嚴。

我又想起我們的祖先，瞞騙埃及人的亞巴郎，對自己的哥哥施狡計的雅各伯，為敵人服務的達味。他們不也曾走過不少崎嶇的道路，不也曾在無人之地流浪嗎？我現在所走的這條迂迴曲折的路，會不會導向一個好的結果？天主會使一切都有好結果嗎？

這個思想使我能安睡片刻。但不久我就醒了。外面還是相當黑。兩個奮銳黨人蒙着迪滿、馬谷和我的眼睛，領我們走出岩洞。我在晚上見過那些陡峻的懸崖，知道這裡是怎樣的危險。我們又再順着那些陡峭的小徑

摸索前行，攀着梯子從岩石上爬下來。到了山脊後我才鬆了一口氣。他們把驢子還給我們。我注意到我們的嚮導怎樣故意帶我們兜圈，好使我們失去方向感。兩小時以後，他們終於准我們解開蒙着眼睛的布。

我們站在一座山的斜坡上。在前面伸展的就是加里肋亞海。朝陽正從東面的哥藍高地升起，整片山地陽光燦爛。一切都靜止不動，好像被水面上閃爍的彩色迷住了。

最後，其中一個奮銳黨人轉過來對我說：「我的名字叫馬迪亞，是馬大亞之子。你能替我做一件事嗎？」他指着海的北端說：「在那裡就是葛法翁。我的父母和家人就住在那裡。請你把這封信和這些錢給他們。沒有我的支持他們不能生存。我再也不忍心看他們長期這樣貧窮。這是我加入奮銳黨的原因。」

我接下了他的付託。我向着他給我指的方向注視了很久：在這團晨霧的包圍之下，就是這些人的家。他們在此被奴役、受苦、埋怨和絕望。但太陽不分彼此地照耀着他們，好像對在它之下所發生的一切不公義的事，毫不關心^⑬。

我回頭望見迪滿和馬谷正和我們的陪同道別。晨光似乎轉化了每個人的面貌，即使這兩個奮銳黨的外貌也不同了。當他們站在一邊，讓迪滿和馬谷走過去時，他們忽然看來好像年輕了不少。從他們面上的風霜後面，我找到了絲絲稚子的影子。那是我們：恐怖分子、稚子和我自己。太陽就是要透過它對世苦的冷漠而照耀着我們所有的人嗎？它不分強盜和我們平常人地普遍照耀

着，是在表示一種不可解釋的善嗎？

我讚美天主使祂的太陽每天重新升起，照耀着好人，也照耀着壞人，公義的和不公義的人。我忽然想到，如果太陽普遍照耀着羅馬人和奮銳黨人，窮人和富人，主人和奴隸，如果它不分彼此——我在羅馬人和猶太人之間擺動，在權勢和奮銳黨、富與窮之間周旋，不是也可算是無罪嗎？我們一定能無視這些分界而不被它所困。我又有了新的勇氣。

第十章

註：

1. 根據若瑟夫 (*Antt.* 18.5 = XVIII,1,1) 奮銳黨的教訓是：「天主促使這件大事（從羅馬人手中取得自由）成功。問題是在於人們自己是否促使它的成功，或者更好的說法是：天主只幫助那些支持一個偉大的目標，而自己也不避麻煩，參與這個行動的人。」
2. 谷 4：26-29：種子自長的比喻。
3. 參閱路 6：15。瑪竇稱西滿是熱誠者（‘Cananaean’ 源自希伯來字 ‘kana’ 即 ‘be zealous’ 之意，見瑪 10：4。從「熱誠者」（此書譯成奮銳黨）這個名稱在新約中出現的事實看來，奮銳黨在猶太戰爭的過程中，最初並不是一個反抗的小團體，不過若瑟夫的書卻給人這個印象。
4. 瑪 5：38-41。
5. 瑪 5：43-45。
6. 谷 10：42-43。
7. 我們可以推論：為納稅而負債、貧困和靠劫掠為生——即訴諸武力這三者的關係。按若瑟夫 (*Antt.* 18.274 = XVIII,8,4) 的說

法：「拖得很長的抗議示威行動，使人們不能照料他們的農田，他們也怕忽略了農事而不得不與強盜為伍，因為他們無法償還債務。」

8. 見谷12：13-17。在馬爾谷福音裡，是法利塞人和黑落德黨人向耶穌提出問題。可能最初與耶穌談話的是一些同情武力抵抗分子的人。
9. 厄下 5。
10. 亞歷山大大帝時代的厄特拉的赫格達而斯 (Hecataeus of Abdera) 曾報導說，梅瑟給每個猶太人劃分了一小塊土地，司祭的那一份較大，因為他們專事崇拜。不過，猶太人是不准售賣他們的土地，這樣，比較富有的不能壓迫較窮的。見 Diodorus Siculus XL,3,7。
11. 瑪加伯人叛亂的故事可見於瑪加伯書上、下。
12. 取材自詠73。
13. 見訓 4：3。

列辛格教授大鑒：

你不喜歡前面這一章，認為我把耶穌的宣講「政治化」了。你說有關領袖為眾人之僕的講話，不是指政治裡的權力關係，而是指團體裡的人際關係。不過我對這些講話的觀點是基於耶穌對於「外邦人」政策有不同的觀點這個事實。與外邦人相對的當然是以色列。「你們中不應如此」，表示在以色列和在其他民族之內，事情有不同的做法。當然他這話是對門徒說，門徒就是代表以色列。他選了那十二位代表十二支派。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基本的解釋問題：耶穌不想組織一個基督徒團體；他要革新以色列。任何人，如果認為他的講話是針對教會的話，他就不能了解他的話是對全部猶太人和整個巴勒斯坦社會了。

他期望社會有一次神奇的大改變：貧窮的、兒童、溫良和外鄉人都得到他們應得的地位。那就是天國了。天國不只是一個純精神的實體而已。在此，人們仍然可以吃喝。天國是在巴勒斯坦。人們從四面八方湧來。在這裡，將有一個新的聖殿。

耶穌也期待極端地改變的政治情況，但他不是希望這些情況會透過政治改變而來。他的目標是「政治性」的，但它應在沒有政治的情況下達到。天主會實現這個目標。就是說，人們不能使用暴力來達到這個目標。不過，他們也不能完全被動的。

我常問自己，為甚麼耶穌不能算是偉大的神學家之一。當然，他的職分難以確定和不容易為他描繪一幅明確的歷史畫像都是其中的原因。不過我們可以不可以一旦承認歷史的耶穌，就毫無懷疑地承認，有一個宣講是同時以改變教會和整個社會為目標的？

也許這個問題可留待以後再討論。

此祝

愉快

你的朋友

泰申上

11 在葛法翁的衝突

葛法翁在前往貝特賽達猶里亞途中，離亞貝拉約七哩。從葛法翁再走三哩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了。我們要在天黑前抵達貝特賽達，這樣我們就可以在安息日休息^①。

我們急急前往，主要是想盡快在葛法翁辦妥受託的事。馬迪亞的父母是住在湖邊的一間漁夫住的小屋裡。父親打魚，母親涵納卻留在家裡，沒有到田裡工作，他們有一個女兒病了，她名叫瑪莉安，大約十二歲。她躺在小屋的一角，臉色蒼白，從那雙眼可明顯地看出她在發高熱。她的姐姐在屋裡輕輕地走動，一切都顯得這樣沉重和死氣沉沉。我很了解這種氣氛，這是一個家庭處於高度恐懼下的氣氛。沒有人敢多說些甚麼。但每個人都意識到，其實你一踏進屋裡，你就已經意識到死亡的陰影了——還有獲救的頑強的希望。

不過，當我把信和錢交給她們時，她們臉上露出一點歡容。我不需要作任何詳細的解釋。

「亞貝拉有一個陌生人要我把這個給你們。他問你們好。」

家人都明白。她們很親切地歡迎我，一定要我進內坐一會兒。迪滿和馬谷就留在外面看守牲口。

瑪莉安睜着大眼睛看着我。我注意到她有話要問我，便向她微笑。她說：

「你就是那位默西亞嗎？」

老天！我想。她一定病昏了，發高熱使她胡言亂

語。我和善地回答她：

「我是安棣思，從色佛黎來的商人。」

「你知道默西亞甚麼時候來嗎？」她問，臉上爬滿了失望。

我用我們慣常對孩子的語氣回答她：

「他會在末日的時候來臨。」

「不，他已經來了。」

我奇怪地看着涵納。她解釋道：「她是指一位先知，有些人說他就是要來的默西亞。他能治病和驅魔。村裡很多人都信仰他。有些青年人還追隨他。她一直希望他會來治愈她。」

「你是指耶穌！」

瑪莉安點頭。「你見過他嗎？」

「沒有，」我說，「但我很想見他。每個人都在講他。聽說他常在附近走動。」

「他永遠不會在任何一個地方長住。」涵納說。

「爲甚麼他不在這裡呢？」瑪莉安喃喃自語。「爲甚麼他不使我的病有點起色？」

瑪莉安的母親在她身邊的地板上坐下，很慈祥地撫着她的頭髮說：

他說過：

「瞎子看見，癩子行走，癩病人得了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苦人得了喜訊。凡不因为我而絆倒的，是有福的！」^②

「要是他能來。」孩子輕輕地說，無限嚮往。
涵納用一張氈子把女兒密密蓋好，抱在懷裡。

「我不能去找他來。我真的做不到。不過我可以給你講一個有關他的故事。你喜歡聽嗎？」

瑪莉安點頭。涵納開始講^③：

那時，有一個婦人，患血漏已有十二年。她在許多醫生手裡，受了許多痛苦，花盡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不但沒有見效，反而病勢更加重了。她聽了有關耶穌的傳說，便來到人羣中，從後邊摸了耶穌的衣裳，因為她心裡想：「我祇要一摸他的衣裳，必然會好的。」她的血源立刻涸竭了，並且覺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耶穌立刻覺得有一種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人羣中回過頭來說：「誰摸了我的衣裳？」他的門徒向他說：「你看！羣衆四面擁擠着你，你還問：誰摸了我？」耶穌四周觀望，要看作這事的婦人。那婦人明知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戰戰兢兢地前來，跪伏在耶穌前，把實情完全告訴了他。耶穌便向她說：「女兒，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罷！你的疾病必得痊愈！」

瑪莉安很留心的聽，好像故事講的就是她。不過此刻，她再也忍不住了，嗚嗚咽咽地哭起來，說：

「爲甚麼他不來？爲甚麼我不可以像那個女人那樣

摸他一下，我的病就好了？爲甚麼不可以？」

我忽然有一個想法，於是我走上前去，把手按在她額上說：

「瑪莉安，你像故事中的女人。你相信觸摸他就可以使人好些。你沒有聽到故事中耶穌最後說甚麼嗎？他說：你的信德救了你。他並沒有說，觸摸我使你痊愈。」

我是情急之下說了這些話。我自己並不相信我說得對。我只想對這個害怕死亡的女孩子說些好話而已。

瑪莉安感激地看着我。她逐漸平靜下來。她要聽更多的故事。涵納就一一講給她聽。有一個婦人請耶穌醫治她的小女兒——耶穌在遠處治愈她，根本就不必去到她身邊^④。涵納接着說：

「爲甚麼一定要他到我們家來呢？他不也可以從遠處把你治愈嗎？」

接着她講到瞎子復明、痲瘋病人痊愈、跛子能行走等故事。這些故事一個比一個更神奇，更叫人難以相信。瑪莉安卻全盤接受，全把它們看作她自己的故事。她過去是瞎的，現在復明了；過去是跛的，現在能行走；她此刻的病也好些了。她從每一個字裡找到新希望。

我也聽得迷惑了。故事中的有些東西聽起來很迷信而且原始，我排斥這些成份，不過，大體上我也和瑪莉安一樣，對這些故事着迷了。我注意這些窮苦的人們，把他們全部的希望都灌注在這些故事上。從這些故事中，我聽到他們對痛苦與死亡的反抗。我覺得，只要這

些故事一直傳下去，人們就不會對於飢與渴、跛足和癱瘓、疾病與無助逆來順受。只要這些故事一日在流傳，他們就一天存着希望。

我不知道涵納給瑪莉安講的故事，是否全部都是聽來的，還是有一部分是她自己杜撰的。我知道只是轉述故事並不能治愈人。但我有一個感覺，如果沒有這些故事，瑪莉安根本就不可能痊愈。

這時她的父親捕魚回來了。他一副準備接受壞消息的神情，但一見到瑪莉安平靜的樣子和兒子託人帶來的信和錢時，立刻眉展眼開。

我想到一個幫助瑪莉安的辦法。在提庇黎雅我認識一位醫生名叫希柏加烈，是希臘人，這點你從他的名字就知道了。從葛法翁乘船前往只需四小時。如果馬大亞的一個兒子和迪滿及馬谷當晚乘船過去。在岸邊等到天一亮就去請希柏加烈，很快就可以把他帶到葛法翁來。

馬大亞不贊成我的計劃：「我們太窮了，請不起一位醫生。我們需要用這一點錢生活和納稅。」

我向他保證這筆錢由我出。我馬上寫了一封信給希柏加烈，請他盡快前來幫助馬家，一切費用我會照付。同時我又送信給雇撒和約安納，說下週我會到提庇黎雅拜會他們。

離日落還有一小時。幾個青年急忙走到湖邊。夕陽在湖面投下一片金黃色的光輝，他們所乘的船，很快就變成一團黑色，隱沒在這片黃光後面。我們點亮了安息日的燈，唸餐前經就坐下來進食。

不久，有人敲門。有兩個人來找馬大亞。年長的叫

嘉米亞，年輕的叫丹尼爾。馬大亞請他們入內就坐。

嘉米亞首先說：「你的兒子竟和兩個陌生人在安息日去捕魚。你不知道在安息日是不准工作的嗎？」

馬大亞再三向他們保證：「他們不是去捕魚。他們要到提庇黎雅去請一位醫生給瑪莉安治病。沒有人破壞安息日的規矩。」

丹尼爾也反對：「你不能等過了安息日才去嗎？」

我插言道：「我派他們去的。瑪莉安需要幫助。如果是與治病有關，安息日的規矩是可以不守的。」

丹尼爾說：「不，除非沒有別的選擇，否則還是應該遵守。」

我生氣了。在色佛黎，我們都認為在安息日請醫生是理所當然的事。這些鄉下人的頭腦是多麼狹窄啊！也許他們只是為干擾了我們的晚餐而找藉口吧。

嘉米亞深思着說：「有些事倒是准許的。如果有一隻羊掉進井裡，可以把牠救上來。」

丹尼爾抗議：「我的看法不一樣。如果天主要那羊生存，牠一定可以生存。你只能過了安息日之後才去救牠上來。」^⑤

嘉米亞反駁：「牠怎能生存？牠會被溺斃。你要天主行奇蹟嗎？你們厄色尼人是比我們法利塞人嚴格。我們要實際可行的解決辦法。大多數經師都同意我的看法，認為可以在安息日援救一切動物。以此類推，我的結論就是，如果准許援救一隻動物，那就更有理由准許救一個人了。」

瑪莉安一直留心聽我們辯論。她此刻出其不意地打

斷我們的話說：「耶穌也是在安息日救人。媽媽，請你把故事告訴我們。」

要涵納在兩位客人面講耶穌的事，顯然令她很為難。但有那一個母親忍心拒絕自己的孩子的要求呢？於是雖然勉強，她還是講了以下的故事：

耶穌又進了會堂，在那裡有一個人，他的一隻手枯乾了。他們窺察耶穌是否在安息日治好那人，好去控告他。耶穌對那有一隻手枯了的人說：「起來，站在中間！」遂對他們說：「安息日許行善呢，或作惡呢？許救命呢，或害命呢？」他們一聲不響。耶穌遂含怒環視他們，見他們的心硬而悲傷，就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一伸，他的手就復了原^⑥。

每個人都很留心聽她講述。嘉米亞很慈和地說：

「瑪莉安，這不是和我們的羊掉進井裡的情形很不同嗎？如果沒有人把羊提上來，牠會溺斃。但這個有一隻手枯乾的人不能等一天嗎？這不是行善或作惡，醫治或殺害的事，這是今天或明天行善的事。」

丹尼爾插口：「你看到了，當人讓步時會有甚麼後果。你會被人利用。這個耶穌明知所有的經師都會同意，我們可以在安息日救人。但他偏偏要走極端。他的觀點是，任何人都可以決定他要甚麼時候守或不守安息日的規則，甚麼時候他認為有責任幫助人，甚麼時候不助人。」

涵納聽得不耐煩。「我不明白這種吹毛求疵的做法，但很清楚的是，你可以在安息日救人。安息日是爲人而設，不是人爲安息日而造的。人的生命比安息日更有價值。」⑦

嘉米亞爲自己辯護：「我們在這裡所說的『幫助』是甚麼意思？任何人都可以說：『我要幫助我的鄰居收割，所以我破壞了安息日的規則。』不，我們對每一個不同的情況都應有詳細的規則，這是很重要的。」

我企圖調停這兩個觀點：「因此，至少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同意在安息日請醫生來治病。我們派人去請希柏加烈來並沒有做錯事。」

我真不該說這話，因爲我一說完，丹尼爾就攻擊我說：「希柏加烈？一個異教人醫生？一個外國人？在提庇黎雅沒有猶太人醫生嗎？這真是太過份了。首先是破壞安息日的規則，然後又觸犯守潔的法律。你不知道猶太人不能和外國人有身體接觸的嗎？應該像潔與不潔那樣把猶太人與外國人分開。而你竟叫一異教醫生來替一個猶太女孩子治病？你要請他進到屋裡來嗎？」

「希柏加烈在提庇黎雅也替猶太人看病，」我固執地反駁。「爲甚麼在葛法翁不能？」

馬大亞在這時從他所坐的橈子上站起來，用背對着我們，走到涵納身邊坐下，涵納此刻還是抱着發高熱的女兒。

嘉米亞誠懇地說：「提庇黎雅的人對於守潔的規則不是太嚴格。當黑落德安提帕建此城時，他已知道這城是建立在觸犯我們的法律的基礎上的。因爲提庇黎雅建

立在許多墳墓之上^⑧。我們的法律說這樣的建設是不潔的。不過沒有人注意這一點。這個提庇黎雅是一座不潔之城。」

丹尼爾支持他說：「現在全國都是粗心大意的人。耶穌的追隨者不分潔與不潔。他們進食前也不洗手^⑨。安息日他們在田間掐麥穗吃^⑩。他們也不和外國人保持距離。現在他們甚至把異教醫生帶到猶太人家裡。」

講到這一點我的火氣來了：「我不是耶穌的支持者！我從來沒有見過耶穌。無論耶穌或你怎樣說，我一定要找異教醫生。但耶穌對守潔的法律有甚麼說法？」

嘉米亞解釋：「我聽過他討論這些法律。他把我們所有的理論一手推翻。他說：

不是從人外面進入他內的，能污穢人，而是從人裡面走出來的，才污穢人^⑪。

「他以爲潔和不潔是沒有分別的嗎？」我說。

「是的。如果他是對的話，將來再沒有不潔的食物，不潔的人和地方了。一切都是潔淨的。你可以向外邦人買任何東西，也可以把任何東西賣給他們。」

這引起我的注意：「你也可以向外邦人買橄欖油嗎？」

嘉米亞點頭：「會有這麼一天。」

我開始想到這對於我們的橄欖油生意可能發生的影響，這時，馬大亞也加入討論：

「我根本不管這個潔與或不潔的討論，也不管甚麼

安息日法律不法律！你們以這麼長篇大論的討論來煩擾人不也是破壞安息日的法律嗎？爲甚麼不讓我們和這個有病的孩子清靜一下呢？你們不知道她的病多麼沉重嗎？你們不知道我們和你們有不同的憂慮嗎？而你們卻在這裡討論幫助還是不幫助，准許或不准許，但卻沒有任何確實的幫助。你們甚至也不能讓我們靜一靜。難怪耶穌對你們這樣的人會有這樣的批評^⑫：

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因爲你們洗擦杯盤的外面，裡面卻滿是劫奪與貪慾。瞎眼的法利塞人！你先應清潔杯的裡面，好叫它外面也成爲清潔的。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因爲你們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墳墓：外面看來倒華麗，裡面卻滿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樣的污穢。

他說得很對！」

這是再明白不過了，主人無疑是在下逐客令。我們的兩位經師便起身告辭。嘉米亞說：「馬大亞，你這樣說是不公平的。我們明白你是爲你的孩子憂慮。我也希望她早日痊愈。」說完兩人就像逃兵似的趕緊溜走了。

我很想跟着他們走。我想向他們說些和解的話。但現在更重要的是安撫瑪莉安。我坐在她旁邊，說些無傷大雅的神話故事。不久她就睡着了。我們也躺下來休息。

在安息日，我去參與早晨的禮儀。安息日那片肅穆的氣

氛，把整個村莊都轉化了。人們勞役了六整天，此刻都從他們的小屋裡走出來，腰挺背直。他們都聚集在會堂裡。嘉米亞讀了一段聖經並加以解釋。他以祝福開始：

讚美上主，我們的天主，
祢是宇宙的君王，
祢凝聚了光、也創造了黑暗，
祢維持了和平，促成萬物的存在。
給予世界和世人光明，
祢秉持至善，
每日更新創造的工程^⑬。

然後他唸了出谷紀中的一段，是有關天主在西乃山上的啟示。他的解釋集中在以下這一句經文：

你們在萬民中將成爲我的特殊產業。
普世全屬於我^⑭。

嘉米亞說：

「天主怎樣在曠野向司祭們講話？那裡沒有聖殿！沒有祭獻！但整個世界都是天主的聖殿。祂說：『普世全屬於我』。因此，我們無論在甚麼地方，都應好像置身於聖殿內一樣，每一種東西，無論是太陽與光、白晝與黑夜、山與河，海洋與陸地，植物與動物，都是神聖的。我們應該同樣尊敬它們。

「也許你們會爭辯說，只有司祭走進聖殿，天主只

要求他們特別留意聖殿的神聖性。但是天主要我們全體成爲一個神聖的民族。不應該分成兩個階級：司祭特別神聖，其他的人就在這個圈子之外。在祂面前，人人平等！

「也許你們之中有人會問，安息日在天主面前出現是否已足夠了？但如果世界是天主的聖殿，那麼，即使我們不自覺時，我們還是每時每刻都站在天主面前。不過在安息日，我們彼此提醒天主的存在，否則我們會忘記祂。我們可能認爲各種各樣的事比思想天主更重要——如果不是嚴格的規則禁止我們在第七日工作的話。」

禮儀之後，嘉米亞向我走過來。他先問瑪莉安的病況，接着說：

「我不喜歡昨天的談話就這樣中斷。今天我要再去找馬大亞，把問題說清楚。」

我向嘉米亞保證，馬大亞是個天性良善的人。瑪莉安昨晚能熟睡，早晨看來好得多。我說我也很想第二天繼續昨晚的談話。我現在明白，經師認爲實際幫助人比只是遵守安息日更重要。但爲甚麼要這樣仔細地把所有的例外，都列舉出來？爲甚麼不信任每個人自己的判斷？讓他自己決定安息日可以做甚麼呢？嘉米亞一面點頭一面回答我說：

「我們看看其他民族怎樣生活。他們沒有安息日。他們只有向神祇奉獻犧牲的慶節。你算算一年有多少這一類的慶節，也許二十，也許三十天，但不會超過三十天。平常人一年到晚，差不多每天工作。只在很偶然機

會裡，他們才可享受到一天的休息，但這是他們的地主認為理所當然的事。但我們猶太人就不同了。我們一年慶祝安息日五十二次。不只是富人和權貴之士這樣做；平常的老百姓也一樣，甚至僕役和奴隸也有這個權利。而且，除了這五十二個安息日之外，還有其他的慶節。

「我們有偉大的秋季慶節，例如新年節 (Rosh Hashanah)，贖罪節 (Yom Kippur) 和帳棚節 (Sukkoth)。此外春天和夏天還有逾越節和五旬節。甚至普通的人每年也有大約六十天的休息日，難怪有人要說我們猶太人懶惰。」^⑮

「沒有人要取消這許多休息日。但為甚麼要有這麼多細節的規則？為甚麼對於不遵守規則又這樣激動？」

「不錯，沒有人要取消這些休息日。但許多富人卻希望他們的奴隸、僕役和佃農在安息日為他們工作。外邦人的商業競爭對手或合伙人，卻藉此以剝削他們的人們和強迫他們在安息日工作。他們當然不願意取消安息日，但他們卻損害它。他們可以有一千個例外。一牽涉到金錢時，你就必須清楚列明規則，否則金錢和財富就會佔盡優勢。」

「那麼，你是害怕像耶穌這樣的人也這樣損害安息日嗎？」

「他並不是刻意這樣做的。相反！有錢有勢的人根本得不到他的支持。不過，他考慮不周。他的榜樣可能很流行。可能不嚴守安息日停工的規則，會成爲一種時髦的行爲。那其他人就會利用這種現象以達到他們自私的目的。」

「在你看來，耶穌那一點是違反法律？」

「你不能這樣說。我們任何人都可以推行耶穌有關安息日和守潔法則的教導。不錯，他是採取極端的觀點。不過我們很多人的觀點也很極端。」

「爲甚麼他的教導常引起爭論？」

「他太不顧後果。他看不到，任何對安息日的規則的破壞，都會導致我們逐漸像外邦人一樣地生活。這種不瞻前顧後是他最典型的作風。他與人格可疑的人來往，諸如酒徒、妓女、騙徒等。固然，法律不禁止我們和這些人來往。我們也尊敬任何帶領罪人重返正途的人。我們明白天主的仁慈遍及所有的人。但他還沒有肯定他們是否已完全脫離過去的生活就和他們一同吃喝。他對他們也不施任何壓力，沒有甚麼要求。他希望他們有一天幡然而改！我認爲這是大意。也許用這種方法他可以幫助一些人，但他這樣做對其他大多數人會有甚麼影響？他們會不會說，爲甚麼他們還需要努力修德？如果耶穌是對的話，那麼，天主對我生來的樣子就已經很滿意了。」

嘉米亞越講越激動，聲浪自然提高不少。

「不錯，」他說，「這個耶穌可以做我的學生。他可以宣講他的全部觀點，但我要逼他想想這些觀點對我們的同胞和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後果。讓我再舉一個例子。有一天，一個住在葛法翁這裡的外邦人百夫長去找耶穌¹⁶。請耶穌醫治他的僕人。不錯，你應幫助外邦人。但爲甚麼要幫助這一個？每個人都知道，大多數外邦人長官都是搞同性戀的。他們的僕人都是他們的情

人。但耶穌對這種事情毫不關心。他甚至不問有關這個僕人的任何事。他治愈了僕人——但他根本沒想到，以後有人會想到請求他支持爭取同性戀合法化。」

「你肯定那個百夫長是同性戀者嗎？」

「當然不能，不過每個人都這樣懷疑。耶穌根本不理會。在這種事上，我會教人小心行事。」

「好吧，他這樣做就算是有欠考慮，但法律是禁止這樣做？」

「不，我不能這樣說。天主希望人人都得到他所需的幫助。」

「包括稅吏和妓女？」

「包括稅吏和妓女。」

「但為甚麼又指責耶穌和他們一同吃喝？」

「如果其他的人這樣做，我們可以不理。但這個耶穌是個有影響力的人。他是一位教師。他是我們中的一員。我們批評他只是因為他和我們太接近了。」

「但猶太教師和稅吏來往有甚麼值得批評的！我們生意人也常和他們來往。」

「要想想後果呀！我們對個別的稅吏沒有成見。他們也和其他人一樣是人。但他們在我國是代表羅馬人的。他們所收到的稅款，大部分送到外國。我們不能造成一種印象，好像猶太教師都和外國統治者妥協了。羅馬人不能從我們神職界得到任何神的認可。」

「你怕耶穌給他們這種認可嗎？」

「那倒不是，但追隨他的那班人可以得到錯誤的印象。任何人，如果羣衆相信他是在教導人有關天主旨意

的話，他就不能公然地幫助外國士兵。他不應該公開地與稅吏交談。耶穌不知道，我們與外邦人來往，學他們的行爲舉止時，我們所冒的險是多麼大。我只是批評他這樣毫不避忌地行事。好像他是處在無人之地似的。」

我忽然想到自己：我不是也處於無人之地嗎？在嘉米亞眼中，我不也是一個問題人物嗎？嘉米亞真能了解我嗎？當我繼續問更多有關耶穌的問題，我無疑是問有關我自己的問題。

「耶穌怎樣爲自己的行爲辯護？」

「讓我再強調這一點：耶穌所教人的東西，我們法利塞人和經師都可以教。我們習慣討論各種不同的意見。但耶穌迴避我們經常的討論方法。他並不把自己當作我們之中的一員而發表他的意見。他也不和人討論正反方面的理由。他所言所行，就好像根本就是天主藉着他而講話一樣。這是輕視我們的方式——這是引起反感的原因。」

我們繼續討論了耶穌的問題。我越來越覺得這個人物很吸引我。我自己也是在一個無人之地遊離浪蕩。我不也是一個稅吏嗎？只不過我們收集的不是錢而是資訊，我們同樣要把所收集的東西交給羅馬人。耶穌會體諒我的處境嗎？

我陪嘉米亞到馬大亞的小屋去。嘉米亞帶了一些水果去給瑪莉安。「在安息日，我們之間應該有平安。」他說。馬大亞回答：「平安。祝你平安。」

昨天的爭論過去了。

不久，三個青年帶着希柏加烈從提庇黎雅來到。他

檢驗過瑪莉安，然後說：「我想危險期已經過了。」

小屋立刻回復生氣，好像新生命已開始了。

第十一章

註：

1. 按時間的區分，一天是在黃昏結束，之後是第二天開始。
2. 瑪11：5-6。
3. 谷5：25-34。
4. 谷7：24-30。
5. 其實厄色尼人是持這種比較嚴格的觀點的。我們從谷木蘭找到的大馬士革文獻（縮寫：CD）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任何人不准在安息日替動物接生：如果動物在安息日掉進貯水池或掉進坑裡，不能在安息日把牠提上來。」（CD X1, 13f）同樣的法則也可應用在人身上：「任何人，如果掉在水中或火裡（在安息日），不能用梯子或繩或任何其他工具把他拉上來。」（CD X1, 16f）法利塞人對這一點的解釋較鬆：「如果有一頭牲口（在安息日）掉在水洞裡，那你應把樹枝和枕頭投進去，如果牠自己爬出來，牠就爬出來。」（就是說，不必擔心褻瀆了安息日（bShab 128b）。Matt. 12.11 甚至假定在公元一世紀，也主張人可以在安息日以積極的行動救牲口。
6. 谷3：1-5。
7. 谷2：27。
8. 有關提庇黎雅的地基建在墳墓上的事，見若瑟夫 *Antt.* 18.38 = XVIII,2,3。
9. 參閱谷7：1-3。
10. 谷2：23-28。

11. 谷 7 : 15 。
12. 瑪 23 : 25-27 。
13. 猶太人早晨誦讀聖經前唸的經文。有關猶太經文（英文及希伯來文版）見 *The Authorized Daily Prayer Book*, translated S. Singer,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80)²⁶1960 。
14. 出 19:5f 。
15. Tacitus (*Hist. V,5*) and Juvenal (*Sat. XIV, 105-6*) 都認為猶太人守安息日是因為懶惰。
16. 參閱瑪 8 : 5-13 。

列辛格教授大鑒：

我很高興我們對於法利塞人的評價是一致的。我意識到還有不少研究工作需要做。我們用較近期的法利塞人涉及公元七十年前的資料時，應該特別小心。

除此之外，學者也有很大的責任回復法利塞人的名譽。他們通常都很草率地接納對抗法利塞人的態度，這其實違反了歷史學術研究基本的原則。谷木蘭文獻的發現是導向這種改正的最先發展：與極端的厄色尼人比較，法利塞人無疑是一股傾向妥協和現代化的趨勢。在公元七十年大災禍發生之後，法利塞人革新了猶太教。現代對於猶太教的新觀點，當然也要改變我們對他們的歷史評估。

近年來，神學界必須不斷地分辨，基督宗教的那些方面是有效或過時，而最自然的做法，莫過於以包含法利塞色彩為藉口，而把要除去的猶太主義成分除掉。基督信仰中所包含的猶太遺產，是被視為過時的成分之一。至於擺脫對法律的依賴，都可視為現代人們擺脫外在權威的先聲。

結果，很多學識淵博的神學教授，脫離了猶太教而發展他們自己的現代自我理解。結果他們從中層階級的基督徒中找到迴響，不過這些中層階級的人對猶太人的反感，是出於很不同的原因。他們受到現代發展的威脅，而把所有威脅他們的東西如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民主、宗教崩潰等，全部歸咎於猶太人。

極力追求現代化的開放神學家和那些急於了解現代進步本質的不穩定的中產階級人們，有很奇異的關聯。他們都從新約對抗法利塞人（逐漸演變成對抗猶太人）的情緒上找到滿足。

也許你可以了解為甚麼我很高興知道，你也同意修正我們對法利塞的猶太教的觀點。

祝

安好

你的朋友

泰申上

12 住在邊界的人們

兩天以後，我們從葛法翁到貝特賽達。貝特賽達是在加里肋亞海北岸邊界過去的一個小村，在黑落德斐理伯的統轄下。不久以前，斐理伯要把這個小村，從一個猶太小村莊發展為一個希臘小城。他給這個新小城改名為貝特賽達猶里亞，是為紀念奧古斯都大帝^①的女兒猶里亞。其實，基本上，它也只不過是一條大村莊而已。

在前往貝特賽達的路上，我們必須經過稅關。這個稅關的稅吏和我們很熟，他是個很樂天的人，總是在稅率和賄賂之間，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他就很樂意地接受我們的邀請去喝一杯酒。

不過這次卻使我們大為驚訝，稅吏不是肋未而是一個我們不認識的人。他向我們自我介紹：

「我的名字是葛士巴。我是這裡的新稅吏^②。你們帶的是甚麼貨品？」

他這個人很直接了當，我想。我反問他：

「肋未怎麼了？」

「肋未再也不做稅吏了。以後你都要和我接洽了。」

「他發生了甚麼事嗎？」

葛士巴聳聳肩說：「很難說。他再也不要做稅吏了。他失踪了。」

又有一個人忽然失踪了。我鏗而不捨地追問：

「他去做了恐怖分子嗎？」

「我不知道。我再也沒有聽到他的任何消息。現在我是這裡的稅吏。再說一遍，你有甚麼貨物要報稅的？」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給他看。葛士巴問我：「就這麼多嗎？」

其實貨品真是不多。以我這樣的商人來說是很難叫人相信的。我向他解釋：

「我們很幸運，在加里肋亞找到一個買家，買了我們不少貨，這就是賣剩的。」

我們的「買家」就是奮銳黨，他們收去我們大部分的貨品作為我們這一年的貢獻。葛士巴還是很懷疑。

「那你把其餘的藏在那裡？」

我笑了。現在輪到我來向這個稅吏玩把戲。

「也許我忘記呈報一些東西了。」

葛士巴巡視我們的行李。然後他找到了。他從一堆東西裡掏出一個中型的酒囊。

「這是甚麼？」

「這是非賣品。」

「賣不賣沒關係。稅總是要給的。」

「我不打算給。」

「你當然應該納稅。否則就把這件貨品充公。」

「只有從外國入口的貨品才需要上稅。因此，我不納稅。」

「你要把葡萄酒倒在這裡的地板上嗎？」

「不是倒在地上。」

葛士巴很困惑地望着我。我微笑着說：

「這些免稅酒是我們一齊喝的，我還帶了水果和麵包來。」

葛士巴搖頭：「不准在稅關喝酒。」

我抗議：「葡萄酒根本不算是酒。」

「但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

「甚麼事情？」

「我在此地發現的許多無效率的事。」

我不解地搖頭：「你是第一個告訴我在稅關喝一杯酒是無效率的稅吏：你的上任很不同。」

「不錯。」

葛士巴還是固執己見：我在心裡警告自己再也不要提他的前一任的名字：一定發生了一些事。無論如何，我一定要遊說這個稅吏和我喝一杯酒：葛士巴要節制。當然，他和我一樣清楚，誤導一個醉酒的稅吏比說服一個冷硬清醒的稅吏，容易得多了：我們回到生意上。葛士巴要抽百分之十的稅：

我抗議：「一直以來這裡的稅率都只是有百分之六而已。」

「不錯。」

「我不明白。」

「那麼爲甚麼我的前一任要放棄這個稅關？因爲百分之六的稅率不能養活他：百分之六太少了。」

「但稅率是一定的：」

「是——我同意稅率是百分之六。如果人人都按規矩納稅，這個稅率是可以維持稅吏的生活了。可惜人們總是走私瞞稅。我只好把這百分之四加上——作爲我

應得的收入的補償。」

「這對於那些不瞞稅的人是不公平的。」

「這對我們稅吏被欺騙是雙重的不公平，首先我們被騙，然後又怪我們從收稅中取回我們的損失。」

我讓步：「增加百分之二怎樣。給一個像我這樣誠實的商人一個優惠稅率如何？加上這些葡萄酒安慰安慰被其他人瞞稅的稅吏葛士巴。」

葛士巴考慮了一會兒。我們終於達成協議。正事完了，我們就在稅關前的小空地坐下來吃麵包和水果，又喝葛士巴找出來的酒。當我們正在那裡吃喝時，我忽然見到很奇異的一羣人正向着稅關走來。走在最前面的一個，即使在遠處你也可以判斷這是一個處於瘋癲邊緣的人。在他後面是一個沒有牙齒的老人，撐着拐杖跛着走。在他後面跟着一個衣衫襤褸的人，一面走一面敲着一根竹杖，很明顯，他是一個瞎子。有幾個穿破衣的乞丐圍着這三個人。

「老天，」葛士巴大喊。「他們又回來了。這就是在稅關喝酒的後果了。」

「這是甚麼一回事？」我問。「我以前常在稅關喝酒的。」

「他們要和我們一同吃喝。」葛士巴很絕望地說：「他們一疑心有人在這裡時他們過來了，就像水蛭一樣。我怎樣也不能擺脫他們。」

「他們這樣纏着你有多久了？」

「從我來以後就一直是在這樣，說得正確一點，是肋未把這些新顧客介紹給我的。」

我們此刻已聽到他們走近我們的聲音了。其中有一個人叫喊着：

「耶穌回來了嗎？」

「耶穌和這有甚麼關係？」我問葛士巴。

「我的前一任肋未是耶穌的追隨者。他認識耶穌，因為耶穌常在這一帶走動。耶穌經常越過邊界。他常從一省轉到另一省。」

「爲甚麼？」

「我疑心他覺得在加里肋亞不安全。也許安提帕要抓他。因此他常在邊界消失，躲到黑落德斐理伯的轄區來。他或是走陸路經過這裡，或是乘船到湖的對岸，有時甚至晚上走，避免他人注意；有時他也躲到鄰近地區的城市，譬如提洛、漆冬、希布 (Hippo)、加達辣 (Gadara) 等。不過他並不進城，只在附近猶太人聚居的地方活動。」

「我是色佛黎人。我們從未見過耶穌到色佛黎來，雖然他是在附近一個小地方出生的。」

「這就對了。他躲避城市。他到村莊裡去，和下等人爲伍。」^③

「但這和這幾個瘋狂的人有甚麼關係？」

我指着那幾個向着稅關走來的人說。

「我不是說過嗎？肋未認識耶穌，對他的教導大爲悅服。在耶穌的影響下，他的行爲完全改變了。他開始經常爲窮人供應食物。這事不久就傳開去，窮人從四面八方湧來。但這只不過是開始，有一天，當耶穌經過這裡時，肋未就決定跟隨他。不過，他要先來一個告別宴

④。相信那是一件很轟動的事。那些窮人到現在還在講這件事。從此在我們這一帶，耶穌就被稱為豪飲好吃之徒，稅吏與罪人之友^⑤。實在他們也真是一羣瘋子。你現在見到的這三個傷殘分子當時也在內。那是他們一生中的大事。現在他們在等待耶穌再來。他們知道他老是從這裡過邊境的。他們一直在希望有第二次那樣的宴會——就在此地，在這個稅關裡，他們一直纏着我問甚麼時候大宴賓客。好像我也是肋未那一類的人似的。」

現在這羣人已走近了，你可以清楚地聽到他們講話的聲音。他們向我叫喊：「你是耶穌嗎？」

「我不是耶穌。」我回答。

「任何給我們吃喝的人都是耶穌。」

我看出我不能和他們像正常人一樣交談。他們圍着我們，而且垂涎欲滴地望着我們的食物。衣衫襤褸的孩子在他們前後玩耍。

「你們不能走開讓我們靜一靜嗎？」我說。

但那些孩子咕咕地笑，並高聲叫喊：

「你給我們帶了甚麼東西？」

葛士巴低聲對我說：「看主份上，不要給他們任何東西！否則他們又會再來。這對你可能沒有關係，你馬上就走了。但他們就會常常纏着我不放。我以後休想擺脫他們。」

「我們好不好走進屋裡去？也許這樣他們會走開。」我提議。

急急吃完後，我們就走進屋裡。廸滿和馬谷必須留在外面照料牲口。在屋裡，我們盤坐在蓆子上。屋裡很

清涼。葛士巴說：

「不要以為這些人在捱餓。我們貝特賽達有一個窮人基金^⑥。我也有捐款，雖然不是直接而是透過一個中間人。我們就用這些錢來救濟窮人。但他們最大的夢想是耶穌再來舉辦一個大宴會。他們每星期都來懇求我做這事。」

我們又再吃喝。我不喜歡事情這樣演變，但我必須和葛士巴維持良好的關係。這絕不是最後一次的交易。但我們又被打擾了。那個沒有牙齒的老人爬到窗口上，把頭伸進來一面沙啞地叫喊：

幾時你設午宴或晚宴，不要請你的朋友、兄弟、親戚及富有的鄰人，怕他們也要回請而還報你。但你幾時設筵，要請貧窮的、殘廢的、癱腿的、瞎眼的人。如此，你有福了，因為他們沒有可報答你的；但在義人復活的時候，你必能得到賞報^⑦。

講完他又把頭縮回去，離開了窗口。葛士巴解釋：

「這是耶穌說的話，他們常常向我複述。聽，續篇馬上就來了。」

其實他話還未說完，我們已聽到一羣人在嚷。他們在唸一首像口號似的短詩：

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⑧。

他們不斷地重複這幾句話。沒完沒了。最後葛士巴忍不住，站起身走出去。他大發雷霆，我聽到他大吼：

「現在我就叫你安息：滾，都給我滾出去。我們也要休息。」

誦唸立刻停止。有一個孩子的聲音回答：「你明天請我們吃大餐嗎？」然後我又聽見老人沙啞的聲音說：「葛士巴，你聽過耶穌講的比喻嗎？」^⑨

有一個人設了盛宴，邀請了許多人。到了宴會的時刻，他便打發僕人去給被請的人說：請來吧！已經齊備了。衆人開始一致推辭。第一個給他說：我買了一塊田地，必須前去看一看，請你原諒我。另一個說：我買了五對牛，要去試試牠們，請你原諒我。別的一個說：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僕人回來把這事告訴了主人，家主就生了氣，給僕人說：你快出去，到城中的大街小巷，把那些貧窮的、殘廢的、瞎眼的、癩腿的，都領到這裡來。僕人說：主，已經照你的吩咐辦了，可是還有空位子。主人對僕人說：你出去，到大道上以及籬笆邊，勉強人進來，好坐滿我的屋子。我告訴你們：先前被請的那些人，沒有一個能嘗我這宴席的。

我注意到外面鴉雀無聲，他們一定很留心聽老人講比喻，似乎連葛士巴也在凝神細聽。當老人講完，葛士巴說：你還沒把這個比喻說完，還有下面一段：

主人進來巡視坐席的客人，看見在那裡有一個沒有穿婚宴禮服的人，便對他說：「朋友，你怎麼到這裡來，不穿婚宴禮服？」那人默默無語。國王遂對僕役說：「你們捆起他的腳和手來，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裡要有哀號切齒^⑩。」

葛士巴的聲忽然冷峻起來：「現在，你們都走，否則我要召軍隊來，把你們捆起來，關在監獄裡。」

有一個孩子抗議說：「耶穌從來沒有講這個結尾，是你自己想出來的。那是不對的，是謊言。」

葛士巴開始恐嚇：「這是真正的結尾。不久你就會發現了。你們都給我走，你們這班詭辯鬼。去，去找魔鬼去！」

我坐在小屋裡如熱鍋上的螞蟻：我應該出去使情況沖淡一些嗎？這個比喻使我很感動：孩子說得對。葛士巴加上那個結尾和原來的不合適：不過我也了解葛士巴的觀點：經常被這些人騷擾是一個很大的懲罰。

葛士巴好像是成功了：我聽到這些人離開。他走進來。

「他們走了：這些人簡直就是瘟疫。他們過去很知足，你給他們一點麵包，他們就走了。但自從像耶穌和肋未那樣的人撩起他們的希望以後，他們自視很高，自以為很重要。他們在等待一個偉大的轉變：等待天主的國來臨。然後他們，跛的、殘廢的、老的、弱的、被遺棄的，全部和耶穌坐在豪華餐桌前。然後，輪到他們享

受天主爲他們預備的、在現世被他們的兄弟所剝削的榮華富貴。現在他們就生活在這些虛幻的希望之中，他們的要求是沒有村莊、市鎮、沒有任何人可以滿足的了。他們的要求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

「我很可憐那些小孩子，」我說。「生於窮家是無可奈何的事。」

「你說得對，」葛士巴說。「你以爲趕走他們我會好過嗎？但我能做甚麼？我一旦在此地開始救濟那些乞丐和孩子，全國各地的乞丐和孩子都要湧到我這裡來了。這就是肋未的做法。他給這些人一個印象，這裡常有食物供應。有時我想這是他忽然消失的原因。他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也許他逃走了。他怎能長期地負擔這些人？也許他面對一個痛苦的選擇：留在這裡等待破產的一天或放棄這門生意。無論如何，他失踪了。他追隨耶穌。你現在明白爲甚麼我不要重蹈覆轍了？我要靠這門生意養活自己和養家。我不能在一夜之間就消失。我不能像肋未這樣，因爲仁愛就毀了我自己的生意。我只能在救濟的系統內盡我的本分。如此而已。」

天色已晚，如果要及時趕到貝特賽達，我們必須立刻起程。我們騎驢沿着岸邊徐徐而行。加里肋亞海在陽光下閃爍。羣山從湖邊拔起像一排淡淡的影子。那是一個美麗的下午。

忽然，我們在稅關見到的那些兒童乞丐出現了。他們伸出手，阻擋我們的去路。

「你們在做甚麼？」我問。

「我們在玩稅關的遊戲。」

「這還像樣嗎？這是甚麼邊界。」

「這是天主的國的起點。」

我幾乎忍不住要發怒了，但還是忍着。爲甚麼我也不玩他們的遊戲呢？所以我說：

「要進你們的國，我應該做甚麼？」

孩子都笑了。最大的那個說：

誰若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天主的國，
決不能進去^①。

「是誰統治你們的國？」

「我們統治。就是我們小孩子統治。天主的國是我們的。」^②

「我應該納甚麼稅？」

「給我們一些吃的。」

「就這樣嗎？」

「你不能這樣輕易就進任何國度。你必須放棄你的全部財產。然後你才屬於它。」

我糊塗了，不知道這是一個遊戲還是真的。我說：

「好吧。這是給你們的國納的稅。」

我給他們兩條麵包和一些水果。他們開心極了，立刻讓路。我們越過他們，也過了邊界。

第十二章

註：

1. 有關貝特賽達的建立，參閱若瑟夫BJ 2,1,8 = II,9,1; *Antt.* 18.28 = XVIII,2,1。
2. 古代的稅吏其實不是政府官員而是承辦人。他向政府租用稅關，與政府協議付一定數目的稅款給國庫，其餘的就歸他所有。可以想像，這些人一定很不受普通老百姓歡迎。
3. 令人奇怪的是，福音從未提及色佛黎及提庇黎雅這兩個加里肋亞的大城市。
4. 肋未的宴會，見谷2：13-17；我們從福音讀到的肋未追隨耶穌的故事是，會見耶穌和決定追隨是同一個事件。也可能這個決定是經過一個醞釀的時期。福音的記述是把最重要的事件濃縮在最短的篇幅之內。
5. 照瑪11：19所顯示，在耶穌生前，人們已這樣講他了。
6. 猶太人對窮人的照顧是很有組織的。每週派給區內的窮人，足夠每日兩餐的資助。陌生人則支持他當天的兩餐。稅吏是這樣的受人歧視，以致人們不能接受稅吏的禮物轉送給窮人，不過他們可以用別的辦法幫助窮人。
7. 路14：12-14。
8. 瑪11：28。
9. 路14：16-24。
10. 加上的這一段比喻只在瑪竇福音見到（瑪22：11-13）。不過大多數學者都同意這是耶穌的比喻的後續。
11. 谷10：15。
12. 參閱谷10：14。

列辛格教授大鑒：

我很高興你喜歡前一章。不過你治學嚴謹，你高度的學術水準，使你不得不提出這個問題：到底有關稅吏宴客（谷2：15-17）的傳統，是否反映了當地團體的問題。初期基督徒團體需要一個故事來表達耶穌與稅吏和罪人同桌共食。這樣，雖然外邦人不遵守猶太人的食物規則，猶太基督徒和他們一同進食，也不算是違背法理了。但這個問題在公元四十年代末，在安提約基亞變得很快（參閱迦2：11-12）這故事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想出來的嗎？

故事是以加里肋亞海岸（在葛法翁）的一個稅關為背景，那只能是一個在邊界上的稅關。在耶穌時代，在葛法翁和貝特賽達之間的邊界在一世紀時消失了。在公元三九年和四四年間，阿格黎帕一世合併約旦東西部地區時，這邊界是不存在的。在公元五四年至一世紀末，在阿格黎帕二世時這邊界也不存在。從公元四四年至五四年的十年之間是很難估定的，也許兩地仍合併而為羅馬行省。換言之，稅吏宴客的故事的時代背景，只是在耶穌時代，在公元三九年後情況就不同了。這是說，在初期的基督徒團體內，外邦人與猶太人一同進食還不成問題。至少在宗徒會議（公元四十年間）期間，這個問題並不尖銳。

那麼稅吏宴客的傳統，會不會也包含一些對歷史的回憶呢？毫無疑問，稍後，這個故事是被用來解決團體中一同進食的問題。

祝 好

你的朋友

泰申上

13 一位女性的抗議

雖然我們到處詢問有關耶穌的事，但我們從來沒遇見過他。我們既沒有在前往貝特賽達途中見到他，也沒有在沿着加里肋亞海岸返回提庇黎雅途中遇見他。他似乎不停地在各處跑。如果你相信有關他某時在某處的報告的話，你必須同時假定，他很快（不可想像的快）又從這一地轉移到另一地。難怪有人告訴我們，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①！因此，他在人意想不到時在一個地方出現，不久又失去踪影。另一件令人費解的事是他怎能養活這一羣跟着他在全國各地來往的人。謠傳的故事就是他能奇異地增加麵包的數量。有一個地方的人說他能用七個麵包使四千人吃飽，另一個地方又說他以五個麵包餵飽五千人^②。當然這些傳說我完全不相信。對於這個耶穌來說，好像甚麼都是可能的。人們似乎認為，如果一個人能使病人痊癒，那他就可以做任何事了。所有這些奇蹟故事，都因為他已經有了行奇蹟者的名譽才講出來的。

我認為我可以為其中一個奇蹟故事找到一個解釋，但我不肯定。到了提庇黎雅後，我們先把行李放在我們在那裡的辦事處。迪滿和馬谷留在那裡，我獨自去拜訪雇撒。他所住的房子是一座新式的、希臘——羅馬式建築：數間房間圍着一個有柱子的前院。二樓有一間客房可以望見很美麗的加里肋亞海景。我與約安納坐在那裡等雇撒，他到安提帕轄下的地區巡視，很快就回來。

不久，我把話題轉到耶穌身上，是約安納自己先向我提起耶穌的。她竟然支持耶穌，我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她很坦白地說：

「我送他錢和食糧^③。我丈夫並不知道這事，你不要告訴他。一有可能，我就去找耶穌，以便聽他講道。」

至此為止，我所認識的，耶穌的追隨者都是普通人。但約安納是上層階級的一分子。我問：

「還有其他有錢人支持他嗎？」

「有幾個。他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但他不是人們傳說的那樣子。傳說他變魔術養活他的追隨者。我聽到一些非常不可思議的故事。有人說他會變麵包。」

「人們有關他的傳說很多。我只能告訴你我所知道的。當我和其他人給他送食物、麵包、魚和水果時，我的僱人忽然間把許多東西攤出來時，羣衆以為是一個奇蹟，一下子有這許多吃的。這些窮人那裡見過一下子有這許多食物堆在一起。如果你喜歡，你也可以說這是一個奇蹟。」

「怎麼說？」

「人們一旦相信每個人都能吃得飽時，他們就沒有飢餓的恐懼。於是他們把收藏起來的食物拿出來和他人分享。他們與他人分享自己收藏的麵包。他們再也不怕食物短缺。」

「你以為這是增餅故事的解釋嗎？」

「不是直接的。不過你可以說這種情形在許多地方發生。他們不斷地發現，耶穌不工作、不乞討，也不組

織，但得到他人用很奇怪的方法支持他。」

「照這樣看來，我們是否可以說，應該在全國各地平均分配麵包？」

「不錯！人們就是希望這樣。有些人熱切期待耶穌能以默西亞的名義領導國人。因為他實踐公義，關注貧窮問題，使各種事物納入正軌和驅逐羅馬人。」^④

「但是這樣一來他是危險人物！」

我不能再講下去。我們聽到雇撒的脚步聲。我們親切地互相問好。他坐定之後，我開門見山地說：

「在加里肋亞，每個人都在講論耶穌。他是最熱門的話題。你對他的看法怎樣？他是個滋事者，是反叛分子？」

「安提帕很擔心。他對處決若翰洗者的事有內咎：他的問題一點也沒有解決。他有一次說出一個瘋狂的念頭，說耶穌是從死者中復活的若翰洗者，因此，他有行奇蹟的異能^⑤。他很憂慮。他幾乎迷信起來了，他甚至相信死者的復活！」

「不過法利塞人和其他不少人也相信復活。」

「我們不相信。在信仰上，安提帕和我是遵從撒杜塞人的^⑥。我們撒杜塞人相信靈魂隨着身體消滅。我們拒絕期望一個新而更好的世界。我們的教義只有少數幾個居高位的人奉行。相反，法利塞人的追隨者大部分是較低階層的人。他們相信靈魂不滅，相信死後的賞罰，完全在於人在現世如何生活。這個耶穌和他的那羣人，是比較接近法利塞人的思想。」

「但法利塞人不是危險分子。他們在公議會^⑦裡有

代表。他們與當權者合作。也許其中有少數極端分子加入奮銳黨，但那是例外。你認為耶穌是屬於這些極端分子嗎？」

「不，我以為耶穌是一個無害的傻瓜。如果不是這樣多的人說他是先知甚至是默西亞，你不會注意這個人的。這些人才是我們的問題——不是耶穌。特別是那些支持他的人。如果不是常有些易受騙的人給他食物和金錢，這個斯文的運動老早就瓦解了。但他們就是用這種溫和的方式成功地兜售他們的想法，甚至還可以賴此為生。」

約安納滿臉漲紅。她很畏縮，但盡量保持鎮定。她的語氣卻相當激昂。

「也許那些思想並不壞。」

雇撒現在顯得更從容了。他的聲音也無形中提高了。

「好思想？這位世界末日先知宣講的是甚麼？天主的國！一切都會改變。永生很快就開始。你有沒有想過為甚麼這些思想這樣受一般人歡迎？為甚麼我們撒杜塞人只有上層人士支持？因為人類的命運和動物的命運是一樣的；人會死，動物也一樣^⑧。只有我們對於人類和死亡不存任何幻想。只有我們能在有關生命的問題上給人切合實際的勸諭：『去，快樂地吃你的飯，開懷暢飲你的酒，因為天主早已嘉納你所作的工作。』^⑨我們幾乎是唯一不相信復活和不朽的一羣人。」

約安納打斷他的話：「但甚至黑落德安提帕也不能真相信，若翰洗者最後是真正死了。」

「這是醜聞。他怎能這樣迷信呢？」雇撒激動了：「小國民依賴這種迷信，情有可原，他們沒有別的娛樂。他們只有工作、憂慮和煩悶。因此他們用一個更好的、人人都豐衣足食的來世安慰自己。這些希望是不健康的希望，它來自不健康的生命。耶穌誘發這些不健康的希望。他給人們一個又一個夢想。他說：

凡勞苦和負重擔的，
你們都到我跟前來，
我要使你們安息^⑩。

我們應該任由他到那些疲累和負重負的人們那裡去，讓他宣講他這些瘋狂的思想。我們的生活容不下他們。」

約安納跳起來。她的臉罩滿怒氣：

「雇撒，你聽好。我不能忍受這話。也許我們女性比你更了解這些小國民的夢想和希望。你所說的是錯的。」

雇撒插言：「這不就是他以天主的國安慰人們的做法嗎？他和以前的許多人有什么不同？」

「許多人渴望天主的國，」約安納反駁。「但耶穌說天主的國現在已開始了。你不需要等待一個長遠的日子。有一次有些人問他天主的國甚麼時候來臨。他說：

天主國的來臨，並非是顯然可見的；人也不能說：看呀，在這裡；或：在那裡。因為天主的國在你內^⑪（思高：就在你們中間）。

如果不能實際見到天主的國，有些人不免懷疑它是否已經來臨。耶穌回答：

如果我仗賴天主的神驅魔，那麼，天主的國已來到你們中間了^⑫。」

雇撒不肯認輸。「這正是我的意思。他怎樣誘發人的希望？用奇蹟！用魔術！那些小國民低估他們自己的能力了，所以他們期待偉大的行奇蹟者為他們做，他們自以為做不到的事。這就是他們捏造許多有關耶穌的故事的原因——其實他從來沒做過故事所說的事。我最近聽到人傳說他的一個故事是我早聽過的，一個敘利亞人的故事^⑬：『你知道這個敘利亞人專門收集那些向月亮朝拜，翻白眼，口吐唾沫的人。他把他們治好。有一次他因此而收到一份很厚的酬金。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次他見到一個人躺在地上，便問他附在身上的魔鬼從那裡來？病人不作聲。可是附在病人身上的魔鬼，用希臘語或其他外語（視它在附於此人身上以前所在的地區而定）回答他。那敘利亞人於是替這人驅魔。如果魔鬼不服從，他就發出強硬的威脅驅逐它。』說到這裡，我們的朋友向我們眨眨眼說：『我也見過一個魔鬼被驅逐，它全身是黑煙。』」

我忍不住大笑。約安納也笑起來了。不過她馬上又很嚴肅地說：

「你聽過耶穌驅魔的故事嗎？故事聽起來很相同。但耶穌並不向他所治愈的人索酬。更重要的是，他明白

人們誇大了對奇蹟的信仰，因為他們錯估了他們自己的能力。因此，他常強調：『是你的信仰治愈你^⑭。』他明白地說：『我沒有行這個奇蹟；使你完整的力量在你自己之內。』他要醫治這些普通老百姓的迷信和不信任自己的能力。』

雇撒回答：「他不也告訴他們這一生是無價值的，美好的生活只在來生才開始嗎？」

約安納又反駁：「耶穌說的正好相反。現在時期已滿。現在是喜樂的時候。因此，現在是不可能守禁食的規則的，就好像不能在婚宴中禁食一樣^⑮。你們現在可以歡樂。他對羣衆說：

見你們所見之事的眼睛，是有福的。

我告訴你們：

曾經有許多先知及君王，

希望看你們所見的而沒有看見；

聽你們所聽的，而沒有聽到^⑯。

他不就是在說，你們的生命比那些君王與先知更可貴嗎？你們比他們更幸福，比從遠方來聽撒羅滿的智慧的舍巴女王更快樂。」^⑰

雇撒仍然不信服：「你這是把事情倒過來說。這個耶穌給人幻覺。他們都是做苦工的低賤的人，但他們卻幻想自己比君王還要珍貴。不管怎樣，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仍然必須受制於人。這個耶穌不是也教人不要自衛嗎？他不是教一種典型的小國民倫理嗎？這不

是那些必須向一切妥協的人們的倫理嗎？」

約安納仍然不放棄。她甚至越來越冷靜。

「這個耶穌使你不愉快的教導，正與這些小國民那些有局限性的倫理相反。他教導小國民的態度，正是你們以前所擁有的特權。」

「上層階級的人的特權不是毫無顧慮地生活嗎？但耶穌說這個特權是每個人都能享受的，包括那些身無長物的人在內：

不要為你們的生命憂慮吃甚麼，或喝甚麼；也不要為你們的身體憂慮穿甚麼。難道生命不是貴於食物，身體不是貴於衣服嗎？你們仰觀天空的飛鳥，牠們不播種，也不收穫，也不在糧倉裡屯積，你們的天父還是養活牠們；你們不比牠們更貴重嗎？^⑱

這是小國民的倫理嗎？耶穌拿這些無顧慮地生活的人與撒羅滿比較；如果田間的百合花尚且比撒羅滿王裝飾得更華麗，更何況是人呢！

「還有，不畏強敵豈不是權勢強大的人的特權嗎？有權勢的人可以不卑鄙，因為他們知道敵人不但沒有能力傷害他們反而要向他們妥協。但耶穌這是對每個人說而不只是對有權勢的人說的：

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
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
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⑲

每個人都應成爲天主的子女。人們過去只稱以色列的君王爲天主的兒子。但耶穌把這個名銜，普通應用在所有對敵人寬宏大度的人們身上。那麼，每個人都是君王了。

制定法律和撤銷舊約不是有權勢者的特權嗎？耶穌怎樣呢？他界定新法律。他說：

你們一向聽過給古人說：『不可殺人！』誰若殺了人，應受裁判。我卻對你們說：凡向自己弟兄發怒的，就要受裁判^②。」

雇撒聽到這裡臉色轉白。他無力地反駁說：

「但爲甚麼他只向這些普通老百姓施教呢？爲甚麼他不到提庇黎雅來？爲甚麼他不教導安提帕？我只能想到一個答案：他的夢想就是這些小國民的夢想。」

約安納同意：「當然他的夢想就是這些普通老百姓的夢想。他也不是向有財富有權勢的人講話。但他的目的是甚麼？這些小國民因爲窮困而如此卑賤。他要他們挺起腰來做個堂堂正正的人。他們被諸多顧慮壓得透不過氣來，他要他們再也不必顧慮。他們是自覺無意義的蟻民。他要他們感受到他們生命是有意義的。而你們就是擔心這一點。你們所有的人和安提帕，你們就是怕這些小國民再也不覺得他們是卑賤的小國民。因此你們散佈謠言說要殺死耶穌。因此他在邊界上失蹤了。因此他讓你們平安。因此這些小國民不會敲響革命的喪鐘來威脅你們。」

雇撒極力改變話題：他轉頭對我微笑：

「你剛才問我耶穌是否是個滋事分子、叛徒。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已經把我的太太變得很反叛了。」

約安納停了一會，然後很溫和地說：「不，是你使我變得反叛。」

「我？」雇撒不可置信地問。

「不說別的，是你先提到耶穌的思想的。你的話傷害了我。」

「我不知道這些思想對你這樣重要。」

「雇撒，我擔心你可能看不起我。」

「怎麼說？」雇撒還是不明白他的太太在說甚麼。

「你輕視古怪的女性是嗎？」

「我從沒想過你是古怪的人，連做夢也沒想過。」

雇撒再三強調。

「但你嘲諷那些經常給耶穌送食物和金錢的古怪的人。」

雇撒張大口定定地站在那裡：「你是說……」

約安納點點頭：「我是說我支持耶穌。」

「我怎能猜想得到呢。」

大家都靜默着。然後約安納溫和地說：「我秘密地做。我不敢告訴你。我不想你輕視我。」

雇撒好像很感動：「你不應該這樣想我。如果你認為他有價值——我情願改變我對耶穌的觀點也不願輕視你。」

「但是當我聽到你嘲笑他……」

我有點尷尬。是我開始這場辯論的，但接着是這種

不應有第三者在場的不舒服的感覺。我匆匆告辭，離開他們兩夫婦。無論我走到那裡，總是有關於耶穌的爭論。而且爭論往往出現在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朋友和近人，甚至稅吏和商人之間。這個巡迴傳道者真是一個使人們不睦的引子。

我在湖邊漫步。那時沒有風吹皺平滑的湖面。一切都反映在這一面大鏡子上：遠處是哥藍一帶的丘陵，天上停着一片不動的斑紋的雲，透着濃濃的暮色。我看到我印在湖面上的倒影。除此之外，這一片寧靜完全與我無關。我的思潮起伏不定。我向葛法翁的方向望去。耶穌應該在那一帶的某處。

在返回住處時我又經過雇撒的府邸。在遠處我已聽到他的聲音。他在唱一首他喜歡的撒羅滿的詩歌。我輕聲與他和唱^②：

請將我有如印璽，印在你心上，
有如印璽，印在你肩上，
因為愛情猛如死亡，
妒火頑如陰府：
它的焰是火焰，
是上主的火焰。
萬水不能澆熄愛情，
洪水不能淹沒眷戀。
如果以全副家產為價，
購買愛情，
全然的輕視是他的購獲。

多麼美麗的一首歌！雇撒在唱給約安納聽表示修和吧？還是他不過以此抒發他黃昏的愁思？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是給約安納一個訊息，我相信她一定有回應。

天黑了。天氣還像白天一樣燠熱。四周越來越靜，只有我的思想仍是一片混亂。我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倒不是燠熱使我失眠，而是關於耶穌的爭論。許多聲音縈繞我腦際，揮之不去。一忽兒是約安納和雇撒的聲音，一忽兒又是稅吏、乞丐、兒童和巴辣巴的聲音。各種奇怪的聲音，塞滿我的夢境和思緒。我極力把它們壓下推到睡眠的深淵裡，但不成功。到後來，這些聲音再也不陌生了，竟是我內心的聲音、思想、感受以及我的焦慮和希望。有關耶穌的爭論，成了在我自己之內的爭論；有關他的談話，變成了我和自己的談話。在我之內有一些東西在反抗他同時也被他所吸引。有些東西嘲諷他的思想同時又被他的思想所迷惑。我怕他所造成的這些干擾但又歡迎它們，渴望它們，好像這裡正隱藏着無限的希望。他的形象就這樣在我面前盤旋又盤旋。

快天亮時我才萬般困難地睡去。醒來時，我有一絲矇矓的感覺，在我的生命中，有些東西已經改變了。

第十三章

註：

1. 參閱谷 6：45-52。
2. 參閱兩段有關奇蹟地使羣衆吃飽的記載。谷 8：1-9講的是七個餅使四千人吃飽，谷 6：35-44卻說是五個餅使五千人吃飽。這裡有很具體的奇蹟性地成長的證明。

3. 根據路8：3：「約安納即黑落德的家宰雇撒的妻子」是用自己的財富資助耶穌的婦女之一。
4. 所謂撒羅滿聖詠第十七首（寫於公元前一世紀），使我們對耶穌時代的默西亞期待有一些認識。默西亞將驅逐敵人（Ps Sol.17.25），聚集及聖化人們。「此後，他們國內，再也不會有外人或陌生人居住。」（Ps Sol.17.28）
5. 參閱谷6：14。耶穌被人當作若翰洗者復生，這表示，在這以前他是完全不被人知的。因此，有關黑落德安提帕這個焦慮，很可能推後到在耶穌公開活動時已出現的、某些人對他的反應。
6. 有關撒杜塞人的教義，見若瑟夫 *Antt.* 18.16-17 = XVIII,1,4，以下的句子，直接取自若瑟夫的著作。
7. 公議會是猶太議會，成員主要是大司祭（有很重的撒杜塞人色彩）和貴族及顯要人物。在亞歷山大里亞女王撒羅默時代，始有法利塞代表參加，這可能是促使法利塞成爲至少得到當權者認可的一種運動的主力，在這以前，法利塞一直是反對派。
8. 訓3：19。
9. 訓9：7。
10. 瑪11：28。
11. 路17：21。「在你內」（The kingdom of God is in you）的譯法是有爭議的。許多學者主張譯成：「就在你們中間」（in your midst），在以下引的耶穌的講話中，耶穌肯定天主的國消除魔鬼的統治。如果魔鬼離開人類，天主的國實在已開始了。因此這個天主的國，很明顯是在人類之內開始的——即使不是某些內在的東西。它必與奇異地轉化整個世界有關。
12. 瑪12：28。
13. 這個奇蹟是由古代的諷刺詩人山姆沙達的路西安（Lucian of

Samosata) 傳下來的。可見於他的語錄：「垂死的朋友」第十六章。

14. 參閱谷 5：34；10：52；路 7：50；17：19；瑪 9：29。
15. 參閱谷 2：18-19。耶穌和若翰洗者不同。後者禁食而耶穌反對過度的禁食。
16. 路 10：23-24。
17. 參閱瑪 12：42。
18. 瑪 6：25-26。
19. 瑪 5：44-45。
20. 瑪 5：21-22。
21. 參閱歌 8：6-7。

列辛格教授大鑒：

回想起我們在新約討論會期間的談話，我們感到非常欣慰。我現在很清楚你不是極端的懷疑主義者。你認為耶穌的傳統，就它不可能源自猶太教或初期的基督信仰而言，同時就它所描繪的圖畫，並不和用同樣的方式發現的歷史傳統矛盾而言，耶穌的傳統，還是可以稱得上是歷史的傳統。你所持的，其實也是探討耶穌的歷史性的研究常用的差異性和連貫性的準則。

你注意到我在前一章主要是勾勒一幅與耶穌的傳道一致的圖畫。約安納再三分析耶穌苦心教導那些卑賤的老百姓，養成上層階級人們的那種生活態度和行為模式，例如教導那些家無恆產的人們，擺脫物質方面的顧慮，教導那些文盲生命的智慧。他改革他們的價值觀，改變下層階級的生活態度，要他們向上層階級人士看齊。

你說得不錯，耶穌圖畫的內在一致性，並不能保證它的歷史性。首先我們對於歷史事實，應該有肯定的出發點，然後我們才可以問何者與歷史事實相合？

我要用的基本事實應該是那些不是源自猶太教或最早期的基督信仰的傳統。這其中的兩個事實是很肯定的。一是耶穌以若翰洗者的追隨者的身分開始，洗者不久就被處死。另一是耶穌自己的結果是死於十字架上。他的講道應該不出兩個基本事實之間的範圍。

現在讓我問你：我在前一章所勾勒的圖畫不是與這兩個基本事實配合得很好嗎？若翰洗者是上流社會的貴族的敵對者，而他（洗者）的徒弟（耶穌）卻致力於使下層的小國民也能得到，過去只有上層階級才擁有的東西。但和許多革命家一樣，他最後的結果是死在十字架上。

我這幅描寫耶穌的圖畫的內在一致性，其實是否由於我只從傳統中抽取適合我自己的評價和標準的資料？在一幅描寫耶穌的圖畫內，如果不能解釋為甚麼若翰洗者和耶穌被當權者處決的原因，這幅圖畫有甚麼價值可言？你說得對，我也是在這兩個階級之間，求取暫時的協議而已。至於學術研究的步驟，到底是我採用了耶穌的史實還是我自己的主觀，這還是一個留待解答的問題。

祝

好

你的朋友

泰申上

14 報導耶穌或裝扮耶穌

我走遍加里肋亞各地，從來沒遇見過耶穌。我在各處都可以追尋到他的踪跡：關於他的逸事和故事，傳統和謠言。但他本人我卻一直無法接觸。但我聽到有關他的一切，全都可以連接起來，甚至有關他的最誇大的故事，也反映他的特質。你不能用講述他的方式來敘述任何人的故事。

我的任務是查探耶穌是否是構成安全的威脅。那是毫無疑問的。他是一個危險人物。任何人遵從自己的良心而不遵從法律或規則，不視既有的權力和財富分配是絕對不可更改，任何人使這些小國民以為他自己是王子，他就是安全的威脅。

我不會把這些觀察告訴羅馬人。我不覺得我有責任執行他們給我的任務。如果我們尚且可以自己決定是否要守安息日。——我豈不更可以決定是否要為羅馬人執行任務！

但我要怎樣裝扮耶穌呢？我怎能把一個反叛者變成一個單純的巡迴傳道者？我所講的，有關他的事應該是前後一致的。麥迪魯一定也會從其他的資料得到有關耶穌的資料。也許有一天他能遇見耶穌。我必把事實講出來——不過可以是一半的真象，足以掩飾全部真象的一半。我用很長的時間思考這件事。

最後我想到一個辦法。我把耶穌描寫成羅馬人所熟悉的人物，就是說與他們的思想一致的人物。當我們要

使外國人了解我們國內的宗教趨勢，我們會比較這些趨勢和不同的哲學派別：比較法利塞與斯多葛思想、厄色尼與畢達哥拉斯、撒杜塞與伊壁鳩魯派的思想^①。爲甚麼我不能把耶穌說成一個憤世嫉俗的週遊各地的哲學家？他不也真是個週遊各地的哲學家嗎？

我必須把他的思想，盡量寫得與希臘羅馬作者相似。這一類的事會使人對他有信心的。也許我還可以說他是一個詩人，他不也講許多比喻嗎？我知道，我應該從他的講話中，找出越多與他人相似之處越好。

有這麼多事等着我去做，我便回到色佛黎，把業務交給巴祿克，然後，大量閱讀我可以找到的書籍。我盡量收集與耶穌的教導類似的學說和講話。資料收集齊全後，我便坐下來給麥迪魯寫報告。

論耶穌是一個哲學家

耶穌是一個類似憤世嫉俗的週遊各地的哲學家^②。他也像他們一樣，教人在生活所需上克己；他週遊全國各地，居無定所；沒有家庭、沒有職業也沒有產業。他要求他的門徒旅行時也不要帶錢、鞋子、行囊，甚至只准帶一件長衣^③。

他教導人，愛天主和愛近人是兩條最重要的誡命，是所有誡命的總綱。這和希臘的傳統很接近。希臘的傳統是以敬拜神明和對人公正爲最重要的兩項德行^④。

至於行爲方面，他以「己之所欲，施之於人」這條「金科玉律」(golden rule)爲待人的準則。這條法則是世

界性的。很多聖人都推崇^⑤。

如果受到他人不公平的待遇，他說：「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⑥蘇格拉底也說過：「寧可忍受不公義，也不願觸犯公義。」^⑦

他也教人愛自己的仇敵，因為天主使祂的太陽照耀好人也照耀壞人。羅馬哲學家塞尼加也寫過類似的話：「如果你要效法神，你應仁慈對待忘恩負義者，因為太陽也為犯人升起，海也為海盜開放。」^⑧

見到行不公義的人也不應該太快判斷他。沒有人是完美的。任何人都會犯「只見你弟兄眼中的木屑而不見自己眼中的木樑」^⑨的毛病。

有關財富，他教導我們在物質方面，不但應隨時準備放棄身外的財富，同時在內心方面也要時時克服對物質的顧慮^⑩。他的教導類似輕視一切財富的犬儒學派的哲學家。

對於攻擊性的行為，他說不只是殺人的兇手有罪，就是在內心憎恨人也有罪。這種說法與希臘哲學家克里安塞的說法類似。這個哲學家認為即使一個人只是意圖偷盜和殺人，他已經是一個強盜了。邪惡始於意向^⑪。

有關姦淫，他說人不只是與另一個女人睡覺才犯姦淫，即使他有這個意圖，他已經有罪了。這也和克里安塞的說法相同。這個哲學家認為任何人，如果在心裡反覆思量一種願望，他遲早會把這種願望付諸行動^⑫。

關於誠實，他說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應該好像誓言一樣真實無妄。他反對人宣誓。伊壁鳩魯也教人盡可能避免發誓^⑬。

論及潔淨的問題。他說沒有所謂潔或不潔之物，只是我們內心的態度使某物潔或不潔¹⁴。關於這一點，福西里笛也說過，不是齋戒而是靈魂使人的身體潔淨¹⁵。

對於祈禱，他教人不要嘮嘮叨叨，這只是表面而已，因為天主教在人求祂以前已經知道人需要甚麼¹⁶。

在施捨的時候，他要我們不要為爭取他人的尊敬而行善。在施捨時應該左手也不知道右手在做甚麼¹⁷。

至於宗教上的齋戒，他教人不要為了守法而齋戒，應該私下齋戒或沐浴，只有天主知道你在做甚麼¹⁸。

在守安息日方面，他說如果是為幫助人或為了一個迫切的理由，人可以暫時免除安息日的約束¹⁹。

至此為止，一切看來都是無傷大雅的。羅馬人應該贊同其中一些教導。也許他們喜歡猶太人不要死守安息日的規則。耶穌有不少教訓與希臘羅馬人的看法相同。把耶穌裝扮得很好，太好了。這幅有關他的圖畫是太單純了。麥迪魯看了一定會說，既然是這樣，為甚麼這位週遊各地的哲學家引起這樣大的騷動呢？為甚麼他激起這樣大的反感？為了取信於麥迪魯，我必須也報導他的講道具煽動性的一面。

這樣一來，我舉筆就大費周張了。耶穌要人在行為和態度上作極端的改變，因為隨着天國的來臨，一切都不同。他這些話是有很大的煽動性的。我如何向一個視羅馬人的統治，而不是天主的統治，為歷史目標的羅馬人說明這一點。當然羅馬人也相信諸神的統治。在羅馬人統治的地方，就是羅馬諸神統治的地方。但說一外來

的神有一天要來取代其他諸神的統治，這在他們是一個很奇異的概念。這表示反叛和革命。因此，我打算很含糊地寫耶穌有關天國的教導：

耶穌以他那一套誠命教導人，旨在使人歸於天主的統治之下。他認為天主的國現已若隱若現地臨在了。它是透過人心而擴展的。人不能再用普通的判斷標準，評定自己的弟兄。

一般的看法是小孩子比較次要，但耶穌卻說：「讓小孩子到我跟前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照他的說法，成人都回復赤子之心才能進天主的國^⑳。

一般人都輕視稅吏和妓女，但耶穌卻說：「稅吏和娼妓要比其他人先進天主的國。」^㉑

普通人都認為外邦人和沒有信仰的人是壞人，不能進天主的國。但耶穌說：「將有許多人從東方和西方來，同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在天國裡一起坐席。」^㉒

普通人都看不起不能人道和被閹的人，但耶穌卻說：「有些閹人，從母胎生下來就是這樣；有些閹人是被人閹的；有些閹人，卻是為了天國而自閹的」，天主並不輕視他們^㉓。

一般人都都不重視不能為自己辯護的人，因為他們不能爭取他們應有的那一份。但耶穌說：「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㉔

我認為我以上所收集的已足以說明耶穌所作的煽動

性的言論的用心，或至少使他許多激烈的言論看來是可以理解的。當然，我所收集的，都不致於引起羅馬人的戒心的。爲了強調耶穌的溫和性，我加上這樣的結論：

耶穌不少的言論都和有名的哲學家相似。耶穌不會比這些希臘羅馬哲學，對國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脅。

我仔細把報告閱讀一遍。正確嗎？我問自己。當然。我所寫的每一點都基於耶穌的訊息。不過，我的報告是否寫得相當平淡，不致於使羅馬人對耶穌引起不必要猜疑呢？

任何人，如果要告發耶穌真是太容易了，他只要把我隱而不報的講出來就行了。我並沒有寫耶穌對於家庭的嚴厲的看法，也沒有記下他叫人「讓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這樣的話²⁵。我的全篇報告沒有一處記錄類似的激烈的言論。

我也沒有記述耶穌攻擊統治者壓迫與剝削人民的事實。「有尊爲首領的，主宰他們，壓迫他們，對他們濫用權力。你們卻不可以這樣。」這不是很明顯嗎？我找不到其他人有類似的言論。尤其以下這一句：誰若成爲最大的，就當作衆人的奴僕和做卑微的一個²⁶。

我也沒有提到耶穌對我們的宗教制度的批評。耶穌曾預言，現存的聖殿將要消失。天主會另造一座新聖殿取代舊的²⁷。這幾乎等於說，現在的司祭和聖殿的負責人與天主作對。這些攻擊聖殿的話，無疑是攻擊我們宗教最重要的制度。

這不是足以促使耶穌被捕嗎？他不是一個無害的巡迴演講的哲學家。他不是直接從事叛亂的行動，但他是一個先知，完全沉緬在「天主不久會推翻這個世界之主而帶來一次偉大的革新」的思想裡。這不已經足以使他被逮捕和被判定他死刑嗎？

毫無疑問，耶穌是處於危險的境地。因此我更覺得需要保護他。他反對暴力。他並不宣講仇恨羅馬人的言論。奮銳黨對他退避三舍。他的確是一個反叛者，但像約安納那樣的反動者而不像巴辣巴。他無疑講過不少尖銳的話，但他的故事更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那些短詩充滿恩寵與人情味。我可以在這方面寫多一點給麥迪魯看。反正這個羅馬人對書籍和文學很有興趣。因此，我又坐下來用一張新的紙草紙寫下這個標題：

論耶穌是一位詩人

耶穌是一位田園詩人，他以那些美妙的故事，使猶太文學生色不少。這些故事並不假定他的聽眾有任何城市教育。故事講到播種和收穫的季節，尋找和尋獲，父與子，主人與奴隸，主人與客人。雖然取材普通但寓意深遠：天主與我們對祂的想像完全不同。耶穌的故事是反映天主與人類的關係的寓言。

耶穌用故事來包裝他的教訓，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民族深信沒有人可以製造天主的形象，只能比較，而且，即使這樣還是常常不恰當。因為沒有任何東西、人或物

件可以用來比喻天主——只有用一個事件可以傳達一些有關祂的思想，唯有用故事來比喻天主。

這又涉及我們的另一個信念。我們相信，只要我們改變態度，我們是有可能找到天主的。因此，有關天主的比喻就是會促成某些改變的故事，更準確的說，在寓言的故事中，聽者是這樣的投入，以致他或她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只有在這時，我們可以捕捉到一些有關天主的概念。

其他的民族有關他們的神祇的神話，把我們帶進另一個世界去。我們講的是我們自己的故事，在這個世界中發生的事件，耶穌也講普通男女日常生活的故事。他認為天主在日常生活中接近我們，他要開啟人們的心目，好使人能「見到」天主。

如果我們想在文學史中為耶穌找一席位，我們可以說他與寫寓言的作者很近似。他們也講一些人人都聽得明白的短故事。他們的敘述也是作為意象用。有時耶穌也重寫寓言。其中一個就是不結果實的樹的寓言。一位父親覺得自己的兒子一無是處，他便對兒子講以下的寓言：

「孩子，你就像一棵不結果實的樹，雖然它就長在水邊，但園主不得不把它砍下來。樹對園主說：『把我移植吧！如果我還是不能結果實，就把我砍倒好了。』不過園主說：『你種在水邊尚且不能結實；種在別的地方又怎能結實呢？』」²⁸

耶穌的說法卻變成這樣了：

有一個人曾將一棵無花果樹，栽在自己的葡萄園內。他來在樹上找果子，但沒有找到，便對園丁說：你看，我三年來在這棵無花果樹上找果子，但沒有找到，你砍掉它吧，爲甚麼讓它荒廢土地？園丁回答說：主人，再容它這一年吧，待我在它周圍掘土，加上糞；將來，若結果子便算了；不然的話，你就把它砍了²⁹。」

耶穌的寓言與其他的寓言不同之處，主要是在他的寓言中，植物或動物都不會講話，只有人才講話。此外，許多寓言旨在教人向生活的困難妥協，因爲如果人不能適應，就會被壓抑、吞食和壓碎。在耶穌所講的寓言中，即使其他的人已宣佈了寓言中的主角的死刑，但他還有一個機會。

另一個例子是，耶穌把父親與兩個兒子的主題改變成一個新的故事。以下是我們的哲學家斐洛所講同樣主題的故事：

「一位父親有兩個兒子，一好一壞。父親要祝福那個壞的，倒不是因爲他偏愛壞兒子，而是因爲他知道好兒子憑着他自己的功勞，已經是值得祝福了。但壞的兒子只能以父親的預言，作爲獲得成功的生活的希望。如果連這個希望也失去了，他就是最不幸的人了³⁰。」

這個主題的其他版本（說法）還是很流行的。父親總是更愛壞的兒子。耶穌利用這些材料，講了一個最精彩的故事：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那小的向父親說：父親，請把我應得的一份家產給我吧！父親遂把產業給他們分開了。過了不多幾天，小兒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來，就往遠方去了。他在那裡荒淫度日，耗費他的資財。當他把所有的都揮霍盡了以後，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他便開始窮困起來。他去投靠一個當地的居民；那人打發他到自己的莊田上去放豬。他恨不能拿豬吃的豆莢來果腹，可是沒有人給他。他反躬自問：我父親有多少傭工，都口糧豐盛，我在這裡反要餓死！我要起身到我父親那裡去，並且要給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你的一個傭工吧！他便起身到他父親那裡去了。他離的還遠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他，動了憐憫的心，跑上前去，撲到他的脖子上，熱情地親吻他。兒子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作你的兒子！父親卻吩咐自己的僕人說：你們快拿出上等的袍子來給他穿上，把戒指帶在他手上，給他腳上穿上鞋，再把那隻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應吃喝歡宴，因為我這個兒子死而復生，失而復得了；他們

就歡宴起來。那時，他的長子正在田地裡，當他回來快到家的時候，聽見有奏樂及歌舞的歡聲，遂叫一個僕人過來，問他這是甚麼事。僕人向他說：你弟弟回來了，你父親因為見他無恙歸來，便為他宰了那隻肥牛犢。長子就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遂出來勸解他。他回答父親說：你看，這些年來我服事你，從未違背過你的命令，而你從未給過我一隻小山羊，讓我同我的朋友們歡宴；但你這個兒子同娼妓們耗盡了你的財產，他一回來，你倒為他宰了那隻肥犢。父親給他說：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為你這個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應當歡宴喜樂！」^③

耶穌用同樣的手法講了不少有關天主與人的比喻，都在教導人，天主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因此，人如果想對天主有適當的反應，他就應該採取與過去很不同的態度和行為。這所有的比喻都表現一種特質：耶穌是一個詩人，他要求的是愛和寬容。他的比喻和講話，必定會留存後世，廣受歡迎。

我所寫過的有關耶穌的一切都很配合。他是個週遊各地的哲學家 and 詩人。不過我很清楚，他還不只是這樣。他是一位先知。但這一點是很難向外國人解釋清楚的。他們以為先知是預測將來的人。其他民族也有這一類的先知。但我們的先知卻是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有甚

麼先知以災禍恐嚇他自己的族人呢？有甚麼先知信仰一位天主，除祂以外沒有別的神？我們的先知的獨特性與我們的天主的獨特性是分不開的。我必須再深思這個問題。這就是了解耶穌的關鍵嗎？

只有我們的天主，呼籲崇拜祂的人離開其他所有的神，唯獨尊崇祂。只有我們的天主要那些明認祂的人徹底地改變他們的生活。

全世界的强者都是佔優勢的。但我們的天主選擇了弱者。祂幫助奴隸逃離埃及，使他們成為祂的子民。祂支持被放逐到巴比倫的戰犯。投向這位天主表示投向貧窮和軟弱的一羣。因此强者和統治者感到我們的天主的威脅力和憎恨我們。

即使我能向麥迪魯解釋清楚耶穌就是這樣一位天主的先知，他會不會更抗拒耶穌呢？他會不會早已從我們的典籍中讀到我們的先知常涉足於政治呢？如果他知道耶穌是一位先知，他會不會想到耶穌對政治家是一個危險？

那麼，先知到底做甚麼？他們喚醒我們的民族接受這位唯一的天主和改變我們的行為。他們往往像父母教導孩子一般，一面用懲罰威脅，一面又不斷地對天主子民許下諾言。在執行任務時，他們一般都採取強硬堅決的手段。

耶穌也威脅着要審判這個世界。有一位神秘的人將要審判所有的人。這審判斷會在意料不到中，突然臨於世——不只惡徒和無賴難逃受審的最後命運，就是普通的人也免不了。

在諾厄的日子裡怎樣，
在人子的日子裡也要怎樣：
那時，人們吃喝婚嫁，
直到諾厄進入方舟的那天，
洪水來了，消滅了所有的人。
又如在羅特的日子裡，
人們吃喝買賣，種植建造，
但在羅特從索多瑪出來的那天，
火及硫磺自天降下，
消滅了所有的人：
在人子顯現的日子裡，
也要這樣。^{③②}

審判會落在個別的人頭上，不是落在一個特別的團體或民族頭上。當這個日子來臨時，生活在一起的人們也要被拆散。

我告訴你們：
在這一夜，兩個人同在一張床上，
一個要被提去，而一個要被遺棄；
兩個女人一起推磨，
一個要被提去，而一個要被遺棄。^{③③}

這樣的審判的確令人憂慮。每個人都要問：我怎麼辦？我怎樣逃生？按照耶穌的說法，這個審判只有一條準則：人有沒有互相幫助？最後，這「人」要審判所有的

國家——他不會問人有甚麼哲學或宗教信仰，或甚麼膚色。他會對那些通過審判的人說：

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
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
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
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
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
我在監獄裡，你們來探望了我。③4

毫無疑問，耶穌也像所有的先知一樣恐嚇人。但他的手法高明，他不曾以天主的審判恐嚇人，卻把這個神秘的「人」提出來。沒有人可以肯定通過他的審判。但，每個人都有一個機會，因為法官所定下的唯一標準就是：人們有沒有互相幫助，不是為了在審判中得到報賞，只是為了要助人，正直的人會在審判中這樣驚訝地回答：

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了你饑餓而供養了你，
或口渴而給了你喝的？
我們甚麼時候見了你作客，而收留了你，
或赤身露體而給了你穿的？
我們甚麼時候見你患病，
或在監獄裡而來探望過你？
君王便答他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
就是對我做的。

你可以向一個羅馬人清楚地解釋這一切嗎？能對他說，甚至在我們之中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涵意嗎？當羅馬人聽到將有一個「人」審判全人類，包括羅馬人，他們不會深感不安嗎？向羅馬人解釋：一個「人」會審判每一個侵害、侮辱、壓迫和侵犯他人的人，就好像這種惡行是針對他一樣？很明顯，耶穌這些有關審判的教導，不能傳到羅馬人耳裡。

許諾又怎樣呢？像大多數先知一樣，耶穌答應將來會變得更好，他也給人希望。很多人相信，他們所忍受的欺詐和苦難，表示天主已把祂的治權讓給撒旦了。邪惡統治世界。這也暗示許多被附魔的人過着非人生活的原因；暗示外國士兵的壓迫和一切傷害人們的力量。但耶穌提出希望，說邪惡的統治很快就可克服。他說：

我看見撒旦如同閃電一般自天跌下。
看，我已經授予你們權柄，
使你們踐踏在蛇蠍上，
並能制伏仇敵的一切勢力，
沒有甚麼能傷害你們。³⁵

大多數人都好像被邪惡的符咒鎮住了。他們說：「這世界不是充滿戰爭和打鬥嗎？戰爭不是在顯示邪惡的勢力

在橫行無忌？」耶穌卻給人另一個解釋。這正是邪惡在崩潰的象徵。

一國若自相紛爭，那國就不能存立；
一家若自相紛爭，那家也將不能存立。
撒旦若起來自相攻擊紛爭，也就不能存立，必
要滅亡。③⑥

天主的國將取代邪惡的統治。在邪惡對人類失去控制力之處，就是天國臨現之地。在魔鬼被驅逐、病人得到痊愈、飢餓者得到飽飲，焦慮者得到安慰時，天主的國已開始了。當人們放下一切去回應這個偉大的轉捩點時，天主的國已經來臨了。

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裡的寶貝；
人們找到了，就把它藏起來，
高興地去賣掉他所有的一切，
買了那塊地。
天國又好像一個尋找完美珍珠的商人；
他一找到一顆寶貴的珍珠，
就去，賣掉他所有的一切，買了它。③⑦

耶穌不只是一個到處巡行的哲學家和詩人而已。他是一位先知，一位獨特的先知。當既有的規則受到破壞時，大多數人會利用神的審判作為恐嚇的手段。耶穌卻不同。在他看來，對待那些從存在的標準說全無價值的人

們也有法律的，對他們例如：兒童、外邦人、窮人、卑微的人、閹人，我們的準則只有一條：就是我們如何對待需要幫助的人，我們就如何對待他們。耶穌是一位很獨特的先知。

或者說耶穌不只是一位先知而已？他自己不也曾把自己和先知約納和智者撒羅滿比較嗎？他不是說過：「看，這裡有一位大於約納的；這裡有一位大於撒羅滿的」³⁸嗎？他也說過，經驗過先知和君王所渴望經驗的種種事物的人是有福的³⁹，這不是說這些人所渴望的，根本已超越所有先知與君王嗎？因此耶穌說：「因法律和先知到若翰為止；由洗者若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⁴⁰，他說得對嗎？是不是耶穌開始了一些新東西，甚至超越了眾先知呢？

人們在竊竊私語，說他是默西亞。他可能是默西亞嗎？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要用武力驅逐羅馬人！但他不是在尋求某種形式的統治嗎？在這方面，我們只看到一些蛛絲馬跡而已。他其實一定答應過他的門徒可以坐在十二個寶座上統治全以色列⁴¹。我也聽過一些謠言說，門徒之間曾經爲了誰坐在他的左邊或右邊的榮譽而發生爭論⁴²。但耶穌立刻就排斥這種思想。在新的天主的國內是沒有階級統制的。誰要居首位，就必須成爲衆人之僕。將來會有一個復興的民族：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將會聚集起來。他們將與外邦人一起，從四面八方，湧流到巴勒斯坦。一座新的聖殿要在這個國度中心豎立起來。將有一個盛大的宴會。窮的，要變成富的；飢餓的，將得到飽飫；傷痛的，將樂滿心中。

這種種謠言在各地盛傳。但一切又是如此隱蔽。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耶穌將帶同他的門徒，在這個偉大的改變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也許他要成為他偶然提到的那位人子。此刻，他和他的追隨者，就像另一個國度的游擊隊一樣，在各地穿梭。他有一次甚至說，他的門徒是強盜，以猛力奪取天主的國^④。難怪人們認為他是默西亞。

但我只想向羅馬人報告他是一個週遊各地的哲學家 and 詩人。我要隱蔽先知這一部分，根本不提人們所期待和希望的耶穌的形象是甚麼！但如果他現在以先知的身分出現呢？如果羅馬人發現他不只是我所報告的那種人而已，那又怎樣呢？

他到底在扮演着甚麼角色。這一直是個謎。我又是是否知道他在我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甚麼嗎？好久以來，他對於我，已不只是一個查探的對象而已。否則，我不會這樣拒絕這個意念：萬一我的查探結果會把他送到羅馬人手上——就如我不能忍受因為我的緣故而使巴辣巴陷於危險的意念一樣。這兩件事的任何一件發生，就等於我在背叛或交出我自己的一部分。

我到底想從耶穌那裡尋找甚麼？在我閱讀希臘和羅馬典籍時，忽然有一個思想閃過腦際，也許我實在是尋找一套適合所有人，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的教義。耶穌所提供的，是這樣的一套教義嗎？他以一個巡迴哲學家所宣講的一切，希臘人也能了解嗎？那麼羅馬人對於他的詩又怎樣看呢？耶穌用對立的手法，處理使我們與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誡命，如守安息日和潔淨等，他這樣

做是否別有用心呢？是否在這同時，他也強調了把我們與全人類維繫起來的禁止殺戮、不忠、偽證等誡命呢？每個人都可以了解這位先知，但他是植根於我們的民族，他所言所行，全都以選擇了卑微弱小和被遺棄的人們的天主之名而做的，這位天主比任何一位法郎或統治者更強。

耶穌可以解決我的困難嗎？那些由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偏見與緊張所引起的困難。我不是生活在邊緣之上的無人之地嗎？不是生活在比拉多和巴辣巴之間，在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張力地帶嗎？在這個邊緣地帶，我發現自己竟如此卑下地依賴着羅馬人。這是否正是耶穌接觸我的那一點嗎——一個自由的，仍然忠於他自己和他的民族的人。

會不會他這個本身也潛在一種危機，會不會有一天人們亦會被他這個週遊各地的哲學家與詩人而吸引呢？會不會有些人只看到最容易在我們的民族之外發生影響力的特質？會不會有些人要使耶穌與我們民族對立而坐收漁人之利？會不會有人再也不想見到他是一個受壓迫的民族的先知？

幸好我不必馬上理清這許多問題。現在我必須做的一件事是把這份真實但無傷大雅的、有關耶穌的報告送去給羅馬人。因為我知道在報告裡，我只說了一半的真理，所以我附上一封短信給麥迪魯說，暫時來說，我的報告只是臨時性的。關於耶穌還有不少是可以寫的。然後我把報告和信封好。剛好巴祿克表示他想在耶路撒冷過逾越節，我便托他把這兩件東西交給麥迪魯。他可能

會以為這只是有關下次向羅馬騎兵運輸穀類的公文。

巴祿克要求一個較長的假期。幾個星期以來，當我埋頭閱讀許多典籍時，他獨力負擔我所有的工作。他越來越幹練。但我注意到他有點心不在焉：

「人一旦跟厄色尼人學會了輕視錢財，真不容易再聚財。」他嘆息地說。

從談話中我注意到他很懷念他的團體。他知道他們永遠不會要他回去。他是被遺棄了。但他到現在還未找到一個新家。甚至我們的家也不行。

第十四章

註：

1. 若瑟夫比較法利塞和斯多葛、厄色尼與畢達哥拉斯的思想 (*Antt.* 15,37 = XV,10,4)。畢達哥拉斯派也組織一種秘密團體，團員分享財產及理想。
2. Cynics，中譯犬儒學派，（希臘字“kyon”意即狗），是當時人給這派的綽號——即創始人戴奧真尼斯 (Diogenes) 的綽號，他們主張在生活所需上極端刻苦，而且沒有甚麼羞恥的觀念，就是說他們刻意違反一般的習俗。在一世紀，有許多犬儒學派的行乞哲學家在羅馬帝國各地遊蕩，他們通常留長鬍子，穿骯髒的外衣，背着背包和持木杖。
3. 見瑪10：10。教導門徒出門旅行時不要帶行囊和棍杖，也許耶穌的用意是使他們和這些犬儒派週遊哲學家有所區別，因為人們很容易把他們和這些犬儒學派的人相混。
4. 參閱瑪12：28-34。按歷史文獻，我們知道猶太經師和耶穌都同意這一端教義。猶太教也有類似的說法，例如在 Testament of Issachar 5.2「愛上主和你的近人。」此外 Xenophon, *Memorabilia* IV,8,II; Philo, *De spec. leg.* II, 63. 也表明崇敬神明和對

近人公正是最重要的德行。

5. 「金科玉律」是古代世界各處都流行的德律。甚至在耶穌以前的猶太文獻中也有記載。參閱 Tobit 4.15; Letter of Aristeas 207。(孔子的說法是消極式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譯者。)
6. 瑪 5：39。
7. 有關蘇格拉底的學說，參閱柏拉圖著作：*Crito* 49 Aff。有一則蘇格拉底的逸事：有一個貴族踢了蘇格拉底一脚，他沒有報復，也不曾指責他，只不過對一個途人說：「這個人患了騾子病」。(Themistius, *On Virtue* 46)。哲學家伊壁鳩魯說，犬儒派的哲學家「讓自己被人像狗一樣亂踢，甚至被踢以後還要像所有人的慈父或兄弟一樣愛人類。」(見 Epictetus, *Diatribes* III,22,54)。
8. 見塞尼加 (Seneca, *Beneficiis* IV,26,1)，不過，塞尼加有附帶的條件：「神賞賜值得賞賜的人時，也自動把同樣的禮物賜給不值得受賞的人。」(*Beneficiis* IV,28,1)。
9. 瑪 7：3-5。
10. 瑪 6：25-27。
11. 參閱瑪 5：21-22。克里安塞認為，「一個人意圖搶劫和殺人，在他的手上還未沾上血，還未準備好兇器去殺人以前，他已經是強盜和兇手了。他的狡詐固然必須經過行動才實現，但它不是由行動開始的。」(錄自：M.Pohlenz, *Stoa und Stoiker*. Zurich 1950, 128)。
12. 瑪 5：27-29。參閱克里安塞的殘卷 573。
13. 伊壁鳩魯：倫理手冊 (*Handbook of Morality*, 33.5)。
14. 見谷 7：15。
15. 公元前一世紀，希臘化猶太人福西里笛 (Phocylides) 的箴言第

二二八條：「淨化身體的是靈魂而不是齋戒」。

16. 參閱瑪 6：5-7。
17. 參閱瑪 6：1-3。
18. 參閱瑪 6：16-18。
19. 參閱谷 3：1-3；2：23-25；路 13：10-12；14：1-3。
20. 參閱谷 10：13-16；瑪 18：3。
21. 瑪 21：31。
22. 參閱瑪 8：11、12、13。
23. 參閱瑪 19：10-12。
24. 參閱瑪 5：5。
25. 參閱瑪 8：21-22。
26. 參閱谷 10：42-43。
27. 參閱谷 14：58。
28. 這個寓言出現在所謂「愛卡 (Ahikar)」小說中，在公元前已經有好幾個不同的敘述很廣泛地流行了。
29. 參閱路 13：6-9。
30. 斐洛：*Quaest in Gen. IV*, 198。
31. 路 15：11-32。
32. 路 17：26-30。「人」是指天上的人物，按達 7，他將取代野獸的國。
33. 路 17：34-35。
34. 此處及以下的引文取自瑪 25：31-46。
35. 路 10：18-19。

36. 谷 3：24-26。
37. 瑪13：44-46。
38. 瑪12：41-42。
39. 參閱路10：23-24。
40. 參閱瑪11：12-13；路16：16。
41. 參閱瑪19：28；路22：29-30。這個對十二宗徒的許諾不可能在復活節之後第一次講的：我們很難想像，在猶達斯出賣了耶穌之後，講出一個這樣的許諾，而且還把他算在十二位之內，指派一份治理以色列的工作給他。
42. 谷10：35-45。
43. 瑪11：12。

列辛格教授大鑒：

你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安棣思沖淡耶穌的獨特性是爲了權宜之計。不過，按「差異準則」，辨別耶穌傳的正確性，獨特性是極端重要的因素。你的問題是我是否應該在一開始就把耶穌的史無前例的無可比較性，更強烈地表現出來，而不是用這許多類比，以對照的手法表達他的教導？

我懷疑所謂差異準則是否實際可行。我們不能在猶太傳統中，找到耶穌某句話的出處，這並不表示根本不能從耶穌的談話中，找到他依賴猶太傳統的地方。耶穌可能受他那個時代口傳傳統的影響，或受已經流失了的文字傳統影響。

還有，差異準則忽略了耶穌與猶太教所有的共同點，好像——與其他人相比——不能從他的歷史環境中了解他。至於根源準則 (*criterion of originality*) (另一個作爲差異準則用的名詞) 不外是教義的改裝而已；耶穌似乎直接從天上掉下來的。這端教義有點反猶太的傾向：耶穌與猶太教的對立是無可推究的。

因此，讓我在此重新界定這個差異準則：如果有關耶穌的傳統，在當時的猶太教內有歷史的可能性，但同時也有特別的要點，使我們能了解原始基督信仰，後來是怎樣從猶太教發展出來的，那麼，這些傳統應有它們的正確性。不只是耶穌，甚至整個原始基督信仰，都可從猶太教推究出來。

除此之外，你假定我把耶穌扮成一個無害的巡迴哲學家 and 村野詩人，旨在批評現代所描繪的無傷大雅的耶穌畫像，你的說法是對的。

你的批評很有啟發性。我殷切期待你下一封信。

祝

文安

你的朋友

泰申上

15 改革聖殿與社會

巴祿克帶了我給麥迪魯的報告出發後幾天，一個消息傳來，把一切都改變了。我必須盡快趕到耶路撒冷。巴辣巴和另外兩個奮銳黨被捕。他們曾拒捕，當時重傷了一個羅馬士兵，後來這個士兵傷重身亡。我必須馬上起程趕到耶路撒冷。也許，在我向麥迪魯匯報時，可以為巴辣巴做點甚麼。我必須幫助他；我的命是他救的。

我帶了迪滿和馬谷，穿過撒瑪黎雅前往猶太而不像巴祿克那樣^①，繞道培勒雅。我要盡快在逾越節前，趕到耶路撒冷。

一路上，我的思緒都在如何幫助巴辣巴的問題上打轉。我可以用他是奮銳黨中的溫和派而為他開脫嗎？我應否報告他曾為我向奮銳黨人求情？還是我對這件事完全保持緘默？還是應該一視同仁地為三個奮銳黨辯護而隱瞞我與巴辣巴的關係？不過，羅馬人會不會不顧一切，把他三個都處決以為死去的羅馬士兵報復？我的努力成功的希望有多大呢？這些紊亂的思想，在我從加里肋亞前往耶路撒冷這三天的旅途中，不斷在我腦際盤旋。最後，我有一個想法。

我們一抵達耶路撒冷我便求見麥迪魯。他在總督府他的辦公室接見我。羅馬人都顯示着警戒的神色。麥迪魯看來很緊張。但他好像接待老朋友一般接待我。

「你來得正好。我們必須立刻研究這個納匝肋人耶穌。我看過你的報告。但現在又有新發展，在聖殿的前

院發生了事故。你有聽到這件事嗎？」

「我剛抵達耶路撒冷。」

「昨天，耶穌搗亂了聖殿的生意。」

麥迪魯不安地踱來踱去。

「我們在聖殿前院守衛的士兵報告，耶穌帶着一些追隨者在聖殿前院滋事。你知道那裡是猶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他進去把在那裡出售的牲畜驅散，那只是一個小騷亂而已。自從引水道的事件之後，我們的士兵都得到命令，盡量阻止任何煽動事件。猶太聖殿當局對事情似乎有相當的控制力。至少在事件發生之後，他們與耶穌有進一步的討論。」^②

我在拼命地想怎樣把這種狂野的行動和一個週遊各地的哲學家聯起來。爲了能維護我自己的可信度，我必須盡力而爲。

「也許這一類的煽動行爲，目的只是在逼使聖殿當局和他展開討論。有時這些週遊各地的哲學家喜歡用特別的方式引起他人的注意。」

「這是可能的。不過我一定要調查。這不是最近這些日子以來所發生的唯一事件。我們最近抓到幾個奮銳黨人，他們絕不是善類。」

他這話肯定是指巴辣巴和他的兩個同伴被捕的事件。對於這個問題，我可以很誠實地向他保證，他們和聖殿的事件完全沒有關係。不過我還是先問他：

「知道不知道耶穌與這些奮銳黨有甚麼聯繫？」

「我就是想問你這個問題。你看有沒有聯繫？」

我停了一會兒，然後說：「奮銳黨的活動是直接指

向羅馬人的，但是，在聖殿的事件卻是直接指向猶太當權者。」

「不過這裡還是可以有關聯的：奮銳黨是在對抗與聖殿有關的特殊階級。批評聖殿就等於批評聖殿的特殊階級。至少，這些恐怖分子很高興見到，大司祭也惹上麻煩。」

「如果他們和這次的聖殿事件有關，這又表示甚麼呢？」

麥迪魯停止踱步，聳聳肩說：「我只是這樣猜想而已。」

「第一，耶穌阻止工人帶工具穿過聖殿。這是抗議重建聖殿。重建聖殿的工作已開始了差不多半世紀了，到現在還未完成。也許耶穌是反對重建這座聖殿。」

「第二，耶穌推翻桌子。他是在暗示聖殿將會像桌子一般被推倒和崩潰嗎？他是在宣佈聖殿的被毀嗎？無論如何，我認為這行動是明顯的攻擊聖殿。」

「第三，他阻止商人在聖殿前院兌換錢幣和售賣作為祭獻用的牲畜犧牲品。兌換的錢是用來買牲畜的。沒有這些生意，就沒有祭獻的崇拜。因此，這表示耶穌反對這種血淋淋的祭獻嗎？他是否原則上反對聖殿？如果你不在聖殿獻祭，聖殿還有甚麼用呢？」

「正如我剛剛所說，這都是猜想而已。」

像以往一樣，麥迪魯是很機智的。他說得對嗎？他還不知道耶穌有關聖殿的預言，說現存的聖殿將被毀，而一座新的不是人造的聖殿會取而代之^③等話呢。聖殿的事件一定和這預言有關。這次清潔聖殿的事件，可能

是我們歷代的先知用來使他們的預言，生動和形象化的象徵性行動之一。因此，我更應該把整件事解釋成一個無害的行爲了，所以我說：

「我不相信耶穌要取消聖殿的崇拜。他可能只是要除去一些濫用聖殿，特別是把商業帶進聖殿的現象，因此，他的行動是針對那些商人和工人，以及所有在聖殿工作的人。他要造成沒有錢也可以接觸聖殿的事實。這與他一向支持窮人的作風相應。」

麥迪魯搖頭。他並不完全信我所說的這一套。「我應該告訴你，我所得到的，在事件發生後爭論的內容。他們責問耶穌憑着甚麼權柄擾亂聖殿的生意。他用一個相反的問題回答：聖殿的代表們應該知道，在若翰洗者背後的，是不是天主。」

「他們怎樣回答他？」

「他的敵對者不回答。因此他說：如果你們不說是不是天主在背後支持若翰洗者，我也不告訴你們，我憑甚麼權柄干擾聖殿的生意。」^④

「也許他這樣做是要躲避一個不便回答的問題。」

「我認爲不是。你有一次告訴我聖殿對你們的民族和整個社會的意義重大：透過在聖殿內奉獻的犧牲，人的罪得以赦免。若翰洗者卻告訴人，透過他的施洗可獲得罪的寬恕。如果聖殿當局公開宣佈若翰洗者來自天主，他們無形中給人製造機會責問他們：那爲甚麼你們還奉獻赦罪的犧牲？爲甚麼還殺動物？爲甚麼你們不走到約旦河去，接受洗禮，作爲奉獻自己？總之，我相信，基本上，耶穌是要取消聖殿現在所代表的一切。其

實，任何人，如果認為可以在聖殿之外獲得罪的寬赦，已經破壞了聖殿的地位。」

「也許你說得對，有一些週遊各地的哲學家，特別是畢達哥拉斯派的，也反對血淋淋的犧牲。」

「如果我的解釋是對的話，那麼耶穌只是對聖殿造成威脅，對大司祭以及與此有關的耶路撒冷居民成爲一個威脅，對羅馬人卻不是。我們要躲避牽涉在一個宗教的內爭之中。不過我必須調查，這和奮銳黨是否有關。爲甚麼奮銳黨也在差不多同時在耶路撒冷活動？你有沒有發現耶穌與奮銳黨有甚麼關係？」

在前來途中，我早已想好怎樣回答這個問題。「根據我所得到的資料，」我開始說「追隨耶穌週遊各地的人之中，有一個或兩個是奮銳黨的人。那個我肯定是奮銳黨的人名叫熱誠者西滿。依斯加略猶達斯可能也是。因爲依斯加略 (Iscariot) 可能是 sicarius^⑤ 的近音。最後還有一個西滿巴約納可能也是。有些人稱奮銳黨是在沙漠地區出入的人 (Baryonim)。不過，有關猶達斯和西滿的姓氏的解釋，還是有爭議的。」^⑥

麥迪魯認為他的觀點得到證實。

「那麼耶穌與奮銳黨是有聯繫。」

我一面在衡量這個反應一面說：「我曾查探過這些事，但得到一個出乎意料的結論：第一，我有懷疑，因爲最接近耶穌那些追隨者之中有一個稅吏名叫肋未，就是奮銳黨所恨和所對抗的稅吏或收稅的人。第二，我覺得既然耶穌的追隨者之中有一個人就叫做『熱誠者』，那麼，肯定不是他們所有的人都是奮銳黨人——否則特別

以這個別號稱呼這個人，以資識別就沒有意義了。」

「但這和我的懷疑不吻合。」麥迪魯說。

「這也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曾深入地查究過這件事。我試圖接觸過幾個奮銳黨人。據他們說，西滿曾經是他們的成員，但現在是他們的叛徒，因為他投靠了耶穌。奮銳黨人視耶穌為一種威脅：因為耶穌主張非暴力。他揚棄奮銳黨的方式。如果他能從他們和羣衆之中爭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對於奮銳黨的武力抵抗運動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如果我了解不錯，照你所說，現在有兩種滋事分子，奮銳黨和耶穌，在互相爭取同一班支持者和同情者。」

「這是我的看法。奮銳黨代表我們這個地方的問題，而耶穌可能是解決這問題之道，我更準確地說，他向我啟發了一個解決之道。」

「請你詳細解釋一下。」

麥迪魯很有興趣地注視着我。很明顯，他不知道羅馬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怎樣做。他似乎很想得到任何建議。

我吸了一口氣。這是一個我一直在等待的機會。也許這是救巴辣巴的唯一機會。一切都要看我是否能使麥迪魯信服。

「我曾在加里肋亞一帶的村莊調查為甚麼青年離家上山參加奮銳黨。我發現他們是受到經濟壓迫的一般老百姓。當這些人因為失收或遭受到意外而無力交稅時，他們情願逃亡去加入奮銳黨也不願被抓去做奴隸或坐

牢。這些青年沒有一個一生下來就是恐怖分子的；他們成爲恐怖分子是受情勢所逼。如果有人給他們另一個選擇，一個更切實際的，回到正常生活的選擇，他們很多人會樂意脫離強盜生涯的。」

「因此，我有以下的提議。」

麥迪魯聽到這裡顯得很緊張。他靠着桌子，雙手向前伸，專注地看着我，好像怕聽漏了一個字。我繼續說：

「第一，猶太和撒瑪黎雅的總督宣佈對奮銳黨人所犯任何罪行給予普遍大赦；這個大赦對所有立意重返正常生活的人都有效。」

麥迪魯洩氣了。他站起來，又開始踱步了。從他對我不匆的一瞥裡我看到失望。我知道我輸了。不過，我還是繼續說：

「第二，全面的取消人們的欠債，可能給那些不得不投靠奮銳黨的人一線生機。⑦

「第三，政府應該把那些沒有土地的人——尤其是過去是農夫的奮銳黨人——安置在邊界一帶。這些人慣於打鬥，可以作爲一種保衛力量，抵抗外敵。

「只有對付這個地方的真正病害，我們才有希望爲這個地區帶來和平。」

沉默了一會兒，麥迪魯說：「耶穌與這個解決之道有甚麼關係？」

我回答：「他的運動暗示，實際上，如果有機會，很多奮銳黨人願意放棄他們眼前的生活方式。阻止他們重返正常生活的阻力，可能是因爲他們過去所犯的罪，

或是因為他們所擁有的一小塊耕地已經賣掉了。耶穌那種自由地週遊各地的生活模式，給他們提供一個脫離強盜生涯的可能性。追隨耶穌的生活也很艱苦：它假定你必須忍受極清苦的生活。如果一個奮銳黨人尚且願意選擇這種生活，他們豈不更願意重過正常的生活嗎？」

「但這個耶穌能給他們大赦和免除債務嗎？」

「他當然不能替政府或他們的債主說話。不過他應許天主的大赦。天主會除去一個歸化和開始新生活的人所有的罪債。他也督促我們互相寬恕彼此的欠債。」^⑧

「週遊各地的哲學家常有很完美的想法。但政治的現實往往比這些想法冷硬得多。」

「從政治的觀點說，一次大赦不也是一件好事嗎？現在的情勢緊張。人們對於去年示威時發生的殺人事件，仍然耿耿於懷。他們對於屠殺無辜的朝聖者一事還是不能釋懷，對於處決若翰洗者的事件仍有餘恨。要鬆弛這個緊張的局面，清楚明確表達政府方面的善意，這一定會很受歡迎。羅馬人應該表示他們有決心把過去的衝突一筆勾銷。否則暴力擴大，而且還大大鼓勵了那些相信只能以暴易暴的人們的士氣。一個大節日是宣佈大赦奮銳黨人罪行的好機會。」

麥迪魯搖頭。

「但普遍地免除負債不是完全不實際的做法嗎？由政府出面遊說債主勾銷別人欠他們債，這辦法不是行不通嗎？」

「在我們國內也許做得到。我們有一條古老的法律，每隔七年^⑨，所有的債務都得全部清除一次。這條

法律很少執行，但是存在的。應該再度推行。大司祭和公議會應該開會商談這件事。公議會對於如何鬆弛緊張局面會有興趣的。」

麥迪魯不耐煩地看着我說：「你的提議太極端了，我不知怎樣說才好。」

「大赦在我看來是當務之急。應該盡早宣佈，應在任何新的騷動發生之前宣佈。」

「只有總督本人可以作決定。即使他的權力也有限。」

「至少應該把我的提議轉達給他。」

麥迪魯有點猶疑。「這些思想是來自耶穌嗎？」

「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你的提議和這個耶穌的目標有相同之處。你要改革社會，而耶穌要改革聖殿——也許包括你們的宗教。耶穌說聖殿已失去了作為赦罪中心的功能了。寬赦也在聖殿之外透過洗禮或追隨他而施予。你說當人們的負擔分配不均，且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時，社會的功能也失去了，我們應該尋找新的方法消除債務。耶穌提供神聖的大赦。你要政府的大赦。這些思想也真有相當的聯繫呢！」

「我可以用一個比喻回答嗎？」我問，於是我對他講一個耶穌講的比喻，只是除去有關天國來臨的那些話。

天主（國）好比一個君王，要同他的僕人算賬。他開始算賬的時候，給他送來了一個欠

他一萬「塔冷通」的，因他沒有可還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兒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變賣來還債。那僕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說：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還給你的。那僕人的主人就動心把他釋放了，並且也赦免了他的債。

但那僕人正出去時，遇見一個欠他一百「德納」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嚨說：還你欠的債！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說：容忍我吧！我必還給你。可是他不同意，且把他下在監裡，直到他還清了欠債。

他的同伴見到所發生的事，非常悲憤，遂去把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把那僕人叫來，對他說：惡僕！因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債；難道你不該憐憫你的同伴，如同我憐憫了你一樣嗎？

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給刑役，直到他還清所欠的一切。⑩

麥迪魯很留心地聽，他有點懷疑地問：

「這是一個比喻。它真要叫我們釋放所有欠我們錢的人嗎？」

「不，」我說。「但耶穌那些卑微的聽眾，必不可避免會想到他們所欠的金錢上面去。」

麥迪魯把我的報告那幾張紙草紙捲起來，小心地放進一個皮箱子裡。他明顯地表示這次公務上的接見已結

束。不過，他很從容地把裝着我那份報告的皮箱子放進一個小櫥裡，迅速地朝街上望了一眼。這時街上充滿了進聖城過節的朝聖者，正如往年的逾越節一樣。然後他走過來，把手放在我肩上，出其不意地問了一個我意想不到的問題。

「安棟思，爲甚麼你們偉大的天主的哲學，不能救你們脫離你們宗教的這許多虛飾的部分？」

我一時無言以對。麥迪魯現在無事可做，竟有這樣的閒情和我討論宗教問題嗎？只聽見他繼續說：

「你向我提出了一個極端的改革的建議，這會給我們的政策，帶來改變。現在容我建議，你們應該怎樣改革你們的宗教好嗎？」

他在我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神情專注。

「我們上次談話之後，我遇見一個從亞歷山大里亞來的猶太人，我與他對你們的宗教，作過很長時間的討論。他認爲應該把法律看作一種象徵。守安息日表示人需要內心的安寧以便轉向天主。割損是控制激情與慾望的象徵。無論割損或安息日休息，都不能墨守成規^①。如果這觀點得到認可，猶太教可以成爲一種很有影響力的哲學。它可能吸引不少要崇拜一位叫人善待窮人的天主的人們，和吸引不少因爲安息日和割損的規則而不能崇拜這位天主的人們，使他們成爲祂最虔誠的信徒。」

「這位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人是爲猶太教內越來越少的一羣人講話。」我謹慎地說。

「即使是亞歷山大里亞的少數分子，他們的想法倒很吸引我。你以爲怎樣？」

我直視着他。這是一次審問嗎？麥迪魯似乎猜到我在想甚麼。

「我不是以一個羅馬軍官的身分對這些想法發生興趣。我個人對這些思想很感興趣。我要搞清楚你們的哲學。」

「問題是，」我遲疑地說：「猶太信仰不是一種哲學。這不是一些你只能從心裡折服的信念，而是你應該切實實行的。這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感到喜悅，因為能以許多不同的大小動作崇拜天主。我們甚至以守有關食物的規則和許多由祖先傳下來的小風俗崇拜天主。只是聆聽天主的誡命和了解其中的意義是不夠的，必須服從這些誡命。」^⑫

「但這許多誡命包含不少妨礙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來往的成分。爲甚麼你們不把誡命分成兩組？倫理誡命，是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必須遵守的；而禮儀誡命基於傳統，但不一定是崇拜唯一的天主所必須的。耶穌的傳道不是也指向這個方面嗎？」

「耶穌沒有說過兒童不必受割損。他也沒有對守安息日的規定表示極端的懷疑。」

「但他會不會有鼓勵這種思想的傾向呢？」

「像亞歷山大里亞這個猶太人那樣的人，很可能早就會有這種念頭了。但我們肯定不會這樣想。你低估了許多傳統的誡命的重要性——甚至那些我們遵守只爲了遵守傳統的法律。我們公開而明顯實踐全部的法律，目的是在向自己保證，我們忠於我們的信仰。」

「但你們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嗎？有一次我問你們一

位偉大的經師，甚麼是最重要的，他對我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全部法律，其餘的都是解釋。去，好好學習。』^⑬那麼這許多其他的誡命有甚麼用呢？爲甚麼要有割損和食物的規則？」

我必須仔細想想。麥迪魯真對我們的宗教有興趣嗎？還是他只不過在尋找新的趨勢，以便減少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衝突？羅馬人是爲了政治的理由而鼓勵這種趨勢嗎？最後我說：

「如果我們准許猶太男子娶沒有接受我們的思想的女子，或是不曾受割損的男子娶猶太女子，你以爲會有甚麼事發生呢^⑭？外邦人配偶自去崇拜他或她的神祇。他會以他自己的信仰教育他的子女。我們的天主會和其他的神祇並列，即使祂被尊爲至高者。對唯一的天主的信仰，只能由加入了猶太家庭的人在他或她所接納的那種生活方式中保存。一天我們的信仰與我們的生活環境這樣不同，我們的生活方式就必須極端不同。」

「但會不會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崇拜這位生活的天主呢？」

「這是我們的希望。」

麥迪魯站起來，指着窗外說：

「於是從各國來的朝聖者，將不只是猶太人而是各國人民了！那每個人都可以進到聖殿之內？」^⑮

「即使現在，聖殿也是向每一個歸依天主的人開放的。」

麥迪魯向我道謝。他答應把我有關大赦的思想轉告比拉多。如果有必要，比拉多會親自召見我。然後他向

我說再見。如果所有羅馬人都像他這樣多好！無疑自我們第一次交談以來，他對我們的宗教的了解，加深了不少。他是否也是獨自在無人之境徘徊的人之一？

第十五章

註：

1. 根據若瑟夫，走這條路程，從加里肋亞到耶路撒冷，需時三日（見生平269），因為猶太人和撒瑪黎雅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們通常繞道而行，以便避開撒瑪黎雅。根據馬爾谷和瑪竇福音，耶穌前往耶路撒冷也不經過撒瑪黎雅（參閱谷10：1；瑪19：1）但是照路加和若望福音的記載，耶穌經過撒瑪黎雅而前往耶路撒冷（參閱路8：51-53；若4：1-3）。
2. 參閱谷11：15-19；27-33。
3. 參閱谷14：58。
4. 參閱谷11：27-33。
5. 在羅馬帝國內，所有的強盜和恐怖主義分子都稱為 *sicarii*。若瑟夫稱一羣很特別的、反抗羅馬人的猶太人為 *sicarii*。他描寫他們如何用一柄短刀，在人羣聚集的市場內刺死他們的犧牲品，然後大聲罷叫，抗議這項罪行。他們刺死的第一個犧牲品是一個大司祭。參閱 *BJ* 2,254 = II,13,3.
6. 在阿拉美文裡，*Iscariot* 可以解作「*Carioth* 人」；“*Barjonah*”——見瑪16：17，伯多祿被稱為：*Barjonah*，意即約納的兒子。
7. 奮銳黨在猶太戰爭中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焚燒借據。他們這樣做希望能爭取所有負債者和窮人的同情和支持他們反抗羅馬人（見若瑟夫，*BJ* 2,427 = II,17,6）。
8. 參閱主禱文，瑪6：12。當耶穌說人應該祈求寬恕，和下定心寬恕他人時，他一定也有寬免錢財上的債務的含意。

9. 見申15：1-3。
10. 瑪18：23-34。
11. 斐洛在他的書「論亞巴郎之旅」中，批評猶太人從象徵的角度解釋法律。他舉上述有關守安息日及割損的例子加以說明。見 *De migr.* 89-93。
12. 在一世紀初葉，當依則德王 (King Izates of Adiabene) 歸依猶太教時，最初一位猶太商人向他保證，如果他要接受猶太信仰，割損不是必須的。但後來從加里肋亞來的 Eleazar 卻聲明，只是閱讀法律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實行法律所命令的。因此，君王受了割損。」（詳情參閱若瑟夫 *Antt.* 20.38-48 = XX,1,4）。
13. 這句話是歸於 Rabbi Hillel (about 20 BC, bShab. 31a) 名下，他實際上有沒有說過卻是另一回事，但把金科玉律與最著名的經師相聯，這個事實顯示金科玉律受重視的程度。
14. 甚至黑落德王室也要求女婿是受過割損的男子（參閱若瑟夫，*Antt.* 20.139 = XX,7,1）。
15. 各國到熙雍朝聖，這是期待的默西亞年代將會發生的事。（參閱依2：2-3；米4：2；依56：7；60：3；多13：13。）

列辛格教授大鑒：

拜讀來函，我忍不住發出會心微笑。你翻查歷史，發現我在一九六八年正值反叛的年齡。不錯，我是由那個叛亂的年代塑型的。我從未否認過這一點。我也不想否認，雖然我一點也不欣賞那時青年魯莽地反對老一代的行動。

你的來信使我深思。當我在寫作時，我不自覺地用了我這一代的經驗。我們對改革過度膨脹的希望、既存制度的失敗和人們的幻想、某些人因而大徹大悟、有些人卻訴諸武力或恐怖手段等模式，這是我自己在寫作時不曾意識到，而你在閱讀時卻注意到了。我有關耶穌的描寫，真是我的年代的投射嗎？你考慮周到，讓我自己去找結論，看看我這種做法是否已過時了！

不過，有一點對我是很重要的。我的年代的經驗可能從整個構思表現了出來，但對我有關耶穌的描寫的影響是很小的。這個描寫可有種種不同的解釋，從安棟思的觀點，只是一個單元而已。我這段描述，充份顯示這只不過是耶穌的另一幅圖畫。這是從特別的社會經驗看耶穌的一個透視點而已。

這個透視點是武斷的嗎？描述的大綱是以若瑟夫所重組的歷史世界為背景的。他所陳述的，可能耶穌也曾經驗過。現在的問題甚至是：如果我們從聖經的脫離被奴役和被放逐的傳統解釋耶穌，我們是否不應該從這個

角度看他？如果我們促使自己脫離不成熟的被奴役階段而能對自己的「啟蒙」保持樂觀的話，我們能不從這個社會歷史的角度看他嗎？如果宗教再度退隱到靈魂與天主私語的階段，這是不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呢？

事情可能真是這樣，我假定你也曾經驗過一個反叛的時期。你的感覺怎樣？當然你不需回答這個輕率的問題！謝謝你的關注，並在此誠心為你祈禱。

你的朋友

泰申上

16 比拉多恐慌了

第二天是逾越節前一天。出乎我意料之外，比拉多一早就要召見我。傳訊者說是緊急召見。我急忙趕到總督府。比拉多要頒佈大赦令嗎？我與巴辣巴的關係被揭發了嗎？我在希望與深深的不祥的預感之間輾轉不安。這一定是一個不幸的日子，我真希望自己不必面對這一天。

比拉多看來很嚴肅。他友善地歡迎我，並把我帶進一間只有一扇窗的小房間裡。他把侍衛打發走，吩咐他們站在門外，沒有他的傳召不能進內。很明顯，他要私下和我討論一些東西。侍衛走後，他立刻這樣對我說：

「我對你所提的大赦和撤銷所有欠債的提議很感興趣。這使我想起我年輕時所接觸的思想——希臘政治家梭倫撤銷全雅典市民的欠債和我們羅馬的兩位政治家，也一直在為尋求社會上物質平均分配而努力^①。因此，你看，我不是隨便否決你的提議。言歸正傳：普通的大赦不在我的權限之內。這在政治上很重要，只有羅馬大帝才能宣佈。」

我掩不住內心的失望。比拉多繼續說：

「不過我有權赦免個別的人。除了最近抓到的三個奮銳黨人之外，又有一個新的案子。昨晚有第四個人被捕。今天要聆訊這個案件。你會熟悉這個人。納匝肋人耶穌。他是懷疑涉及鼓吹默西亞運動而被捕的。大司祭認為最好在逾越節前判決這個案子，以免引起太廣泛的注意。」

我大大震驚。他們竟逮捕了耶穌！我的心跳加速，我全身發抖。一切都到了一個可怕的高潮了。

比拉多繼續：「我看了你寫的有關耶穌的報告。根據你的說法，我以為他是無害的。應該准許哲學家和詩人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但如果他假裝自己是默西亞，他對這個政府就有威脅了。」

現在，每一個字都很重要了。幸好我一直還在心裡來回思考我為耶穌辯護的每一個論點。我於是立刻提出我最主要的論點。

「耶穌的教導的中心不是以暴易暴。反而，他教人，如果打你的左頰，把右頰也轉給他。任何這樣的人都不可能是一個危險人物。」

比拉多一點也不動容。「這一類的行為，從正常的情況來說對政府是不會造成危險的，但可破壞政府的秩序。的確這樣的行為會比一團叛亂的奮銳黨人，更能使政府癱瘓。」

「但如果每個人都像耶穌這樣，境內就沒有反抗的戰鬥分子了。」我反駁。

「我從經驗得到教訓。你的話使我想起我就任初期所發生的那件事，它所造成的反應是我做夢也沒想到的^②。當我被提庇留委派到猶太時，我叫人做了大帝的像，作為象徵用，晚上秘密地運進耶路撒冷。第二天這件事在猶太人之中造成了空前的緊張。他們相信他們的法律必遭蹂躪；他們的法律禁止在城內懸掛任何肖像。不只是城裡的居民沸騰起來，就連鄉下的居民也羣起湧進城來。他們找上凱撒勒雅來，求我把耶京的象徵除下

和尊重他們古代的風俗。我拒絕了。他們俯臥在我房屋的四周，一直就這樣不動地俯臥在那裡五日五夜。第二天，我坐了一個很大的露天會場的裁判席上，召集這羣暴民，告訴他們我會給他們一個答覆。然後我向包圍着這些猶太人的士兵發訊號。猶太人見了這三層武裝的士兵漸漸向他們圍攏起來，個個都嚇得目瞪口呆。我威脅着除非他們接受大帝的肖像，否則就把他們碎屍萬段，一面向士兵示意拔劍。可是這些猶太人好像事先約好一樣，全部倒在地上，伸長脖子等士兵來砍，一面大喊他們情願死也不願違犯法律。我被他們這種堅貞的信仰嚇倒，只好下令把耶京的象徵除下。

「安棟思，我的統治是由一個失敗開始的，不是敗在一羣武裝的軍隊手上，或是一羣危險的恐怖分子手裡，而是慘敗在一羣手無寸鐵、毫無自衛能力的人們手下。他們不只把背轉向我，甚至還把脖子伸長給我砍。他們不但請我打他們，甚至等着我來殺他們。這個不幸的開始帶給我不少難題。我一直很小心維持我的權柄。說真的，一個政府，面對毫不抵抗的人們比面對一隊士兵更不易有所施為。」

「但這個納匝肋人耶穌不是說過不要以暴易暴嗎？」

「是嗎？如果是這樣，他就不實踐他的教導了。幾天以前，他在聖殿內搗亂以引起他人的注意。他驅逐商人，把兌換錢幣的人的桌子推翻，驅逐賣鴿子的人，這是對人和事施暴^③！他不是奮銳黨人嗎？」

「但他清楚地把自己和奮銳黨分開。他曾說過：凱

撒的就應歸還凱撒，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④

「好了，我看過你的報告，」比拉多說，顯得有點暴躁。但你也可以從另一方面看的。這個有關錢幣的故事和聖殿的事件不是配合得很好嗎？在聖殿他向這些兌換錢幣的人下手。他們坐在那裡，目的是把各地的錢幣換成提洛錢，因為這是唯一准許在聖殿內使用的合法的錢幣。當然提洛錢並沒有刻上凱撒的肖像——更糟，錢幣上刻着提洛的神邁爾卡 (Melkart)，我們稱為赫勒克留 (Heracles) 的肖像。如果人應該把刻着凱撒像的錢幣奉還給凱撒，因為那上面刻有他的肖像，那麼要求把這些刻着邁爾卡偶像的錢幣還給邁爾卡是合邏輯的。但是說，無論如何不要把錢幣獻給天主，耶路撒冷的天主不能容忍其他的神和他並列。這不是大有商榷的餘地嗎？

「但我們不也可以說，耶穌並不反對以聖殿的錢，作修引水道這樣世俗的用途嗎？」

比拉多笑了：「他的教導甚至在這方面也有用嗎？」

我還是不放棄：「而且從另一方面說這對羅馬人也有幫助。他反對奮銳黨抵制稅收的宣傳。」

比拉多聳聳肩：「但這對把凱撒的錢幣歸還凱撒的話，不能有甚麼補救。在你們看來，凱撒違犯了你們天主的法律，他准人把他的肖像鑄在錢幣上。願意把他這些狡猾的錢歸還他，並不等於對政府的忠心。我們甚至很容易把這看成是藐視。把凱撒這些褻聖的錢幣擲還給他！天主比凱撒更優越！我覺得耶穌這些話的骨子裡是有這含意的。」

我必須另闢話題，從新開始：「但這個耶穌顯然是解決我們的國內危機的唯一途徑。」

「唯一途徑？我可以告訴你唯一確保無誤的途徑。我們這裡需要兩個軍團（每團約三至六千人組成）而不只是三千五百名士兵。然後，人們就能安分了，而我們這裡也有太平了。」

「但也可以不靠軍團的。」

「在羅馬帝國內，沒有軍團甚麼事也做不成。」

「但對我們可能行得通的。這一區的逮捕事件是由於本地居民與外地人的衝突所造成的，就是與鄰近城邦的希臘人、敘利亞人和羅馬人的衝突。猶太人覺得受壓迫和憎恨外國人。因為他們的經濟事務發展很差，但外國人的城市卻日益繁榮，更使這種憎恨加深。唯有消除這種憎恨才能使恐怖主義者停止攻擊，停止暴力示威和各種不安分的行動。外國人認為：如果我們猶太人承認他們的神，一切就會好了；如果我們能接受，我們所信的天主，是屬於諸神的大家庭之一員這種看法，那我們也能被各國的大家庭所接受，在這個大家庭裡，每個人都覺得彼此是相關的。但我們的看法不是這樣的。我們的宗教規定我們必須肯定這位唯一的天主——即使這將使我們與其他國家隔離。任何東西都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就是你們最好的哲學家也承認只有一位天主。」

「這位天主要用甚麼來取代我們的兩軍團軍隊呢？」

「耶穌教導我們，這位天主要我們不只愛本地人，同時應愛陌生人。他說：愛你的敵人！這位天主使祂的

太陽照耀每個人：羅馬人和希臘人，敘利亞人和猶太人。當我們打破種族的界限，我們就是在學習祂了。」

「不可能！愛你的敵人！甚至我們的兒童也明白一個有德行的人可以為朋友做善事，但對敵人作惡。」^⑤

「耶穌教的是一條新的誠命。不可能實行這誠命難道因為它是新的嗎？對我們猶太人來說，我們一向都是一面抓緊我們的信仰，一面逐漸向所有民族開放，就像古老的先知所預許的一樣^⑥。這條新誠命在我們之中的確帶來了改變。」

「在你們之間！你們不必保衛你們的國土！我們羅馬人替你們做，除非我們嚴厲對付我們的敵人，否則不能保持和平。像耶穌所教導的這些誠命適合被人統治的民族。對於我們，它們一無用處。這些誠命會使我們的士兵喪失士氣。看，這個耶穌真是瘋狂。是一個危險的犯人，人們還傳說他是一個新的君王。」

我反駁：「我所收集的一切有關耶穌的資料都顯示，耶穌根本不要成為君王或默西亞。」

「但其他人都希望他成為新的君王。麻煩就在此。對我來說，任何狂人都可以被視為君王。我無所謂。但如果人人都信仰他，他就是一個危險人物了。他本人不相信自己是個君王，他也足以造成危險。光是對他的期望就會引起不安，因為每個人相信偉大的革命馬上就來臨。這樣，即使是一個呆頭呆腦的人也要變成危險人物。」

「好吧，也許他是個呆頭呆腦的人。但如果是這樣，你就應該放他走，不是秘密的，而是以大赦的形

式。即使人們期待他成為新的君王，但是如果他只教導使士兵喪氣的教義，他又怎能造成危險呢？他那裡來軍隊？如果軍隊裡的士兵都愛他們的敵人和不保衛自己，這軍隊有甚麼用？」

比拉多不是在聽我講話。他已經起來在窗口前站着。我留心看他到底發生甚麼事。他的目光望向我這一邊——而且越過我。他在講話時，手在動，但卻沒有聲音從他口裡發出來。最後他坐回他的座位，嘆了一口氣，靜靜地說：

「我害怕……」

我驚訝地注視着他。他又再說：

「我害怕我不能控制這件事。不，我不能。」

比拉多在對自己還是對我講話？我陷在沉思裡。我幾乎以為他已忘記我的存在了。我輕輕咳了一聲。他抬起頭來。他的目光又清楚了。他的聲音堅定有力：

「我在仔細考慮應否在逾越節前釋放我剛才提到的三個強盜。是的，我本來已經決定這樣做了。但我又聽說這個繞着耶穌而掀起的新默西亞運動。大節將臨，人羣擁到耶路撒冷。情況可能變得很嚴重。這個冒險太大了。」

「但你不能延期處決這三個強盜嗎？如果慶節順利度過，也許事情就會不同了。」即使我還未講完，我已知道這提議一無作用。比拉多搖頭。

「這個冒險太大了。我不能釋放每一個人。這樣做可能引起誤會——的確，有些狂熱者會認為我們軟弱。我們不能給人留下這個印象——特別是在這個時候，在

人們有騷動的時候。無論如何，我會採用你的建議，不是全部，而是部分。可以釋放一個人。一個——這是有限度的冒險。這樣我可以看看溫和是否有效。」

我再嘗試建議：「你不能釋放兩個嗎？一個奮銳黨人和耶穌？這樣可以安撫多方面的人的情緒。」

「不，一個就夠，我要讓人們自己選擇，我讓他們選擇釋放耶穌或一個奮銳黨人。然後我可以知道那一個人有較多的支持者。然後就明白到底這個耶穌和他的理想在此行不行得通，還是我仍要應付人們的武力抵抗。」

我恐懼了。比拉多竟利用我所提議的，以大赦的方式與人們修和的想法，作為估定他的權力範圍的實驗。我覺得胃部在抽筋，喉部好像有硬物塞着，背部生寒。我再次感到自己被野獸的利爪抓住，我極力保持鎮靜。比拉多注視着我說：

「我把他們全部處決是最公平的。不過在我們的談話中，我領悟到我們有兩種不同類型的滋事分子。我相信兩種都是危險的。我要測驗人們的情緒支持那一個人。你看，我是在試驗你的建議。」

「誰是耶穌以外的另一個選擇？」

「一個叫巴辣巴的人。」

在事情逐漸演變成禍害時，我實在是一個無能為力的旁觀者。我再也不能隱瞞我的驚慌。我全身發抖。比拉多奇怪地看着我。

「你應該覺得滿足。你有關大赦的說法給了我一個思想。你說服了我，這裡是有幾種不同的運動。應該在

其中選擇一種。另一個辦法就是你的想法。一個很好的想法。」

我盡量控制自己，極力振作精神向比拉多道謝，感謝他採用我有關大赦的想法。一方面，我在心底希望自己從未提出這個建議而把自己推入這進退維谷的絕望境地。比拉多又稱讚我的工作。他說在他判決耶穌案件以前和我談一次話是很有用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離開總督府的。我在極端混亂中：無論發生甚麼，那將是可怕的。我之內的一切都抗拒這樣的結果，這是一個我莫名其妙地介入的結果，一個我預料不到的結果。然而，比拉多卻說：「那是你的想法。一個很好的想法。」我聽到他的聲音在我之內響而感到很畏縮，好像他的每一個字都是一條鞭子。

四周的房屋在我面前閃光。那一扇扇的黑門向我怒目而視。無論我走到那裡，我都聽到人們的竊竊私語，從我心底深處響起來。這個出賣朋友的人，他以爲可以欺騙羅馬人！現在他的狡計反縛在他身上！他甚麼也做不成！無論最後的決定是甚麼，我都覺得自己參與必須死的那一個人的命運。即使我再三告訴自己，我並沒有出賣他們，不是我使他們被捕，我曾爲每個人懇求，我要每個人都得到大赦。我是無辜的。

我真是無辜嗎？也許在我們一開始談話時，比拉多就要釋放耶穌和巴辣巴呢？也許只是在談話的過程中，他才想到在他們兩人之中選一個？

毫無疑問，我是涉及這最後的結果：這個在耶穌和

巴辣巴之間選擇一個的最後結果。我不是也有罪嗎？不，我大叫，沒有！在我之內的一切都在反叛。我是無罪的！我是無罪的！但我的喊聲一落，馬上有一個聲音在我內心低語：「你是有罪的。」我不能抑止它。回家這段路實在是一個酷刑。

我一抵家就派馬谷出去，到總督府附近打探消息，一有決定就馬上告訴我。我實在太軟弱了，再沒有力量親身參與其事。

焦慮的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最後馬谷帶了消息回來：在羣衆的要求之下，巴辣巴得到釋放了。他立刻消失無踪。他們在城外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與他一同被釘的是其餘那兩個奮銳黨人。

那個決定已經做了。我稍微平靜下來。我覺有力量走到城邊去。我要至少從遠處見一見耶穌。我在加里肋亞一直只能追踪他的足跡。我從來沒見過他。這次可能是我唯一一次見他：一個被當作罪犯而處死的人。迪滿和馬谷陪着我。

我們從第二道城牆可以望見處決的地點。有三個十字架豎立在那裡。三個受過酷刑和羞辱的人被釘在上面——正處於死亡的痛苦和焦慮之中。人們在互相傳說，有一個已經死去。羅馬人處死他因為他們怕他可能是那位默西亞。

我從遠處向懸掛耶穌的那個十字架望去。那是在中間的一個。在他左右兩邊是那兩個被判罪的奮銳黨人。也許他們是我們在亞貝拉山洞見過的兩個青年。也許就是帶我們出洞的那兩個。誰知道呢？太陽正在他們背後

慢慢下沉。它的餘光投射在耶穌和奮銳黨人的十字架上，投射在那已死的和另外兩個垂死的人身上。它的光也把羅馬士兵和那羣一半出於好奇，一半出於驚慌的，追隨整個事件發展的旁觀者，突現出來。

我們站在那個加里肋亞人的影子下。我們覺得這些奮銳黨不是罪犯。我們曾經有機會認識他們。我們也聽過有關耶穌的事。馬谷說：「如果太陽能感我們所感，它一定會因悲傷而變成黑暗。如果大地能承受我們所承受，它一定會憤怒地震撼。」

但太陽沒有暗淡，大地堅固如舊。那是一個正常的日子，黑暗只在我內心。只有在我之內，生命的基礎震撼了；只有在我身邊，有聲音在說：「你是有罪的。你是有罪的。」那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迫切。我不能抑止它。它淹沒了任何答覆。一切都模糊了。我失去知覺。

迪滿和馬谷把我帶回家。後來他們告訴我，我隨即發高熱三天三夜。有一個時候，我以爲一隻野獸抓住了我。我在掙扎、叫喊，輾轉反側。

我對自己的情況，只有混亂的記憶。痛苦的知覺不斷在我腦海裡穿梭。我不斷見到那三個十字架在我面前晃動。他們的痛苦就是我的焦慮。當我逐漸冷靜下來以後，散亂的句子在我的腦子裡逐漸連結起來。我悲嘆^⑦：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爲甚麼祢遺棄了我？

爲甚麼祢這樣沉默、這樣遙遠？
我日夜呼求祢的助佑。
祢竟殘忍棄我不顧。
我知道祢曾救拔了我們的祖先。
但這對我不過是死的記憶。
我就幾乎不是一個人。
我是野獸、蛀蟲、無物。
一切都嘲弄我。
一切都慶幸我的墮落。
無數仇敵包圍着我，
野獸的利爪威脅着我。
我落在他們權力下。
我崩潰了。
我一根根骨頭散落四方。
我的心重創，
我的喉部收緊，
我的舌頭貼着上顎。
像死人一般，我被拋棄在塵堆裡。
完全被包圍着，我找不到出路。
祢曾賦予我生存的任務。
沒有祢，我甚至不能呼吸。
主，請靠近我，
因爲四下無人助我。

三天之後，我在生死之間掙扎。過了三天三夜，我慢慢平靜了。決定是作了：生命。那是在不曾徵詢我的情況

下作的決定。我用了很長的時間來接受它。長時間以來，我一直被最近的那些事件的意象所撕裂。這些事情一次又一次纏繞着我的腦海。夜間，那隻神秘的野獸，不斷踐踏我那備受煎熬的靈魂，使我一次又一次在惡夢中驚叫。

第十六章

註：

1. 梭倫 (Solon) 在公元前五九四至五六二年在雅典推行廣泛的社會改革，其中有一項是撤銷因無力償還債務而被逼為奴的做法。他禁止債主把破產的負債者當作奴隸出售，或以任何形式不公平的租賃條件束縛負債者。至於兩個羅馬政治家 (two Gracchi)，他們曾在公元前一三三或一二三/二年間在羅馬爭取更公平的土地分配。
2. 以下的故事取自若瑟夫的記載，只是改成第一人稱而已。參閱若瑟夫，*BJ* 2,169-74。
3. 參閱谷11：15-17。
4. 參閱谷12：13-17。
5. Xenophon, *Recollections of Socrates*, II,67,35, 是其中一例：人應超越對朋友行善對敵人作惡的範圍。
6. 例如：依 2：2-5：先知的神諭許諾，有一天萬國萬邦都要到耶路撒冷來朝聖。
7. 以下是採取詠22的主題。福音的苦難敘述也引述和提及這首聖詠。

列辛格教授大鑒：

你在上一章的評語中披露了一些有關你個人的事，使我很感動。你說在五十年代，當我國討論重整軍隊時，你也曾經很反叛。那時你堅持以山中聖訓作為政治決策的基礎。現在，你對這種取決，表示很懷疑。你也和比拉多一樣，懷疑安棟思的論點是否行得通。你也經驗過，你的希望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滋味。

當然你是對的。任何國防部長都不能向一位攻擊者保證他不會反擊。財政部長也不可能只在天堂上存積財富。經濟部長也不能以百合花和小鳥為榜樣。沒有維持社會正義的部長可以取消法庭。這樣說，山中聖訓的要求只是屬於個人範圍嗎？我們只是在它極端的要求這面鏡子之前，承認自己的無能就夠了嗎？

我的結論是這些極端的要求，應該間接地決定我們的政治行動。一個社會應該可以容許人們實踐這種極端的教導。社會上還有對指控和判斷置之不顧的人，這個社會才有人性可言。只有准許對自己的敵人表示愛的社會，和外國人可以無顧慮地生活的社會，才是人的社會。政治行動不能直接以山中聖訓作為準則，但應該提供有利的條件，好使個人或團體可用它作為行為的準則。

請不要誤解，我想，山中聖訓不應只是在社會上佔一個隱蔽不起眼的位置，作為倫理本質的貯備。反而，所有社會的結構，都應該可以容許人們實踐這種極端的

教導。那麼這些門徒就可以對整個社會發生影響，而成爲世界的光，地上的鹽了。

你不該完全拒絕你那個反叛時代的夢想吧。

祝

安康

你的朋友

泰申上

又及：在前面兩章以前，虛構的敘述和耶穌的故事是分開的。然而在前面兩章，兩者交疊。我的目的是在強調，我所寫的比拉多釋放巴辣巴或耶穌的理由是屬於虛構而不是歷史事實。

17 誰有罪？

我在耶路撒冷多留了三天。然後，因為麥迪魯或比拉多都沒有傳召我，我認為我的職務已告結束。我避免再自動前往總督府。也許我從此可以不引人注意地擺脫這整個事件。

我很高興又能重返正常的業務。因此我又在全國各地旅行，進行買賣穀物和橄欖的生意，發現無論在何時何地，我在接洽經常的生意時，總有干擾。我還未找到鬆釋內心張力的辦法。在我生命中有一股癱瘓的壓力。我盡量使自己忙碌，以便使自己筋疲力倦。

我第二次來到凱撒勒雅時，我到會堂去參加聚會，不意在那裡見到麥迪魯。我想避開他，但他已經見到我了。我很驚奇，他竟也跟着我們宣認信仰。至少當我們申述所有的猶太人對唯一的上主的信仰時^①，他的嘴唇也在動。

「請聽，以色列，上主你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應全心、全意、全靈、全力愛上主你的天主。」

麥迪魯很虔誠地聆聽禮儀的第二部分：誦讀法律書。當天誦讀的是梅瑟五書的一段，這是接着誦讀先知書之後。他也很留心聽講道員所講的那篇簡短的道理。麥迪魯是敬畏神明的人嗎？或者甚至是猶太教的仰慕者^②？或者他到這裡來做偵探？他只是想和猶太人接觸而已？一個羅馬偵探組織的頭子竟參與猶太會堂的崇拜活動，我總覺得有點神秘。

禮儀後他親切地和我打招呼。他請我到他家裏去——私人性質的，他說。他最近得到消息，他將被調往安提約基雅的所謂「鐵軍團」(Legio IV Ferrata)，他很高興有機會向我話別。

我對他仍然不信任：這可能是一個爭取信任的狡計。當然，任何人都容易對一個將調往他國的軍官放鬆警戒而說多了話。我提高警覺，決定小心行事，不過仍很樂意地接受他的邀請，不過不期望能聽到更多處決耶穌的理由。

麥迪魯的房子離凱撒勒雅碼頭不遠，這碼頭是黑落德建造的。從他的屋裡可以看到城市和海景^③，非常美麗。碼頭是向着北方，這個方向的北風最緩和，碼頭的兩邊有三座巨大的彫像豎立在柱子上。鄰近碼頭是一些石灰石的房屋。有街道從碼頭通向市區。碼頭對面的高地是凱撒的廟，建得宏偉富麗；廟裡的凱撒彫像，絕不遜於奧林匹克的宙斯神像——凱撒像也是以這個神像為藍本——和羅馬女神的第二個彫像。黑落德是為紀念凱撒而建此城，因此給它命名為凱撒勒雅。

很美麗的景色。凱撒勒雅大體上說是一個很好的城市，有圓形的競技場，劇院和市場。羅馬人在此地會很有親切感。

麥迪魯吩咐奴隸以水果奉客。我們一面吃一面談。

「你在參與我們會堂的禮儀？」我問。

「為甚麼不能？我學會一些希伯來文和阿蘭文。」

「你是為了研究我們的宗教而學這兩種語文嗎——像一個學生那樣？」

我吃了一個非常甜的棗椰子。麥迪魯點頭。

「就是這樣開始的。我因為職務關係必須研究你們的宗教。我閱讀不少聖書。大多數對我都很有吸引力。尤其是信仰唯一的上主。祂不是完全不可知的。我們有一位哲學家介紹我閱讀一個希臘思想家芝諾芬尼(Xenophanes)的作品，他約生於厄托斯亞人(Etruscan)統治羅馬的時代；據說他那時已清楚地說過：『只有一位上主，是衆神和人之中最偉大的，無論在形式或思想都與能朽壞的存在不同。』^④你們的著作更極端。例如：在依撒意亞書前半部我讀到你們的上主一段這樣的神諭：『我是上主，再沒有另一位，除我以外，沒有別的神。』

^⑤不過，芝諾芬尼所講的神是複數的。」

「你要成爲一個猶太人嗎？」我煽動地問。

「不完全是。」他說：「如果我做了猶太人，我就不能再做軍人了。部隊在當值時我怎能守安息日？我怎能避免祭祀^⑥我會時常參與你們會堂的禮儀，只取對我有意義的信念如信仰唯一的上主。不過，即使這樣，我還是有困難的。」他遲疑了一會，繼續說：「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也許以後我找不到人來和我討論你們的宗教問題了。」

「當然可以，」我說，同時幽默地微笑。「但我不是最好的談話對象。沒有神學訓練，而且出身於擺着偶像的家庭！」

「那沒關係。」麥迪魯向我保證。「也許這樣你更容易了解我的困難。照斯多葛哲學的說法，萬物都被神聖的理性所充塞。你可從各處發現它的痕跡：在大自然

的秩序裡，在日與夜的更替中，在星辰的軌道裡。我們斯多葛派的學者稱這神聖的理性為神。這是一個可以經驗的神。但你們說上主從無中創造世界。叫人怎能相信呢？創造時，不可能有人在場。沒有人可以為你們作證；沒有人可以為這種無所不在的理性提供證據。」

「你每時每刻都可為創造作見證。你可經驗從無中創造，正如你可經驗每一種東西之內的理性一樣普遍。」

「我不明白。」

「很難解釋，因為太明顯了——明顯到人再也不能感覺到它了。因為這包括一個自我：人的自見、自覺和自思，這是人自己的存在。」

「我還是不明白。」

「在每一刻都有一個從有到無的轉化。每一刻都在我們尚未完全掌握時消失了。現在它在，但我一提到它，它已過去了。」

「但它曾經存在。」

「曾經存在的，現在已不存在了。那是最後的過去。一切都沉入空無中。我們的祖先曾經存在，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會消失。即使那座山，有一天也要消失。」

「但創造正好相反。那是從不存在到存在。」

「而你也為這每一刻作證。將來的一刻尚未到來。我們自己也還未成為將來的我們。從無到有的轉化是在每一刻發生的。這就是我們說上主為空無而創造每一刻。祂也保存到它沉入空無為止。」

「這好像是在說東西可以隨時改變；但它們常常保持原狀。根據斯多葛哲學，這其實就是神聖理性存在的象徵：在所有經常的、有秩序的、不變的東西之內。」

「根據我們的信仰，上主也創造世界的秩序。而祂也在每一刻再創造它。祂並不讓它沉到混沌之中。」

「但上主能在任何一刻改變事物嗎？」

「當然能！我們不相信世界的秩序是最後的。它證明天主的理性明顯在它之內。但就是這個理性必須不斷地重新在全世界內實現在全世界內。它超越現在的情況。」

麥迪魯嘆了一口氣，挨過桌子這一邊來取了一串紅葡萄。過了一會兒他又說：

「像這一類的問題使我頭昏腦脹。我可以明白為甚麼人說這些抽象的問題和真實生活不相干。」

「但它們在我們生活中很重要。」我反駁。「一個斯多葛派的人可能說，我在這個世上的任務就是配合自然而生活。他的意思就是，按照明顯地表現在自然之內的永恆神聖的秩序而生活。他接受他所見到的世界。但我們不相信一個永恆的秩序。它是每一刻再造的。它是每一刻從混沌和空無攫取過來的。我們相信我們的任務是按照真實的上主而生活，相信祂的創造是以一個新的秩序為目標的。」

「這就是為甚麼你們這樣反叛。從無創造一切的上主也可以把失敗者轉為勝利者，被棄者轉為征服者。」

「這是對的。我們有一首這樣的聖詠：

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
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
他曾使飢餓者飽饗美物，
反使富有者空手而去^⑦。」

「你明白爲甚麼一個羅馬軍官對於這位上主感到困難。然而有些東西吸引我。我不知道是甚麼。我要繼續追查，甚至到了另一個國家後仍不放棄。」

「你是否情願留在巴勒斯坦？」

「我逐漸愛上這個地方。但這是很矛盾的。正因爲我開始仰慕猶太信仰，我要離去。」

我沉默。

「作爲一個軍人，我在此是生活在一個與猶太人對敵的氣氛裡。我們的士兵不是羅馬人。他們是在巴勒斯坦的敘利亞人和希臘人。他們憎恨猶太人。如果我可以向皇帝建議，我會提議把他們調到別的地方去而調派羅馬人來此地駐守。」^⑧

「但不是很多羅馬士兵都是反閃族的嗎？」

「不錯，但那是一個很堅定的傳統了。我曾查問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的？猶太的阿斯摩乃王朝最後幾任君王，曾經征服了附近的敘利亞和希臘城市並逼使居民爲奴隸。自從那時起，這些城市和居民，就非常恐懼一個威武的猶太君王出現，他們對所有猶太君王都有很大的疑心。」

「但已經沒有猶太君王了！」

「也不是絕對的，不是還常有人自稱爲猶太人期待

已久的猶太君王嗎？或者有人們希望他終於成爲君王或默西亞——就像我們最近處死的那個耶穌那樣。」

「士兵就憎恨這些僞君王！」

「因此，我們的士兵想盡辦法來嘲弄這個耶穌。當他被定罪和折磨得不成人形之後，他們召集全隊士兵來，把一件紫袍加在他身上，編了一個茨冠戴在他頭上。然後一齊向他呼叫：『猶太人的君王萬歲！』他們用蘆葦敲他的頭，向他吐唾沫，跪在他面前作朝拜他之狀^⑨。他們肆意嘲弄這個可憐的人。他們對猶太人所有的憎恨都在這種殘酷的行爲中發洩出來。」

「爲甚麼你們的軍官不干涉？」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這樣想的。比拉多自己對待猶太人的態度也不怎麼好。羅馬的強人沙貞奴(Sejanus)據說也是個極端反閃族主義者。」

「那麼這表示這次處決耶穌的背後是有憎恨猶太人的成分了。」我驚嘆。

「不錯，這件事是由許多因素促成的。」麥迪魯回答。「你可能比我還清楚。」

我又有懷疑了。他是要審問我有關耶穌的事嗎？羅馬人一定很有興趣收集有關這個運動的資料。它會不會復興？會不會找到新的追隨者？但我聽到麥迪魯繼續說：

「爲甚麼耶路撒冷的人要巴辣巴而不要耶穌？」

我聳聳肩。我真的不知道爲甚麼。麥迪魯又說：

「這之後，我又聽到更多有關聖殿事件的報告。耶穌講過一個有關聖殿的神諭：這座用人手造的聖殿將要

毀滅，另一座非人手造的要興起。」^⑩ 有些人解釋，驅逐聖殿內兌換錢幣和售賣用來作犧牲的牲畜的商人，是在說明這個預言。但這種神諭和刺激並不能為他在耶路撒冷爭取多少朋友。幾乎全城的人都依賴聖殿的神聖性而生活。所有的司祭和大司祭都從聖殿的奉獻獲利，在聖殿從事建造維修工作的工匠也一樣。此外還有許多為大批朝聖者供應住宿的小旅舍，和那些售賣犧牲用的牲畜的商人，甚至製革的工匠（利用奉獻的牲畜的皮）。任何攻擊聖殿的神聖性的人，等於攻擊這些人和他們在耶路撒冷的經濟基礎。比拉多計劃用聖殿的錢作世俗的用途，給耶路撒冷引進皇帝的標誌時，曾經受過教訓。」

我很驚奇地發現，耶穌有關潔與不潔的教導，竟然也會帶來這樣大的不安。如果再也不分甚麼潔或不潔的食物、器皿、貨物，甚至人——那麼從外邦人或猶太人得來的東西就沒有甚麼分別了。我想到我們在敘利亞各城市猶太人團體內做的利潤豐厚的純橄欖油生意。不過我把談話引到另一個話題：

「猶太人公議會把耶穌交出來。為甚麼他們不乾脆就釋放他？為甚麼他們要這樣做？」

對於這個問題，麥迪魯也只能猜測而已。「毫無疑問，公議會有不少成員是從聖殿獲利的。所有的大司祭都靠聖殿稅收的十分之一以及法律規定的聖殿的其他奉獻而生活，所以他們可從聖殿和法律牢不可破的神聖性獲取利益。但是耶穌對聖殿有批評，而且不完全遵守法律的條文。他們不是會怕法律——他們存在的基礎會遭

受破壞嗎？」

「但他肯定是因為政治的理由，以偽稱默西亞的罪名而被處死的，不是嗎？」

麥迪魯說：「這是真的。批評聖殿和它在宗教問題上的職責的神諭不是比拉多考慮的因素。比拉多是以耶穌偽稱王者，危及羅馬人的統治而判耶穌有罪的。這才是主要的原因。」

「而猶太公議會就以這個罪名把他交給羅馬人！為甚麼？」

「公議會的動機再清楚不過了。像任何政治權力機構一樣，它最有興趣的就是抓緊權力。公議會當然知道它的這種權力是有限度的。在羅馬人看來，如果它的存在能比我們自己更有利於維持境內的和平，它才有存在的價值。因此，它要不惜任何代價避免騷亂。這是它最關注的事。在它再也不能控制情況時，羅馬人就會出面干預了。必要時我們可以撤除公議會。」^①

「但他們這樣防犯耶穌有事實根據嗎？他真是一個滋事擾亂分子嗎？」

「也許他本人是相當無害的。但他的運動很容易導致騷亂和不安。在逾越節擁簇他進耶路撒冷的人羣歡呼他是默西亞^②。他干擾在聖殿的庭院做生意的商人。他激發人們的期待，使他們相信某些重要的事很快就會發生。天主的國已經來臨。情勢變得很緊張。」

「人們並不認為他是危險的人物吧？」

「不，危險是在於逾越節聚集起來的羣衆。我們有過這種經驗。就是因為這些羣衆，在節日羅馬總督會加

派一步兵隊護衛，以加強當值的衛戍部隊，這樣可以確保在騷亂一開始時馬上把它撲滅。你聽過因為一個響屁幾乎爆發戰爭的故事嗎？」^⑬

我搖頭。麥迪魯便講他的故事：「人們聚集在耶路撒冷過無酵節，聖殿的柱廊站滿了守衛的武裝士兵，正如我剛才說過，每逢節日，一定加強防衛，預防有暴動事件發生。有一個士兵，拉起衣服，彎下身，以臀部對着猶太人，並發出一聲與他的動作一樣不雅觀的響聲。這便激怒了全體羣衆，他們便鼓噪起來，叫嚷着要總督懲罰這個士兵。羣衆中有比較不守紀律的青年和反叛性強的成人便帶頭向士兵投擲石頭。總督怕羣衆會攻擊他，馬上傳派更多的步兵前來。當大隊士兵湧到時，猶太人恐慌了，都爭先恐後地轉頭逃出聖殿，走到街上來。羣衆是這樣慌張、恐懼地企圖湧出聖殿，以致不少人被撞傷和踏死。

「像這一類的事件很可能在逾越節時發生的。人們都很緊張。當然士兵隨時都留意人們這種亢奮的情緒。然而另一方面，士兵這樣虎視眈眈，更刺激人們，尤其是這些士兵常常挑起反閃族的情緒。因此我認爲皇帝應該把這些士兵調走，把羅馬兵換來，這樣像放屁這種不必要刺激一定會減少。」

「但耶穌並沒有這樣刺激這些羣衆！」

「他干擾在聖殿做買賣的商人就是一種刺激，雖然性質完全不同。但如果放一個屁可以導致暴亂，想想在聖殿的前院驅逐商人會有甚麼事發生。公議會的猶太人把耶穌交出來並沒有做錯。」

「是在他在聖殿的前院干擾時立刻逮捕他嗎？」

「不是，這樣做會很不智。這樣會造成更大的騷亂。我們知道就耶穌本人來說，他是相當無害的。但那些緊張的羣衆聚在那裡，任何事都可能發生的。因為這個原因，公議會是在晚上，當他單獨和幾個最接近他的追隨者在一起時逮捕他的。」

「他們怎麼知道他在那裡？」

「有一個追隨者爲錢而出賣了他。」

「你認爲這個耶穌有罪嗎？」我問。「判處他死刑公道嗎？」

麥迪魯猶豫半響，說：「我認爲他是無辜的。他引起不少困難，但他不是一個罪犯。」

「那麼你認爲耶穌之死應由誰負責？」

麥迪魯又沉思了良久。「要控訴某一個人有罪是很難的，也許我們根本也不能歸咎於任何人。導致他死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敘利亞人與猶太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如果羅馬兵隊之中沒有反閃族主義的思想，直接由總督處理，事情會有很不同的發展。羅馬人與猶太人之間的緊張又是另一個原因。如果羅馬人不是對於默西亞期望所引起的不安這樣敏感和顧慮，根本不會有逮捕耶穌的事發生。城裡的居民與鄉下的居民之間的緊張又是另一個原因。也許如果耶路撒冷的居民不曾懷疑那些鄉下來的人會攻擊他們的聖殿，他們會要求釋放耶穌。還有就是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緊張又是另一個。貴族要維持他們的權柄，因此他們把可能造成騷亂的嫌疑分子交給羅馬人。而羅馬人要控制猶太人。因此他們對於這個

本來是他們的收入與權力基礎的法律，總是不能信任。你看，一切都集中在一點上。這個耶穌變成了一個磨心。他是被全體猶太人忍受的這許多緊張的關係所撕裂的。」

「但比拉多不是主要的罪人嗎？他不是不能辭其咎嗎？」

「如果你一定要找一個人對這事負責，那就是比拉多。是他宣判的。從法律的意義上說他是應負責任的。」

「為甚麼他要判他有罪？為甚麼他不能把他當作一個狂人而放他走？」^⑭

「我想比拉多怕自己不能應付各方面的張力。他當然選擇讓耶穌死來確保自己的安全。」

「你以為他會成功嗎？你想他以後可以無顧慮地繼續他的統治嗎？」

麥迪魯聳聳肩。「在這個國家裡甚麼事都可能發生。我常不得不改變我對情況的估計。我必須重新學習許多東西。我不敢再作預測。我甚至也不能確定這個耶穌事件是否真完結。」

「既然他人已死了，還會有甚麼事發生呢？」

「他還有追隨者。若翰洗者死後，最初人們不是也以為事情已過去嗎。然後又出來了這個耶穌。」

「你聽到任何有關他的追隨者的事嗎？」

「他們聚集在耶路撒冷。他們相信耶穌並沒有死。他們聲稱見到他復生的形象。」

「若翰洗者死後不是也有人說耶穌就是復活的若翰

洗者嗎？」

「照這樣說，這個故事又要從頭開始了。但是這些門徒不是說他又復生，而相信他已到上主那裡去了。上主使他從死者中復活。」

「但這是荒謬的！」

「爲甚麼？這也不比相信上主隨時從無中創造世界更荒謬。我坦白對你說，當我問你有關從無中創造的問題時，我心裡想的就是有關耶穌的這個問題。會不會有再造死者的事呢？在現在有沒有創造呢？也許這許多思想都轉得太快了。也許這只是那些門徒大膽的反抗而已，他們一時還不能接受他們師傅的死訊。或者還是其他的甚麼。」

麥迪魯的談話至少有一個積極的後果。我希望隨着麥迪魯的調任，我不會再從羅馬人那裡得到新任務。到了相當的時期，比拉多也會被調回羅馬。如果他不再逞強涉及任何大小的衝突事件，也許他很快就被調回羅馬，那時我就真正自由了。

第十七章

註：

1. *Shema* 的名稱取自猶太人宣認信仰：「請聽，以色列」(*Shema yisrael*) 的第一個字。猶太人每天唸這短經三次，此經在會堂的禮儀中也有一定的位置。
2. 特別是上層階級的人，敬仰猶太教，但一直保持敬畏的態度而不完全接受猶太教，就是說他們不受割損。凱撒勒雅的百夫長（宗10：1-3）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3. 以下的描寫是根據若瑟夫的書：*BJ* 1,413f = 1,21,7。

4. Xenophanes, Fragment 23, 芝諾芬尼約生於公元前五七〇至四七五年間。他是在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之一。
5. 依45：5。依撒意亞書四十至五十五章不是直接來自依撒意亞先知，而來自放逐巴比倫時期的一位不知名的先知（Deutero-Isaiah 第二即依撒意亞）。這位先知是第一個清清楚楚地寫下「只有一位上主」這個信仰的人。
6. 因為這些理由，猶太人可以免除服兵役。
7. 取自瑪利亞的謝主曲（見路1：52-53）。
8. 與釘死耶穌事件有關的那隊兵，在大約十五年之後公元四四年，猶太王黑落德阿格黎帕死時，公開表示憎恨猶太人。他們把君王的女兒的一個彫像拖到妓院裡，並在凱撒勒雅公開慶祝猶太王的逝世。在那時，喀勞狄皇帝曾認真考慮過解散那隊兵（參閱若瑟夫 *Antt.* 19,356-9,364-6 = XIX,9,1-2）。
9. 谷15：16-20。
10. 谷14：58。
11. 對於這一點，若望福音的判斷是非常的實際：公議會用來反對耶穌的理由是：「如果讓他這樣，眾人都會信從他，羅馬人必要來，連我們的聖殿和民族都要除掉。」（若11：48）
12. 參閱谷11：1-3。
13. 以下的敘述根據若瑟夫：*BJ* 2,22-7 = II,12,1 ——這件事是在雇瑪諾 (Cumanus) (公元48-52) 做總督時發生的。
14. 羅馬人會釋放一個瘋子的。在公元六二年有一個鄉下的先知名叫亞納尼亞之子耶穌，因為講了一個降災耶路撒冷聖殿和居民的預言而引起一場騷動。猶太當權者逮捕了他，審訊過他以後把他交給羅馬人。但是主控官最後得到結論，認為他是瘋子，便放了他（見若瑟夫：*BJ* 6,300-309 = VI,5,3）這個事件與納匝肋人耶穌的事跡相似之處很多。耶穌也是由於預言和批評聖殿而觸犯當權者。他也曾面對兩方面當權者的審訊。

列辛格教授大鑒：

你認為上一章包括幾個不同的部分。一方面是冷靜地分析導致耶穌被處死的因素，另一方面藉「從無中創造」的概念解釋復活的信仰。你說得不錯，我不想只是在此描述一個古老的信仰，而想為現代人解釋這個信仰。

當然，從公元前二世紀開始已有「從無中創造」這種思想了。它首先在加下 7：28 出現。斐洛對此頗熟悉。保祿也假定人已有這種思想（見羅 4：17），在格後 4：17，他可能以創造信仰的意象解釋前往大馬士革途中所見的「顯現」。

我承認，我寫這一段有關創造和復活的分析，曾參考過丹麥的創造神學，研究過這派神學所講的存在與不存在，創造與空無，都在時間之內的某一點上同時出現的學說。當然，我們是以所有神學家與哲學家都關心的奧秘為中心，由這個奧秘所引發一個問題：為甚麼有物存在而不是無物？我們在復活信仰內慶祝這個奧秘。

我的故事釋經學，演變成了故事詮釋學。換句話說，我不只關心復活信仰原來的意義，同時要研究它對現代的我們的意義。

祝

安好

你的朋友
泰申上

18 這個人：一個夢想

與麥迪魯的一席話，使我深深體悟到，無論甚麼人或團體，爲了維護自己都不惜犧牲他人。固然，我們的教養都要我們同情弱者，但在利害衝突之下，我們都願意犧牲他人而成全自己——否則自己就要毀於一旦。

猶太人的公議會也採取這種態度：叫每個人爲整個民族而死，總比整個民族失去自由好。他們爲了全體的利益而犧牲了一個人^①。

比拉多也採取了同樣的座右銘：死一個人總比讓他自己自己的統治受到威脅好。除非他把耶穌處死，否則他很擔心他不能控制另一個默西亞運動。

人們的感受也一樣。爲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要求處死耶穌。他們怕，如果世界各地的朝聖者都湧往的聖殿和耶路撒冷城、再也不被視爲神聖的地方的話，他們的經濟要因此而被破壞。

巴辣巴也從這條定律獲利。另一個人做了他的替死鬼。

因此，我看到每個人爲了確保他們自己的生存而不惜以他人爲犧牲品，不惜以被棄的、被判罪的人爲犧牲品。

當然，我在這場殘忍的遊戲裡只扮演了一個臨時的角色。但這點了解完全無補於整個事件對我沉重的壓力。我們不也像野獸一樣，犧牲比我們弱的同類的生命以自保嗎？真的，在我們自己之間，不也像我們所見的

自然界的種種類類的生物一樣，不斷在弱肉強食嗎？每一個人壓迫另一個以求生存。沒有人可以逃避這條定律。可是我永遠不能接納它。即使它向我證明一千次，這就是天主安排這個世界的方式，我也不能安然接受。

我爲自己竟涉於這一場遊戲而感到厭惡，也因爲日後恐怕要繼續牽涉在其中而覺痛恨。我看不到出路，除非可以改變這個世界的基本秩序！我曾和麥迪魯講過這一點。但現在看來，這想法似乎有點荒謬。有誰能帶來這種改變？我們人可以扭轉創造嗎？是不是只有天主才能革新這個世界？

我回到住處。我的思緒越來越灰黯。我在輾轉苦思，完全找不到出路。

巴祿克就在此時來敲我的門。我們不見面差不多半年了。他來得正好。我爲羅馬人做的工作至少還有他這個好結果：我曾幫助巴祿克重返生活。我發現他時，他破碎不堪，現在，他完整而健康。現在，輪到我迷失方向，混亂和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坐在樓上。天已暗下來了。只有一盞油燈發着昏黃的光。巴祿克說他曾到色佛黎去找我，然後就一直走在我後面。他從家裡帶來了一個密封的大信封，是一個陌生人留下給我的。他所講的一切都是不連貫的。在耶路撒冷，他參加了一個新的小公社。這是一個地下組織。他們的財物都是公用的。飢餓的，得到飽食；悲傷的，得到安慰；丈夫和妻子，自由人和奴隸，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樣的權利^②。

巴祿克又再依賴一個小教派嗎？我在這方面對他所

做的事，最終還是失敗了嗎？不過我並不專心聽他講，我的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我想我認得出信封上面的字蹟。那是巴辣巴的信嗎？我緊張地打開封口。

巴祿克還在講着。他一直不停地在講。他們一同進食的情形。平安與愛。奇蹟。治療。當他講到的以下的话，我的耳朵突然豎起了：

「我們的小公社根源於你以前對他很有興趣的納匝肋人耶穌。」

「他不是已經死了嗎。他也和其他的先知一樣終於失敗收場。」我反駁。

「不，他不是死亡。他死後有人見到改變了形式的他。」^③巴祿克的話像洪水泛濫一樣不可阻遏。

我曾帶巴祿克重返正常生活，但不過是商人的生活。我不能給他過去在曠野的團體中所追尋的那種生活，不能給他生活在一個遠離世上的奸狡的團體內那種安全感。現在他找到他所追尋的東西了。

我真應該為他的熱切而慶幸。這與他在曠野那種自我毀滅的行為真有天淵之別！還是他又再陷落在另一個夢想的生活裡，這和他參加厄色尼團體時所夢想的那種生活完全不同？他想用他的夢感染我嗎？但他所能做到的，只不過是使我再尖銳地感受到自己的脆弱與創傷。與耶穌有關的任何東西都會把傷口再挑開，都會帶來痛苦。他又再提醒我，人生在世，即使你的意向再好，你也終不免被糾纏在一連串的災禍事件中。巴祿克不能猜到我腦子裡想的是甚麼。

也許巴辣巴找到一條出路。也許我至少把他帶回生

命之中。在巴祿克奔流的話語中，我仍能毫不受干擾地閱讀手上的信。

巴辣巴致書安棣思

祝你平安

閱後請立刻燒毀此信，因為這樣你才沒有把柄落在任何人手上。任何人都不應知道信中的內容。我寫此信，首先是要向你道謝。我聽說過你對我所做的一切。我真是從死裡逃生。但代價是昂貴的。另一個人代替我死了。我的兩位朋友與他一同被釘死。從那時起，我一直在問自己：為甚麼是他們兩個？為甚麼是耶穌？為甚麼不是我？

我知道耶穌是你深心所仰慕的。你曾為他的溫和反抗辯護而拒絕我的武力抵抗。現在我是不能分解地和他緊緊綁在一起了。我一直在想，這對我的意義是甚麼？

如果他替我而死了，我就有義務為他而活。你可以說我欠了他的，我必須追隨他的方式。但我卻有另一個結論。我們的方式是相反的，不過其中一個指向另一個。

除非當權者認為溫和反抗之外的唯一選擇，就是暴力反抗及其不可估計的冒險，否則他們不會認真考慮溫和反抗的。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像耶穌這樣的人才有一線機會。只有以我們作為背景才能襯托出他們的重要。

但在我們這方面也是這樣。除非他們的方式沒有可行的餘地，否則我們強硬的方式也不會有一線機會。我們可以動搖現存的秩序，但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方法，建立一個新的秩序。我們隨時有被我們行動的後果全面壓倒的危險。暴力產生更多的暴力。我們一旦建立了自己，我們必須立刻尋找寬恕與修和。我們必須以我們自己的方式彼此代替。方式是不同而且往往相反。我知道耶穌不會贊同我們的方式。不過，我們彼此依賴。他的方式會再被有權勢者利用的危險。我們的確有喪失原來的目標的危機。在我們兩種方式的終點就是我們會合之處，事實上，兩者已合而為一了。我的兩位朋友與耶穌一同被釘死。他們是屬於他的。他以猶太人的君王的身分而死，而有我們的人作為他的同行者^④。我承認他是優越的。但他需要我們。他需要我們這些粗鄙的工作。他需要人們追隨他。當他的門徒背棄他時，我們與他一同受死。如果我再落入羅馬人手中而承受與他同樣的命運，我將與他結合。

願上主祝福所有的人。

你的朋友

巴辣巴

我看信時，巴祿克兀自講他自己的。我的注意力被分散。遠方的巴辣巴的聲音逼近，眼前的巴祿克的聲音逐

漸推遠。然而兩者對我都很重要。因為如果巴祿克不來臨，我會被一片無助的絕望所壓倒。我立刻知道，巴辣巴會遭受耶穌同樣的命運。無論他或耶穌的方式都不能倖存。即使我的想法也是幻想而已。我曾夢想過改革。但因為要改革，所以我們需要權力，權力卻抓在羅馬人手中。只要他們仍深信能用軍隊撲平干擾，他們是不會對改善情況有興趣的。甚麼都無效。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人甚麼也不能做。

幸好在這一刻我還有一件事可以做：把信燒毀。我把紙草紙放在油燈的火燄上。紙的上角開始着火了。閃耀的光照亮全室。巴祿克驚訝的臉色一閃即逝。他這才注意到我的注意力被別的事佔據了。

「你在做甚麼？」他不解地問。

「我要把這信燒掉。」我說。內心充滿厭惡和痛恨，我的一切信仰也隨着此信化為灰燼。要毀滅一切的慾念驟然佔滿我一心。

「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們的思想離得多麼遠啊！我不相信今晚還能互相交談。

「巴祿克，」我說，「不要忘記為甚麼厄色尼人要趕你走。你曾揭開他們的寶藏故事是一個幻想。你看清那只是要人加入他們的團體和放棄他們個人的財產的手段而已。你認為耶穌的追隨者是否也有同樣的幻想？」

「他們沒有一個人說過有寶藏。」

「相反，他們講在天上的寶藏。他們相信一個已死去的人，他已為他們在天堂取得了權柄。沒有這種信

仰，他們永遠不能說服任何人，自動地把所有的財產交給團體。」

「一個活着的人已爲我們的緣故而取得了天上和地上的全部權柄。如果天主可以使一個死去的人活着，祂不是也能使我們僵死的心，充滿活力和使我們去做人們認爲不可能的事嗎？」

「那麼，世上隱秘的寶藏和在天上隱藏的人們的代表又有甚麼分別呢？兩者都不能證實的。兩者都可能是幻想。任何一個團體都需要一兩個謊言來把成員團結起來，先是厄色尼人，而現在是你。」

「有一點不同，你忽視了。沒有一個厄色尼人見過那寶藏。但很多人見過耶穌。很多人從他的話裡找到真理。他死後曾顯現給許多人。」

「如果這些顯現只不過是幻想和幻覺，那又怎樣呢？」

「爲甚麼天主不可以用幻想和幻覺向我們傳達一個訊息？」

「甚麼訊息？」

「天主又再支持耶穌——甚至在他死後。」

「說門徒又再支持耶穌不是更正確嗎？」

「天主的神在驅使他們這樣做。」

「你怎樣看得出來是天主的神？」

「因爲天主也常這樣對待我們。祂常選擇那些被遺棄和軟弱的。同樣，他現在選擇了被釘死的耶穌！」

「我很懷疑天主的神有沒有抓住過一羣人。每一個團體都需要祭祀和代罪的羔羊。你的團體會不會因爲我

問了這許多特別的問題而把我趕到曠野，就像當年厄色尼人趕你一樣？」

巴祿克抗議。「我們沒有隱秘的寶藏引誘人。有一次的確有一對夫婦企圖收藏一些財產作為私有，結果還是被揭發了。」

「那是怎麼一回事？」

「這對夫婦賣了一塊地，偽稱把全部所得獻給團體，其實是自己留起一半。團體開會，認為他們冒犯了我們團體的精神。」^⑤

「他們能得到寬恕嗎？」

「裁決突然降下，他們倒地而死。」

我激動地叫起來：「你還不明白有人冒犯一個團體的精神而發生的事嗎？你被逐出團體去活活餓死。而現在，你們把兩個團員迫死因為他們沒有完全做到你們要他們做的事。」

「沒有人要他們死。一切都是自然發生的。」

「巴祿克，」我叫起來，「你怎能屬於這樣的公社呢？它真是本着耶穌的精神行事嗎？他不也常和稅吏吃喝嗎？他們也經常把錢藏起來，他有沒有用他的能力把這些人咒死呢？」

巴祿克終於有點明白了，他不着聲。

然後，他靜靜地說：「也許你是對的。我們也不是完全的。不過，在我們的團體裡，的確充滿愛心，大家也很願意互相幫助。為甚麼激烈地反對它？你要把我也拉出來嗎？」

我有嗎？為甚麼我要這樣強烈地搖撼巴祿克的信仰

呢？是不是因為我自己受了傷？過了很久我才回答：

「自從我把你從厄色尼團體拉出來以後，一切都改變了。那時你事事不順利。現在輪到我有問題了。自從耶穌死後，我之內有些東西也被毀了。我曾對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包括解決一些私人的問題，現在我失去所有的幻想，也不想說服自己去接受任何新的了。」

巴祿克一定不明白我在講甚麼。但他說，「來參加我們的團體。」我聽了很感動，心裡很好過。

但我搖頭。「我不適合你們的公社。我是個有錢的商人。我在一個輕視累積錢財和對成員如此嚴厲的團體能做甚麼？」

巴祿克的情緒高昂和我的傷感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我們繼續這種不能溝通的毫無安慰的談話，大家只在不重要的日常事務上意見一致。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最後，兩人都去睡了：巴祿克在樓下的房間，我在樓上。我知道儘管疲倦不堪，我一定不能立刻入睡。許久，我仍睜開雙眼。

清明多星的夜空，在我上面撐開它的拱幕。千萬顆星從無盡的遠處向我眨眼。我個人的生命是如此渺小：只是世上的一撮塵土。那麼這整個世界是甚麼呢？它不只是塵與土、光與暗、地與水的隨意聚合，在它上面，住着種種不同的「塵土的撮合」，在他們各自為生存而奮鬥時，互相傾軋、剝削，彼此羞辱和犧牲對方嗎？意識到這種悲慘情況的人就是絕望。他們反抗。他們企圖逃避。有些暴力地反抗，結果發現自己落在暴力和反暴力的惡性循環裡而不能自拔。有些人使世界在他們血腥

的異想中燃燒起來——由此而製造更大的痛苦，比世界因此而被毀滅的痛苦更大。其他的人在他們認為需要時遁入曠野，即使成了犧牲品，他們仍不能從中得到教訓！所有涉及慘酷的遊戲的人，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有些說爲了保存法律和秩序，另一些要建立正義；另一些人卻要實踐天主的誡命。所有的人都有他們自己的理由。所有都糾纏在這個世界殘酷的邏輯之內。

我再次對一切充滿厭惡。我又想起我們的聖經上的話：

我又轉目注視在太陽下所行的一切暴行：
看，受壓迫者眼淚汪流，卻無人安慰；
壓迫人者手中只有權勢，卻無人加以援助；
於是我聲稱那已死去的人，比現今還活着的人
更爲有福，
那還沒有出世的人，比這兩等人更爲有福，
因爲他還沒有見到太陽下所行的惡事。
我也看出各種勞苦和一切工作的技巧，
都是出於人彼此間的競爭：
這也是空虛，也是追風^⑥。

這是真理嗎？但如果這是真理，真實無妄的真理，爲甚麼還要加入這場無意義的遊戲呢？爲甚麼不抗議？爲甚麼不說：我不要這生命？我自願放棄這生命？如果死比生更有福，這豈不是很相符嗎？

我注視自己的雙手，想像死人的手是怎樣的。我摸

我的臉，要找出一點頭緒，到底在我之內的骷髏是怎樣的？我想像自己成了一具沒有生命的屍體的狀況。但是，當我觸摸自己的身體時，我感受到自己的體溫，正常的心跳，一呼一吸，全是平穩的，有規律的。我望見星星燦爛的天空。聽到湖水輕拍着湖岸，聞到沙和湖水的鹽味。我看，我聽，我聞。我活着，能呼吸，能感受。就是那麼一撮塵土竟然能活、思想和感受，懷疑和絕望，這不是奇蹟嗎？想想要有多少程序在我身體裡面進行，我才能經驗到這一刻所經驗的一切而沒有身體上的痛苦呢！如果這只不過是過渡的一刻——這仍然無損於它的價值，不是嗎？

我想到巴辣巴。他會不會也有同樣的感受？這個現在仍然活着，但注定要被處決的身體可要變成怎樣呢？他曾重獲生命，即使導致它的一切看來是如此無意義，但能活着這不是一件好事嗎？即使仍然擺不脫與犧牲品陰暗的關聯，仍然與那些像耶穌一樣，被這世界的矛盾撕裂的人們相聯，仍能不斷地得到生命的賜予，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我覺得我的生命是那賜予的生命的一部分。所有的快樂與不快樂的男女，在加里肋亞自由地來往的耶穌，和那被釘死的犧牲品，他們這些人有某些東西在我之內活着。我似乎有義務要保持這生命。徒手把它丟棄不是一種背叛嗎？如果我的生命，在某處的羅馬監獄，或恐怖分子的山洞裡犧牲了，它會不會仍活在那些，反抗犧牲他人以自保的人之內呢？深藏在我之內的，是不反抗他人，但以共存為滿足的生命嗎？在這生命之內，每個

人，無論是幸與不幸的，都緊緊地結合而成爲一體，這裡也是實現巴祿克人人共有一切的夢想之處嗎？

我睡着了。我又做了那個常纏着我的夢。過去我所夢見的，只是片段而已，現在這個夢竟是完整^⑦的：

我正站在海邊。風暴掀起了海水。泡沫似的海浪湧向高空，爆炸了，向海岸奔竄過來。在這一片混亂中，有一個形象冒現。輪廓越來越清晰了。只見一頭長鬃飄垂的獅子奔上岸來，張牙舞爪怒吼着：「這塊地方是我的。它只屬於我。」我四下一看，只見許多人驚恐地紛紛躲避。不過也有些敢死者動也不動。獅子撲向他們，抓住其中的一個，一口白森森的利齒向他咬下去，立刻連他的慘叫聲也吞噬了。其他的人見狀，立刻跪地求饒。獅子在這羣男女的膜拜之中洋洋自得。忽然牠注意到有一小羣人沒有下跪。牠暴怒地衝向他們，其中有兩個企圖逃命，很快就被牠抓住咬死。牠終於達目的了，所有人都在牠面前跪下。獅子挺立大吼道：「我不是怪獸！我不是怪獸！我締造和平！地上的和平。」之後牠便隱沒了。

我又站在浪濤汹涌的海邊。有一隻新的怪獸破浪而出。這次是一隻寬背的熊。牠向人們走過來，把他們分成兩組。一組分給他們鞭子，另一組卻給他們腳鐐。持鞭的逼迫上了腳鐐的那羣人工作。做苦工的人一批又一批力竭而跌倒。大熊立刻竄過來吞食了他們。有些人暗中弄鬆了腳鐐企圖偷偷溜走，可是大熊敏捷地抓住，就把他們壓死在牠的巨掌之下。有時兩組人聯合起來，把鞭子拋了，企圖逃走，但熊比他們更快。牠憤怒地追趕

他們，隨即展開大屠殺。然後牠像一座山那樣矗立着，高聲叫：「我製造秩序！我製造秩序！」

我還是站在岸邊。海浪衝向高空，好像要使天堂的洪水氾濫。又有一隻新的怪獸出現了，這次是一隻大鷹，牠從海上飛來，腳上抓着一個圓的球體。球上面豎着一座有鉤向上彎的十字架。牠的雙翼把整個地面都遮蓋了。人們驚慌奔跑，躲進他們認為安全的山洞和石縫之中。但不是每個人都找到避難所，後來的要擠進去，都被裡面的人粗暴地推出來。沒有人肯收容他們，他們這一羣男女老少，只好無助地、惶恐地在空曠的地面奔竄，只有很少數人幸運得到庇佑。大鷹不斷在他們頭上盤旋，威脅着，直把處於極度惶恐的他們逼瘋了。然後牠衝下來，立刻爆發一陣痛苦的慘叫。滾滾的煙霧遮蔽整個天空。空氣中瀰漫着一陣血腥和污物的惡臭。煙霧散後，平原上滿是屍體和碎骨。鷹嗥喚着：「我在製造空間，為生命，為在這世上的生命製造空間。」然後牠消失在空無之中。

不過，恐怖的事還未結束。海水依然汹涌地衝向海岸。這次是兩條並排的大章魚，章魚的兩邊有兩條很長的觸手，好像要把整個世界都抓住一樣。在這些長觸手的末梢有兩個洞，一大一小，由監督者在看管，人們不得不把錢投入大洞裡。大章魚貪婪地把錢吞下。小錢則由小洞滾出來算是給那些監督的。這些監督不斷地鞭策老百姓滿足大章魚的慾望。很多人飢寒交迫、衣不蔽體、病弱迷失、惶惶失措。有時在絕望之下激發的勇氣，有些窮極而反的人會圍攻監視他們的守衛。於是大

章魚就派監督持劍提矛對付他們。許多叛亂者被關到獄中，不少被害死。斂集錢財的觸手又回歸原位，繼續斂財。偶然調走一隊衛士又換新的來。然後其中一條章魚會縮起一條觸手，好讓另一條章魚把它的長觸手取代它的位置。接着，兩條章魚竟衝向對方並作出種種威脅的動作，牠們招引了許多小怪獸從海上冒出來。首先是像管一樣的嘴，接着是來回轉動的圓頭。牠們背部龐大而笨拙。這些像龍又像龜的怪物爬上岸來。牠們分成兩組，雙方都不斷有新的增添，陣容越來越大，有更多這種穿上硬甲的怪獸在互相對抗，牠們嘴裡噴火。一時之間，每一張長管似的大嘴都吞吐着紅艷艷的火燄，威脅着要消滅大地。躲在遠處的人們被這羣怪獸嚇得心膽俱喪，盲目地向四面八方亂跑亂竄。我想又不知有甚麼可怕的災禍要發生了。

接着一片黑暗擋着我的視線。剎時間，我看不到海水或土地，星星或月亮，叢林或樹木。人類的悲鳴靜止了，怪獸消失了。天邊有一道光從地面升起。有一個人的形體呈現出來。它放射着暖和的光。在光下，你又可以見到備受蹂躪的大地。我見到野獸掉在深淵裡，一頭頭都死了。大章魚縮回牠們的觸手，潰散了。穿甲的怪獸都成了碎塊。四面八方的人們紛紛站立，又活過來了。他們期盼地望着從天上來的形體。我還不能辨認他，但看去很熟悉。忽然他來到我面前。這是在比拉多監獄裡夢見過的女子。那個曾把我從野獸的利爪下救出來的人。我一聽到他的聲音，我眼裡的鱗垢驟然剝落：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
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
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
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
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
我在監獄裡，你們來探望了我^⑧。

他是耶穌，改變了的耶穌。我只見過他一次——從耶路撒冷的城牆上。那時他被釘在十字架上，但現在他透放着生命、平安和自由。野獸統治的時代已結束。我醒了，既快樂又混亂。

我從床上爬起來，走到外面，從我房子的上層望向海那邊。在一條白色的長沙帶子後面，就是向着兩面伸展的，越遠越深的黑色，我那個混亂的夢就是從這片黑暗升起的。此刻它平靜地凝固在那裡。沒有怪獸從水裡爬上岸來。也沒有巨浪干擾平滑的水面。沒有巨響滾向岸邊。有別的事發生。地上的那道光逐漸加強。在天海交接的地方，有暗淡的條紋從水平線上出現，彩色的影子面向着東方不可見的太陽。一道道的光線從地的深處照射過來。忽然間，太陽從山後出現，燦爛的光輝照耀整個海面。城裡一點一點地逐漸反射它的光，漸漸地，建築物從街道的陰影中呈現了。聖殿和會堂、猶太人和

外邦人的房屋，全都沐浴在這片晨光下。太陽向好人或壞人、正義或不正義的人升起。我感受到它，光與溫暖。

夜裡混亂的怪獸都被克服了。我為生活的艱苦困難的焦慮也消失了。在我之內，野獸的統治已結束。真正的人已向我顯現了。我從他身上，認出了耶穌的特質。他把大地還給我。它比前一天改善了。今天，和昨天一樣，求生存的奮鬥仍然繼續下去。但這不是一切。這個奮鬥不應該佔據我全部的思想與行動。我與生命訂立了新的盟約。

我可以清楚地聽到一種聲音從所有的東西那裡傳過來。這是把我與生命訂立的這份新盟約送給我的聲音。我再也不希望大地從我腳下遁去，也永遠不否決生命。我決不會再讓從深淵爬上來的野獸統治。我聽到那聲音，與耶穌的聲音融合一致。我深信無論我走到那裡，它必定隨伴我左右。我無論走到那邊都不能逃避它。我回應它，這樣祈禱：

上主，你鑒察了我，也認清了我：
我或坐或立，你全然認清了我，
你由遠處已明徹我的思考。
我或行走或躺臥，你已先知，
我的一切行動，你完全熟悉。
的確，我的舌頭尚未發言，
上主，看，你已經知悉周全。
你將我的前後包圍，

用你的手將我蔭庇。
這是超越我理智的奇事，
也是我不能明白的妙理。
我往何處，才能脫離你的神能？
我去那裡，才能逃避你的面容？
我若上升於高天，你已在那裡，
我若下降於陰府，你也在那裡。
我若飛向日出的東方，
我若住在海洋的西方，
你的雙手仍在那裡引導着我，
你的右手還在那裡扶持着我。
我若說：願黑暗把我籠罩，
光明變成黑暗將我圍包；
但黑暗對你並不矇矓，
黑夜與白晝一樣光明，
黑暗對於你無異光明。
你造成了我的五臟六腑，
你在我母胎中締結了我。
我讚美你，因我被造，驚奇神奧，
你的工作，千奇萬妙！^⑨

我在屋頂的平台上佇立良久，讓那人的夢在我之內迴響。野獸的統治不能永遠維持。到了某一個時期，人，真正的人必定會出現。每個人都能在他身上，認出耶穌的特質。

然後，我走下樓去，到巴祿克房裡把他叫醒。我們

一同吃早餐，分餅並共飲同一個杯爵，更爲我們的共聚而歡欣喜悅。

第十八章

註：

1. 參閱若11：47-50。
2. 參閱有關初期基督徒團體的記述，宗2：42-47；4：32-37；並泛閱宗1-6章。
3. 顯現最早的記錄見於格前15：3-7。保祿是引述一個傳到他手上的傳統。他在文中提及，在他歸化之後三年，他與顯現的兩個見證者伯多祿和雅各伯有私人的交誼，就是說在公元三十年期間。顯現傳統的主觀正確性是無可置疑的。
4. 兩個強盜與耶穌一同被釘。
5. 宗5：1-3。
6. 訓4：1-4。
7. 這是自由地描述達尼爾書第七章。在達尼爾這部書內所描寫的四隻野獸，按學者的解釋是暗喻世上的四個王國：巴比倫、米底亞、波斯和希臘。一世紀末有一部猶太默示作品也描寫這個夢境，寫它與羅馬人同時結束。
8. 瑪5：9；25：34-36。
9. 詠139：1-14。

後 記

列辛格教授大鑒：

現在，本書已寫完，你要我給你一份簡單的參考書目。你對於我所寫的耶穌素描和他的時代背景所根據的學術著作很感興趣。以下我會列舉其中最重要的幾部。

在我看來，有關耶穌的記述，最好的還是 Günther Bornkamm 著：納匝肋人耶穌 (*Jesus of Nazareth*, Hodder and Harper and Row 1960)。此外，E.P. Sanders, *Jesus and Judaism*, SCM Press and Fortress Press 1985 也很重要。我常參考此書，獲益很多。Benedict Otzen, *Den antike jødendom*, Kopenhagen 1984，扼要介紹古代猶太教，並說明古代猶太教與宗教的和社會的歷史分不開。另外 Martin Hengel 的著作對於研究那個時代的巴勒斯坦歷史是不可或缺的書，尤以 E.J. Brill, *Die Zeloten* 1961,² 1976 及他有關猶太教及希臘文化的巨著：*Judaism and Hellenism*，最為重要 (SCM Press and Fortress Press, 1974)。當然你也必定會發現，我引了不少我自己有關耶穌的運動和初期基督宗教的社會歷史的著作上的資料與觀點——當然我也參照了不少我的同行在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

我很感謝不少人閱讀這部有關耶穌的書的初稿提要 and 提出寶貴的意見。特別要感謝的是：*Daniel Burchard*,

Gerhard and Ulrike Rau, Elisabeth and Katharina Seebass, Gunnar and Oliver Theissen 以及內子。Wega Schmidt Thomee 多次替我把手稿打出來並提出嚴厲的批評。David Trobisch 給了不少寶貴的意見並潤飾了本書的文字和內容，他們的幫助，使我永誌不忘。

當然列辛格教授，我要特別多謝你，在本書的寫作期間，你不斷以嚴格的科學態度，訂正我過份傾向幻想的敘述。你一直不厭其煩地提醒我，歷史與小說、詩與真理不能攪亂。因此我想你應該滿意，在最後我告訴讀者，你也是一個想像的人物——是幻想的人物可以體現真理的一個最好的例子。因此
再見！

你的朋友

泰申上

附錄 有關耶穌及他的時代的重要資料

一、福音及各部福音的資料

(一)馬爾谷福音是最早的一部福音。是瑪竇和路加寫作的基礎。這部福音是在猶太戰爭（公元六六—七〇年）開始或結束之後不久寫成，從第十三章開始，把有關聖殿被毀的預言和有關戰爭之內發生的事件的種種預言，互相混合。學者對於這部福音的寫作地點，意見頗不一致。早期的教會傳統認為福音是在羅馬寫成的，我個人的看法是它寫於敘利亞，其實是同樣出自保祿所依賴的基督宗教思想。像保祿一樣，這部福音也保持一切食物都潔淨的觀點（見谷7：18ff.），並引述最後晚餐建立聖體所說的類同的話（見谷14：22-24），同時也像保祿一樣，把耶穌的訊息，看作福音 *euaggelion*）（見谷1：1）——很明顯是取自尚未寫成文字的詞語。不過，在神學方面，這部福音與保祿不同，它是出自一個團體，若望馬爾谷在這個團體的聲望必定很高，以致雖然他不是宗徒之一，這部福音也以他的名字名之。若望馬爾谷在東部特別活躍（見宗12：12；12：25；13：5），和巴納巴同屬於由保祿始創但後來分支出去（見宗15：37；迦2：11ff.）的基督信仰系統。馬爾谷福音的對象，必定是一個包含不少外邦基督徒成員的團體：福音

很着意解釋猶太風俗（7：3）同時，第一個宣認「天主子」的是外邦百夫長（見15：39）。

（二）語錄資料（簡稱 Q，來自德文 *Quelle*，意即來源），由學者從瑪竇及路加福音抽出重組。這兩部福音，除了取自馬爾谷福音的資料是共有之外，還有大量的耶穌的講話也是他們共有的。這些話不但內容相同，而且記錄的先後秩序也相同，這使我們假定這些講話是來自一個共同的文字記錄或共同的可能有固定形式的口述傳統。我認為前者的可能性較大。既然這些講話的語言背景是阿蘭語，那語錄可能是源自講阿蘭語的敘利亞或巴勒斯坦。這反映一個基督信仰尚未脫離猶太教的時期。可以說，全部的講話都是針對以色列的。這些耶穌語錄，似乎在猶太戰爭以前已編成。所以，期待中的耶穌來臨是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路17：26）。而且，不是講聖殿被毀的預言而是被天主遺棄（路13：35f.; 瑪23：37ff.）。另一方面，有關受誘惑的記述——Q之中，只有這一段和葛法翁的百夫長的故事是用敘述文寫的——假定了羅馬皇帝加里古拉（公元31-41年）的自我封神：他是一個對神不敬的世俗皇帝，但他偏要人尊敬他。語錄資料相信是在公元四十至六五年之間編成。既然語錄顯示對於公元四六至四八年間，宗徒會議正式公開認可向外邦人傳道的事，尚無覺知，我們可以把資料編的時期定在這個時期的開端。

（三）瑪竇福音相當肯定是在敘利亞寫成的。福音說耶穌

的聲譽傳遍敘利亞(4：24)。作者似乎從東(北)部看巴勒斯坦：對他來說，猶太是在「約旦河對岸」(19：1)。聖殿已被毀，這可從作者加插婚宴的比喻內那一句22：7可見。福音是寫於馬爾谷之後，不過在公元一一〇年間一定已在安提約基雅(在敘利亞)流行了，因為安提約基雅的主教依納爵曾經引用過。因此，福音可能是在公元八十至一百年之間寫成。聖史是為一個有着「猶太—基督徒」傳統的團體寫的。有些既不在馬爾谷也不在Q(這份特別的資料)內找到的片段，有「猶太—基督徒」傳統的痕跡。瑪竇在5：17-19內強調法律恆常有效。這些猶太—基督徒團體接受向外邦人傳道的使命，但沒有採取保祿批評法律的做法。這種向外邦人開放的精神，從福音的結構反映出來：耶穌在世時拒絕向外邦人傳道(10：6)，但復活之後，他派遣門徒往訓萬民(瑪28：18ff.)。瑪竇宗徒不太可能是福音的作者。如果是，他一定很長命。可能是當幾部福音寫成之後，基督徒為了識別，分別把幾部福音歸於不同的作者名下。可能在那些圈子裡，瑪竇福音是對觀福音(瑪竇、馬爾谷、路加)中最流行的一部。只有這一部福音——以及若望福音——是歸於宗徒的名下。

(四)路加福音不可能是在東部寫成的。對於作者來說，沙漠的熱風不是東風(在巴勒斯坦從沙漠吹來的熱風是東風)而是南風——和巴勒斯坦以西所有的地中海國家一樣(參閱路12：55)。作者可能常在各地旅行。宗徒大事錄所記的一段以第一人稱複數的語氣寫的旅行敘

述，說明旅程是從小亞細亞開始（宗16：11ff.），經耶路撒冷到羅馬。他對聖殿有驚人的豐富知識。他可能從凱撒勒雅經撒瑪黎雅到過耶路撒冷。這可以說明他對於撒瑪黎雅人的積極態度（見路9：51-55；10：30ff.；17：11ff.）。從他對於保祿的描寫，我們很難想像他是保祿的同伴之一，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學者對於福音是何時寫成的問題頗有爭論。福音無疑是知道耶路撒冷被毀的事。在路21：20-24所記有關此次災禍的預言，比其他福音更詳細。作者對於聖城的命運寄予很深的同情：耶穌為耶路撒冷而哭泣（19：41）並勸告耶路撒冷的婦女為她們自己的命運哭泣（23：27ff.）。這暗示一個離公元七十年不遠的時間。福音可能是與瑪竇福音差不多同時寫成（公元80-110）。瑪竇福音代表一個向外邦人開放的團體，而路加福音是專為外邦人—基督徒團體而寫的，旨在提醒他們不要忘記猶太的根源。

（五）對觀福音以前的傳統（前三部福音稱為對觀福音）。路1：1-3及小亞細亞的巴拜雅士(Papias)主教（二世紀初），都可證明有關耶穌的口傳傳統是存在的。福音除了所依賴的寫成文字的資料（馬爾谷福音，Q資料）之外，也把這個口傳的傳統，用文字記錄下來。有關這些傳統的年代、根源和關注的問題，我們都應該研究。以下是我們不能否認有關耶穌的各傳統的歷史背景的論點：

1. 耶穌各傳統的地點。許多有關耶穌的傳統都有一個巴勒斯坦的背景。以下是一切有關巴勒斯坦地方色彩

的例子。只有一個知道約旦河直接流過曠野的人才能講「在曠野中的洗禮」（谷1：5），否則很難明白人怎能在曠野中受洗，腓尼基婦人的故事（谷7：27），忽然講到給孩子（猶太人）的麵包不應丟給「狗」（外邦人）吃，這是假定讀者對加里肋亞和提洛兩個地區的情況有認識，因為加里肋亞的猶太人為富有的提洛人供應麵包，所以讀者能明白耶穌的話的含意。

2. 耶穌各傳統的日期。許多有關耶穌的傳統都比我們所掌握的最早記錄下來的文字資料更早。有關風中搖曳的蘆葦（瑪11：7）的話可能暗指黑落德安提帕在公元十九至二十年間鑄的錢幣，後來他再也沒有鑄這個錢幣。馬爾谷的苦難敘述假定他的讀者對他所敘述的事的背景很熟悉：誰知道亞歷山大和魯富（谷15：21）是誰？谷15：40所提到的第二個瑪利亞的家庭背景是甚麼？她究竟是次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還是次雅各伯的母親而已？巴辣巴被捕的那一次暴動是指那一次（谷15：6）？

3. 耶穌一部分的語錄是由那些像耶穌一樣，居無定所，周遊各地的傳教士或宣道者傳遞下來的。這些語錄給我們保留了耶穌極端的命令的精神：只有像耶穌那樣，到處宣講，沒有家庭、也沒有恆產的人，才能這樣可信地把這些話講出來，而且不必爲了遷就小資產階級的生活而軟化它的極端性。另一方面，耶穌的講話對於當地團體需要的影響，遠不如我們所想像的大。耶穌沒有任何講話是使地方上的當權者（長老、監督、執事）合法化的宣言。耶穌在世時的講話也不曾表示過，洗禮

是加入團體的入門禮，同樣，也沒有反對割損是外邦人加入團體的條件。

4. 耶穌傳統的內在協調性。我們可以假定 Q 及馬爾谷，瑪竇和路加的特別資料，以及多默福音內的有關耶穌的各傳統，是從不同的渠道傳下來的。不過，這些資料能表達一幅統一的圖畫，同時耶穌語錄的形式也是統一的。既然在對照耶穌的講話下，我們總可以找到一段或以上的講話是正確的，我們可以相當肯定耶穌的確用過語錄傳統所記載的講話形式，換句話說，他曾用過訓誡、箴言、真福、悲嘆（禍哉！）比喻等形式講話。像這種包含智慧的語言、詩詞和預言的語錄在歷史上是很罕見的。

（六）若望福音很明顯地與其他的三部福音不同，不只在耶穌講話的風格上，同時也在記述的格調上很不相同。在這部福音裡，我們似乎不能找到一般傳遞下來的耶穌形象，而是一幅由一個特別的小組，加以高度典型化的耶穌肖像。福音假定讀者熟悉對觀福音所記述的故事（例如若翰洗者被捕 3：24，或召叫十二位 6：70等）；甚至熟悉其中一部福音（路加？）的細節。我們在福音的開始和結尾時見到的以團體的名義「我們」講的話（1：14ff.；21：24），目的是使團體更深入地了解耶穌：他被視為一位先驗存在的大使，從父而來又回到父那裡。若望福音是在一世紀末寫成的。照一頁紙草紙（52號）顯示，在二世紀初葉在埃及已有人知道這部福音。福音也預先假定了伯多祿的死亡（公元六四年）（

參閱21：18-23）。一位「門徒」在伯多祿死後還會活很久，於是有謠言說這位門徒會活到耶穌再度來臨的時候。但是，他也死了（21：20-23）。這一切都暗示時間是在一世紀末。不過著述福音的地點卻很難確定：初期教會傳統說是厄弗所。但我們很難想像，在這個港口裡小小的加里肋亞湖可以被作者寫成「海」（若6：16-22）。因此，很多學者提議敘利亞是著述福音的地點。因為訊息很可能是在撒瑪黎雅聽到，所以可能與撒瑪黎雅的傳道有關。不過這是屬於福音寫成以前的歷史了。

二、若瑟夫 (Josephus)

若瑟夫是耶穌時代巴勒斯坦歷史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他在公元三七、三八年間生於耶路撒冷，六四至六六年間住在羅馬，回到巴勒斯坦後，曾在北巴勒斯坦領導猶太革命，身居加里肋亞軍事指揮的要職，六七年被羅馬人俘虜。又因他曾預言羅馬將軍外斯帕仙 (Vespasian) 做羅馬大帝成為事實而重獲自由。他的重要著作如下：

1. *De Bello Judaico* (BJ)「猶太戰爭」，公元六六及七三年猶太人反叛的歷史；公元七三年第一次出版，書中還包括公元前二世紀的猶太歷史。此書旨在說明反對羅馬人統治世界是無意義的。在猶太戰爭一書中，若瑟夫提到比拉多，但沒有提到耶穌。不提耶穌和基督徒是可以理解的。那是在公元六六年基督徒被指責在羅馬縱火。再說，若瑟夫似乎有意隱瞞在巴勒斯坦掀起的默西亞運動。

2. *The Antiquitates Judaicarum* (= *Antt.*)「猶太古代史」，是在九十年代寫的一部猶太人的歷史；時間是從創造開始一直到猶太戰爭為止。其中有一部分是關於耶穌的 (*Antt.* 18,63f)，可能是若瑟夫的一個基督徒抄寫員加上，或是由後來的基督徒修訂的。在 *Antt.* 20,200 若瑟夫提到「雅各伯是被稱為基督的耶穌的兄弟」，在公元六二年在耶路撒冷被處死。這裡提到耶穌的話是絕對無可置疑的，而且更為可靠，因為若瑟夫是耶路撒冷人，他當然可以對雅各伯被處死的事作真實的報導。

3. *Vita*，「若瑟夫的生平」，包括相當詳細的若瑟夫的童年生活，特別着重記述他在猶太戰爭中作猶太軍事指揮的活動。他在此為別人對他的指責辯護。這部書特別有意義因為它是有關一世紀的加里肋亞的第一手資料。儘管這部書是在耶穌死後四十年寫成，但巴勒斯坦一般的情形，相信也和耶穌的時代差不多。

4. *Contra Apionem*「反駁亞庇安」，是對一位名叫亞庇安的作者對猶太教的指責的答覆與申辯。

若瑟夫作為資料的價值，也隨着他所掌握的資料而改變。當他自己是目擊證人和事件或人同時代，他常報導第一手資料。他大多數的資訊都得到考古學的發現（例如在 Masada）而證實了。至於在他以前的時期，當然要依靠資料了。特別是「猶太古代史」，包含很有價值的比拉多時代的各種勢力衝突的記錄，與其他有關比拉多的資料非常吻合（例如斐洛、新約、錢幣和碑文等）。不過我們應該時時提醒自己，若瑟夫常常強烈擁護羅馬人（猶太戰爭比猶太古代史更甚）。不過就描寫

一個緊張的故事而言，若瑟夫的著作可讀性很高。他的著作是對觀福音最好的評註。

三、斐洛 (Philo)

斐洛是學養很深的猶太神學家與哲學家，他是亞歷山大里亞人，活於公元前十五/十年至公元四十年間。他所寫的有關舊約的體悟和解釋，是他把自己對古代文化的哲學洞見應用到聖經上的結果。不過他也是個很活躍的政治家。公元四十年，他領導亞歷山大里亞猶太人代表團覲見羅馬大帝加里古拉，以對抗在亞歷山大里亞爆發的反閃族主義。有關這次的代表團，他寫過一篇很有意義的文件：*Legatio ad Gaium*（代表團覲見加里古拉陛下的記述）。我們不只從斐洛那裡得到不少有關厄色尼人的資料，也得到不少關於比拉多的資料。他並沒有提耶穌，但他提到比拉多統治下的幾個不合乎公義的死刑（如果他知道耶穌的案子，相信這也包括在他所提的幾個不公義的死刑之內）。他不曾提到耶穌並不表示甚麼，正如他也不曾提及若翰洗者一樣。

四、谷木蘭著作

一九四七年在死海沿岸的山洞裡，找到不少谷木蘭團體的古老卷軸，考古學家後來也挖掘出這個團體的遺址。這是一羣稱為「厄色尼」（可能意指虔誠）的人聚居的地點，他們在曠野中組織一種隱修性質的團體。這些著

作是按找到這些著作的山洞而編號的，Q字是「谷木蘭」(Qumran)一字的第一個字母。

1. 1QS 是谷木蘭團體的規則，是在第一洞找到的；這個卷軸包含加入該團體的嚴格規則和多種懲罰。谷木蘭團體自認為他們是上主的聖殿，他們要每時每刻都很神聖，猶如他們每時每刻都在聖殿內在最大的程度上直接面對天主。

2. 1QM (*Milhamah* 意即戰爭) 是有關戰爭的卷軸，也是在第一洞內找到的。描寫由上主及祂的天使支持的谷木蘭人們與羅馬人及撒旦作戰的夢境。

3. CD (即開羅文獻：Cairo Documents) 這是用來代表所謂「大馬士革文獻」的符號，這份文獻是谷木蘭著作發現以前，已在開羅一間會堂內發現了。其中特別包含不住谷木蘭團體內的厄色尼人的生活規則，因為這些人是不受團體嚴格的規則所約束。

4. 1QpHab 是對哈巴谷 Habakkuk 先知的評註 (p = peshar, 意即評註)，是在第一洞找到的。從這篇評註中，我們得知一些關於這位「正義」導師的事，他就是在公元前二世紀創立谷木蘭團體的創始人。

所有谷木蘭著作都沒有提到耶穌或基督徒，不過也沒有提及黑落德及他的幾個兒子或比拉多。儘管如此，這些文獻對於研究耶穌還是很重要，因為這些道理完全與耶穌的教導相反。耶穌也像谷木蘭一樣，把某些猶太誡命講得特別嚴峻，不同的是，他以天主特別施予罪人的恩寵，配合這種嚴峻性。谷木蘭卻相反，我們從這些文獻所見，從頭至尾都是非常嚴峻的規條。

五、泰西杜斯 (Tacitus)

羅馬歷史學家泰西杜斯大約生於公元五五—五六年，一直活到公元二世紀。在他的「歷史」書中也提到猶太戰爭。他對猶太人的一般性的觀察，對於後世評估一世紀的猶太人是很重要的資料。在 *Annals* 一書中，他敘述公元六六年羅馬大火時連帶也提到基督徒 (Christiani)。「這個名稱源於一個名叫基督的人，他是在提庇留為王時，在般雀比拉多的命令下被處死；被壓制了一個時期後，這些害人的迷信又再度死灰復燃，這次不只在猶太，這些邪惡的發源地，同時還蔓延到羅馬這個罪惡的淵藪，而且還大受歡迎。」(*Annals* XV,44,3)

加里肋亞人的影子

翻 譯／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出 版

封面攝影／香港聖地朝聖進修團(8807—聖若望團)

編輯部／香港堅道十六號天主教教區中心十一樓
通訊處

發行部／香港干諾道中十五號大昌大廈十七樓
通訊處

承 印／香港明愛印刷訓練中心

一九八九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泰申 (Gerd Theissen) 在英語學術界以研究初期基督宗教而知名，特別是他兩部充滿想像力的現代神學著作：批判性的信仰與聖經的信仰：一項進化式的研究 (*On Having a Critical Faith and Biblical Faith: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在行內備受注目。

本書以故事形式，描述納匝肋人耶穌的活動（更進一步推進現代關注敘述文體神學 Narrative theology 的研究）。全書的結構明顯是作者深思熟慮的結果，因此它的論點並不違反或否定甚至非常極端的新約學術研究（都是我打算在大學裡講授的材料）。此書與其他類似的研究最不同的地方是：耶穌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我們在各處找到的，是他的影子、他的影響。

本書作者現在德國海得堡大學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教授新約。

「這是多年來所讀過的最令人振奮的一部書。它不只使泰申成為今日德國最有創造性的新約學者，同時也奠定了他作為神學巨匠的地位，假以時日，他將以二十世紀神學界主要人物的身分，留名於教科書之內。」

取自 Theology's review of
Biblical Faith

ISBN 962-7096-50-4

HK\$37.00

906104